武俠世界

天地神龍 （武俠小說精選故事）鄧雷・著

這是個脫俗不凡，新之境界，別創一格，與時下武俠故事有所不同，它集愛情、倫理、正義，題材正確，有警世除奸，悲歡離合，愛恨交熾，有如一首雄壯美麗的詩篇。全文選十萬言，有一氣呵成之勢……



$2.50

968

編後話

「天地神龍」是今期特巨俠情小說，由新進作家鄧雷君執筆，全文十萬言，一氣呵成，情節曲折傳奇，題材正確，風格別創，結構嚴謹，內容充滿俠義恩仇、倫理愛情氣氛，警世懲奸淋漓快事令人拍掌激讚，悲歡離合之兒女私情細膩描述，更令您蕩氣廻腸，深感肺腑，誠一篇集俠、義、情、仇…于一爐的佳作，幸勿錯過。

＊＊　＊＊　＊＊

「塔里木風雲」是一篇以塞外風光作背景的俠情小說，題材新穎，故事脫俗，主角人物性格突出，粗獷豪朗，正氣凜然，他們爲了護送一雙孝女到塞外尋覓先父骸骨，沿途歷盡艱險，受盡委曲，但他們怎樣應付滿途荊棘呢？請看本文吧！

＊＊　＊＊　＊＊

高臯先生的「邊城風雲」下期結局，今期情節變生肘腋，出人意表。在本故事完結後，作者應允另撰新作中篇——「戎砵風雲」。970期刊出。

下期巨型小說是國際特警故事「鑽石王國」，這是一部極盡曲折離奇、鬥智鬥力的動作小說，也是馬雲君撰著本故事第二篇佳作，敬希垂注。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60.00
	一年港幣	$ 1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68.00
	一年港幣	$ 13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	$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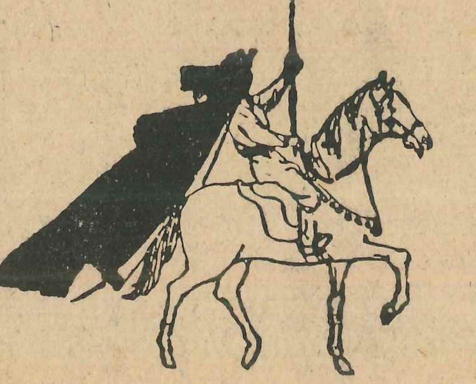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6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期完巨型武俠奇情故事

鄧雷·文
盧令·圖

天地神龍

天龍神君　黑白道敎

夜色消盡，晨光巳現，旭日東昇，初春時分，山林野地，呈露一片新生圖景。眼前一條山路，山路有個峽谷，谷口左側，人影綽綽，刀光劍影，顯然有人在此埋伏，而且人數不少。衆人目光望向山路，分明等候來人經過，從而加以截擊。

一個蒼老聲音道：「咱們奉萬盟主之命，請危天龍加入白道盟，萬盟主非常看重他，諸位不可視他爲敵。」

一個沙啞聲音道：「方圓大師，危天龍不肯歸投萬盟主，咱們將要如何？」

這個聲音蒼老者，乃少林高僧方圓大師。他道：「老衲勸說他。」

那個沙啞聲音道：「他不聽呢？」

方圓大師道：「孔掌門有何高見？」

孔掌門道：「捉他見萬盟主。」

一個粗豪聲音道：「孔掌門好大口氣，就憑崑崙派武功，捉得危天龍？」

孔掌門大聲道：「張山峯，你敢輕視崑崙派武功？我孔從規無能捉危天龍，難道『百變千手』就能捉他？」

「百變千手」張山峯道：「老夫不敢說捉危天龍。」

崑崙派掌門孔從規道：「我沒說憑個人捉他。」

一個低沉的聲音插口道：「最好不要動武。」

方圓大師道：「太眞道長說得是。」

其時日光映照人間，大地一切巳然甦醒，峽谷衆人雖在說話。但聽聲不見人，仍然埋身隱伏靜待等候。

太眞道人乃武當長老。他道：「危天龍在江湖武林，有『天龍神君』美譽，聲名天下聞。老道與他一別兩年，武功定然進速驚人。」

孔從規道：「什麼天龍神君，多是名大於實。」

張山峯道：「據老夫所知，危天龍武功還實大於名。」

孔從規道：「你見過他武功？」

張山峯道：「何止見過，兩年前他曾與老夫論武，咱們力鬥一天一夜，始終不分勝負。現今老夫決非他對手，他必可勝老夫。」

方圓大師道：「年前他來見老衲，論武三天，第一天百招後他敗，第二天百招我勝，第三天打鬥三百招，最後他輸一招。這個少年資質聰慧，眞是武學天才。」

太眞道人道：「老道也曾和他論武三天，一勝兩和。這個少年的確是一武學奇才。」

孔從規道：「他是何家何派？師父誰人？」

方圓大師道：「老衲看不出他武功何家何派，請他相告，他說無師無派，武功基礎是父母所授，其後武功全憑自學。」

太眞道人道：「老道所知，他以論武來學武功，足遍武林江湖。他眞誠求教，苦心自學，獨研創新，令人感佩。」

張山峯道：「老夫敢斷言，他將必成

爲一代武學宗師。」

孔從規道：「三位對他如此誇讚，我非要領敎他武功不可。」

方圓大師道：「危天龍來了。」

衆人抬眼望去，果見一人騎馬而來，從遠而近，轉眼巳近峽谷。馬上是個青年，年過二十，一襲青衣，腰懸長劍，相貌俊朗瀟洒，英挺軒昂，坐在馬上，晨光暉映，更顯得他意氣風發，神采飛揚，脫俗不凡。

他突然拉住坐馬，俊目向峽谷掃望，朗聲道：「天龍神君危天龍在此，何方好漢英雄？請出來說話！」

峽谷衆人先後現身，縱身飛躍而下，望去約十數人。

危天龍驀然手按馬背，全身飛起，躍過馬頭，在空中一個轉身，橫斜飄落路側野地，身形輕巧，神情從容，姿態洒脫。

方圓大師步向野地，含笑合掌道：「危少俠，兩年不見，認得老衲麼？」只見他身穿僧袍，年約五十，臉圓身方，目光祥和。

太眞道人呵呵笑道：「危少俠，年前一別，故友相逢，不亦樂乎。」看他身穿道袍，年過五十，背插長劍，臉長有鬚，說話平和。

張山峯走前兩步，哈哈笑道：「危天龍，別來無恙，今天正好論武會友。」見他身大頭小，形如山峯，年巳五十，面貌粗長。

危天龍抱拳爲禮道：「原來是方圓大師，太眞道長，張老前輩三位，幸會故友，快何如之，這位是……」

孔從規自我介紹道：「我是崑崙派掌門孔從規。」看他身高體瘦，身穿武服，腰掛一刀，年過中年，額高臉尖，雙眼生光。

危天龍道：「早聞崑崙派孔掌門之名，久仰久仰。」

其他十數人，個個年青健壯，武衣勁裝，身懷刄器，均是張山峯與孔從規的弟子。

孔從規道：「危天龍，咱們奉武林白道盟主之命，請你歸投萬盟主。」

危天龍「哦」一聲，眼望方圓大師，太眞道長和張山峯。

方圓大師道：「萬盟主命令咱們來，請危少俠加入白道盟。」

太眞道人道：「萬盟主非常看重你，請問：……」

張山峯接口道：「危天龍，你可願意加盟？」

危天龍朗聲笑道：「萬世雄武功蓋世，但領導無方，對武林無貢獻，不配當盟主，非眞正英雄豪傑。我危天龍決不加入白道盟，更不向他歸投。」

孔從規大聲道：「萬盟主是當今武林第一人，武功公認江湖無敵，天下好漢英雄誰人不拜服？白道各派甘願向他歸投，號稱泰山北斗少林武當兩派，也願意加入白道盟。危天龍，只有你口出狂言！」

張山峯道：「你說萬盟主領導無方，對武林無功獻，不配當盟主，非眞正英雄豪傑？請問其詳。」

危天龍道：「當今江湖武林，派門深嚴，各家掃雪，自理瓦霜，且暗鬥明爭，

結怨積仇，白黑二道，又分白道盟，立黑道帮，勢如水火，你死我活，打鬥殘殺，造成武學日退，高手凋零，今不如昔。萬世雄身爲盟主，能說領導有方麼？」

方圓大師道：「危少俠所言甚是，祇是武林歷來如此，古今江湖傳統所然，非萬盟主之過。」

危天龍道：「萬世雄應負盟主之責，建樹武林，功獻江湖，聯合團結天下各派，化解黑白道積仇，方能無愧盟主之名。然而他只求繼舊傳統，不敢破舊立新，能說對武林有貢獻麼？」

太眞道人道：「危少俠所說甚對，不過萬盟主曾有此心，祇是未及實行。」

危天龍道：「萬世雄視黑道爲邪惡，黑道人物爲死敵。江湖武林，誰人不加入白道就指爲敵人，不向他歸投就是對頭。對白道各派，只有號令指命，不服從者就反對他，反對他者輕則傷重則死。他當任盟主數年，所言所行可是事實？」

孔從規道：「自古道正邪不兩立，非友是敵，是敵非友，敵則可殺，萬盟主有何不對？」

危天龍道：「黑道有邪，决非全邪，白道是正，决非全正。是正是邪，不在黑白之道，而在人之言行，黑道之中，不但有不少正人，且有不少英雄好漢。白道之內，不但有很多邪人，且有很多大惡大奸之徒。」

張山峯道：「你所說極是有理。」

危天龍道：「萬世雄私心甚重，胸懷狹窄，不容他人。我危天龍不服其人，更不敬其人。」停頓一下又道：「眞正英雄豪傑者，非但武功蓋世，兼備文才武德，俠骨雄風，而且要負江湖大責，以武林爲己任。萬世雄配稱英雄豪傑麼？」

張山峯問道：「江湖武林，你最敬服誰人？」

危天龍答道：「只有一人，武林白道前任盟主司徒文光大俠，可惜他不幸早逝，武林從此痛失支柱棟樑。」說到後來，不禁仰天長嘆。

司徒文光生前英雄蓋世，武功天下無敵。前任盟主，一代大俠，衆人聽危天龍說他，敬服同感。

危天龍道：「我中土武林，現今正面對外來兩大强敵，一是東洋太陽會，二是西域天池派。他們乘我高手凋零，武功日退，要來耀武揚威，意圖統治我中土武林，他們聯同遞書挑戰，今年中秋之日，在泰山三方會武。現距離中秋不足五月，我中土武人除各自修武外，全無他法對抗外敵，更無把握不敗求勝。萬世雄無能無策，他怎配當任盟主？」

孔從規冷笑道：「你有能有策有法？有信心對抗外敵？有把握不敗求勝？說來聽聽？」

危天龍道：「我中土武學，源遠流長，精神高深，豈是東洋西域可比？他們武功非極强，只是咱們武功自弱。我中土武林，只要拋棄家派，不分黑白二道，統一團結，武不藏私，絕學公開，聯合研究，捨短取長，棄劣存優，去其糟粕，吸其精華，共同創新，我中土武學必能重振揚光，而且必可無敵天下。」

太眞道人道：「武林百世，無人有此說，危少俠是第一人。」

方圓大師道：「危少俠卓識高見，令人佩服。祇是此事實行極難。」

張山峯道：「是啊極難，再說外敵將來，要行此事，短期難成。」

孔從規道：「何止極難，簡直不大可能。」

危天龍道：「推想外敵此來。只是考探，不會全力犯侵。此事現行雖遲，但還未晚，世上無難事，只怕無人行，有人實行，期以兩年，可能實現。」

孔從規道：「危天龍，咱們要回去覆命，請你去見萬盟主！」

危天龍道：「我不見他。」

孔從規道：「我要動武請你了。」說着，右手抽出鋼刀。

危天龍道：「好啊，我正要領教崑崙派武功。」左手輕彈，腰劍脫鞘飛出，右手揚伸，長劍已然在手，動作瀟洒從容。

孔從規手握鋼刀，刀光閃閃，刀從上劈下，刀鋒翻抽，改爲斜劏，刀招未盡，化劏橫斬，一招三式，接連齊發，刀狠力猛，快速如風，崑崙派武功，確實不凡。

危天龍身不動，步未移，長劍輕抖，已然化解刀招。他有意觀看崑崙派武功，佯攻虛招，只是退守。

孔從規有意顯露絕學，展開崑崙刀法，暗運全身功力，但見刀快如風，光閃如電，招式似雪花飛舞，急雨落洒，危天龍全身上下左右，全然籠罩在刀圈之中。崑崙派武功以華巧輕快爲長，孔從規是掌門人，武功已盡得精華，他同來幾個弟子，目睹師父生平絕學，同聲叫好喝采。

危天龍長劍沉重，劍法拙樸，招式緩慢，如此平凡武功，竟出現如此奇事，但見孔從規刀招，不是全然打空，就是盡擊長劍，不要說難打中對方身體，就連近貼也無能力。更有叫人吃驚怪事，刀好像一把鐵，劍就如一把磁，鐵被磁吸，刀隨劍動，劍指揮刀，刀不由主，孔從規招式散亂，手足慌急，額頭出汗。

危天龍長嘯一聲，劍法突變，招式飛快，長劍輕巧靈活，劍鋒帶起劍花，劍尖打出雨點，朵朵點點，不斷不絕。孔從規驚駭之餘，收刀封守，步法連退。危天龍一聲清喝：「撤刀！」孔從規刀已脫手，刀飛空中，遠落地上，見他不住喘氣，臉也慘白，一言不發，退回原位。他一個弟子走去拾起鋼刀，雙手奉給師父。

方圓大師道：「危少俠以拙制巧，以實破華，以慢克快，後又以快勝快。武功神進創新，可喜可賀。」

危天龍收劍回鞘，微笑道：「大師謬讚，愧不敢當。」

太眞道人道：「危少俠劍法新，招式活，武功獨創，令貧道眼界大開，前所未見。」

危天龍道：「晚輩只是初學，請道長指教。」

張山峯帶笑道：「危天龍，當年論武咱們勝負未分，老夫再來與你痛痛快快打一場。」

危天龍含笑道：「論武會友，痛快痛快！」

張山峯左掌右拳，喝一聲「看招！」聲出招至，左掌推拍，右拳直打，左步前

劏，右足飛踢，手足四肢招式連環，竟然同時進擊。

危大龍大聲道：「好身手！」身隨脚走，沉肩滑步，雙手左守右攻。張山峯左掌化爪，上爪面部，右拳爲指，直點咽喉，左脚形劏實勾，右足似踢實掃，拳掌指爪，勾劏踢掃，電快風急，虛實難分，千變萬化。他號稱「百變千手」，果然名不虛傳，武功實過於名。

危天龍步法輕移，左手左右移動，右手上下揮送，招式簡單，平定和靜，在拳風掌影之中，就如閒庭信步，賞月緩行。五十招過後，突見他身形旋轉飄動，雙手交錯飛舞，忽拳忽掌，忽爪忽指，脚尖上下勾踢，足前左右劏掃，發攻進擊如海浪瀑流，密密綿綿，不止無斷，張山峯只能守退，只有招架，已然攻不從心，力不隨意！

危天龍左足一記「晨掃門庭」，這是少林派武功，右脚一着「靈蛇捲樹」，這是武當派脚法。左掌一招「風雨抹門」這是華山派掌法，掌出變爪「漁翁收網」，這是崑崙派招式，右拳一式「松樹迎風」，這是峨嵋派拳法，拳放變指「畫龍點睛」，這是張山峯家傳武學，他將各家各派武功精華絕學，集結自化，混然溶合，純熟嚴密，隨意從心，在場衆人不禁連聲喝采：「好！好！好！」

張山峯感覺氣速血翻，眼花目眩，連忙收手抱拳道：「你武功神進驚人，老夫認輸嘆服。」

危天龍拱手答禮道：「多謝張老前輩承讓。」

方圓大師道：「危少俠以靜制動，以簡克變，後又以變打變，武功已然廣博成家。」

危天龍道：「博而不專，雜而未純，晚輩武功距離成家不遠。」

太眞道人道：「危少俠論武自學，竟能盡得各家各派精華，眞令老道敬佩。」

危天龍道：「晚輩無名師高人傳授武功，只得以論武求敎自學，當年得道長以武當絕學演授，十分銘感。」

太眞道人道：「老道以劍法優長，近年潛修有所微進，願與少俠論武共研。」

危天龍道：「在下正是求之不得。道長請！」

太眞道人翻手從背後取出佩劍，見危天龍長劍在手，說聲「老道先發招！」手劍抖動，嗤嗤連聲，已然打出五劍，發出五招，他劍法似慢實快，快又不覺其快，招式精妙似平凡，表看散亂實是嚴整，陰力豐沛無息無聲，柔勁沉滿而不生風，劍尖劃出個個劍圈，忽大忽小，忽開忽闔，每個劍圈套扣連環，密密綿綿，不停不斷，正是武當劍法優長所在，他已然盡得其派武學精華神妙！

危天龍握劍平平發招，淡淡出式，劍法宛如柳枝輕擺，落雪飛飄，微雨滴點，從容自然，隨意揮洒。他劍尖穿破刺散劍圈，就如汽球碰針而破，又如烟圈遇風而散！

危天龍和太眞道人在野地武門，在孔從規衆徒弟與張山峯弟子們看來，平凡無奇，絕不精采，全無刺激，然而孔從規，張山峯，方圓大師三位武學名家高手感覺，正如畫家目睹藝術精畫，小說家閱讀精采小說，詩人朗誦優美好詩，娛樂大家傾聽悅耳樂曲，酒徒在飲美酒，食家在吃佳餚，那種味道之美妙，欣賞之迷醉相同！

危天龍劍法驀然突變，斜斜彎彎，招不似招，式不成式，太眞道人怔疑驚愕之間，他使出獨創「天龍劍法」絕學，一招「天龍吐信」，長劍穿破劍圈，劍尖刺中對方肩頭，倏然抽劍後收。

太眞道人收劍後退，低頭一看，肩部外衣碎破一洞，但皮肉却無傷，他笑道：「你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法，以柔制柔，老道敗得口服心服，並謝劍下留情。」

方圓大師含笑道：「老衲手癢，忍不住也要共研論武。少俠可要休息？」

危天龍搖首道：「晚輩自學獨研，新創天龍武學，正要請大師指正。」

方圓大師道：「請少俠進招。」

危天龍說聲「得罪！」虛打一招，方圓大師伸掌平推，呼聲直拍，對方正要迎擋，化掌爲拳，穿擊手心。危天龍手掌一合，套住來拳，方圓大師化拳爲爪，翻手扣搭腕穴，危天龍掌開手收，方圓大師化爪爲指，疾點眼目。危天龍沉肩低頭，輕巧閃避。方圓大師飛起一足，脚尖點踢下陰。危天龍手按對方脚背，借力使力，全身飛彈高空，輕輕飄落開去，方圓大師這幾個動作連環不斷招式一氣呵成，幾乎難分先後，危天龍輕閃巧避，化解不慌不忙，最後飛身縱跌，飄然巧妙，瀟洒悅目。

方圓大師展開少林武功絕學，拳掌足脚如海浪狂風，勁力剛雄威猛，氣勢十分驚人，危天龍守多攻少，身輕勁柔，招式巧妙，宛如蜻蜓點水，游漁戲浪，海鷗飛掠。五十招後，他一聲清嘯，展開天龍武學，只見他身影步法飄忽，雙手拳掌變化百出，攻勢如飛瀑激流，暴風狂雨，功力蓄含潮聲雷鳴，勁風揚起泥塵，方圓大師衣衫鼓脹，猛聽「蓬」然有聲，雙方掌拳碰擊，危天龍後退一步，方圓大師連退三步，隨即各自分開站立。

方圓大師笑道：「危少俠以柔制剛，後又以剛克剛。你勁力不但比老衲深，武功更比老衲高。」

危天龍拱手道：「大師承讓，晚輩甚感。」

方圓大師道：「危少俠，人各有志，你就去吧。」

危天龍抱拳道：「各位請了，後會有期。」說罷，見他縱身飛躍，上了馬背，策騎走過峽谷，迎着朝陽，揚長而去。

× × ×

湘江河畔之湘江樓，乃湘省最著名的酒樓，危天龍獨坐自飲，臨窗外望，江水滔滔，漁船穿梭，兩岸青山綠林，風光盡收眼前，他茗酒賞景，悠然其樂。

這時有兩人上樓進來，在危天龍旁枱而坐，侍者走來招呼，兩人點叫酒菜，同時眼望危天龍，因危天龍背身而坐，兩人欲睹他面貌而不得！

兩人同是武林人物，年不過三十，一個儒衣長衫，背插雙筆，面貌清秀，風度翩翩，倜儻不羣。一人武裝打扮，腰掛長刀，相貌粗豪威武，身材魁梧奇偉。二人酒喝數杯，危天龍仍坐不動，沒有轉過身來，那偉漢忍不住連聲大咳，果然危天龍

轉過面來，看兩人一眼，儒者臉露喜色，抱拳對危天龍道：「請問，閣下可是危天龍大俠？」

危天龍答道：「在下正是危天龍，兩位有何見教？」

偉漢道：「敎仰『天龍神君』大名，咱兩正要結識，請過來共飲傾談如何？」

危天龍一笑起身，走過去坐下，抱拳道：「請教兩位大名。」

儒者道：「在下姓韋名希凡。」手指偉漢道：「他姓郭名大奇。」

危天龍「啊」一聲道：「原來是『神筆儒俠』韋希凡和『江湖之獅』郭大奇，兩位聲名如雷貫耳，小弟喜結爲朋，快幸生平。」

「神筆儒俠」韋希凡道：「在下以酒爲敬，敬危大俠一杯。」

「江湖之獅」郭大奇道：「來來來，咱們先痛飲三杯再說。」

危天龍手舉酒杯道：「先飲爲敬，小弟先喝。」說罷一飲而盡。

韋希凡和郭大奇同是杯舉酒清，危天龍手提酒壺替每杯斟滿，三人碰杯而飲，先後連喝三杯！

郭大奇道：「咱們一見如故，彼此應以兄弟相稱。」

危天龍道：「郭兄爽朗痛快，威武奇偉，眞是個好漢英雄。」

韋希凡道：「危兄弟脫俗英奇，超羣不凡，果是人中神君。」

危天龍道：「韋兄風度翩翩，英姿倜儻，確是個奇男儒俠。」

郭大奇大笑道：「我是偉漢，你是奇男，他是神君，咱們眞是幸會幸會，哈哈哈！」

危天龍和韋希凡不禁同笑！

郭大奇道：「危兄弟出道已然名震江湖，最近連敗崑崙派掌門孔從規，『百變千手』張山峯，武當長老太眞道人，少林高僧方圓大師四位當世一流高手，更是驚動武林，傳遍天下。」

韋希凡道：「危兄那種高大深遠識見，咱兩尤其拜服敬仰。」

危天龍道：「兩位怎知此事？」

郭大奇道：「如今已然傳遍江湖武林，天下皆知此事。」

危天龍道：「韋兄雙筆力敗崆峒三老，郭兄刀勝天山三魔，小弟早已聽聞，久有結識之心，咱們傾蓋如故，更是相逢恨晚。」

韋希凡道：「危兄弟那番識見，咱們甚有同感，而且相投共鳴，今後願隨左右，效力聽命。」

危天龍忙道：「不敢不敢，小弟無德無能，何配之有？」

郭大奇道：「咱兩對你拜服敬仰，決心跟定危兄弟。」

危天龍道：「兩位打算何去？」

韋希凡道：「正是爲尋你而來。」

郭大奇道：「咱倆聽聞危兄弟和『武林之虎』余耕農英雄，聯結天下志同道合者共組創敎，可有此事？」

危天龍道：「正有此事。」

韋希凡說道：「咱倆正要參加共組創敎。」

危天龍大喜道：「兩位願意參加，正是求之不得。小弟與余耕農兄定約，今午在湘江野林會合，共商創敎之事。」

郭大奇喜道：「好極好極，眞是太好了。」

危韋郭三人同是江湖武林後起優秀精英人物，彼此英雄仰敬，結爲朋友，一見如故，相識恨晚，痛飲傾談，歡聲笑話，無限喜樂歡快！

中午時分，危天龍，韋希凡，郭大奇三人聯袂來到湘江野林，該處四週樹林環繞，中間一塊青草野地，聯合數十人物，或坐或立，笑聲喧語，哄然嘩鬧。一個大漢歡迎三人走來，只見他年約四十，衣服粗舊，貌如鄉農，中等身材，樸實沉穩，正是『武林之虎』余耕農，他相貌平凡，武功卻驚人，家傳「無形神影拳」縱橫江湖未逢對手，年初相遇危天龍，以武交友，激鬥百招僅敗，二人成爲莫逆知己。

危天龍余耕農經過一番引見介紹，衆好漢英雄招呼談話，一時間人聲哄鬧。在場衆人物，除「天龍神君」危天龍，「神筆儒俠」韋希凡，「江湖之獅」郭大奇，「武林之虎」余耕農外，還有數位有名有聲英雄好漢，以及他們各人愛徒弟子。

余耕農主持這個大會，他高聲道：「諸位同是好漢英雄，還有年少青英，大家來自武林江湖，爲了共組創敎之事，今日聚會在這裏。關於共組創敎之抱負目的，請『天龍神君』危天龍首先發言！」

衆人轟然喝采，熱烈拍掌歡迎危天龍發言。

危天龍站在人羣中，目光掃望一週，然後朗聲道：「諸位爲共組創敎而來，就是志同道合者，行俠仗義鋤强扶弱，這是敎人起碼資格條件，大丈夫脚踏地頭頂天，咱們共組創敎，就要建立一番轟轟烈烈，驚天動地武業，這才不枉英年此生！」

危天龍言語豪氣冲天，凜然生威，氣概非凡，在場衆人個個肅然生敬，感覺他屹立如山，身形高大，只能仰望。各人齊聲叫道：「說得好！說得對！」

「危大俠是大英雄！」

「危大俠是大豪傑！」

危天龍待人聲收停，又道：「當今江湖武林，外對東洋太陽會與西域天池派兩大强敵，內分黑白二道，立盟建帮，積恨仇殺，各家各派爲聲名武門，爲爭奪武書絕學打殺，造成武功日退，高　凋零。咱們創敎決非敵視白道盟，對抗黑道帮，造成天下三分之局，而是因與白道盟志不同，和黑道帮道不合，目的要挽救江湖，改造武林，重振揚光我中土武學，諸位可同意小弟所言？」

衆人同聲道：「同意！完全同意！」

危天龍道：「咱們創敎抱負，要化解黑白道積仇，各家各派結恨，實現不分門戶家派，統一黑白武林，四海江湖一家，天下武功絕學公開，結合武林江湖武功優長，共同新創中土武功絕學，對抗東洋西域强敵，諸位可贊成小弟之見？」

衆人連聲道：「贊成，絕對贊成。」

韋希凡道：「危兄弟所言目的，本敎同人言聽行從，堅決達到目的。」

余耕農道：「危兄弟所說抱負，本敎同人絕對服從，誓要實現。」

郭大奇道：「我中土武功重振揚光之日，就是東洋西域必敗之時，咱們要拳打太陽會，脚踢天池派，哈哈！」

衆人同時大笑。

余耕農道：「咱們共組創敎，敎名何稱？」

衆人你言我語，紛紛提出敎名，氣氛熱鬧。有說「無敵敎」有說「江湖敎」，有說「武林敎」，有說「天地敎」……

危天龍最後道：「諸位所提敎名，各有所是，當今江湖武林，分白道盟黑道帮，黑白本應同志同道，同屬江湖武林，小弟建議取名黑白敎如何？」

衆人大聲叫好，決定名爲黑白敎。

余耕農道：「黑白敎敎主之位，請諸位提名推舉。」

衆人又異口同聲道：「危大俠！危大俠！」

韋希凡道：「危兄弟文功武略，高瞻遠矚，胸懷廣闊，氣吞天地，識見爲江湖武林第一人，我韋希凡只拜服他一人。」

郭大奇道：「危兄弟氣概非凡，雄風蓋世，魄力宏偉，我郭大奇也只服從他一個。」

余耕農道：「危兄弟武功是黑白敎之冠，衆望所歸，敎主之位非他莫屬。」

衆人熱烈鼓掌，同時向危天龍禮拜，各人大聲道：「服從敎主命令！」「跟隨敎主左右！」「願爲敎主効力！」「遵從敎主抱負目的！」

危天龍抱拳答禮道：「諸位提名推舉小弟，實愧無德無能。余兄、韋兄、郭兄三位出道比小弟早，年歲比小弟長，武功學識更不在小弟之下，本不敢當任敎主之位，既然三位謙遜推讓，敎主非爲名聲，而要負江湖大責，當武林大任，小弟從衆負當大任大責。」

衆人共組創敎，有黑白敎爲名，危天龍爲敎主，韋希凡爲中副敎，郭大奇爲左副敎，余耕農爲右副敎：本敎抱負目的崇高深偉，各人興奮激動，頓生英氣雄心。

危天龍道：「咱們黑白敎人力弱小，今後要廣結天下志同道合者加入本敎。本敎同人武功雖能與黑道帮對爭，但無力對抗白道盟。我不是峨嵋掌門靜風神尼，武當掌門玄玄道長，少林方丈空空神僧三人對手，更非萬世雄敵手，今後非要共研武功，苦潛武學不可。」

衆人傾聽敎主說話，無人出聲。

危天龍道：「東洋太陽會與西域天池武功，咱們無人親身目睹，不知高深達何等境界，但前任武林盟主司徒文光大俠，生時曾獨身應約遠赴北境與東洋太陽會一會主西域天池派掌門人會武，結果重傷歸來，說外敵武功高深不可測，不久司徒大俠因傷去世。中秋之日，我中土武林，東洋太陽會，西域天池派三方在泰山會武，我方必敗無疑，咱們只有傾盡全力而爲。」說罷，不禁長長嘆氣。

衆人想到會武之日，我方不敵負敗，受辱傷亡，以至可能發生慘重浩刧，個個爲江湖憂心，爲武林痛苦。

危天龍大聲道：「我中土武林，人人寧死不辱，視死如歸，看敵能奈我何！」

衆人聽敎主神氣無畏無懼，不禁又生英雄之心。

余耕農道：「敎主，本敎如何對付黑道帮？」

危天龍道：「應該聯合，最好和本敎統一，這是咱們第一步目標。黑帮建立是對抗白道盟，他們反對萬世雄，很可能同意與本敎結盟。」

韋希凡道：「敎主高見，恰比三國蜀吳聯盟對抗魏。」

郭大奇道：「敎主，本敎如何對抗白道盟？」

危天龍道：「本敎與白道盟志不同，但不可視爲敵，應以團結爲重。」

郭大奇道：「萬世雄視本敎爲敵，又如何？」

危天龍道：「爭取白道盟其他人心向本敎，至少不反對本敎，這是本敎第二步目標。對萬世雄，盡可能孤立他。」

余耕農道：「當今江湖武林，黑白二道各家各派，結恨積仇太多太久，要化解千辛萬難，實現團結聯合統一，更是天下第一難事。危敎主有何指示？」

危天龍道：「我中土武林面對外來兩大强敵，這是大敵大仇。重振揚光中土武學，這是大功大事。爲了創武抗敵，必須團結聯合統一。武林江湖所有一切敵仇，只是小敵小仇。不論如何艱苦辛難定要化解，而且可以能够化解。」

韋希凡道：「敎主所說極是，咱們共組創敎，就是要實現抱負，達到目的。」

危天龍突然目光射向東南樹林，高聲喝道：「樹上四位朋友，請下來說話！」

衆人詫異怔愕，循聲望向東南，果見四條人影如飛從樹上縱跌而下。

四個人在野地站立，是三男一女。

那女是個少女，婷然玉立，在場所有人目光全被她吸懾，頓時一陣出奇沉靜。她美如春晨初陽，令人眼耀目眩。她美比秋夜新月，叫人出神定賞。她身穿湖藍衣裙，腰束白色絲帶，外加銀白披衣，顯得神采英姿，窈窕優美。她神情高傲冰冷，更生奪目逼人之美。

危天龍目光被她所吸，不覺心弦震動，暗自讚嘆：好一個絕色美人！他收目定神，悄聲問余耕農：「她是誰？」

余耕農低聲道：「她是萬世雄獨女，號稱『神劍飛鳳』萬飛鳳。」

危天龍打量在她左右三個男子：一個束裝緊衣，背插大刀，虎背熊腰，身材精壯，面孔英俊，年未過三十，不知他是何人。另兩人同是中年漢子，危天龍見過認識，一位身穿長衫，國字面型，手握長鞭，正是華山派掌門陳先法。一人是個道士，面孔尖長，如猴似馬，他是青城派掌門青觀道士。

危天龍問余耕農：「那個精壯青年是誰人？」

余耕農道：「他是萬世雄首徒，號稱『百勝刀王』胡百刀。」

「神劍飛鳳」萬飛鳳美目冷掃在場衆人，最後凝視危天龍，隨即收回目光。她手指一個正在迷看痴望她的青年，冷傲嬌喝道：「閉上你雙眼。」

那青年從迷痴中驚醒，滿臉通紅，不自覺關閉雙目。

萬飛鳳嬌叱道：「本姑娘在場，不准你張開雙目。」

那青年睜開眼睛，看她一眼，慌忙又

將雙目緊閉，口中道：「姑娘美如天仙，小人是情不自禁……」

萬飛鳳嬌喝道：「閉咀。」

那青年慌忙停口，不敢再說。

萬飛鳳玉手又指另一個正在偷視她的男子，嬌嗔道：「你雙眼賊溜溜看本姑娘，定必邪心歪念，自己打臉。」

這男子欲聽命令，却又不願痛打自己，表情十分慌急。

萬飛鳳驀然身影閃動，只聽「拍拍」兩聲，這男子臉頰兩邊已然紅腫一片，見他張開咀，吐出一口血水，連同四顆門牙！她手法飛快，危天龍欲阻擋已來不及。

萬飛鳳縱身回到原位，嗔道：「這是小小懲罸，下次再敢邪目歪眼望本姑娘，挖去你眼珠。」

危天龍指她怒道：「他心目不正不敬，然而對你並無侵犯，你竟打腫他臉，打落他門牙，簡直刁蠻無理，心狠手辣。」

萬飛鳳自出娘胎，父母寵愛，形成刁蠻任性，兼且生性高傲，冰冷對人，從來只有她罵人，無人敢罵她，如今生平第一次聽危天龍指罵，她氣得玉臉含霜，嬌嗔叱喝道：「你竟敢罵本姑娘。」

危天龍道：「我何止罵你，還要爲我教人出氣。」

萬飛鳳冷傲道：「哼，你敢！」說罷就要拉劍殺人，她師兄連忙伸手阻止。

「百勝刀王」胡百刀開口道：「危天龍，你創立黑白教，與白道爲敵，和家師作對，咱們要你同教一齊滅亡。」

華山派掌門陳先法冷笑道：「黑白教人小力弱，燭光螢火，竟敢與日月爭輝，無疑以卵擊石自取滅亡。」

青城派掌門青觀道士道：「我白道盟人多勢大，高手如雲，你們竟敢創教對抗，可笑不自量力。萬盟主武功蓋世無敵，危天龍你竟想天下三分，簡直是有眼不識泰山！」

危天龍道：「四位躲在樹上已久，我有意不覺。黑白教創教抱負目的，你們已然全聽明白，我不再徒費唇舌，本教希望江湖團結，不想武林分裂，願與黑白帮盟和平共存。」

萬飛鳳瞪危天龍一眼道：「家父敬你是個人物，命令方圓大師，太眞道長，張山峯老英雄，崑崙孔從規掌門四位去見你，請你歸投白道盟。你非但不歸投，而且公然批評家父，簡直大言不慚，狂妄自大之極。」

危天龍道：「我批評萬世雄，是全爲武林江湖請言。我不加入歸投，是因志不同道不合。」

胡百刀大聲說道：「你不以我爲敵我要以你爲敵，你不和我作對我却要和你作對！」

陳先法道：「盟帮教勢不同立，你們羽毛未豐，正好斬草除根！」

青觀道士道：「不是友是敵就要滅亡，休怪咱們趕盡殺絕！」

萬飛鳳道：「危天龍，你立即解散黑白教，加入白道盟，歸投家父，大家同滅黑道帮，共抗外來强敵如何？」

危天龍道：「人各有志，只好各行各道了。」

胡百刀哼一聲道：「你們不投降，家師誓言：不殺危天龍不爲人，不滅黑白教不姓萬，不毀黑道帮不當盟主！」

危天龍朗聲怒笑道：「你們咄咄逼人，欺人太甚！難道我危天龍會怕？我黑白教好欺？」

萬飛鳳一揮玉手，嬌聲下令道：「動手！」

青觀道士踏上前，雙手叉腰，目光環掃道：「你們誰敢應戰？」

余耕農隨聲而出，口中道：「青觀道士，本人要領教青城派武功，你生平絕學『無血摧心掌』。」

青觀道士道：「余耕農，本道也要見識你『無形神影拳』，看你是『武林之虎』還是『武林之貓』。」一面說，一面運勁於掌，驀地交錯掌出，轉眼之間，左右掌打出五招！

余耕農雙拳更快，只一霎眼間，左右拳還擊五招，後發先至，拳頭已打到對方頭胸！

好個青觀道士，只見他雙掌翻撥，已然擋開來拳，順勢飛脚前踢，見對方收拳步退，雙掌推進，齊斬咽喉。余耕農雙拳平推，竟硬撞來掌，聽得『砰』然聲响，內人硬碰一招，各自收手後退。

余耕農打得性起，使出「無形神影拳」，只聽拳風呼呼，不見拳招，可知其快。他拳發即收，收放無形，虛收實進，拳影如神，眞如無形神影，故而得名。

青觀道士功力陰柔，掌招無聲無風，但內勁深透，掌打人身，外不見血，而內身傷心摧，故名「無血摧心」。他掌法不及對方拳法快，但掌招蓄含陰勁柔功，對方拳招受其引制，總是歪斜不準，不能打中身體。

余耕農拳法雖快，但盡皆打空，功勁防身有餘，攻力不足。青觀道士功勁雖能引制拳招，但無力傷摧對方，且掌法大多防守，很少進攻。是以兩人力鬥一二百招，平手相等，難分勝負。

萬飛鳳道：「青觀道士，退下吧！」

青觀道士應聲收掌，走回原位。余耕農同樣身退回位。

陳先法輕步搖身而出，手揮長鞭，神態輕鬆道：「我華山派武功不打無名小卒，自認高手者出來！」

危天龍低問韋希凡和郭大奇：「你們誰出去？」

郭大奇道：「等會我要和胡百刀較量，韋兄你出去會他。」

韋希凡含笑步出道：「我韋希凡雖有小名，却不算高手，但對付閣下『追風閃電鞭』，自信不敗可勝。」

陳先法哼一聲道：「閣下號稱什麼『神筆儒俠』，我看名不乎實。」聲落鞭至，呼呼呼，鞭如靈蛇，交錯打出四招！

韋希凡轉身移步，從容抽出雙筆，眼見來鞭將到，左手筆一絞捲，已然蕩開來鞭，右手筆嗤然連聲，還擊四招，筆尖點向對方胸口「璇璣」，「華蓋」，「紫宮」，「玉堂」四大穴脈！

陳先法見來筆飛快，不敢遲慢，連忙側身轉步，揮鞭左右上下交掃。韋希凡是當世點穴名家，雙筆專打人身穴脈，筆尖勁快精確，百準無空，故有「神筆」之名。他儒服翩翩，武功飄靈揮洒，筆法如天馬行空，招式似流水行雲又有儒俠之稱。

華山派武功本來不俗，尤其陳先法青出於藍，生平絕學「追風閃電鞭」更自負不凡，不料與韋希凡交手不到五十招，已然落下風。他吸一口氣，手鞭精妙招式盡出：「追風逐電」，「閃電橫空」，「風雨交擊」，「雨打花樹」，鞭舞飛動，其快直似追風閃電。

韋希凡右手筆一圈一纏，捲住來鞭，左手筆疾點對方頭部「神庭」，「白陽」兩穴道。陳先法將頭後仰，避過來筆。韋希凡筆尖未盡，筆鋒下落，直指對方左胸「天池穴」。陳先法走步轉身，那知韋希凡筆招未老，筆尖斜翻，連刺「京門」，「章門」，「期門」三穴。陳先法手鞭已被捲纏，不能揮鞭護穴，眼看身中穴道，急忙放手棄鞭，縱身連退五步，驚險避過來筆，但已嚇得汗流夾背，臉色變白。

韋希凡哈哈而笑，右筆一揮一送，喝道：「接鞭！」一條鞭破空飛去，陳先法伸手接住，不發一言後退而立。

胡百刀步出而前，手拏大刀，對郭大奇道：「你要和胡某較量，快快出來！」

郭大奇吃一驚，他與教主對語聲音低小，胡百刀遠開站立，竟能聽到說話，可知其人功力深厚，非比尋常。他抽出長刀，穩步走出去。

胡百刀道：「你號稱什麼『江湖之獅』，胡某看你只是一頭病獅！」

郭大奇道：「你叫什麼『百勝刀王』，我看不過是虛名空號。」

胡百刀身離郭大奇尚遠，他突然大刀脫手，大刀電射而出，猛向郭大奇飛來。

郭大奇一怔，連忙伸刀擧架，來刀倏地轉彎，刀尖划來，郭大奇縱高閃避，來刀倒轉，輕巧飛回，胡百刀伸手接住，立即挺刀進招，利那之間，已然發打七招！

胡百刀突然脫刀攻敵，接刀進招，動作一氣呵成，功勁運用巧妙之極。他這飛刀奇招，大出人意表，連發七招，更是先聲奪人，令人心胆俱震。只看他出手，已然無愧「刀王」之名。

郭大奇深吸口氣，見大刀滾滾而至，擧起長刀砍打，已然化解來刀六招，忽地將刀一拋，長刀離手射向高空，胡百刀怔愕之際，長刀翻轉俯衝而下，刀尖向他飛射而來。他不避而擋，握刀揮斬長刀，竟想把來刀掃落地下，說時遲那時快，只見眼前人影閃動，郭大奇已然接刀在手，同時揮刀進擊，長刀横斬直劈，逼得胡百刀身退刀守。

郭大奇放刀發招，飛刀擊敵，接刀改打，同是出人意料，動作連環，勁巧刀妙。兩人各出奇招，各顯絕功，旗鼓相當，不相伯仲，在旁人喝采聲中，打得難分難解。已過二百招，仍然未分高下。

危天龍道：「兩位再打也是難分勝敗，還是收刀停鬥如何？」

郭大奇答應一聲，收刀而退。胡百刀停手回身，步退後走。

危天龍笑道：「萬姑娘，你我雙方，兩和一勝，我方贏了。」

萬飛鳳冷哼一聲，傲然道：「你勝了本姑娘，再說話！」

危天龍道：「萬世雄武功蓋世，他首徒有刀王之稱，他千金有神劍之譽，我正要領教萬家眞傳武學。」

萬飛鳳拔劍在手，玉手輕彈，嗡然有聲，喝道：「快取劍，本姑娘要殺人！」

危天龍笑道：「你我無怨無仇，比武可以，何必傷殺？」

萬飛鳳嬌叱道：「什麼『你我』，你是你，我是本姑娘。看招！」青劍抖動，身形飄飛，已然發出七招七式！

危天龍長劍在手，劍影劍形化成一片光幕，萬飛鳳劍招一一刺在光幕之上。他挺劍還擊，劍尖吐光如火，但見一道道火光，吐射而出。

萬飛鳳武學得萬世雄眞傳，武功招式尤在師兄胡百刀之上，而身法輕功更勝他一籌。她步法旋轉，只見前後左右盡是她人影身形，眞如飛鳳其名。她劍法神奇，一如神劍其譽。她青劍飛舞，劍尖生出光芒，光芒射向光幕，激發陣陣火花，火花與光芒吞吐交擊。衆人目睹奇觀，個個定然出神。

危天龍遇到最高對手，不禁激發好勝之心，頓生英雄豪氣。他展開獨創「天龍劍法」：剛柔並生，巧拙互出，突繁倏簡，華樸相交，飄靈揮洒，變化從心，虛實隨意，忽靜忽動，如亂如散，似空似幻，若有若無，盡將「天龍武學」活、變、創，新四字訣精華，發揮淋漓盡致，達到精妙境界，推向神奇高峯。

韋希凡，郭大奇，余耕農以及黑白教人目睹教主精武神功，不禁轟然叫好。胡百刀，陳先法，青觀道士三人，也不覺脫口喝采。萬飛鳳身在其中，感受對方劍法之精妙神奇，芳心暗自讚嘆：這人抱負不凡，英雄蓋世，儀表風貌，武功劍法，眞不愧「天龍神君」美譽！

危萬二人激鬥一百餘招，萬飛鳳神劍招式發出已盡，生平絕學武功展出已無，漸覺美目花亂，嬌喘有聲，香汗流臉，她收劍縱退，玉手一揮。冷聲「走吧！」自先飛躍出林而去。胡百刀，陳先法，青觀道士三人隨後走了。

飛狐神風　教帮聯合

黑白教共組創教首天，合力抗退强敵，衆人十分興奮，尤其教主危天龍初顯精武神功，打敗白道盟主千金「神劍飛鳳」，同人更感振奮。

郭大奇笑道：「本教創教首日，旗開得勝，當眞好意兆祥。」

韋希凡笑道：「首日初捷，萬事如意，開頭順利，前程光明。」

危天龍吩咐衆人，各自在野地而坐，繼續談說教事。他坐在中央，抬頭望天，午時已過。

韋希凡道：「本教首先要事，就是尋覓教所之地，安身之居。教主可是？」

余耕農道：「此事教主與耕農早已商妥。耕農家莊離此處不遠，耕農是家莊之主，屋連數十間，依山而建造，山後田地千畝，果樹萬株，農工家僕近百，足够百人生活居住。」

危天龍道：「余家莊爲本教基地，大家可否同意？」

韋希凡喜道：「當然同意，眞是最好不過。」

郭大奇笑道：「原來右副教是個大財主，余家莊是大富之地。咱們生活無憂，正好日夜苦學共研武功。」

危天龍笑道：「本教幸托右副教福氣，不然咱們非要靠匪盜爲生不可。」

衆人聽言而笑。

危天龍道：「左副教說起武功，大家先談武學。」

韋希凡道：「請教主指敎。」

危天龍道：「右副教與青觀道士不分勝負，日後你定要勝他。」

余耕農道：「請教主指正。」

危天龍道：「你武功過拙缺巧，實有餘而靈不足，如能拙巧兼有，實靈雙全，必能勝青觀道士。」

余耕農道：「多謝教主指正。」

危天龍道：「左副教和胡百刀高下難分，日後你必要贏他。」

郭大奇道：「請教主指正。」

危天龍道：「你武功未能化重爲輕，如能舉重若輕，即功勁重而招式輕，必可贏胡百刀。」

郭大奇點頭道：「大奇武功缺點正是如此，多謝教主指正。」

危天龍道：「中副教武功美中不足，就是招式浮而不沉，如能去浮生沉，則可達高深之境。」

危天龍道：「三位武功各有優長，我要吸收學習。我武學同樣存在缺點不足，主要是博而未專，雜而未純，正向專純方面痛下苦功。」

韋希凡道：「教主從博而專，化雜爲純，這是武學最高深境界。」

危天龍道：「我武學距離最高深境界，還是很遠甚長。武學達最高深境界，除武學廣博，武功專純外，還要招式隨意而爲，從心揮洒，自然而成，天然而生。」

郭大奇道：「萬世雄，少林方丈空空神僧，武當掌門玄玄道長，以及峨嵋掌門靜風神尼四位，未必達到最高深境界。」

危天龍道：「他們四位武學功招，至少遠比我高深。」

余耕農道：「教主不曾與他們交手，怎知不如不及？」

危天龍道：「『神劍飛鳳』與『百勝刀王』是萬世雄千金首徒，據知二人武功只學得他三四成，他又是白道盟主，武功蓋世名實無疑。方圓大師是空空神僧師弟，所知武功遠在師兄之下，我僅能勝他師弟，可知他武功高深何境。太眞道人是玄玄道長師弟，衆知武功遠不及師兄，我僅能贏他師弟，可見玄玄道長武功高深何界。靜風神尼曾與玄玄道長交手，我友親睹難分高下，可想她武功高深如何。」

韋希凡道：「教主如何能勝他們？」

危天龍道：「我要和他們交手後，才能思出制勝之法。」

余耕農道：「教主天生奇才，聰慧蓋世，武學天才，要勝他們指日可期。」

危天龍道：「先天三分，後學七分，要勝他們只要苦學潛研。天下無難事，只要敢攀高，必可達高峯！」

衆人聽教主豪邁之言，眞有氣呑山河氣概。

衆人中有人道：「請教主指示學武之法。」

危天龍道：「學武之道，在活在變，敢創立新，如能言行而爲，結合理論實踐，武功必可日進千里。」

衆人提出其他武學問題，危天龍一一解答指導。

危天龍道：「萬世雄要毀黑道帮，滅黑白教，殺我教同人，咱們一方面盡快與黑道帮聯合共同對抗，另方面盡能爭取白道盟其他人物，這是本教當務急事。」

韋希凡道：「教主統率本教同人，明天親去會見黑道帮，教主以爲如何？」

危天龍點頭道：「此見甚好，咱們明天就去。你們誰認識黑道帮人？」

余耕農道：「耕農交有舊友是黑道帮人。」

危天龍忽道：「有人來！」手指西北方向。

危天龍話落不久，衆人遠見一女率領數十人而至，女走在前頭，其他人左右隨後。

余耕農喜道：「教主，黑道帮正說就來，那個女的便是帮主『魔劍飛狐』凌飛狐。」

危天龍大喜道：「黑道帮來得正好，咱們快起身歡迎。」

衆人聽令起立。危天龍朗聲道：「黑白教歡迎黑道帮光臨。」

爲首那女嬌聲道：「黑白教今日創教，黑道帮特來慶賀。」

雙方距離還遠，衆人未見那女年貌，只聽嬌聲清美，音甜柔媚，蕩人心魄，聞而欲醉。聲音飄來，宛如仙音天聲。

黑道帮人近至，那女是個姑娘，衆人一見她身貌，不禁心蕩意迷，一時間個個呆然若定。

她嬌麗無可相比，美艷難以形容，身段修長豐盈，極是優美動人。她皮膚雪白如玉，肉色透紅泛脂。全身黑色衣裙，倍顯成熟神秘。飄然玉立，斜掛佩劍，更增婀娜英姿。美目如磁，滴溜流盼，尤其吸人魂魄。

危天龍耳聽甜音美聲，目見佳人嬌麗美艷，不覺心蕩神痴，意迷情醉。他暗忖道：「萬飛鳳冷美絕色，這人艷美絕世，天下美人，唯伊與她。」

「魔劍飛狐」凌飛狐見黑白教主竟是個俊美青年，他竟是她芳心所想像人物！她聽聞「天龍神君」武功驚人，英雄蓋世，其人竟還如此瀟洒脫俗，風儀絕世，神俊不凡。不禁美眸凝視，怔然婷立，默然忘我。她見盡天下美男子，無人能打動她芳心。她所見美男子，不是缺乏英雄之氣，就是全無文雅之質，全是英俊而流於粗俗，俊美而帶脂粉氣味。眼前這個他，俊美英雄，文雅清朗，怎不教她芳心震動？

危天龍與凌飛狐默然相對，互相呆視，彼此痴望，兩人心醉情迷，失魂飛魄。她首先驚覺，慌忙收目低首，已然俏臉透紅，嬌羞無限。他隨即驚醒，感覺通臉烘熱，連忙輕咳一聲，抱拳道：「凌帮主可否引見貴帮諸位好漢英雄？」

凌飛狐玉手指左側一個老漢道：「他是本帮副帮主『綠林鷹王』李天生。」見他鷹目鷹鼻，頰闊臉削，身材特高，手脚異長，腰纏三截棍，年歲已過六十。

凌飛狐玉手指右邊一個青年道：「他

是護帮使者『玉面金鎗』伍浩清。」看他面如冠玉，玉樹臨風，秀美如女，是個脂粉男兒。他背插雙鎗，鎗柄全金而造，故稱金鎗。

凌飛狐手指三個少女道：「她們是小妹左右手，蘇氏同胞姊妹，江湖人稱『江南三花』。」三朶姊妹花年華十八，樣貌十分相似，祇有身段體態不同、大姊名文秀、二姊叫玉珠，三妹稱小嬌，同是人如其名。

黑道帮香主與堂主死去不久，尚未有人接任。還有幾個武功不錯而聲名不大，其他同是名小位低人物。

危天龍介紹韋希凡，郭大奇、余耕農，雙方相見認識。他道：「凌帮主，本教正有大事與貴帮……」

「玉面金鎗」伍浩清本是名門武家後起之秀，因鍾情凌飛狐投身黑道帮，奈何襄王有夢神女無心，然而他追求不死心，期望能打動美人芳心。他一見危天龍已生妒意，目睹帮主與他竟似一見生情，更加恨不得殺他然後快。他打斷危天龍說話，怒聲道：「帮主率領本帮衆人而來，是要爲伍歐香堂主報被殺之仇！」

危天龍一怔，愕然望凌飛狐道：「報被殺之仇？」

凌飛狐道：「危教主，本帮伍歐兩位香堂主，是被貴教韋郭副教所殺！」

危天龍看韋希凡，又望郭大奇道：「可有此事？」

韋希凡道：「稟告教主，希凡和左副教日前確曾傷殺兩人，一個叫伍仲鴻，一個名歐山海。」

「綠林鷹王」李天生喝道：「你們所殺兩人，正是本帮香堂主！」

郭大奇道：「咱倆不知伍歐二人是貴帮香堂主，再說他倆辱姦婦女，濫殺人命，咱倆路見不平，鋤惡除奸！」

伍浩清大怒道：「你胡說八道，無中生有！」

韋希凡道：「凌帮主，伍歐二人攔途刦一家人財物，這是黑道慣有所爲，本還可恕，但他兩奪得財物不足，竟圖辱姦婦女，還將婦女父夫兒殺害，咱兩路過目睹不平，救人動手錯殺貴香堂主。」

凌飛狐道：「眞有此事？」

郭大奇道：「憑咱兩聲名，怎會胡亂殺人。」

凌飛狐道：「倘眞屬實，伍歐香堂主罪惡難恕。」

何浩清道：「帮主，只憑單方面言詞，怎可相信？他倆分明是惡人先告狀。」

危天龍道：「韋郭副教一個在武林有俠名之譽，一個在江湖有英雄之稱，難道甘當小人惡人？」

凌飛狐率帮此來，賀慶創教爲名，爲伍歐香堂主報仇是實。那知兩人罪行奸惡，韋郭所言所爲眞實全對，報仇之事只能作罷。她對危天龍一見生情，極不願不想與他爲敵，和黑白教成仇……

伍浩清見帮主沉思無語，他踏步上前，雙手從身背拉出金槍，大聲道：「黑白教殺害本帮香堂主，此仇非報不可！」話落鎗動，雙鎗交錯，左手鎗「開門見山」右手鎗「白蛇吐舌」！猛向危天龍刺去。

余耕農右拳打出，震歪左手鎗，左手拳風盪開右手鎗，同時喝道：「憑你武功，不配與咱們教主交手！」

伍浩清大怒，抖動雙鎗，唰唰接連幾招，分刺余耕農上中下三部位，鎗咀如長蛇吐舌，來勢快捷凶猛！

余耕農經教主指正武功，拳法拙而生巧，招式實而出靈，「無形神影拳」拙巧實靈，使來果然威力非凡，凌厲無匹，逼得伍浩清只能守避，無力進擊。五十招後，余耕農突飛一脚，踢去左手鎗，右手一搭一拉，又奪右手鎗，隨手棄插地上，伍浩清敗退回位，低頭拾取雙鎗。

李天生道：「『武林之虎』果然是名不虛傳，老拙來領教你『無形神影拳』的武功。」

郭大奇道，「雙方一人打一場，郭某來奉陪。」說罷，取出長刀在手。

李天生從腰解下三截棍，右手交錯揮舞，呼呼風鳴，聲勢嚇人，他挺棍從下而上揮去，頭截棍橫擊對方頭部，對方舉刀橫擋，突然左手抓住中截棍，尾截棍脫出右手飛點心胸，這招轉變之快速，招式之奇巧，眞不愧名家高手！

郭大奇經教主指正武功，長刀盡能化重爲輕，功勁蓄含而放，餘而未盡，招式矯捷輕靈，刀法展開更是得心應手，快意暢淋！

可是李天生武功非比尋常，郭大奇使出生平絕學，打鬥一百多招，僅能險勝一招。李天生抱拳道：「郭副教武功非凡，老拙佩服佩服！」

郭大奇敬重李天生，連忙抱拳答禮道：「多謝李老英雄承讓，在下險勝一招只是僥倖。」

凌飛狐輕移玉步，手握佩劍，輕聲道：「聽聞危教主武功驚人，小妹也想領教幾招。」

危天龍道：「素仰『魔劍飛狐』聲名，大龍見識凌帮主劍法。」說罷，抽出長劍，劍尖着地，雙手按劍柄等待她發招。

凌飛狐正要發招，忽地一條人影從樹上飛躍下來，立在她身側，羣雄一看，一個男子長衫飄飄，年約三十，眉清目秀，五官端正，他向凌飛狐揖拜道：「在下史華武，拜見凌姑娘。」

余耕農對危天龍道：「這人是『黑道霸王』，武功『魔指鬼爪』驚震武林。」

凌飛狐沉戚秀眉道：「原來是史公子，你迢迢跟來，意欲爲何？」

「黑道霸王」史華武恭敬道：「自洛陽一見姑娘，驚爲天人仙女，在下情難自禁，尤其姑娘噗哧一笑，更是情心傾倒，魂飛魄去，在下迢來欲尋回魂魄。」

羣雄聽他當衆剖白情心，同感意外。

凌飛狐嗔道：「在洛陽那天，見你呆視小妹，落魄失魂，一時難忍而笑，你完全誤解……」

史華武道：「在下深知單思無結，苦戀無果，只望……」

凌飛狐道：「花落流水，意非水流，心向大海，請史公子明白。」她有意無意瞟危天龍一眼，暗示表明：他只是流水，你正是大海。

史華武道：「在下只是泥濁流水，姑娘是新落嬌花，不敢非想心配，祇望能拜倒裙下，爲姑娘效命。」

凌飛狐道：「你願意加入黑道帮？」

史華武點頭道：「在下投身貴帮，每天聽見姑娘一個輕笑，一句軟話，一聲嬌音，心已滿足。」

伍浩清大怒道：「哼！憑你這隻癩蝦蟆，休想……」

語聲未完，驀見人影閃動，反聽「拍」一聲响，伍浩清咀角出血，呆在當地，史華武出手打人，飛身回位，只是剎那之間，武功驚人可見。

史華武道：「在下願代姑娘與危敎主交手，請姑娘移步。」

韋希凡道：「本人韋希凡欲先見識閣下武功。」他隨聲走出來。

史華武道：「『神筆儒俠』出手，史某自當奉陪。」

韋希凡雙筆在手，左筆虛發一招，右筆封守全身，有意見識對方武功。

史華武左指連點，嗤嗤嗤，直取「通谷」、「石關」、「中注」三道穴脈，右手成爪，連擊雙目面門，點穴快準，爪擊凶狠，正是絕學武功「魔指鬼爪」。

韋希凡遭逢勁手，全力展開武學，他武功經敎主指正，盡去浮氣，勁蓄功沉，招式飄靈如天馬行空，輕巧似行雲流水，筆法兼有山嶽之靜，松柏之穩。

史華武使出「魔指鬼爪」，但見他指法如魔，變化奇異，手爪如鬼似魅，無形無影，森然恐怖。

兩人全力搏鬥，雙筆飛舞，指爪飛動，快近二百招，仍然難分勝敗，韋希凡一聲長嘯，雙筆連環點打，進擊七招。史華武一聲大喝，左指右爪，還擊七式。韋希凡筆尖亂點，分刺對方「日月」、「太已」、「天泉」、「大巨」、「氣門」五大穴道。史華武手指爪尖連出，分擊對方「乳根」、「乳中」、「中府」、「天溪」、「天靈」五處穴脈。二人勢均力敵，又激鬥一百回合，最後韋希凡連出險招，史華武身中兩招輕傷而敗。

黑道帮連敗三場，最後帮主凌飛狐出場，危天龍握劍應戰。

凌飛狐武功爲黑道之首，在江湖武林與「神劍飛鳳」聲同齊名，劍法各有千秋，她有「魔劍」之譽，劍法奇妙如魔，變化莫測，招式虛幻縱飄，匪夷所思，她手劍忽如雪花，倏似雨點，驀如電射，突似閃光，無常無定，出人意想。她身影亂穿飛舞，步法倒轉旋動，無規無則，大異常人！

危天龍有意試考自己武功，能否從博而專，化雜而純，招式隨意而爲，從心揮洒，能否達到自然而生，天然而成。他功勁任行手臂，劍法單簡，招式極少，只見他上一劍，下一劍，左一劍，右一劍，中一劍，五招五式，不變不化，循環復始，可是極是奇怪，他第一次五招五式，盡將凌飛狐百劍千招化解，第二次五招五式，她竟然只守無攻，第三次五招五式，她已然負敗。

羣雄感覺驚異奇怪，莫明其妙，就連韋希凡，郭大奇，余耕農，史華武，李天生，伍浩清名家高手也不明所以，但見她敗他勝，只有凌飛狐感受知明，他劍法只有五招五式，但每招每式，方向不同，攻守不同，虛實不同，力度不同，功勁不同，劍尖實包含百招千式，她只覺手中劍全無主動只有被動，只感對方劍尖盡向自己全身點刺，令她心驚胆震，魄散魂飛。

危天龍初展新學，雖未達最高深境界，但已至專純高峯，內心興奮無限。

凌飛狐收劍道：「危敎主武功驚世駭俗，小妹十分佩服，伍歐香堂主之事，就此了結。」

伍浩清道：「帮主，本帮有仇不報，有何面目見人了？」

李天生道：「伍歐兩位香堂主罪行奸惡，死不足惜，韋郭副敎鋤奸除惡，何仇之有？」

伍浩清道：「但他倆畢竟是本帮香堂主……」

凌飛狐道：「伍歐二人竟做出如此醜事，這是本帮最大醜辱，韋郭副敎不殺，本帮主也要殺他倆。」

伍浩清不敢再說話。

危天龍道：「凌帮主和李副帮主是非分明，深明義理，令人感敬。」

李天生道：「危敎主精武神功，三位副敎武功拔萃不凡，老拙佩服心敬，青山常在，綠水長流，就此別過。」

危天龍連忙道：「請暫慢走，本敎有要緊大事與貴帮商談。」

凌飛狐道：「要緊大事？」

危天龍道：「白道盟主萬世雄要毀貴帮，滅本敎，凌帮主可知？」

凌飛狐頷首道：「本帮建立之日，萬世雄早有此心，衹還未有行動。」

危天龍道：「他現已開始行動，他的千金首徒剛來對付本敎，日後必來毀貴帮滅本敎。」

凌飛狐道：「萬世雄視黑道人物爲仇敵，向來見而殺害，黑道爲求生存，建立本帮對抗，本帮力弱難敵，但視死如歸，無所畏懼。」

危天龍道：「坐而待斃何不敎帮聯合對抗？」

凌飛狐喜道：「危敎主所言要緊大事，就是此事？」

危天龍道：「正是此事。」

凌飛狐道：「小妹向來不滿萬世雄所行爲人，對他排除黑道，分裂武林，私統江湖，尤其反對，是以建立本帮，不惜似以卵碰石，也要爲黑道出口恨氣，危敎主敎帮聯合高見，正合小妹心意。」她回首問李天生：「副敎主，你可同意？」

李天生道：「萬世雄自居正道，自稱忠義，視黑道爲邪道，視咱們爲奸惡，全是他媽的狗屁，敎帮聯合抗敵。老拙完全同意。」

韋希凡道：「李副帮主快人快語，英雄英雄。」

郭大奇道：「李老英雄，咱們聯合對抗萬世雄，捨命碰他一碰，雖死也是稱快的。」

李天生道：「郭副敎說得好，咱們這塊瓦，偏要碰他媽的臭玉！」

危天龍將創敎抱負目的，再向凌李等羣人說明，黑道帮知道黑白敎抱負遠大，目的崇高，個個心口敬服。

凌飛狐美目掃向黑道帮衆人，高聲道：「黑道帮從現在起解散，歸投加入黑白敎，聯合共同對抗萬世雄，有人不願意者

，可退出自去！」

黑道帮衆人個個願意跟隨正副帮主，歸投加入黑白敎，無人退出自去。

伍浩清從帮主眼色情態，已知她對危天龍一見生情，自己追求肯定絕望，又見危天龍神俊非凡，自感萬難打倒這個情敵，頓覺完全死心，黑道帮歸投黑白敎，自己就是危天龍屬下，他妒恨之心如何能解？委屈之氣怎樣能消？他大聲道：「本人不願意加入黑白敎，決定退出自去。」他向凌飛狐又道：「帮主，在下就此別過。」說完，轉身走了！

凌飛狐望向史華武道：「史公子，你呢？」

史華武道：「在下追隨姑娘左右，危敎主是英雄豪傑，願意向他歸投加入黑白敎。」

危天龍想不到敎帮聯合竟如此順利，不禁喜不自勝，歡聲道：「凌帮主，李副帮主……」

凌飛狐道：「從現時起，小妹不是帮主，他也非副帮主，小妹和他同是敎主下屬。」

危天龍道：「這如何敢當……」

李天生道：「敎主，除你之外，誰人配當敎主？」

黑白敎得到黑道歸投加入，聲勢大增，人力倍加，尤其多凌飛狐，史華武，李天生三大高手，更是如虎添翅。羣雄聯合同敎，個個歡天喜地，樂聲笑語，响遍林野。

黑白敎重新安排名位：敎主危天龍，總副敎凌飛狐，中副敎韋希凡，左副敎郭大奇，右副敎余耕農，護敎左使史華武，護敎右使李天生，敎目蘇氏三姊妹！

其時已是黃昏，夕陽西沉，暮色來臨。危天龍下令去余家莊，余耕農帶頭，危天龍與凌飛狐並肩而行，羣雄浩蕩隨後。

余家莊離湘林野地不遠，不一會已到，余家莊果然依山而建造，房屋毗連，紅牆綠瓦，樹木遮天，山青林綠，面向湘江，風景清秀幽雅。

余耕農家有妻母子女，父已去世，羣雄走進大廳，敎主副敎護使各位而坐，敎目下屬衆人分在天井空地，余耕農吩咐酒菜，羣雄吃喝歡談，十分暢快，飽飯酒足，各人分房安寢！

危天龍獨自出房，走到花園散步，月色當空，清風吹來，花香滿園，夜虫鳴叫，氣氛恬靜安寧！

他來到湖畔池邊，停然而立，想到敎帮聯合對抗萬世雄，雖力不能敵但可自保，心爲之安然。正在沉思之際，忽聽池水「咚」一聲，水中泛起漣漪，映出一個優美人影，搖曳生姿，轉頭一望，凌飛狐含笑婷立身側。她這時全身白色衣裙，輕風拂衣，飄然玉立，月色映照下，顯得新麗，清艷，嬌美。

凌飛狐嫣然道：「你在想什麼？」

危天龍道：「在想敎事。總副敎……」

凌飛狐柔聲道：「現在只有你我，你叫小妹名字好麼？」

危天龍道：「這……好吧！飛狐，你還未寢？」

凌飛狐瞟他一眼道：「小妹睡不着，走來花園散步。」

危天龍道：「飛狐，你父母安在？」

凌飛狐道：「小妹出身黑道，父母是黑道首領人物，去年先後去世。」

危天龍道：「你武功劍法，是父母所傳？」

凌飛狐點首道：「你如此年青，武功卻驚世駭俗，眞了不得。」

危天龍笑道：「你這樣年輕貌美，武功又拔萃不凡，更是了不起啊。」

凌飛狐嬌笑道：「你說小妹貌美，可比得上『神劍飛鳳』麼？」

危天龍道：「她是個絕色美人，天下第二美人。」

凌飛狐美眸凝視道：「誰是天下第一美人？」

危天龍道：「除『魔劍飛狐』凌飛狐外，誰配這個美譽？」

凌飛狐芳心大喜，嬌臉泛紅，美目含羞，輕柔道：「敎主如此讚譽，小妹可不敢當。」

危天龍笑道：「你要我叫你名字，我也不要你稱我敎主。」

凌飛狐嬌羞低首，聲音輕柔道：「天龍。」

「天龍」兩字送入危天龍耳中，遍傳他身裏體內，心裏猶如滿滲蜜糖，全身又如痛飲醇酒，感覺飄飄然若醉，他怔然注視他，痴迷着望她，竟呆然定立。

凌飛狐芳心突突亂跳，粉臉一陣烘熱，見他呆痴迷醉，不禁噗哧而笑，危天龍醉醒過來，情不自禁握她玉手，她更嬌羞若醉，玉手任他握一會，然後輕然掙脫，柔情道：「天龍，夜已深，晚安。」說完，飛快走回房去。

危天龍目送她去，怔呆很久，這才回房睡寢。

翌日，黑白敎羣雄聚合大廳，危天龍傳令吩咐，敎人每天除學武外，男要外出帮農工耕種菜，飼養家禽牲畜，女要帮助女僕織布編衣，料理家務！羣雄在余家莊，日子過得十分快活，敎人在敎主敎導下，武功每日飛進。危天龍吸收各人武功優長，又研創不少獨招新式。

危天龍與凌飛狐日夜相對，形影不離，情濃如酒，愛甜似蜜，親戀日深，二人相會依偎，異性互吸，肌膚碰接，呼吸可聞，氣味惑誘，更是情不能禁，捉手相握，擁抱親咀，慾愛難消。

韋希凡見敎主總副敎爲情分心，爲愛思戀，提議兩人成親。

這天，正是危天龍與凌飛狐成親大喜之日，余家莊喜慶洋洋，羣雄歡天喜地，新郎新娘更是喜不自勝。敎人猜拳鬥酒，大吃大喝，韋希凡等人戲鬧新房，直至三更深夜，這才各自回房休息。

新房燭光照映，新郎新娘相坐而對，兩手相捉，口中無語，目傳情話，心甜情醉，歡快喜樂。

凌飛狐美目偷瞟愛郎夫君，見他俊朗英美，神采奪人，滿臉眉眼盡是歡笑喜色，芳心暗忖道：「嫁得如此神俊夫君，何等幸福！」

危天龍注視愛妻夫人，看她俏臉含羞，更增嬌艷美麗，美目帶醉，蜜聲甜言，倍加心動迷人，不禁親她香唇，無限愛意柔情道：「天龍娶天下第一美人爲夫人，

飛狐天人仙女為妻，天何寵我！」說完，輕摟嬌軀，她閉目投懷送抱。兩人遂貼為一個，化身一體，心連一條。

× × ×

黑白教探人回報，白道盟三大高手少林方丈空空神僧，武當掌門玄玄道長，峨嵋掌門靜風神尼率衆而來。危天龍聞報，率領羣雄步出家莊，在空地站立迎候。

迎面走來七人，為首第一人是「神劍飛鳳」萬飛鳳，第二人是少林方丈空空神僧，他身穿僧袍，相貌威嚴，體格雄健，望去七十有餘，第三人是武當掌門玄玄道長，他身穿道袍，背插精劍，面上無鬚，身貌清雅飄逸，看出不過七十，第四人是峨嵋掌門風靜神尼，她年約五十，身穿白袍，手提拂塵，打扮純凈無塵，慈眉善目，相貌祥和，第五人是少林高僧方圓大師，第六人是武當太眞道人，第七人是「百變千手」張山峯。

萬飛鳳見危天龍身旁一個姑娘美極艷色，向她厲看一眼，冷傲道：「你就是『魔劍飛狐』凌飛狐？」

凌飛狐見萬飛鳳貌美不下自己，知她是「神劍飛鳳」，她道：「小妹正是凌飛狐。」

萬飛鳳道：「你果眞歸投危天龍，加入黑白教？」

凌飛狐道：「正是。」

韋希凡道：「她是本教總副教，又是教主夫人。」

萬飛鳳臉色倏變，飛快轉過身去，美目望天，定然無語，忽回首凝視危天龍冷然道：「你最近成親？她是你夫人？」

危天龍點頭道：「她正是我夫人。」

萬飛鳳低哼一聲，冷傲厲看危天龍一眼，背身轉首過去。

危天龍道：「方圓大師，太眞道長，張老英雄，你們好。」

方圓大師道：「你好。」

太眞道人道：「危少俠，你現是黑白教主，老道應叫危教主。」

張山峯道：「危教主，你創教為主，其志高遠啊。」

危天龍道：「諸位遠道而來，請進大廳喝茶坐談。」

空空神僧宏聲道：「危天龍，老僧等人奉萬盟主之命，親來捉拿你。」

危天龍道：「請問神僧，何以要捉拿我？」

空空神僧道：「你不肯歸投萬盟主，不願加入本盟，老僧就要捉拿你。」

危天龍道：「人各有志，神僧必深明其理。」

空空神僧道：「我中土武林外對強敵，須衆志為城，你個人之志要服從衆人之志。」

危天龍道：「我之志即本教之志，又是江湖武林衆人之志。」

空空神僧道：「武林有白黑正邪之分，江湖存善惡忠奸之別，兩者實難共存，不能同立，你應明智抉擇。」

危天龍道：「本教決非黑邪惡奸，貴盟也非全是白正善忠，至少貴盟主私心大於公心，個人之志多於衆人之志。」

空空神僧道：「萬盟主之志現實可行，你之志狂想萬難實現。」

危天龍道：「其志如為江湖武林，必得衆心，衆心統一，必能實現。」

空空神僧道：「你之志得衆心，還是萬盟主之志得衆心？」

危天龍道：「貴盟主只是以武功壓衆心，非其志得衆心。我之志全為江湖武林，本教創教抱負目的，日後必得衆心。」

空空神僧道：「萬盟主之志，同是為江湖武林。」

危天龍道：「是與不是，從他言行所為可見知。神僧認為貴盟主之志現實可行，他我各行各志，讓衆人評說，看誰之志正確，誰能實現其志，誰是眞正為江湖武林。」

玄玄道長插口道：「危天龍，你創教聯帮，分明是對抗本盟。」

危天龍道：「教帮聯合，但求生存自保。我創教抱負目的，全是為挽救江湖，改造武林，黑白統一，不分家派，重振光揚中土武學。」

玄玄道長道：「好自大之志，好狂妄之抱負目的！你想當任江湖之主，圖要領導武林？」

危天龍道：「領導之主，有能者當任。恕我直言，貴盟主不配。」

玄玄道長道：「萬盟主武功蓋世，當今江湖武林，天下無人能敵。」

危天龍道：「領導之主，除武功蓋世無敵外，還要兼備武德武能，有武無德能，何配之有？」

玄玄道長冷笑道：「聽你口氣，你武德武能勝萬盟主？」

危天龍道：「當今江湖武林，比我更有武德武能者不少人在，但我自信勝萬世雄。」

玄玄道長道：「你武功遠不及萬盟主，還比不上神僧神尼和老道。」

危天龍道：「武學之道，高深無窮無盡，境界無邊無極，我武功今日不敵，還有明天，總有日可敵。」

玄玄道長道：「你大言不慚，老道不信你此生能敵萬盟主！」

靜風神尼見危天龍天生神俊，已生好感，又聽他所言，接口讚道：「危教主英雄蓋世，其志非凡，抱負遠大，目的高偉，老尼心佩。」

危天龍連忙道：「神尼誇讚，愧不敢當。」

靜風神尼道：「你眞自信其志可達，抱負目的可實現？」

危天龍道：「我確有此自信，還望神尼出手相助。」

靜風神尼微笑道：「老尼身屬白道盟，怎可助你，不過不會與你對敵。」

危天龍道：「多謝神尼。」

靜風神尼嘆氣道：「盟教不可殘殺，求同存異，和平共存，這是老尼最大的心願。」

危天龍道：「神尼仁善愛心，我十分感敬。」

靜風神尼道：「聽聞你武功不俗，但未見識，老尼要和你交手論武。」

危天龍道：「請神尼指教。」

萬飛鳳一直背身轉首，外望無言，這時忽道：「神尼請暫留手，晚輩先打一場。」她目向凌飛狐道：「本姑娘要見識你

魔劍武功。」

凌飛狐道：「小妹正要領教你的神劍武功。」

萬飛鳳抽劍在手，抖劍嗤嗤連聲，突向凌飛狐頭部，咽喉，心胸飛刺，招式狠辣，刺中必死。

凌飛狐尚未拉劍在手，對方已然發招，連忙側身閃避，同時手握佩劍，嗔道：「萬飛鳳，小妹和你無怨無仇，為何要命殺人？」

萬飛鳳嗔怒道：「邪魔妖狐，人人可誅！」說話之間，又連出五招，每招致命即死。

凌飛狐嬌喝道：「你出口傷人，看招！」揮劍進攻，還擊五招。

萬飛鳳不避不閃，不守不擋，挺劍亂打，招招進攻，竟要對方非死不可。

兩人一個劍法如神，一個劍法如魔，各展武學，打得驚險凶危，竟是性命生死激鬥，在場各人個個心驚胆震。

萬飛鳳不顧性命急攻快打，凌飛狐大多防守甚少攻擊，因而漸處下風。

萬飛鳳上風得勢，攻打更兇狠，進擊更毒辣，全是險危招式，凌飛狐嬌斥一聲，劍法盡變，以攻對攻，以招還招，竟同是兩敗傷亡劇戰。

危天龍目睹心胆驚震，連忙挺劍飛身，縱躍兩人之中，揮劍阻擋分開兩人，同時道：「萬姑娘，妳倆劍法武功各有千秋，就且罷手如何？」

萬飛鳳聽不聞，揮劍又向凌飛狐刺打，危天龍對夫人道：「飛狐，退下。」凌飛狐收劍後退。

萬飛鳳嬌喝道：「凌飛狐，總有一日要你死在本姑娘之手！」

凌飛狐冷笑一聲，沒有說話。

萬飛鳳見危天龍出來，伸劍向他狂刺亂打，招式兇狠毒辣，對方來劍全然不理，竟要同歸於盡。

危天龍慌忙收劍身走，連退十步。萬飛鳳低聲向他道：「危天龍，我恨你！」她揮劍向一棵樹枝斬去，只聽「克嚓」一聲，樹枝應劍下落。嗔厲危天龍一眼，嬌軀輕擺，已然如飛走去。

危天龍驚訝莫明，心想道：「她為何恨我？眞叫人費解。此女非但刁蠻任性，而且心狠手辣。」

靜鳳神尼步出而前，手提拂掃，平和道：「危教主，老尼見識你武功。」

韋希凡走出來，向危天龍道：「教主，可否讓希凡先打一場？」

危天龍點首道：「你便向神尼論武求教。」

韋希凡恭敬道：「請神尼指教。」

靜風神尼道：「你就是『神筆儒俠』韋希凡？」

韋希凡道：「正是晚輩。」

靜風神尼道：「你先進招吧。」

韋希凡拉出雙筆，左筆一招「飛蛾撲火」點擊「白俠」穴，右筆一招「鳥巢取卵」，點刺「天樞」穴。筆尖進近對方，忽然雙筆交錯，變為左筆打「天樞」穴，右筆取「白俠」穴，招式奇巧，變化精妙。他武功經過多日研學創新，倍更高深。

靜風神尼讚道：「好筆法！」身形閃動，拂掃散開，打出一招，招化十二式，分點韋希凡十二大穴！

韋希凡只見拂掃如千百根銀針切來，盡是自己全身十二大穴，驚駭同時，急忙收筆回守，對方招式接連又至，雙筆揮舞，全力抵擋十招，第十一招已無能招架，但覺手臂一陣酸痲，雙筆跌落地下！

韋希凡那想交手十招，已然筆脫而敗，如非靜風神尼手下留情，自己不死即傷，不由慚愧道：「多謝神尼不傷不殺，晚輩甚感。神尼神功，晚輩拜服，又自慚羞愧。」

靜風神尼含笑道：「你能接老尼十招，已然武功非凡，應該驕傲才是，何慚愧之有？」

危天龍那料靜風神尼武功高深如此，韋希凡一等一流高手，竟十招即負，內心暗然震驚，口中道：「神尼神功，令人嘆服。天龍請教幾招。」

靜風神尼道：「你發招吧。」

危天龍全神貫注，心意集中，手劍中一劍，左一劍，右一劍，上一劍，下一劍，五招五式連環發出，吞吐收放一氣呵成，正是「天龍五招式」專純劍法。

靜風神尼但見劍光籠罩而來，密密綿綿，劍尖跟影隨形，盡指向自己全身要害部位，不禁脫口讚嘆道：「聽聞你武功驚世駭俗，果然名不虛傳！」她吸一口氣，使出峨嵋武功絕學，一枝拂掃忽開忽闔，倏聚倏散，突柔突剛，變化難測，拂掃成招，手動為式，指點擊刺，隨從心意而生，自然天然而成，已達高深境界。

危天龍專純劍法「天龍五招式」，本來神妙無比精巧無比，無奈靜風神尼武學比他還高，功勁比他還深，他每招每式，不是被她功勁震開，就是讓她拂掃盪歪，始終難打中她身體。一百招後，他劍法已難從心，招式不能隨意，對方拂掃驀然飛舞閃動，化成千百根銀針，不絕吐放刺來，他只能閃過防守。再過五十招，自覺不敵，收劍認敗。

靜風神尼嘆道：「你武功比老尼想像還要高深，今日僅能勝你，日後終非你對手。」

危天龍轉首道：「天龍願向道長求教武功。」

玄玄道長傲視江湖武林，然而目睹危天龍武功，高深大出他意料之外，不敢再存輕視之心，他手握精劍，抖動吞吐收放，劍尖在空中划出一個個劍圈，每個劍圈各自旋轉飛舞，突然齊向危天龍當頭籠罩而來！

危天龍抖劍嗤嗤連點，劍尖刺破對方劍圈，正是他打敗太眞道人劍招。不料玄玄道長劍圈源源不斷而來，他刺破一個，即有三個緊接，他穿破三個，又有六個隨至，劍圈越來越多，破之不盡，逼得他手急劍忙，眼花目眩。

危天龍定神沉氣，中出一劍，上下一劍，左右一劍，還是五招五式，但使來輕描淡寫，慢不經意，揮洒由心，這是以柔制柔劍法，當日打敗太眞道人的招式。不想玄玄道長劍法開始輕柔，繼而風生有聲，再而劍風呼呼，劍聲雷雷，功勁沉雄威猛，那裏是陰柔劍法？竟然是陽剛武功！

危天龍陰柔劍法，全然被玄玄道長陽剛劍法所克制！

危天龍柔不能克剛，反被玄玄道長以剛制柔！

危天龍道：「道長化柔為剛，以剛勝柔，武功高深登峯造極，天龍嘆服。」

玄玄道長：「你武功剛柔兼全，劍法專純，已達高深境界，日後老道非要大進不能敵你。」

危天龍將劍插在地上，抱拳向空空神僧道：「天龍請神僧指教武功。」

空空神僧為人剛烈自負，但見危天龍武功果然驚世駭俗，當然不敢大意，口唸「阿彌陀佛」，雙手合掌平推「石破天驚」，掌招夾帶勁風打來，風聲如雷，地上泥塵揚飛，其勢剛雄威猛，當眞是石破天驚！

危天龍左手拍出一掌，掌含陰柔功勁，右手借力引力，將對方剛陽掌風引開去，可是只能引開大半，小半猛然打來，他衣衫一角碎破！與此同時，他左手陰柔掌風，全被對方陽剛掌風震退，而且追進湧來，急忙閃身躲避，只聽一聲巨响，轉首望去，一棵大樹中掌風斷倒！

危天龍見柔不敵剛，決心剛對剛，他猛吸口氣，凝聚功勁手臂，大喝一聲，雙掌打出，掌風如暴潮怒浪，聲勢嚇人。不料空空神僧功勁忽如大海深沉，陰柔如水，無聲無息，消失無形。他驚駭之際，一股陰柔掌風滾滾襲來！

危天龍收掌飛身，避過來掌，他功勁不敵，決以招式對抗，他雙手拳掌交錯，中一招，左一招，右一招，上一招，下一招，使出「天龍五招式」，暗藏百招千式，向空空神僧進打！

空空神僧喝采道：「好武功！」展開少林武功絕學，但見他雙手拳掌，忽化剛為柔，倏化柔為剛，剛柔並無交擊，其剛如狂雨飛瀑，怒潮吼浪，其柔若江水瀉流，綿綿無絕，又似海洋深沉，吸收無滿。如非對手是危天龍，又非他新創「天龍五招式」武功絕學，早已敗負下來。

兩人一個是後起優秀精英，一位是前輩高人宗師，各展生平所學，各盡全力所能，激鬥一百回合，還是勝負難分。

空空神僧不論武功，功勁，拳掌，招式，均勝危天龍一籌，是以前者既能以剛勝剛，以柔克柔，又能以柔勝剛，以剛制柔。

後者終於不敵，最後收劍身退而敗。

危天龍道：「神僧化剛為柔，化柔為剛，剛柔隨意從心，武功已臻化境，天龍嘆服。」

空空神僧道：「當今江湖武林後起人物，你武功是第一人，老僧愛惜天武英才，不顧傷害你，你隨老僧去見萬盟主。」

危天龍道：「請恕天龍不能從，神僧休怪。」

空空神僧怒道：「難道你要老僧用强麼？」

危天龍道：「本教不敵貴盟，但尚能自保。」

空空神僧道：「你想以人多羣鬥？」

危天龍道：「這是無法之法。」

空空神僧道：「你以為人多，咱們就不能捉拿你麼？」

危天龍道：「神僧捉拿天龍不難，但難全斃本教百人，請神僧三思。」

方圓大師插口道：「師兄，他是師弟朋友，請不可用强。」

玄玄道長道：「萬盟主有令，本要毀滅黑白教，捉拿危天龍，如今只請他去見萬盟主，已然手下容情。」

太眞道人接口道：「師兄，他是師弟新友，請看在師弟面上，放他一次。」

張山峯道：「人各有志，勉强不得，神僧，道長，神尼，咱們就此覆命吧？」

靜風神尼道：「危教主是個天武奇才，咱們要為江湖武林造福，神僧，道長，咱們走吧。」

空空神僧玄玄道長向來對靜風神尼生敬，聽她如此說，只得作罷。

白道盟三大高手等人，同走而去。

危天龍目送白道盟人物走去，坐地閉目沉思，凌飛狐以為他受傷，欲啓口問他，他向她擺手，示意她不可說話。

黑白教羣雄不敢出聲，各人沉默無語。約過半個時辰，他方睜開雙眼。

凌飛狐關懷道：「你怎麼啦？」

危天龍道：「我在回想與三大高手比武經過，重思他們各人武功絕學。」

余耕農道：「教主，少林武功以陽剛為長，武當武學原是陰柔為優，何以神僧能化剛為柔？道長能化柔為剛？」

危天龍道：「武功臻高深化境，就能剛柔從心隨意。」

凌飛狐道：「萬世雄武功尤在三大高手之上，可以想知他已達最高深境界。」

郭大奇道：「三大高手武功，比大奇想像還要高深。」

李天生道：「如非親眼目睹，眞難相信教主還不敵他們。」

危天龍道：「武功之學，山比山高，天外有天，永無止境極峯。」

韋希凡道：「教主，日後你能勝三大高手麼？」

史華武道：「華武相信教主定能勝他們。」

危天龍道：「在理論方面，我已思出制勝三人之法。」

凌飛狐喜道：「什麼方法？」

危天龍道：「後發制人。」

韋希凡道：「從來只有先發制人，先下手為强，教主何以反其意而行？」

危天龍道：「後發制人有武學最高深哲理，要知人無論武學如何高深化境，武功如何神妙精巧，招式之中，攻守之間，收放之時，必有破綻，祇是破綻多少。高手雖有破綻，但甚少很小，而且一現即消，對手甚難目見，目見更難擊之。」

羣雄恭聽教主論武，個個定默入神，無限興味，大開眼界武境。

危天龍又道：「後發制人就是敵先發我後發，窺破綻而擊之。我在實踐方面，要鍛鍊目窺破綻，更要苦學擊中破綻。」

羣雄所知教主已有制勝三大高手之法，各人大喜振奮。

羣雄回到家莊，吃過飯後，各自回房休息。

危天龍凌飛狐在房裏相坐對談。她道：「天龍，你可知道萬飛鳳何以要殺死咱倆？」

危天龍道：「她視本教為為敵，當然要殺咱們。」

凌飛狐搖首道：「這非主要原因。」

危天龍道：「還有其他主因？」

凌飛狐道：「她妒我恨你。」

危天龍愕然道：「她妒恨咱倆？」

凌飛狐笑道：「她妒我是你妻子，恨你娶我成親。」

危天龍怔然道：「你是說？……」

凌飛狐道：「她對你鍾情，你不感知麼？」

危天龍搖首道：「不會吧，她見我只有兩次，話不過幾句，不可能……」

凌飛狐嬌笑道：「咱倆第一次相見……如今不是成為夫妻？」

危天龍笑道：「咱倆一見生情……」

凌飛狐嬌羞啐他道：「誰對你一見生情。」

危天龍道：「是我對你一見生情。」

凌飛狐道：「她對你也一見生情。」

危天龍道：「我對她無心無意。」

凌飛狐哼一聲道：「誰知道你是不是眞的。」

危天龍認眞道：「怎會不眞，我娶你就是最好證明。」

凌飛狐推他道：「誰要你認眞。」

危天龍笑了笑，道：「對你怎能不認眞。」

凌飛狐愛嬌道：「不准你認眞。」

危天龍捉她玉手道：「對她不能認眞，對你感情要認眞。」

凌飛狐噗哧笑道：「她對你可認眞得很。」

危天龍道：「我她站在敵對地位，她父親派她來殺我，不信她眞對我有情，全是你個人猜得而已。」

凌飛狐道：「不是猜想，而是感覺，也不止是感覺，還有事實可見知。」

危天龍道：「還有事實？」

凌飛狐道：「韋中副教說出我是你夫人，我見她臉色倏變。她殺我不惜兩敗傷亡，她殺你不顧生死，要和你同歸於盡。我還見她對你說話，……」

危天龍道：「她說恨我。」

凌飛狐道：「我說她妒我恨你，有沒有錯？」

危天龍道：「我以為她刁蠻任性，心狠手辣。」

凌飛狐道：「她對自己同是心狠手辣，你還不明白？」

危天龍道：「我已有明月，不再理滿天繁星。」

凌飛狐笑道：「她可不是星，也是月啊。」

危天龍笑道：「在我心目中，她是星，你是月。」

凌飛狐玉手輕輕打他道：「你口甜舌滑，我不聽。」

危天龍見愛妻夫人，神情美態，俊眸流盼，蜜聲甜音，輕嗔愛嬌，嫣笑嫵媚，無限動人迷人醉人，忍不住摟抱入懷伸咀而親。

這天，韋希凡飛步來報，說白道盟主萬世雄親來！

危天龍率衆出家莊，列陣立站。他吩咐羣雄，他不敵即羣鬥，務求自保。羣雄聽敵首親來，個個心跳緊張。

白道盟數十人拱擁盟主萬世雄，黑壓壓浩蕩而來，人陣威嚴，氣勢逼人。萬世雄身材高瘦，內穿武裝，外披肩衣，雙目電射，不怒生威，咀上留鬚，威風凜凜，神氣奪人，令人一見敬畏。

他左邊跟隨「神劍飛鳳」萬飛鳳，「百勝刀王」胡百刀，崑崙掌門孔從規，華山掌門陳先法，近日加入白道盟「玉面金鎗」伍浩清。右面跟從少林方丈空空神僧，武當掌門玄玄道長，峨嵋掌門靜風神尼，少林方圓大師，武當太眞道人，「百變千手」張山峯。後面還有白道盟各家各派，有名有聲衆多人物。精銳盡出，顯然要殺危天龍，毀滅黑白教！

萬世雄手指危天龍，聲音高傲道：「你就是危天龍？」

危天龍道：「正是。萬盟主親臨有何見教？」

萬世雄注目打量危天龍，點頭道：「你果然是個人物。危天龍，你向本盟主投降，饒你不死！」

危天龍道：「你我同屬江湖武林，彼此無深仇大恨，何以要殺我？」

萬世雄冷哼道：「廢話少說，本盟主最後一句話：你投不投降？」

危天龍傲然道：「我危天龍寧死也不降！」

正在此時，忽聽「拍拍」聲响，原來史華武飛身撲去伍浩清，伸手向他臉上打去，怒喝道：「你投盟靠敵，非痛打不可！」說罷，舉手又打！

又聲「拍拍」連聲，史華武眼前人影閃動，臉上已然紅腫一片，口中一甜，哇一聲吐出一口鮮血！

萬世雄出手打人，奇快無比，史華武這等名家高手，不必說擋避，竟然未見清來人！

萬世雄喝道：「本盟人物你竟敢打，再受本盟主一掌！」說完右手打出，史華武分明目見來掌，而且手擋身動，但不知何解，心胸竟中掌身倒，整個人飛出丈餘之外！

韋希凡、郭大奇、余耕農、李天生四人不約而同出手相救，筆刀棍拳齊向萬世雄全身打去，只聽得「哎唷」痛苦呻吟連，筆刀棍飛向天空，韋郭余李四人身上中掌，各人口中吐出鮮血！

韋希凡、郭大奇、史華武、余耕農、李天生五人，是當代江湖一等高手武林一流名家，萬世雄揮手之間，竟連傷五人，其人武功，當眞匪夷所思，莫測高深！

萬世雄冷笑道：「就憑你們這些粗淺功夫，竟敢與本盟主對抗，簡直有眼不識泰山！」

危天龍已知萬世雄武功蓋世，當今武林江湖無人能敵，現時眼見目睹，此人武功之高深，已然達臻高峯化境！

萬世雄手指危天龍，怒喝道：「你大言不慚，狂妄自大，目中無人，更又侮辱本盟主人格為人，不殺你實難消心中的氣恨！」

危天龍握劍在手，不聲不答，全神貫注對抗萬世雄。

萬世雄道：「聞聽你武功不俗，劍法非凡，本盟主就以劍與你交手，叫你死得心服閉目！」說罷，伸指向愛女劍鞘空彈，劍應聲脫鞘飛出，他右手一抄，已然接

劍在手，手法從容洒脫，巧妙如魔術！

萬世雄道：「本盟主讓你五招，發招吧！」

危天龍凝聚功勁手臂，挺劍中出一劍，左發一劍，右打一劍，上進一劍，下擊一劍，五招五式，正是「天龍五招式」劍法。

萬世雄見危天龍劍法專純，劍招自然天然，從心隨意，劍尖虛實不露，方向隱藏，攻守難測，武學已達高深境界，心暗激讚。不敢輕視大意，收斂心神，暗運功勁，挺劍中出一劍，上下一劍，左右一劍，五招五式，竟與危天龍一模一樣！

萬世雄所使劍招與危天龍相同，但威力大小高下立見：他劍夾風雷，聲響令人震耳欲聾，除幾位武學名家高手外，其他人個個兩手掩耳，方能減輕難受耳震。他劍風狂吹飛揚，叫人近者身倒，在場各人連退十步，方能定身站立！

萬世雄劍聲越來越響，就如轟雷霹靂，劍風越來越大，震盪得危天龍長劍東斜西歪，他外衣片片碎飛。情景使人驚心動魄，令人生畏恐懼！

兩人打鬥五十回合，萬世雄猛然大喝道：「撒劍！」危天龍手劍脫飛，在場衆人驚叫聲中，萬世雄左掌拍出，眼見危天龍要中掌身倒！

凌飛狐萬飛鳳同時飛出，一個以身體護擋危天龍，驚呼：「天龍！」一個將嬌軀迎擋萬世雄來掌，驚叫：「爹爹手下留情！」

萬世雄喝道：「鳳兒讓開，爲父非要殺他不可！」

萬飛鳳跺足撒嬌道：「爹，女兒不許你殺他！」

萬世雄詫異道：「何解？」

萬飛鳳道：「他與咱們無大恨深仇，何必殺他。」

萬世雄道：「此人現在不殺，必然後患無窮！」

萬飛鳳道：「難道不可以……」

萬世雄道：「日後能敗爲父之人，必是他！」

萬飛鳳道：「爹爹武功蓋世，他怎能敵你。」

萬世雄道：「他年輕，爲父年老。他潛力未盡，爲父已見高峯，時光利他不利爲父，如今不殺他，日後必殺爲父！」

萬飛鳳看望危天龍，急道：「你說日後不殺我父。」

危天龍道：「他我個人之間無怨無仇，祇是其志不同，何須你死我活。」

萬飛鳳喜道：「爹爹，你不殺他，他會向你歸投。」

危天龍道：「萬姑娘相救，我心中甚感。不過，我寧死不向你父歸投。」

萬世雄道：「當今江湖武林，天下英雄唯他與爲父。天無二日，一山難藏兩虎，我他雙雄不能並存！」

萬飛鳳急慌道：「爹爹，請看在女兒面，饒他一命！」

萬世雄眼望女兒道：「他和你非親非故，相反是對敵，怎可能助他？」

萬飛鳳粉臉一抹輕紅，忙道：「神僧道長神尼三位均說，他是個天武奇才，殺死他是武林損失，爹應爲江湖造福。」

萬世雄哼了一聲道：「他創黑白敎對抗爲父，現時不斬草除根，日後必春風吹又生……」

萬飛鳳跺足道：「爹爹……」

萬世雄道：「有他無爲父，有爲父無他，鳳兒讓開！」他左手挾制女兒，右手劍一抖，就要向危天龍刺去！

突然天空飄來一個聲音：「萬盟主高抬貴手！」聲至人到，一個白衣人影從天而降飛下！

一個白衣美人從天飛來，在場所有人目光向她凝視注望，有人目定口呆，有人內心狂跳，有人怔然若痴，有人似中魔迷，有人如在幻夢。年青男女，個個不約而同竟向他跪拜！

她年華三十，白衣飄飄，如仙若神，身貌儀容，比凌飛狐萬飛鳳兩個相加還要美。天下人間，除仙女女神，那有如此美極盡絕美人！

凌飛狐萬飛鳳目視眼前美人，感覺暗然失色，心想：天下第一美人，除她外誰人當配？凌飛狐輕推危天龍道：「你封我稱號，要讓給她。」

危天龍讓嘆道：「美人稱號說俗她，她是天上仙女女神！」

萬世雄棄劍抱拳，向她恭敬行禮道：「世雄向司徒夫人請安。」

衆人聽言，原來她是武林前任盟主司徒文光夫人，江湖號稱「仙劍女神」白飄烟。

司徒文光去世後，白飄烟從此隱居不出，年輕一輩武人大都不知其人，只有少數幾個曾聽她聲名，然而無人見過她。當年江湖武林五大青年高手追求她，包括司徒文光萬世雄人物。五人爲爭美交手多次，彼此互妒不和，論武功，司徒文光萬世雄不相伯仲，論人貌交情，司徒文光爲五人之冠，她終於下嫁他。她年輕英華，武功超凡，人美如仙女女神，又是司徒文光夫人，是以江湖武林所有人對她崇敬。

空空神僧、玄玄道長、靜風神尼等高人前輩，均向司徒夫人問好。

危天龍率領衆人向她行禮道：「黑白敎敎主危天龍，連同本敎敎人向司徒夫人請安。」

司徒夫人答禮道：「危敎主禮重。」

萬世雄道：「司徒夫人出來，世雄大喜意外，請問有何吩咐？」

司徒夫人道：「你現在爲白敎盟主，吩咐可不敢，小婦想你高抬貴手，不可殺害危敎主。」

萬世雄道：「司徒夫人要求，世雄本不敢違，不過他……」

司徒夫人道：「你們言談打鬥，小婦已聽見知明。萬盟主，外敵當前，中秋日三方會武，轉眼即至。危敎主武功爲當今拔萃人物，正好與你我，及神僧道長神尼共同對抗強敵，你如殺他等於斬斷手臂，削弱我中土武林實力，今要三思而行。」

萬世雄道：「他創敎對抗本盟，分裂江湖武林，同是削弱我中土武林實力。」

危天龍道：「眞正分裂江湖武林者，正是閣下你。」

萬世雄大怒道：「你胡說八道，無中生有！」

司徒夫人道：「當今江湖武林有多他一人，正是如虎添翼，爲禍爲福全在你殺他與否。」

萬世雄道：「自古道：先安內然後對外，內患不除，何能全力對抗外敵？」

司徒夫人道：「對於你個人私心觀點而言，他可能是禍患，但在江湖武林來說，他會有造福貢獻。」

萬世雄不悅道：「世雄難明不解，司徒夫人何以偏護他？」

司徒夫人道：「小婦決非偏護，而是爲江湖武林進言。你如認爲是個人之見，請神僧道長神尼三人評說，小婦所言是否有理屬實？」

空空神僧玄玄道長對望一眼，同看萬世雄，沒有出聲。靜風神尼開口道：「司徒夫人所說有理屬實，老尼完全同意。」

萬世雄怒目睜瞪靜風神尼道：「靜風神尼，你反對本盟主？」

靜風神尼道：「老尼不敢，祇是不同意你所言。」

司徒夫人道：「萬盟主，小婦有幾句逆耳之言，你可願意聽？」

萬世雄道：「司徒夫人請說。」

司徒夫人道：「你是白道盟主，武功蓋世無敵，應要造福江湖，貢獻武林，方無負你聲名。我中土武林正受兩大強敵挑戰，你不可從個人出發，以私心爲中心，應看江湖武林大局……」

萬世雄臉上變色，大聲道：「司徒夫人敎訓世雄？」

司徒夫人道：「不敢，忠言逆耳，苦口良藥，請你自决。」

萬世雄道：「世雄看在司徒夫人貴面，這次暫饒他。不過聲言：只是一次！」說完，擧手一揮，命令道：「回去！」

萬世雄首先走去，萬飛鳳回眸一瞟危天龍，跟隨其父而去。神僧道長神尼三人，以及白道盟衆人隨後而行。

危天龍抱拳行禮道：「多謝司徒夫人相救。」

司徒夫人道：「危敎主，小婦深知萬盟主爲人，他不殺你決不罷休，今後請多小心。」

危天龍道：「司徒夫人關心，天龍內心銘感。」

司徒夫人道：「望你加倍苦研武功，來日共同對抗外敵，日後能敵萬盟主。」說完，身影閃動，已然如飛而去。

司徒夫人來匆匆，去匆匆，危天龍心生惆悵。

凌飛狐道：「大幸司徒夫人來救，她眞是觀音菩薩，救難救命。」

韋希凡，郭大奇，史華武，余耕農，李天生五人雖曾吐血，但因萬世雄出手不重，體內只是輕傷，各人經過靜坐運動治療，又服下內傷靈丹，已然身無損害。

黑白敎羣險雄過萬世雄生死關門，現想還在心寒胆震。敎主化凶爲吉，死裏逃生，各人如今還在冒汗心驚。

韋希凡道：「敎主，萬世雄武功，可是達到最高深境界？」

危天龍道：「雖非最高深，但已達到高峯化境。」

凌飛狐道：「他武功可有破綻？」

危天龍道：「他武功還有破綻，但一閃即逝，我幾乎不見。」

郭大奇道：「敎主可能想出一個制破之法？」

危天龍道：「當世不論何人，就是高人宗師，武功必有破綻，必存缺點，必有弱點。萬世雄破綻難擊，但可窺其缺弱而擊之。在理論方面而言，我想出制破他之法，就是：以弱勝強。但實踐能否達到理論所求，在於我武功何深何高，要能功勁深武招高，就可制破勝他。」

凌飛狐回到房裏，對危天龍道：「萬飛鳳對你鍾情，你現在可相信？」

危天龍道：「你是說她阻父救我？」

凌飛狐道：「還不够證明？」

危天龍道：「你聽她說，她救我理由和司徒夫人一樣。」

凌飛狐道：「她如非對你鍾情，她決不會救你。她怎能與司徒夫人相比？」

危天龍笑道：「你可在呷醋？」

凌飛狐啐他道：「誰呷醋，不過爲證明我說對，同時你不可對她用情。……」

危天龍含笑道：「我情全盡給你，何有餘情對她？」

凌飛狐道：「多謝你，我夫郎君。」

危天龍捉住她摟在懷裏，帶笑道：「我妻夫人要言謝，要你香唇親爲夫咀。」

凌飛狐嬌羞道：「你壞，我不依。那像敎主英雄？」

危天龍笑道：「我是個不像敎主之敎主，又是個英雄難過美人關之英雄。」

凌飛狐道：「有件事要告訴你。」

危天龍道：「何事請說。」

凌飛狐道：「韋中副敎，郭左副敎，史左護敎三人大喜之事。」

危天龍道：「大喜之事？」

凌飛狐道：「他們三人鍾情敎目三姊妹。」

危天龍說道：「當眞事？何以我不知的？」

凌飛狐伸玉指點他頭額道：「你呀，武事天才，敎事精明，私事糊塗。本敎除你外，無人不知。」

危天龍問道：「她們對三人如何？」

凌飛狐道：「芳心暗許。」

危天龍道：「誰配誰？」

凌飛狐道：「文秀配中副敎，玉珠配左副敎，小嬌配左護使。」

危天龍道：「咱倆主辦他們聯婚成親，可好？」

凌飛狐道：「明天開始主辦這件大喜事。」

危天龍凌飛狐主辦，韋希凡與蘇文秀，郭大奇與蘇玉珠，史華武與蘇小嬌三對聯婚成親，一番喜慶熱鬧，不必細說。

後發制人　三方會武

中土武林，東洋太陽會，西域天池派三方，中秋之日在泰山會武。距離此日只有數天，危天龍吩咐余耕農留在家莊主持敎事，他率領凌飛狐，韋希凡，郭大奇，史華武，李天生行赴泰山。

湘省湘江到魯省泰山，要多日行程，危天龍等人馬行舟載，不日臨近魯境。在魯鎮客店，意外碰見少林空空神僧，方圓大師，武當玄靜道長太眞道人，及靜風神

尼張山峯六人，原來他們相約聯袂赴泰山，萬世雄早已率先在泰山主辦會武要事。

危天龍邀請六人同抬吃過早飯，然後聯袂行赴泰山。黑白敎各人棄馬不騎，和六人一同步行。

空空神僧道：「危天龍，別後多日，武功想必加深倍高。」

危天龍道：「微有寸進。」

玄玄道長道：「你料與老道交手，現需多少招方能勝你？」

危天龍道：「天龍很想向三位論武求敎，可是大敵當前，咱們日後再交手。」

空空神僧道：「聽你口氣，你似自信可敵不敗？」

危天龍道：「不瞞神僧，天龍確實自信可敵不敗。」

玄玄道長訝然道：「你眞能可敵不敗？只是小別多日，老道不信你武功如此神進。」

危天龍道：「請恕天龍狂妄。」

空空神僧問道：「咱們再打一場，如何？」

玄玄道長道：「這裏是野地，正好論武交手。」

危天龍道：「咱們正要留全力對抗外敵，日後大多機會論武研功。」

靜風神尼同想見識危天龍武功神進達何高深，她道：「危敎主，咱們論武研功，點到即止，非但無損害，反而共同增進受益。」

危天龍道：「神尼所言，天龍必定聽從。」

雙方羣雄停步，各自分開站立。危天龍取劍在手，他道：「三位誰先指敎？」

靜風神尼道：「老尼打第一場。」

危天龍凝神推劍，恭敬道：「請神尼出招。」

靜風神尼手抖拂掃，掃毛撒開每根一個穴位，分向危天龍全身上下左右襲來。

危天龍全神注視，已然目見對方招式破綻，手劍隨眼飛動，劍尖吐出，正是靜風神尼破綻所在。

靜風神尼大吃一驚，拂掃回收，身形微側，拂掃從旁進招，分擊要害穴脈。

危天龍目跟拂掃而動，對方出手進招，又見破綻，劍尖隨即刺去。

靜風神尼不禁打個冷噤，感覺危天龍劍尖如魔如鬼，盡向自己破綻擊刺，對方神料全知自己武招。她步身倏退，隨即突前進招，抖動拂掃，一口氣連發十二招。

靜風神尼這十二招快如閃電，危天龍只能目見對方六個破綻，長劍吐放！齊向六個破綻點去。

靜風神尼感見危天龍來劍，盡是自己破綻所在，臉上不由變白，冷汗湧出，身避步閃，拂掃守擋，祇能躲過對方五劍招，第六個破綻被點而中，危天龍招中即收，劍尖划破外衣而無傷皮肉。

靜風神尼那料自己會敗，而且敗得如此狼狽。她生平除敗給萬世雄外，這是第二次敗負。她敗而不喪，反爲危天龍勝而喜，祝賀道：「危敎主武功神進，老尼敗得佩服。」

空空神僧玄玄道長同感驚震，兩人那想危天龍武功神進如此，別後不到一月竟能打敗神尼，這種武學天才，天下僅有。

玄玄道長手握精劍，向危天龍道：「老道領敎你精武神功。」

危天龍道：「請道長進招。」

玄玄道長精劍吐出，劍尖帶起劍圈，一個個向危天龍當頭籠罩下來。

危天龍不理會劍圈，目注他發劍出招，果然對方破綻巳見，長劍連點，向破綻點刺。

玄玄道長見過危天龍和神尼交手，知他還招厲害，是以連發數劍只是虛招，待對方還招，精劍一收一放，打出三招，每招全是實招。

危天龍目光一瞥，對方三招之中，前兩招破綻一現即消，後一招破綻明顯，劍隨心意發動，劍尖指向這個破綻。

玄玄道長心寒驚駭，感覺對方來劍是自己劍招破綻所在。他精劍回收，擋開來劍，劍尖順勢挺進，手揮抖動，連打出七招，三招虛招，四招實招。

危天龍冷靜沉定，目睹虛招不理，窺見實招破綻揮劍即刺。

玄玄道長心驚胆震，步走身飛，回劍防擋，肩頭仍然中劍輕傷，連忙縱跌後退而立，臉上忽紅忽白，神情驚疑不定，他道：「你近日得到武書秘笈絕學？」

危天龍道：「天龍武功，全是自學獨研，潛思新創。」

玄玄道長嘆道：「老道完全心服。」

空空神僧是當世武學宗師大家，從神尼道長所敗，見知危天龍武功神精所在，於是還招反擊。他出場與危天龍交手，不先出手發招，只是防守閃避，任由對方進攻。

危天龍武功「後發制人」神精所在，是：敵不動，我不動，敵先動，我後動，後發先至。進則虛，還則實，窺破綻而擊之。

空空神僧首先忍耐不住，出手發招，先是虛招試探，繼後實招連發，手足並用，左拳右掌，一口氣打出十二招！

危天龍目注空空神僧來招而動，同時連見對方五個破綻，雙手拳掌進擊五招。

空空神僧運動全力功勁，雙手揮擋，方能震開危天龍來招，但巳然險象環生，狼狽萬分。他不敢再出手發招，又是防守閃避，間中打出虛招。

這時雙方虛招游鬥，兩人既比武功，去比智謀，更比忍力耐性，五十回合後，還是空空神僧不能忍耐，大喝一聲，連發實招，雙足連環踢出六招，雙手拳掌進打十二招，先後共十八招！

危天龍武功「後發制人」絕學，最厲害所在是：對方發招越多，破綻越多，功勁越猛，破綻越大。空空神僧手足打出十八招，危天龍目見十個破綻，雙手隨即點打進擊十個破綻。

空空神僧力能擋避危天龍八招，最後兩個破綻中招，雖然他功力深厚，加上對方功勁未盡全力，他中拳掌而無傷，但巳是慘然而敗。

空空神僧心灰意冷，傲氣全消，黯然道：「你精武神功，老僧不敵敗負。」

黑白敎各人見敎主武功只過半月，現竟連敗當世三大高手，不禁雀躍振奮！

靜風神尼道：「危敎主這身精武神功，正好對抗外來強敵。」

空空神僧玄玄道長，雖然一個剛烈自負，一個目空江湖傲視武林，然而心胸並非狹窄，他倆敗而不怒，在行途中與危天龍有說有笑，論武研功，十分相投。

危天龍神僧老道神尼等人物，到達泰山頂峯，只見天台四週黑壓，盡是人頭身影，不下五六百人，站立下坐，各佔其半，喧嘩人聲，雜亂言語，震動山峯。

泰山頂峯天台，天然而生，空地廣闊，地生青草，只有四週石柱是人工所成。中土武林，東洋太陽會，西域天池派三方會武，就在天台空地交手。

天台北方，橫掛一幅絲緞長布，斗大寫上「三方會武」四個大字。北東西三方，各擺放十數張木椅，現時全空無人坐。

白道盟主萬世雄步出天台中央，只見他屹立如山，神威凜凜，顧盼自豪，四週頓時響起人聲掌聲，他伸手連揮，示意人羣止聲，然後道：「今天，我中土武林面臨榮辱生死關頭，萬某人，司徒夫人，空空神僧，玄玄道長，靜風神尼，危天龍六人，誓爲聲譽而戰，保衞聲譽而死！」四週人羣又響起人聲掌聲。

萬世雄又道：「請司徒夫人，空空神僧，玄玄道長，靜風神尼，危天龍五位入座。」

在四週震天掌聲人聲中，五人先後步出來，在北方各自下坐。萬世雄坐在爲首中央，有人飛步奔來稟報，東洋太陽會與西域天池派，分從東西路上山。四週人羣聽言，議論之聲響遍山峯。

正在此時，東西方傳來陣陣怪聲長笑，各方飛來三條人影，一閃即至，身形之快，不能形容。

六個人站立空地，東方三個胖而矮，手足短小，相貌十分相似，所不同分別在年紀。西方三個高而瘦，年分靑壯中，身形大同小異，但模樣衣裝却不同，一個是蒙古人，一個是吐蕃人，另一位碧眼高鼻，一望而知是北方外國異族人物。

萬世雄向三矮者道：「三位可是東洋太陽會人物？」

年輕矮者冷傲道：「明知故問，廢話多餘。」

三個矮者相貌言語，與中土人物接近相同。

萬世雄道：「三位尊姓大名？名位如何？」

壯年矮者眼望天空道：「咱們是三兄弟，田大郎，田二郎，田三郎，同是太陽會會主徒弟。」

萬世雄道：「令師何以不來？」

中年矮者田大郎聲怪大笑，高傲道：「咱們師父說，中土武林乃爛泥散沙，無須他親來，咱們三兄弟力足有餘。」

萬世雄心中大怒，但沒有發作出來，他轉過身去，眼望三個高者道：「三位西域天池派人物，請說出姓名名位。」

年輕高者蒙古人口音生硬說道：「我們三人，同是天池派掌門弟子。」

壯年高者吐蕃人用華語道：「我叫布拉格。」指着年輕那個道：「他叫木浩特，是我師弟。」又指壯年高者道：「他叫古利夫，是我們大師兄。」

萬世雄道：「貴派掌門不來？」

中年高者古利夫怪笑道：「我派掌門師父說，中土武林武功華而不實，中看不中用，招式全贏，打鬥全輸。我們三師兄弟，可以橫掃中土武林，打得你們落花流水。」

古利夫自說自笑，兩個師弟同聲怪笑，東方三個矮者同時拊聲大笑。

四週中土武林人物見六人目空一切，高傲無人，已然怒氣光火，更聽他們輕視中土武林，辱侮中土武功，人羣個個破口大罵，噓聲叱喝！

東洋太陽會與西域天池派，今次同約有備而來，兩方會主掌門沒有親來，但來者同是會派一等一流高手，更是英年當打人物，估計已能穩勝無敗。當年兩方曾向中土武林挑戰，由於當時不知中土武功高深，是以定約在北境地方，三方各派一人會武。中土武林前任盟主司徒文光赴約應戰，力敗重傷而歸，兩方知明中土武功實力，近年得知中土武林武功日退，高手凋零，是以兩方各派三人親來挑戰，深知此次足踏中土而來，必能橫掃中土武林。

田太郎笑對天池派三師兄弟道：「三位兄弟，咱們比賽論勝如何？」

古利夫道：「如何論勝？咱們比武交手？」

田大郎道：「你我雙方，今次是向中土武林挑戰以來，咱們日後另約會武，我說比賽論勝，是看誰方殺人最多，誰方就得勝。」

古利夫道：「很好很好，我們各顯武功，讓中土武人開開眼界。」

靜風神尼起座步出，怒聲道：「你們一方侮辱我中土武林爛泥散沙，一方輕視我中土武功中看不中用，老尼首先應戰，那位出來動手？」

太陽會田三郎道：「我打第一場。」

田太郎田二郎在東面木椅坐下來，古利夫師兄弟步向西方，各自下坐！

田氏三兄弟同是腰掛長刀，田三郎抽出長刀，刀又大又長，名叫東洋刀，他傲然道：「老尼姑，看你這把年紀，讓你先打我。」

靜風神尼聽他出口無尊，心中氣怒，抖動拂掃，掃毛筆直，分向對方大穴死脈點去！

田三郎冷笑一聲，身形迫進，雙手握刀，猛然橫劈，刀招砍打拂掃，刀式切斬腰身，力大勢兇，鋒銳不可擋。靜風神尼不敢擋架，飛身躍高避躲，他翻手拖刀，從下往上猛抖，她腰身一伸一挺，巳然斜飛出去，他踏步進攻，挺刀交錯揮動，唰唰唰唰，接連六刀，刀招雄猛無比，狠毒狠辣！

靜風神尼出手巳處被動下風，她一連幾個步走身退，消解對方東洋刀，突然全身飛高，足上頭下，拂掃散開，當空罩襲下來！

田三郎拖刀舞動，刀鋒削斬拂掃，只聽「絲絲」聲響，掃毛根根碎斷，靜風神尼手中只是一段木棍。

靜風神尼提木棍進擊，直取田三郎咽喉，他舉刀迎擋，木棍斷開爲二。

靜風神尼雙手一抄，接住兩截木棍，隨即甩放，兩截木棍便如飛般擊向田三郎雙目。

田三郎身沉頭低，避過雙截木棍，同

時刀招連出，交錯向靜風神尼全身上下揮斬！

靜風神尼手無拂掃，雙手巳空，她不慌不忙，使出空手入白刃武招，向田三郎奪刀點穴，拳擊掌打。

田三郎大喝聲中，東洋刀拖割揮斬，一口氣連打二三十招，刀法威猛厲害，刀招狠毒狠辣，靜風神尼一個閃避不及，肩臂中刀，鮮血湧流。

靜風神尼突起右足，踢飛東洋刀，田三郎左手抄接，竟然捉住來足。她左腳飛打，他右手抄接，又捉住來腳。她雙腳被捉，急忙一挺腰身，雙手成指，取點對方雙眼！

田三郎將頭後仰，雙手仍然捉住對方雙腳，猛力左右外拉，竟要硬生撕開靜風神尼！

靜風神尼雙手化掌，齊斬田三郎頭頸，他避無可避，眼看他要中掌頸斷，她雙腿要被撕開兩段，出現兩傷俱死慘事。說時遲那時快，在這電光火閃，千鈞一髮間，他放開雙腳，雙手往下迎托，硬碰對方來掌，同時右腳飛出，猛踢她心胸。靜風神尼躲避不得，心胸巳中一腳，全身飛跌倒地，口中狂噴鮮血，身體抖動幾下，竟目閉氣絕。

四週人羣目睹驚心動魄生死搏鬥，個個心生恐懼，一時無人出聲，全場死寂。

靜風神尼是中土武林當世三大高手之一，竟當場命喪在田三郎手上，太陽會武功之高强，巳然見知。

太陽會武功狠毒狠辣，武招單簡實用，東洋刀只有交錯揮斬，削砍劏劈，却招招厲害要命！

西域天池三師弟，蒙古人木浩特起身出來，笑道：「太陽會武功果然厲害高强，我也要殺一人三位看看！」

田三郎拾回東洋刀，滿臉得意回座而坐！

玄玄道長手提精劍，步出來道：「老道會會天池派武功。」

木浩特從腰取出刄器，原來是一柄勾劍，劍身彎曲，劍咀開叉為三尖，中尖鋒銳，左右兩尖捲勾，模樣甚是怪奇，他傲然道：「老道士，讓你先打我。」

玄玄道長虛打一劍，木浩特突倒立全身，脚上頭下。左手撑地，右手勾劍擋住來劍，上面雙脚交錯猛向對方頭部扭絞！

玄玄道長後退幾步，避過來脚，木浩特緊逼而進，雙脚連環踢出，玄玄道長揮劍橫斬對方雙足，木浩特雙足下縮，翻身而立，勾劍進刺，直取下陰！

木浩特這種邪怪奇異武功，中土武林無人曾見，羣雄同感震驚，頓時响起一陣哄喧人聲。

玄玄道長抖動精劍，打出一個個劍圈，當空向敵方罩來，木浩特冷笑一聲，他揮舞勾劍，向劍圈交錯划去，劍圈隨即消散，勾劍左尖勾住精劍，玄玄道長大驚，急忙回手收劍，同時運功勁將勾劍吸過來，木浩特不收而放，並且加勁將勾劍推來，玄玄道長本想手奪來劍，但勾劍來勢兇猛，連忙將精劍往右猛揮，心要震脫勾劍，誰知木浩特同樣將勾劍往同方向猛送，同時身隨劍動，連人同劍飛去，衝力反把精劍帶走。

玄玄道長想要奪回精劍，但巳來不及，木浩特勾劍拔動，精劍竟然折斷。

玄玄道長猛吸口氣，大喝一聲，雙掌運足功勁打去。木浩特左掌拍來，兩股掌風衝激，發出「蓬」然聲响，各自身步後退，木浩特左掌吐放，又拍出一掌，玄玄道長雙掌推打，雙方手掌硬碰，又是「蓬」一聲响，木浩特右手勾劍突脫手飛出，直向對方心胸刺來，玄玄道長雙掌被敵方左掌吸住，一時抽收不開，身體閃避不及，心胸巳然中劍，痛叫一聲跌倒在地。只見他心胸鮮血湧出，轉眼間巳然身亡。

天台四週人羣，响起一陣驚叫聲與怒罵聲，聲語久久不止。

木浩特得意洋洋，目瞧太陽會三兄弟道：「我天池派武功如何？」

田大郎點頭道：「果然厲害，果然高强。」

田二郎提東洋刀而出，面向北方道：「你們，誰敢與我決一死戰。」

空空神僧步出，雙手拏一串唸珠，這是他獨有武器，唸珠玄鐵精鋼煉成，可擋刀劍，他與人交手甚少用武器，多年來還是第一次。

田二郎橫刀定立，輕笑道：「老和尚，看你一把年紀，我就讓你一招。」

空空神僧說聲「阿彌陀佛」，右手一揮，唸珠當空向敵方套來。田二郎東洋刀挺舉，硬砍唸珠，空空神僧將唸珠交錯揮動，巳然纏住來刀，順勢猛力斜摔，想要把來刀打脫。田二郎突將刀脫手甩飛，大出空空神僧意料，右手拏不住唸珠，東洋刀和唸珠同時脫手飛去。

田二郎雙手成拳，打出兩拳。空空神僧同是雙手化拳，拳出兩招。兩手四拳撞激，反聽「砰」然巨响，雙方身退半步。田二郎雙拳化掌，猛拍出去，空空神僧同樣雙拳成掌，直推過來。四掌硬碰，「拍」一聲一响，兩人步身微幌，四掌竟然緊貼不開。田二郎雙手化掌為指，猛向對方掌心點去，空空神僧變指不及，化拳又太遲，雙手巳被點中，只見他掌心各自冒出一條血絲！

田二郎得勢不讓人，他雙手拳掌連環打出。空空神僧雙手受傷，不敢硬碰，步身左閃右避，躲開來招，田二郎掌拳交錯，呼呼聲响，一口氣打出二十招。空空神僧避閃十八招，最後兩招躲開不及，只得雙手硬撞相碰，但聽「砰拍」連聲，他雙手隨聲折斷。

田二郎揮動拳掌，閃電拍擊十招，空空神僧身中數招，口中狂噴鮮血，倒地而死。

太陽會與天池派武功，一方狠毒狠辣，一方邪怪奇異，兩方厲害高强相同，尤其相同的是：出手動武，勝敗轉眼決定，生死很快即見。

中土武林一方連打三場，三場負敗，而且在時辰之內，當世三大高手先後死亡，四週中土羣雄親眼目睹，個個心寒胆裂，無不驚慌恐懼。

危天龍自始至終全神貫注三方生死搏鬥，對於强敵兩方武功招式，巳然見知，他握劍步出，朗聲道：「我來與你們比武交手，誰出來？」

天池派吐蕃人布拉格走出來，冷笑道



：「青年人，你太年輕，絕不是我們敵手，還是退下去吧。」

危天龍道：「我指名向你挑戰，你不敢應戰？」

布拉格怒道：「你不怕死，我就成全你。」

危天龍故意激怒敵方，冷笑道：「你年紀比我大，我就讓你一招吧。」

布拉格怒聲怪叫，取出兵器，同是一把勾劍，他勾劍向對方頭頸揮來，危天龍沉步矮身，輕易避過勾劍，布拉格抖劍斜削，危天龍身步斜側，從容閃開。布拉格抖劍揮勾長劍，危天龍知勾劍厲害，不敢與勾劍鋒尖擊碰，長劍貼住對方劍背，劍鋒滑刺對方手腕，布拉格驀然全身倒地，揮舞勾劍滾來。危天龍對於這類似中土「地堂刀」武招，一個步走身動，巳然化解來招，那知布拉格倏地全身彈起，圍繞危天龍上下左右旋轉，而且越轉越快，越旋越速，旁人看來，只見一團形影，不見人身。

危天龍想知對方這古怪武功，目的是令人頭暈目眩，乘機出劍進擊。他抖劍上下左右揮動，全身定立不轉，任由敵人旋轉，布拉格游到對方身後，挺劍就刺，危天龍早巳料知，他驀然全身躍飛，一個倒轉縱到敵方身後，伸劍刺去。

布拉格那想危天龍以其人之法還治其人之招，當下不敢大意輕敵，使出西域天池派武功絕學，只見他劍法邪怪奇異，武招變化百出，出人意想，不可思議。

危天龍對付西域天池派武功，想出一個抗敵方法，就是：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他全然不理敵人的邪怪奇異，對於來招武式、虛式視若無睹，實招劍擋身走，他展開「天龍五招式」劍法，中出一劍，左右一劍，上下一劍，既能護身防守，又能攻敵進擊，巳然立於不敗之地，由於布拉格武功劍法邪怪奇異，危天龍一時難窺敵方破綻而擊之，更難見對方缺弱所在，因而不能勝敵！

布拉格邪怪奇異武功劍法，對於危天龍全然失效，無奈他何，難傷他身，是以兩人激鬥一百回合，仍然平手相當，難分勝負！

古刹夫喝道：「布拉格，你暫且先退回來吧。」

布拉格聞聲聽令，收劍身退，回位而坐！

中土武林出戰四場，三敗一和。羣雄目睹危天龍力戰不敗，同感振奮，不約而同吶喊助威，喝采叫好，掌聲轟雷歡迎他回座。

危天龍對司徒夫人道：「司徒夫人，聽聞你學成武林絕世輕功『天縱飄行』，只要不讓敵人埋身纏鬥，憑你這身法輕功足可不敗。」

危天龍言含兩意，一方面讚她輕功身法，另方面暗示對付敵人之法，司徒夫人當然明白，她道：「危教主點出抗敵之法，小婦甚感。」

危天龍道：「不敢不敢。」

太陽會大師兄田大郎出場，他威風凜凜，目光向北方掃來，大聲道：「你們，誰出來送死？」

司徒夫人提劍步出，白衣飄飄，如仙若神，田大郎目定口呆，驚讚道：「世間竟有如此美人，美人兒，我不忍殺你，你退下吧。」

司徒夫人嬌叱道：「廢話少說，進招吧！」

田大郎雙眼賊溜溜向她上下注視，笑嘻嘻道：「你這張臉太美，讓我摸一摸。」說着，伸手摸來。

司徒夫人揮劍斬去，田大郎連忙縮手，但劍來太快，他手收雖快，指尖仍被斬中，鮮血冒出，他氣得哇哇怪叫，揮動東洋刀，從上而下向她劈來！

司徒夫人展開劍法，只見她劍法隨意從心，自由揮洒，劍招天然而生，自然而成，劍術果眞如仙，比萬飛鳳凌飛狐更高深一籌。同時使出「天縱飄行」絕世身法輕功，但見她步法左右前後走動，身形上下凌空飛旋，確眞如天縱飄行，其姿態之美妙，步法之神奇，身影之飛飄，又眞如仙女女神。

田大郎不論功勁，武招，刀法，都遠在兩個弟弟之上，武功比司徒夫人更高深更强，她決難打敗勝他。但他遇着她這獨步千古「天縱飄行」，當眞無可奈何。他多次欺身進逼發招，埋身糾纏攻打，總難近她身，連她衣衫也拈不着。因此，兩人打鬥一百多招，不分勝敗，平手和局，各自收步退身。

中土四週羣雄衆聲向司徒夫人喝采叫好，响起轟雷掌聲歡迎她。

天池派古刹夫出場，他右手同是一把勾劍，左手指萬世雄道：「聽說你是中土武林第一人，武功蓋世無敵，我要見識見識。」

萬世雄起座而出，他手上寶劍，精光四射，多年以來，他今日第一次使用。他走出場，四週人羣頓時人聲哄動，中土武林一方，三敗二和，這是最後第六場，他勝敗生死，關係中土武林榮辱聲譽，是以羣雄個個緊張心跳，心情沉重。萬世雄道：「你是客，我是主，讓你先發招。」

古刹夫一個旋轉，全身滾動，突然打出一劍，刺向心胸。萬世雄揮劍挺進，劍貼勾劍，順勢斜削，叮噹一聲，勾劍左尖應聲斷落。古刹夫一驚，知對方是柄寶劍，連忙收劍。萬世雄寶劍翻捲，同是斜削，勾劍右尖又折斷。古刹夫勾劍三尖，只剩有中尖！

古刹夫勾劍被削斷，並不慌急，他運功勁揮勾劍，萬世雄舉劍抵擋，只聽噹噹連聲，雙劍碰撞，火花四射，萬世雄以為勾劍必斷，望去非但完好無缺，反而震得自己手腕一陣酸痲，敵方功勁之深厚，令他心暗震驚！

古刹夫初遇勁敵，當下使出天池派武功絕學劍法，只見他武功之邪，劍法之怪，招式之奇，身步之異，簡直匪夷所思。他兩個師弟武功，已然邪怪驚人，奇異無比，而他更是邪怪奇異：他忽然倒立，忽然旋轉，步法橫空穿竄，身法上下亂動，令人眼花頭暈，眩目亂心。他劍法招式，倏而斜橫，倏而曲折，倏而彎轉，在場羣人前所未見，中土武學全然所無。

萬世雄心神專一，眼意貫注，展開他生平絕學，獨步江湖武林「風雷劍法」，只見他劍出像火光，劍招若閃電，劍氣似飛爆，劍聲如風雷，風响雷鳴，震山撼谷，四週人羣耳聾心跳，痛苦難受，個個或以雙手掩耳，或以布物塞耳！

泰山天台中央空地，萬世雄古刹夫二人身影交錯，劍光飛舞，各展生平所學，打得石破天驚，天昏地暗，天日變色！

在激鬥中，萬世雄突然左掌指出，古刹夫左拳還打，拳掌相撞，各不相讓。

萬世雄左足飛踢，古刹夫左脚迎擋，足脚相碰，各自後退。古刹夫右脚勾剷，踢向對方右腕。萬世雄閃避微慢，竟然右手中脚，寶劍脫手飛去！

古刹夫大喜之際，萬世雄突飛起左脚，古刹夫身向右閃，萬世雄右掌驀從左足下打出，這掌突然而發，出人意料，古刹夫躲避不及，手擋劍擊已遲，心胸中掌，步身後退。

萬世雄有意右手中脚劍脫，故行險着，果能制敵而勝，打中古刹夫一掌。

中土羣雄見知萬世雄打勝，頓時响起震動山谷拍掌聲與歡呼聲，久久方停止。

古刹夫心胸中掌，雖然蓄聚功勁心胸，並無受傷吐血，但內裏仍然一陣翻騰，久久說不出話來。經過一陣調息，方能開口道：「你僥倖勝我一招，全是用計行險，勝之不武！」

萬世雄冷笑道：「你我勝敗已憑武功決定，何用多說！」

田大郎道：「我方兩勝一和，天池派一勝一和一敗，你們中土武林一勝兩和三敗，而且三人死亡，還是我們兩方勝你們敗。」

古刹夫道：「你們中土武林精銳盡出，我們兩方只是半力而來，優劣長短已然知明。」

田大郎道：「今日三方會武，暫且結束，日後我會會主，他派掌門，聯袂親來中土，橫掃你們中土武人！」

古刹夫道：「日後我們兩方盡出神銳，非要打得你們中土落花流水不可！」

田大郎道：「我們兩方會主掌門，日後親來中土，要領導你們中土武林，統治你們江湖！」

古刹夫道：「三位田兄，我們各自回去，就此別過，他日再來中土。」說完，他向兩個師弟招呼，三條人影閃動，朝西方飛奔下山而去。

田大郎對兩個弟弟揮手，三兄弟施展輕功，向東方縱躍下山而去。

×　×　×

天台空地，空空神僧，玄玄道長，靜風神尼三具屍體在目，四週羣雄個個嘆息落淚，黯然神傷。萬世雄命令徒弟將三位屍首埋葬，地點在天台北方附近。

萬世雄高聲道：「今日三方會武，我方代表人各盡全力死戰，僥倖不負諸位期望，司徒夫人危天龍不敗能和，萬某人險勝一場，幸能保衞中土武林聲譽。」

羣雄熱烈拍掌，响起一陣歡呼。

萬世雄道：「空空神僧，玄玄道長，靜風神尼，三位爲中土武林聲譽戰死，我們表示敬悼，大家請起立，向他們禮拜致敬！」

四週羣雄個個肅立，面向北方，目朝新墳，三拜致敬。

萬世雄大聲道：「强敵兩方今次半力而來，我方已然戰敗人亡，日後敵方會主掌門精銳全盡而出，我們必難抗敵。爲保衞中土武林，我方首先將必要團結統一，然後再謀抗敵之法。」

羣雄目視傾聽，無人出聲說話。

萬世雄道：「我方中土武林，正面臨榮辱生死關頭，竟有人要將江湖武林分裂，圖想天下二分，創教聯帮對抗白道盟，並與萬某人敵對。此人正是『天龍神君』黑白教主危天龍！」

萬世雄利用江湖武林羣雄齊集泰山機會，說服天下好漢英雄心歸向他，參加他所領導統治白道盟，想望當衆除去危天龍，毀滅黑白教。

危天龍不急忙出聲說話，靜聽萬世雄發言。

萬世雄又道：「我萬某人決不容許危天龍天下二分，分裂江湖武林，諸位以爲如何？」

白道盟人物齊聲附和，黑道人物衆聲反對，各家各派人物，大多無聲無言，表示中立。

萬世雄道：「我萬某人爲江湖武林造福，不想殺害危天龍，不願毀滅黑白教，只要他肯歸投，黑白教參加白道盟。諸位，請聽危天龍有何話說？」

危天龍步出中央，朗聲道：「危天龍之志，黑白教抱負目的，已然傳遍江湖武林，諸位已有聽聞。萬盟主與我志不同，是以不向他歸投，不參加白道盟。萬盟主認爲白道是正，黑道是邪，白道人物是善，黑道人物是惡。我以爲黑白同道，其道是正是邪，不在道，而在人，其人是善是惡，不但聽其言而要觀其行。萬盟主所說團結統一，就是先安內然後對外；所謂先安內然後對外，實是排除異己，殺害他人，要黑道人物向他投降，各家各派人物對他服從，天下好漢英雄歸他領導，江湖武林全在他一人統治。對於反對他不滿他不敬他者，視爲敵對敵人。我危天龍，主張不分家派，黑白同道，江湖團結，武林統一，天下一家。諸位請評說，萬盟主與我，誰眞正分裂江湖武林？誰眞正造成天下二分？誰人之志，抱負，目的眞正造福，改造，挽救中土武林？」

危天龍這番說話，黑道人物喝采歡呼，中立人物出聲叫好，白道盟人物無聲無言，但不少同感他所言甚有情理。

萬世雄眼見四週羣雄反應，內心暗自吃驚，而且大出意外。他所吃驚是，除黑道人物支持危天龍外，各家各派中立人物，竟然中間偏向危天龍方面。他所意外是，除白道盟人物擁護他外，竟還有衆多人物不支持他，不心向他，不歸投他。他聽危天龍所說，感覺怒恨交加。他所怒是，危天龍一語中的說破他心望謀想。他所恨是，危天龍一針見血指穿他自私爲人。他眞想出手殺危天龍，但爲要爭取人心，只得强自壓制下來。

在塲江湖武林羣雄，白道盟人物擁護萬世雄，黑道人物支持危天龍，各家各派大多人表示中立。塲內人聲雜亂，哄鬧喧嘩。

司徒夫人道：「諸位，請聽小婦一言。」她說話不高，聲音不大，然而壓蓋羣雄聲語，四週每人清晰聽聞，可知其內功純深。

羣雄聽見是司徒夫人，個個肅然尊敬，停聲傾聽。

司徒夫人道：「萬盟主與危教主其志不同，各有擁者，天下二分，已成定局。小婦建議，白道盟和黑白教，各行各志，求同存異，和平共在。諸位以爲如何？」

羣雄衆口齊聲，表示同意。萬世雄想望落空，無可奈何，怒瞪危天龍一眼，冷哼一聲。他大聲道：「今日三方會武，現在結束！」說完，轉身走去。

司徒夫人恐防萬世雄暗害危天龍，遂向他道：「危教主，小婦與你們一同下山如何？」

危天龍知她心意，恭敬道：「天龍求之不得。」

危天龍領同凌飛狐，韋希凡，郭大奇，史華武，李天生下山，並向司徒夫人引見介紹。

司徒夫人拉住凌飛狐，並肩走在後面。她美目凝着望她道：「危夫人，妳好美啊！」

凌飛狐笑道：「司徒夫人，你美如天仙女神，小妹是凡人俗女，怎能及你。」

司徒夫人嫣然道：「比起妳，小婦人已老。」

凌飛狐道：「小妹今年二十，你最多二十五。」

司徒夫人道：「不，小婦已三十。」

凌飛狐道：「小妹如在三十那年，有你如此年輕，可眞開心。」

司徒夫人握凌飛狐玉手道：「你人美，咀又甜。」

凌飛狐對司徒夫人敬如天仙女神，以爲高貴不敢近，那知她人如此隨和，不由喜悅道：「司徒夫人，小妹叫你姊姊，好麼？」

司徒夫人含笑道：「我以後叫你小妹吧。」

凌飛狐高興拉司徒夫人玉手，親熱道：「姊姊，好姊姊。」

下山後，凌飛狐邀請司徒夫人到余家莊，她因有事要辦，表示改日來訪她。

司徒夫人白衣飄飄，一個人離去了。

×　×　×

危天龍等人回到湘江山林，沿路步行歸去，走近余家莊，衆人向前遙望，眼裏景物矚目驚心，只見余家莊屋毀房倒，牆破瓦碎，樹枯枝折，焦乾花葉滿地，可以想知這裏經過火燒，所有一切屋物盡毀！

危天龍第一個飛步縱去，沿余家莊巡視一週，發現屋內物件盡毀，空無一人，他高聲叫道：「余耕農！余耕農！右副教！右副教！」只聽山谷回音，四野無人應聲。

六人淚湧雙目，悲痛定呆。郭大奇痛哭失聲道：「教主，本教已盡破毀！」

凌飛狐咽聲道：「右副教及其家人婢僕，中副教夫人，左副教夫人，左護教夫人，以及本教教徒，恐怕已全部死亡！」

李天生悲憤道：「本教百多人，已然無一人能生！」

史華武瀗恨道：「是誰要毀本教？誰人殺害本教教徒！」

韋希凡帶淚道：「教主，是否萬世雄所爲？」

危天龍含淚道：「一定是他指派所爲！」他伸手向一棵樹拍去，樹枝應聲折倒。又道：「我經驗不够，想不到萬世雄派人偷襲本教，我萬分內疚。」

韋希凡道：「教主不要自疚，任誰亦難意料，萬世雄乃白道盟主，竟會做出如此卑鄙無恥行爲！」

郭大奇憤懣道：「咱們立即去找萬世雄復仇！」

李天生大聲道：「對！咱們馬上去爲教友報仇！」

史華武接口道：「咱們現在立刻動身就去！」

韋希凡搖首道：「咱們無憑無據，更無活口，他死口否認，怎能奈他何！」

危天龍出道以來，當黑白教主後，第一次遭遇突然慘變，一時不知何去何從。他壓住悲痛感情，開始冷靜思想應付之法。他向李天生道：「右護教，你去四週巡查，是否有傷亡之人。」又對史華武道：「左護教，你往附近山村人家打探，是否有人知情此事。」又吩咐郭大奇道：「左副教，你到屋內外細心找尋可有證物。」

李史郭三人聽令而去。

凌飛狐道：「我教有百多人，又有右副教主持，這裏又是余家莊，除萬世雄指派外，誰人能偷襲本教，暗害教人？」

危天龍道：「萬世雄在泰山三方會武後，就想要毀滅咱們，因爲有司徒夫人在，所以不敢動手。」

韋希凡道：「他乘咱們六人離赴泰山，派人來暗襲本教，此計何其毒也！」

郭史李三人先後回來，相同結果是一無所獲。

危天龍領同五人步上山峯，站立山崖下望余家莊，目睹屋破房毁，牆倒樹枯，空洞慘然，各人想到敵我雙方，所發生那場死亡打鬥，更是悲痛落淚。

郭大奇痛恨的道：「萬世雄眞是心狠手辣……」

驀然山下傳來一陣冷笑，飄來一個聲音道：「自古道無毒不丈夫，萬某人何止要毁滅邪敎，現在還要追殺你們六人！」

危天龍道：「萬世雄來了！」

萬世雄人隨聲至，他身後跟來愛女萬飛鳳，首徒胡百刀，還有「玉面金鎗」伍浩清，華山派掌門陳先法，青城派掌門青觀道士，崑崙派掌門孔從規。

危天龍目視萬世雄，憤濊道：「你乃白道盟之主，竟做出如此卑鄙無恥之事，還有何面何顏?」

萬世雄冷笑道：「對付黑道邪敎，難道還講仁義道德?」

韋希凡道：「敎主，在泰山當日，不見伍浩清，陳先法青觀道士，孔從規四人，我敎人必是他們所殺！」

陳先法哈哈大笑道：「你說得對，你們敎毁人亡正是咱們四人所爲。」

郭大奇暴喝一聲，擧刀猛向陳先法砍去！

危天龍命令道：「打！」他挺劍刺打萬世雄。

凌飛狐鬥萬飛鳳，韋希凡打胡百刀，史華武力敵伍浩清孔從規兩人，李天生擊青觀道士。

山崖之上，但聽刀劍叮噹，拳掌呼呼，斥喝叫聲，只見十三個人影，交錯旋走，左右奔動，上下飛縱。雙方展開一場驚心動魄，生死存亡激鬥劇戰！

危天龍武功雖難敵萬世雄，但他拚命力鬥，捨生死戰，萬世雄一時不能殺他。

凌飛狐萬飛鳳兩人武功相等，難分高下，打個平手。

韋希凡武功勝胡百刀一籌，後者已然處於下風，快要負敗。

史華武以一敵二，猶佔主動上風，然而未能擊斃伍浩清孔從規二人。

郭大奇功力遠勝陳先法，後者現已險象連生，性命亡危。

李天生武功比青觀道士高深，後者負敗已定。

郭大奇首先打勝，他大刀一揮，陳先法中刀身亡。繼而李天生擊斃青觀道士，再後史華武左手取伍浩清首級，右手拿孔從規人頭。胡百刀全力抵擋，敗而未死。凌萬二女仍然難分勝敗。危天龍身處下風，力敵萬世雄。

這時萬世雄目見己方七死其四，首徒胡百刀快要不敵，只有萬飛鳳穩打穩紮，應付自如，當下運足功勁，手劍並用，使出絕學殺招，劍出「狂風落葉」，打脫對方長劍，左手「雷電追雲」，掌拍對方心胸。危天龍避擋不及，心胸中掌，口吐鮮血，重傷而倒！

萬世雄身形閃動，出拳打中韋希凡，解救胡百刀險危，韋希凡中拳而倒！

郭大奇，史華武，李天生三人聯鬥萬世雄，只見他劍手揮動，三人全部中招而倒！

萬世雄伸指連點，點中凌飛狐三個穴道，她身手不能動！

萬世雄道：「妖狐魔女，你如肯接受一個條件，萬某人饒你不死！」

凌飛狐閉目不視，無聲無語，神態自如。

萬世雄道：「你當衆聲言，離開危天龍，與他斬斷夫妻關係，你可活命。快說話！」

凌飛狐美目張開，含笑道：「我是危大龍妻子，雖死是生;我離開愛夫郎君，雖生是死。」

萬世雄冷笑一聲，左手揮拍，凌飛狐整個人飛去，跌落山崖之下，只聽她叫出「天龍！」兩字，已然聲斷人消！

萬世雄眼望山崖，哈哈大笑。回頭一看，只見胡百刀坐地閉目運功調氣，却不見愛女萬飛鳳。目光投去，韋希凡郭大奇、史華武，李天生四人躺倒地上，竟沒有危天龍人在！

萬世雄叫道：「鳳兒?你在那裏?」

胡百刀目開身起，問道：「師父，師妹呢?」

萬世雄道：「你不見師妹走去?」

胡百刀搖搖，頭道：「徒兒正在運勁調氣……」

萬世雄道：「危天龍人呢?」

胡百刀驚詫地說道：「他分明重傷倒地……」

萬世雄道：「鳳兒擄走危天龍，分頭快追！」說罷，步身飛躍，人影閃動，已在山下！

胡百刀朝另方走去。他暗戀師妹多年，無奈落花無意，但對她仍情心一片。師妹相救危天龍，他內心怒恨交加，他誓言要殺危天龍，以報奪愛之恨。

萬飛鳳對危天龍一見鍾情，自知他與凌飛狐成親，她芳心盡碎，美夢滅破。然而，她對他情深難禁，每日思戀他，又怨恨他。

他父親此來殺危天龍，她隨來暗中相救。危天龍不敵重傷倒地，她乘父不覺，背他就走。她一口氣奔下山，拐彎向樹林而走，來到林木遮天地方，放下危天龍，見他暈倒不醒，驚急萬分，取出丸丹，餵他服食。她解開他上衣見他心胸有個瘀黑掌印，現狀恐怖，不禁驚叫，忙伸玉手在他心胸撫揉，但瘀黑掌印不消。

經過一個時辰，危龍天悠悠甦醒，睜開雙目，見是萬飛鳳，忙道：「我夫人呢?還有他們幾個?」

萬飛鳳哼聲道：「我不顧一切救你，你不感謝一聲，本姑娘偏不說。」

危天龍怒目瞪她，她慢聲道：「你夫人，還有那四個，全被我爹殺死啦！」

危天龍淚湧滿眼，顫聲道：「你……此話可眞?」

萬飛鳳道：「如非我救你，你已死在我爹劍下。」

愛妻逝世，戰友命斃，危天龍悲痛難忍，失聲而哭。他回憶新婚戀情，嬌妻濃濃深愛，尤更傷悲欲絕，痛不欲生。他欲站起，却軟而無力，人身跌倒。他張開口，吐出鮮血來！

萬飛鳳慌急扶住他，顫聲道：「你！你怎麼?……」

危天龍喝道：「誰要你救我?」

萬飛鳳道：「你不要我相救，我偏要救你。」

危天龍恨道：「你父殺我妻，斃我敎友，此仇此恨，不殺你父，誓不爲人！」

萬飛鳳道：「你武功不及我爹。目前還是暫隱練功，期諸異日……」

危天龍冷哼一聲，閉目運功，以內勁療治內傷。

萬飛鳳長長嘆氣道：「天既生危天龍，爲何又生萬世雄。」

危天龍無語。

萬飛鳳道：「此非養傷之所，我爹快追來，我扶你另找安全之地。」

危天龍道：「誰要妳關心，妳自己走吧！」

萬飛鳳嗔道：「你不想我關心，我偏要關心;你要我走，我偏不走！」

萬飛鳳叛父相救，眞情盡露，危天龍自感出言斥喝，亦屬不該，他張目感激望她，不禁長長嘆氣，柔聲道：「萬姑娘，這又何必呢?」

萬飛鳳輕聲道：「在你心目中，只有一個凌飛狐?」

危天龍道：「你對我之心，我甚是感激。在我心中，只愛我妻一人。」

萬飛鳳道：「天下人間，難道除她外，無一美人?」

危天龍道：「如論美貌，司徒夫人第一，你貌美比我妻，然而我與我妻此生有情緣。」

萬飛鳳耳聽「情緣」二字，不禁嘆氣道：「危公子，小妹問你一句話，望你實答。」

危天龍道：「你說吧。」

萬飛鳳低聲道：「你第一次見我，當眞全無印象?」

危天龍道：「你美貌絕色，我怎能不心動?祇是你乃萬世雄之女……」

萬飛鳳吟沉道：「要是小妹非他女兒呢?」

危天龍道：「你相信情緣麼?異性之間除情外，還要有緣。」

萬飛鳳道：「你與小妹無情緣?」

危天龍道：「有緣無情徒然空嘆，有情無緣尤更無可奈何?」

萬飛鳳低首沉思，嘆氣不語。

危天龍道：「萬姑娘……」

萬飛鳳道：「危公子，只要你心中有我，小妹芳心已足。」

危天龍道：「你還是走吧。」

萬飛鳳道：「我揹你走。」

危天龍道：「如此你就摻扶我，我還能行走。」

萬飛鳳手扶危天龍，二人慢步而行，走出樹林，朝小路而去。突然跳出一個人，正是胡百刀！

胡百刀眼見危天龍與萬飛鳳如此親密，怒恨交加，擧刀就劈！

萬飛鳳立刻挺劍嬌喝道：「師兄，停手！」

胡百刀大叫道：「師妹讓開，我要殺他！」

萬飛鳳道：「有我在，你敢殺他！」

胡百刀眼望師妹，怒氣道：「師妹！你……」

萬飛鳳道：「我不准你殺他！」

胡百刀怒恨道：「我一定要殺他！」

話落刀至，危天龍氣力全無，避無可避。只聽「叮噹」連聲，萬飛鳳抽劍擋架，同時出劍發招，胡百刀被逼後退。

胡百刀怒氣道：「師妹，你不讓開，請恕師兄無禮！」挺刀進擊。

萬飛鳳揮劍迎擋，師兄妹激戰起來。

胡百刀雖有殺危天龍之心，但他武功不如師妹，心中怒恨之下，他只攻不守，只進不退，只擊不避。萬飛鳳護救危天龍，却無傷師兄心意，他不顧一切狂猛攻打，她左閃右避。漸現不敵。

驀然人影飛至，白衣飄飄，來者是司徒夫人。

危天龍道：「司徒夫人！」

萬飛鳳大喜道：「司徒夫人，你來得正好，快救危公子，我爹要追殺他！」

司徒夫人伸出玉手，托起危天龍就走，如飛奔去。

萬飛鳳嬌喝道：「師兄，你還不快停手！」

胡百刀道：「師妹，危天龍是你爹心腹之敵，你竟暗救他，你對得起師父?」

萬飛鳳道：「我不讓爹殺他！」

胡百刀道：「我知你對他……」

萬飛鳳道：「不准你說他！」

胡百刀道：「我說自己行麼?師妹，我對你……」

萬飛鳳忙道：「我不聽，不要聽！」

胡百刀轉身回走，突見師父飛奔而來，叫道：「師父！」

萬世雄大聲道：「危天龍人呢?」

胡百刀道：「師妹救走他，弟子追殺時，師妹竟與我動武。司徒夫人乘機救他走了。」

萬世雄怒嘆道：「她又來多管閒事，危天龍兩次大難不死，眞令人氣憤！」

萬飛鳳道：「爹，你放過他吧。」

萬世雄冷哼一聲，目瞪女兒，厲聲道：「爲父問你，你爲何一再與我作對?」

萬飛鳳不語，背過身去。

胡百刀道：「師妹鍾情危天龍！」

萬世雄怒道：「他是爲父大敵，我不准你愛他！」

萬飛鳳跺足嬌嗔道：「爹！」

萬世雄道：「不准你再說。」

萬飛鳳心氣臉冷，飛身走去。

胡百刀道：「師父，如何處置韋希凡他們四人?」

萬世雄道：「爲師掌傷他們，諒其性命難保，走吧，不要管他們。」

× × ×

司徒夫人隱居之所，位於湘江蓮花山峯。蓮花山形狀如蓮花，且滿山遍地蓮花，故而得名，她獨身居住之地，是山峯洞天石室，洞室內冬暖夏凉，空氣流通，旭光照映。

洞室外山青峯秀，林樹遍山，遠見湘江，風景極是秀麗幽雅。

司徒夫人摻扶危天龍上山，讓床他躺睡，餵他服食治傷丸丹，每日以內功助他治療，經過數日，他回生氣力，但由於萬世雄出掌無情，內傷極重，仍走動不得，更未能消去心胸瘀血掌印。

司徒夫人不避男女，不嫌汚髒，每天服侍危天龍梳洗換衫，親手餵他吃喝。

危天龍內心銘感，說道：「司徒夫人救命恩德，天龍此生難忘。」

司徒夫人道：「你身負江湖大責，武林大任，小婦人救你全爲江湖武林。」

危天龍道：「你是天仙女神，怎能服侍凡俗天龍。」

司徒夫人笑道：「你說小婦人是天仙神女。」

危天龍道：「你如非天仙女神，天下人間那有如此美人？」

司徒夫人一抹飛紅，微笑道：「可是這個天仙女神，每日却要吃飯。」

危天龍笑道：「還幸你要吃飯，否則怎會與這個凡人在一起。」

司徒夫人笑道：「凡人俗子要向天仙女神跪拜呢。」

危天龍眞向她跪拜，司徒夫人阻止他，忙道：「小婦人說笑，你怎可當眞。」

危天龍道：「每日向你跪拜，我也心甘情願。」

司徒夫人道：「你今年幾歲？」

危天龍道：「二十五。」

司徒夫人道：「我大你五年，咱們姊弟相稱如何？」

危天龍道：「姊姊，好姊姊，請受弟弟禮拜。」他向她三行禮拜。

司徒夫人道：「你俊朗咀甜，難怪凌飛飛狐萬飛鳳也爲你鍾情傾心。」

危天龍目視司徒夫人道：「姊姊，你不說年歲，弟弟以爲你與飛狐相若呢。」

司徒夫人道：「你去休息吧，姊姊造飯給你吃。」嬌軀轉去，走出洞室。

匆匆兩月，危天龍內傷經過靈藥人功療治，身體康好七八，祇有心胸瘀血掌印未消。

此兩月間，二人感情親密，論武研功，說天談地，更是相投知心。

危天龍心胸瘀血掌印，需要司徒夫人以內功相助，再加運功自療，方能治消。

夜晚，洞室燭光如星，兩人面對相坐，他赤裸裸上身，運功治療，她左手與他右手相貼，右手按印他心胸運功勁助他。

危天龍上身冒汗，司徒夫人臉額出汗，只見他心胸瘀血掌印，漸漸減少，慢慢消散，眼看再過一個時辰，就能全消原好了。

司徒夫人嬌軀透紅，香汗冒流，燭光映照，極是美艷嬌麗，危天龍眼見，不禁心動情醉，呆然迷痴，脫聲道：「姊姊你太美！」

司徒夫人突然見危天龍注視，嬌羞無限，情態若醉，美眸瞥望，一張俊美面孔極是引人，美目溜見赤身，芳心突然跳動，呼吸之間，嗅到充滿男性氣息，顆心更是突突亂跳。

危天龍聽她呼吸可聞，嬌喘有聲，心胸起伏波動，極是誘惑，她體香氣味傳來，令他情動心蕩，滿臉通紅道：「姊姊，我……」

司徒夫人同是情難自禁，嬌喘道：「弟弟！」

危天龍忙道：「姊姊，快走開……」

司徒夫人情心皆醉，全身嬌軟，低聲道：「我……我走不動。」

危天龍道：「你再不走，我要侵犯你啦。」

司徒夫人聲音輕微如絲道：「你……你要姊姊麼？」

危天龍道：「我要！但我不能毀你清名……」

司徒夫人美目凝視危天龍，眼睛如水若火。

危天龍捉住司徒夫人玉手，她嬌嚶一聲，嬌軀軟倒他懷裏，美目緊閉，香唇微印，雙手摟抱她，激情親她。兩人身體雙雙倒下去……

晨鳥鳴叫，催醒危天龍，他張開雙目，自己美人在抱，她香睡正甜。昨夜風流，如夢如幻，溫馨猶在，他不禁托起她香唇，柔情親她。

司徒夫人甦醒過來，羞得粉臉藏埋他胸懷。

危天龍親熱道：「姊姊，好姊姊。」

司徒夫人不聲不語，却在他胸懷中輕笑。

危天龍道：「姊姊，我對不起你。」

司徒夫人仰首道：「從今日起，我不再是司徒夫人，此後回復白飄烟之名。」

危天龍道：「姊姊，我已毀你清譽名節。」

白飄烟道：「要清名何用？姊姊青春還在，你後悔麼？」

危天龍道：「此話怎說？」

白飄烟道：「姊姊大你五年。」

危天龍道：「此更好更美，你是我好姊姊，祇是……你願意嫁我麼？」

白飄烟美目凝視他道：「你眞的想娶我？」

危天龍道：「你不願意的話，我也不求？」

敢想望。」

白飄烟輕聲道：「我願意。」

危天龍大喜道：「姊姊，夫人……」

白飄烟噗哧笑道：「你叫姊姊，還是夫人？」

危天龍笑道：「我以後就稱妳飄烟好不好？」

白飄烟道：「我也叫你天龍吧！」

危天龍道：「飄烟！」

白飄烟忽然問道：「你愛飛狐妹妹有多深？」

危天龍道：「飛狐，她是我最深愛的嬌妻。」

白飄烟道：「我呢？」

危天龍道：「我是最深愛的夫人。」

白飄烟美目瞪他道：「萬飛鳳呢？」

危天龍道：「我與她無情緣……」

白飄烟道：「我倆尚未正式成親，你不可稱我夫人。」

危天龍擁抱白飄烟，嬉笑向她耳語，她粉臉通紅，輕揉搥他，他親她香唇。

危天龍身體康復，他日夜苦研武功。

白飄烟道：「你如何能勝萬世雄？」

危天龍道：「在武學理論，我已有制他之法，就是：以弱勝强。」

白飄烟大喜道：「以弱勝强？」

危天龍道：「萬世雄絕學武功是『風雷劍法』，劍功有風雷威力，此是他之强，然而强者易歇，正如剛者易折道理相同，他功勁威力越强，越易枯歇，必不能耐久，因而氣力很快消盡。」

白飄烟道：「你如何才能達到理論所

危天龍道：「我如有高深內功，抵受他百招，百招之後，我能穩握勝劵。」

白飄烟轉身走去，回來手拏本書，遞給危天龍道：「此本『陰陽大法』，乃先夫集內外功勁大成，一生武學心血結晶，可惜，他修成時已傷逝。」

危天龍翻閱「陰陽大法」，不禁大喜道：「我學成『陰陽大法』，必能勝萬世雄。」

× × ×

泰山天台四週，雲集武林江湖好漢英雄，以及各家各派人物。原來此日，萬世雄登任武林盟主。

萬世雄步出天台中央，臉露歡容，神態威嚴，電目掃望四週，人羣歡呼拍掌，他大聲道：「今日武林江湖，形勢大好，黑白教已毀，白道盟主亦不存，黑白二道，從此統合而一，萬某人今日登任武林盟主，領導江湖坐鎭武林，共享太平。」

四週人聲掌聲响起，有人歡呼叫好，有人不滿反對，有人噓聲大叫，場景哄鬧雜亂。

萬世雄冷傲道：「武林盟主三位，武林第一者可坐，當今天下，武林江湖無人能與萬某人比，有不滿者，請出來與萬某人比劃。」

突然天外傳來一個聲音道：「我來與你見高下。」

兩個人影如飛飄落天台中央，一個如神龍天君，一個若天仙女神，正是危天龍與白飄烟。

人羣歡呼聲與拍掌聲，震動四週山谷叢林。

萬世雄冷哼道：「危天龍，你兩次是我掌下游魂，今日此來，決不再有第三次，你來爭奪武林盟主之位，萬某人正好當天下武人面前殺你。」

危天龍怒聲道：「你乘我六人赴泰山會武，暗中偷襲我教重地，殺我上百位教友，就連婦孺亦斬盡殺絕。你向以正義自居，又是白道盟主，竟做出如此卑鄙無恥行爲。人性良心何存？」

四週人羣聽言，嘩然噓叫，不少人出口大罵。

萬世雄怒道：「你簡直胡說八道，含血噴人。」

危天龍道：「泰山三方會武後，你還追來趕盡殺絕，你殺我愛妻，斃我教友，萬世雄，我今日此來，誓必揭發你人面獸心的僞君子。」

萬世雄冷笑道：「多言無益，你如能殺敗萬某人，萬某人當衆誓言：從此歸隱不出，退出武林江湖！」說罷，抽出寶劍，發招進擊，抖動之間，已然打出了十二招。

危天龍目光一瞥，已見對方一個破綻，隨即挺劍刺去。劍到中途，對方破綻一閃即逝。

萬世雄劍轉招變，劍尖所指，正是對方劍招破綻。

危天龍劍招破綻，同是一閃即過，他劍隨招變，又向對方招式刺去。

二人交手，快如閃電，劍法精妙，招式神奇，在場人羣目定口呆，全神貫注場中激烈打鬥。

萬世雄斥喝聲中，使出生平絕學武功「風雷劍法」，四週人羣又聽到風雷聲响，震山撼谷，威勢嚇人，確是武林難得一見的龍爭虎鬥。

危天龍展開「天龍劍法」，五招五式，平淡單簡，暗含千招百式，他劍法專純，天然而生，招式心意合一，自然而發，武功已達入化出神登峯造極。

萬世雄與危天龍二人武功，一個蓋世無敵，一個驚世駭俗，爲爭武林天下第一名位，此場龍爭虎鬥，實是武林百年罕見。放眼戰場，祇見萬世雄劍聲如雷，劍法如風，劍招如雨，劍式如浪，不絕不停向對方轟擊猛打，危天龍則如輕舟浮海，任由風吹浪打，又若游魚戲水，海鷗嬉浪，視雷風雨浪作等閒。

一百回合後，萬世雄心暗驚寒，他萬想不到對方過了百招還未露敗象，相反自己優勢已失，漸露下風，而且氣力漸弱，功力消歇。

危天龍後發制人，以弱勝强，他突然長嘯聲中，劍招突然變招抖動，劍尖乘虛而入，刺中對方肩胸。

萬世雄手劍落地，身軀欲倒，臉色灰白，冷汗如水，鮮血冒湧。

一個女子聲音驚叫道：「危公子手下留情！」聲落人至，萬飛鳳落塲中，扶住萬世雄，胡百刀隨後人到，用巾爲師父綁紮傷口。

危天龍道：「萬世雄，你殺我愛妻，斃我教友多人，此仇此恨……」

萬飛鳳道：「危公子，外敵是大敵大仇，你可有此說？」

危天龍道：「我確有此說。」

萬飛鳳道：「然則你與我爹爹之敵仇，祇是小仇小敵而矣，應可化解，你曾說可是？」

危天龍道：「我曾有此說，好吧，我爲武林江湖，共對外來强敵，萬姑娘你有救我之恩，今日放過你爹一命，以報姑娘救命之恩。」

萬世雄沉聲道：「鳳兒，咱們走。」語畢，垂首離開，胡百刀取回寶劍，手扶師父同去，萬飛鳳深情凝視危天龍，幽嘆含淚道：「危公子，小妹去了，後會何期……」說完轉身奔去。

三凰隨龍　武林佳話

白飄烟走到天台中央，開聲道：「危天龍擊敗萬世雄，成爲武林盟主，統領武林江湖，有誰不服？」連說三聲無人反對與不服。

白飄烟道：「現在宣告，武林盟主危天龍！」

四週人羣喝采歡呼，熱烈鼓掌，驀地四個人影飛落，同聲叫道：「教主！」

危天龍看望，四個人竟是韋希凡，郭大奇，史華武，李天生，驚喜道：「你們沒有死？」

韋希凡道：「咱們四人受傷倒地，大幸方圓大師與太眞道人乘萬世雄去追殺教主時，暗中相救咱們回去。」

郭大奇道：「咱們同在少林寺內居住養傷，托兩位大師道長打聽，得知司徒夫人救你去，萬分歡慰。」

史華武道：「咱們得知萬世雄今日在泰山宣告登任武林盟主，故特來觀看。」

李天生道：「咱們預知教主今日必來，而且必能打敗萬世雄。」

郭大奇道：「教主果然打敗萬世雄，武功天下第一，痛快痛快，哈哈……」

白飄烟含笑道：「四位安然無恙，可喜可賀。」

韋希凡揖拜道：「感謝司徒夫人相救咱們教主。」

白飄烟大聲道：「請危盟主講話。」

危天龍待掌聲止停，朗聲道：「承蒙各位推舉危某人當任盟主，天龍不再謙遜推讓，負起江湖大任，担當武林大任！」

羣雄轟然歡呼。

此時，天空忽然飛來訊鴿，掉下一物，轉頭回飛而去。

人羣目睹，引起一陣哄動。韋希凡拾起給危天龍，拆開附有一紙，危天龍閱後道：「東洋太陽會與西域天池派聯盟飛鴿傳書，訂約今年中秋日，再在泰山與我決戰。」

人羣雜聲議論，响遍四週。

危天龍道：「當前我中土武林首要大事，有兩件必須要做：第一，我中土武林面前對外來大敵大仇，我要內對外，化解武林黑白的積仇，家派深怨。第二，我中土武林爲對抗外來强敵，要黑白合一，不分宗派，統一團結，共同研究武功，絕學公開，秘學不藏私，如能如此，我方必可抗退外敵，重振發揚光大我中土武學，便可戰無不勝。」

人羣轟然叫好！

白飄烟叫道：「大家同意危盟主所言？願意遵從而行，實現天下武林江湖一家嗎？」

人羣齊聲道：「我們願意與危盟主共護中原武林，抵抗外敵。」

西方一人大聲道：「老夫是劍門派掌門人，我派與崑崙派仇恨太深，不能化解，只能武力解決。」

北方一人大聲道：「我是崑崙派新任掌門人，劍門派乃我派三代敵仇，我派誓言以血還血，以命還命。」

東方一人大聲道：「我叫『白額虎』馬雄，『黑斑豹』吳仲殺我師父，我一定要爲師父報仇。」

南方一人大聲道：「咱正是『黑斑豹』吳仲。馬雄，你師父殺我師兄，一命抵一命，公平合理。」

白飄烟道：「你們所有敵仇，全是小敵小仇，萬世雄殺危盟主愛妻，毀他教地，斃他教友百餘人，他爲武林江湖，不殺萬世雄，你們以危盟主作榜樣，大家以團結聯合爲理。」

開聲說話數人無言，不再出聲。

危天龍道：「黑白之敵，宗派之仇，私人之怨，我請『神筆儒俠』韋希凡公正化解，大家可同意？」

白飄烟道：「韋儒俠當公正化解人，乃最適合人選。」

北方一人大聲道：「老夫是天山派掌門人，老夫反對武不藏私，絕學公開，我派有本武功絕學秘笈，乃師祖心血結晶，我派人如習成學全，就能天下無敵，老夫聲言……不願意獻出我派秘笈。」

西方一人大聲道：「老漢是崆峒派掌門人，老漢反對共同研武，我派武功，獨步武林，傲視江湖，只要閉門獨研，就能擊敗外敵。」

危天龍道：「兩位反對共同研武，貴派不願絕學公開，武不藏私，天龍不能勉强，我有個請求，兩位可否出來對打一場，讓天下人一開眼界。」

天山崆峒派兩位掌門人，同時飛縱落地，隨即對打起來，兩派武功，果然不俗，兩人功力，已是一流高手。五十回合後，雙方打和而退。

危天龍道：「兩位對打武功，我學得兩招，天龍向兩位請教，並向各位獻醜。」言罷，他縱身躍起，在空中一個轉身，一個翻身，頭上腳下站立地上，他身輕如烟，姿態美妙，動作洒脫，正是天山派武功「天鷹捕鷄」，地上兩個掌印的深凹一尺，功力高得驚人，人羣轟然叫好。

危天龍將劍脫手，劍向前飛去，他全身躍高，飄落而下，劍突轉彎回來，眼看刺中他身軀，他伸足在劍鋒輕點，全身再飛起，同時伸手一挾，將劍挾住在手，人飄然站立地上。這招演來快準精妙，正是崆峒派武功「烏鴉啄食」，人羣均轟然喝采。

危天龍演學「天鷹捕鷄」與「烏鴉啄食」兩招武功，無論功勁招式威力，比兩派掌門人高深何止十倍。

危天龍道：「我演學兩招，在於說明，絕學武功，共同研學必比獨自研學好，共同研學武功，必比一人一家一派研學武功强。各人各家各派武功，各有優長，各有缺短，只有絕學公開，武不藏私，共同研習，中土武學方能重振揚光。」

東方一人道：「老衲是少林方圓和尚，老衲完全贊成危天龍所言，願意將少林派武學公用。」

南方一人道：「老道是武當太眞道人，老道完全贊同危盟主所說，我武當派願意武不藏私。」

危天龍道：「兩位大師道長鼎力支持，天龍在此拜謝。」

北方一人道：「老夫是『百變千手』張山峯，請問盟主，如何共研武功？參加者要何資格？」

危天龍道：「各家各派掌門人，以及江湖武林名家，均有資格參加，集居之地就在泰山，時間十日後開始，今日之會散後，各人回去辦好私事，然後同來泰山共研武功。大家有何意見？」

白飄烟道：「大家如無意見，今日之會暫行結束。」

四週人羣紛紛下山，各自回去。

危天龍邀請少林方圓大師，武當太眞道長，「百變千手」張山峯三位回去對酒歡談。

泰山峯頂，原有多幢房舍，危天龍等人正好在此居住作爲武林盟主集會之地。

酒菜擺開，危天龍，白飄烟，韋希凡，郭大奇，史華武，李天生，方圓大師，太眞道長，張山峯九人圓枱喝酒歡談。

郭大奇道：「教主……」

韋希凡道：「你還不改稱盟主。」

郭大奇笑道：「教主當任盟主，咱們什麼中副教，左右副教，左右護教，統統取消不要啦。」

李天生笑道：「取消不要更好，咱們從此不再是魔教人物啦。」

史華武笑道：「黑白教之名亦不必要啦。」

韋希凡舉起酒杯道：「咱們恭賀教主當任武林盟主，大家痛喝一杯。」

衆人舉杯喝酒。

危天龍道：「兩位大師道長救護他們四人，天龍敬酒以謝。」

衆人舉杯又喝。

史華武舉杯道：「盟主得司徒夫人相救，咱們敬酒以謝。」

白飄烟含笑舉杯小喝。

張山峯道：「危盟主武功蓋世，乃武林江湖之福。」

方圓大師道：「武林江湖有危盟主領導，我中土武學重發揚光大指日可現。」

太眞道長道：「我中土武功有危盟主在，外來强敵何懼之有？」

危天龍道：「三位美讚，實愧煞天龍了。」

郭大奇道：「來來來，咱們痛快喝酒，不醉不散。」說畢，杯舉酒淸。

李天生道：「今日大喜日子，咱們非醉不寢。」

韋希凡道：「咱們大命不死，此是一喜，咱們大難重聚，此是二喜，教主當任武林盟主，此是三喜。」

史華武道：「喜上加喜，眞是個大喜日子。」

危天龍含笑道：「我還有一喜，在我更是大喜！」

李天生道：「盟主還有何喜？」

危天龍目視白飄烟，笑道：「你們以後不要稱他司徒夫人。」

白飄烟粉臉泛紅，含羞垂首。

韋希凡道：「盟主與她……」

危天龍道：「我倆相愛，我想今晚與白姑娘成親。」

韋希凡笑道：「此事眞是大喜，希凡即去爲盟主佈設新房，準備你倆成親事務。」說罷，起坐走去。

郭大奇笑道：「司徒夫人……不，以後應稱嫂夫人啦。」

史華武笑一笑道：「亦可以叫盟主夫人。」

李天生笑道：「危夫人更好。」

白飄烟含羞起身走去。

方圓大師，太眞道長，張山峯三人同聲向危天龍祝賀恭喜。

危天龍與白飄烟跪拜天地，禮儀簡潔隆重，衆人恭送危天龍進入新房，戲鬧新房一番，一雙新人飮過喜酒，衆人退出各自回去休息。

危天龍擁白飄烟入懷，親她粉臉道：「飄烟。」

白飄烟伸玉指點他臉頰，愛嬌道：「事前不告訴一聲，就當衆說今晚成親，羞死人啦。」

危天龍親她香唇道：「妳嬌羞更美，爲夫要欣賞妳之嬌羞美。」

白飄烟伸玉手摀危天龍，他扶抱她走進羅帳。

× × ×

天下各家各派掌門人，以及武林江湖高手人物，聚會泰山共同研武，在危天龍指導下，每人武功日進驚人，各人更對盟主嘆服敬佩。

各人各家各派，同意獻出武功絕學，尤其泰山北斗少林武當兩派，武功源遠流長，精博高深，貢獻最大。

危天龍博學各家各派武功，吸其精華，去其糟粕，捨短取長，溶滙集成，共研創新。

危天龍道：「我中土武功，優長何在？大家請說。」

韋希凡道：「源遠流長，精博高深，此乃我中土武功優長所在。」

危天龍道：「此優長是正面，反面是過於博雜，要博而能專，雜而能純，方是眞正優長。」

方圓大師道：「專純二字一語中的，一針見血，我中土武學正是不够單純。」

危天龍道：「我中土武功短缺又在何處？」

郭大奇答道：「華而不實，中看不中用。」

危天龍點頭道：「說得好，外敵亦曾有此說，正是我中土武功短缺所在。」

史華武道：「請問盟主，這應如何改革？」

危天龍道：「五個字，實，活，變，新，精。所謂實即實用，所謂活即活用，所謂變即變化，所謂新即創新，所謂精即精華。」

太眞道長道：「此五字訣，正是我中土武學指南明證。」

危天龍道：「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咱們究研外敵武功。」

韋希凡道：「太陽會武功，單簡實用，招式狠辣，天池派武功，邪怪奇異，出人意表。」

危天龍道：「還有呢？」

白飄烟道：「西方武功的特長，就是：快速靈活。」

危天龍點頭道：「說得對，他們武功最厲害的正是快速靈活！」

李天生道：「盟主，我方如何才能制勝？」

郭大奇道：「比他們更快速靈活。」

在座衆人，無人有言。

危天龍道：「我們的方法是：空手對武器。」

郭大奇道：「敵人有刀劍，空手豈非自取短弱？」

史華武道：「盟主意思，是否空手入白刄？」

危天龍道：「我所說比空手入白刄高深，但原理相同。」頓了頓，再道：「武器鋒利，血肉空手不能硬碰，此是武器强空手弱，把空手進擊的時間縮短，空閒活動更小，因而利便快速靈活，此是空手優勝過武器。練武人內功修煉高深境界時能生出指勁手風，換言之，豎指可以成劍，插手便能成刀。指勁成劍氣，手掌變刀鋒，這比空手入白刄功力强而有勁，此是勝敵人之法。」

羣雄聽言大喜，個個無限興奮，全神貫注傾聽盟主談論武功。對於中秋三方大會決戰，更具必勝信心。

此日，危天龍當衆演武。他命韋希凡握劍平舉，他暗運內勁，伸指點去，劍應

指而斷。他再命韋希凡手握另劍直擊，他運勁手掌橫斬，劍應掌折斷。

眾人鼓掌歡呼！

危天龍伸出手掌，又命韋希凡握刀舉劈，刀離手約吋反彈開去；韋希凡運勁全力再劈，刀未至危天龍手，他連人同刀震彈身倒！

眾人轟然喝采！

危天龍微笑道：「練研成功。」

白飄烟道：「此是什麼武功？」

危天龍道：「指劍手刀！」

× × ×

中秋此日，中土武林，東洋太陽會，西域天池派，三方在泰山決戰！

太陽會與天池派此來，精銳傾盡而出，兩方會主掌門親來，志在必勝！

天台四週，盡是人頭身影，人羣鼓掌吶喊，為我方助威。中央北方，危天龍，白飄烟，韋希凡，郭大奇，史華武，李天生六人在坐，代表中土武林出戰。

西方為首一人，高大如猩熊，鼻高眼碧，頭髮金黃，正是天池掌門史特奇；同來者是他三個徒弟古利夫，布拉格，木浩特。

東面為首之人，肥矮如豬，頭臉手身混圓，正是太陽會會主古野林；隨來者有他三個徒兒田大郎，田二郎，田三郎。

危天龍起身朗聲道：「三方會戰，現在開始！」

西方走出一人，是古利夫，手拿勾劍，耀武揚威，操生硬華語道：「你們，誰出來與我決戰？」

韋希凡步出，手拿雙筆，情態從容道：「我來應戰！」

古利夫掉頭轉身回走，韋希凡正詫愕間，倏地勾劍橫斜揮刺，此招突然打來，當眞邪怪奇異，出人意表！

韋希凡武功年來突飛猛進，目前已成為中土武林絕頂高手人物，只見他不避不閃，不退反進，左筆擋架勾劍，右筆點打對方頭臉「白陽」、「印堂」、「山根」三大穴脈！

古利夫頭仰身倒，勾劍撐地，雙腳飛出，勾踢韋希凡臉；左手伸探，下取陰部。此人身體手脚猶如彈弓，翻轉倒跳隨從心意，已達匪夷所思境地！

韋希凡不受對方邪怪奇異所惑，他左筆上中下亂點，對方揮勾劍架擋，他右手筆左中右亂打，對方滾倒閃避；他一個縱躍，全身飛起，雙筆交叉向下點打，正是生平絕招「天馬行空」！

古利夫猛揮勾劍護守，手足同時發招進擊，突然對方人影不見，雙筆却還在空中交叉飛勁，他正驚愕間，腰肚「氣穴」，「氣門」二穴一陣劇痛，他大叫一聲，痛暈倒地！

原來韋希凡身在空中，脫手甩筆，人翻飛落地，左掌右掌打出，擊中古利夫腰肚穴脈。韋希凡一擊即中，正是他絕招殺手「流水行雲」！

第一戰中土武林勝，四週人羣轟然歡呼，熱烈鼓掌歡迎韋希凡回座。

東方一人出來，是田大郎，手拿東洋長刀，昂首仰臉站立中央。

白飄烟飄然而出，提劍亭立。

田大郎一見是她，笑嘻嘻道：「美人兒又是妳，上次我捨不得傷害你，今次我要活捉你啦！嘻嘻……」

白飄烟不聲不言，挺劍刺出，一招「白蛇吐信」，直取田太郎咽喉！

田大郎舉刀迎擋，左手橫抄，欲環腰手抱白飄烟！

白飄烟步身微慢，田大郎手抱她腰，大喜之間，她右手甩送，劍脫手下墮，劍鋒斬中他手，只聽慘叫連聲，他左手甩斷，鮮血冒湧！

白飄烟憤怒田大郎輕薄，有意讓他抱腰，甩劍打出奇招，果然斬斷對方左手！

田大郎痛怒交加，他暴喝怪叫，揮長刀交叉猛向對方亂劈狂斬！

白飄烟施展獨步武林輕功「天縱飄行」，在田大郎上下前後左右飛旋，田大郎難近她身，千百刀招盡皆打空；她時而出劍進擊，時又發招刺打，田大郎攻打徒然，又不能不防身，當眞進退兩難，無可奈何！

田大郎苦痛難當，再加怒火焚心，又被白飄烟絕頂輕功弄得頭暈目眩，狂性大發，脫手甩刀擋開來劍，大吼一聲，猛向白飄烟撲去！

白飄烟不忍殺田大郎，見他瘋狂撲來，她淩空翻飛，飄落他身後，左手點拍，打中他背身一個暈穴，他中穴暈倒！

第二仗中土武林又勝，四週人羣風雷掌聲歡迎白飄烟回座。

太陽會會主古野林，目睹自己大弟子斷手傷暈，吩咐兩個徒弟摻扶田大郎回去！他如一個圓球滾動而出，大怒道：「你們誰出來？快快送死！」

危天龍氣定更閒，漫步而出。

古野林見對方空手無刀，問道：「你為何不帶武器？」

危天龍伸高雙手道：「我雙手正是武器。」

古野林大聲道：「你分明瞧不起本會主！」

危天龍道：「非也，我最厲害的武器，正是雙手。」

古野林道：「你自己找死，看招！」舉刀就劈！

危天龍伸指點彈，指含劍氣射出！

古野林感覺一陣震彈，長刀幾乎脫手飛甩，大驚之餘，運勁拿住長刀，脫口道：「你手指！……」

危天龍道：「此乃我中土絕學武功指劍！」

古野林一聲大喝，舉刀交叉向危天龍揮斬，連環揮出十二刀，刀刀分向對方全身上中下進擊！

古野林手中長刀，快如閃電，快若追風，在場羣雄目睹如此快速招式，不禁為危天龍担心。

危天龍讚道：「好快速刀法！」於是立即伸指成劍，直取對方雙目，中刺打喉咽。古野林刀出招至，劈斬頭頸。雙方搶攻進擊，同時快如閃電，互相擋架防守，同時各自閃避。

古野林打得性起，長刀狂舞，狂攻猛打，力大威猛，聲勢嚇人！

危天龍一聲長嘯，指劍亂飛，速如閃電流星。

危天龍揮指點打，十指成劍，十劍同

出，指劍發出風聲，劍風生出劍氣，全將對方籠罩劍氣之下，他以指破刄，以劍制刀！

古野林這時力不從心，刀不隨意，氣喘如牛，滿頭冒汗，拚盡人刀合一，用盡全氣力撲向對方，圖作最後一擊。

危天龍猛吸口氣，兩指凝聚功勁，劍氣夾風電射而出，

古野林突然長刀飛去，身步後倒，當堂一怔，呆了一呆，喪然道：「閣下武功高強，本會認輸！」言罷，回身向弟子揮手，大踏步的飛步下山去了。

第三戰中土武林再勝，四週人羣歡呼喝采，眾聲齊口叫嚷：「指劍！指劍！指劍！」

危天龍朗聲道：「天池派掌門人請出來，我再向貴派挑戰。」

史特奇手拿勾劍走出，有如一頭巨大猩熊，他一聲吼叫，聲震山谷！

史特奇道：「你還有氣力再戰？」

危天龍點頭道：「這點有勞關注，本盟主自問有向貴派挑戰之能，請發招！」

史特奇伸推勾劍，突然往上橫捲，倏又向下直划，似打非打，似招非招，看來不是武功對打，而是魔術表演！

危天龍手掌伸推，硬碰勾劍，手掌夾帶功勁刀鋒！

史特奇聽得嗡然聲响，勾劍似與武器激撞，自己連人帶劍被震退數步，失聲道：「你手掌！……」

危天龍道：「此乃我中土絕學武功中之手刀也！」

史特奇怪叫連聲，抖動勾劍，連環打出。他祇見對方目注勾劍，左手擒抓，右足飛踢，猛然一個翻身，左脚剷掃；同在此時，頭向前撞，張開口咬。他人雖如猩熊，但身手全無笨拙。他武功不止邪怪奇異，出人意外，而且招式靈活無比；他瞬眼之間，竟能劍，足，手，頭，口，同時襲擊對手！

危天龍這時手刀揮舞，上中下劈，左中右斬，手刀發招，招進變式，比對方更靈活！

危天龍之手刀發出風雷聲响，震耳欲聾，風雷夾帶刀鋒，震彈勾劍東歪西斜，他以空手鬥武器，以手刀制勾劍！

引得史特奇一聲吼叫，手中勾劍運足生平功勁，猛向危天龍飛擲射去。

危天龍深吸一口氣，右手刀凝聚功勁，猛然向前推拍——

只聽拍然聲响，勾劍應聲而斷；祇見史特奇步蹌身搖，鮮血從口吐出！

史特奇頹然道：「盟主功力高絕，本門佩服認輸，後會有期！」話畢，揮手招呼門人，轉身下山而去。

三方中秋決戰，中土武林全勝，四週人羣轟然歡呼，人聲掌聲响遍山谷，久長不斷不止。

危天龍一人力戰兩派掌門人，雖然得全勝，然而功勁亦已消歇不堪，氣力亦盡。他坐立不動，閉目運功調息。

驀地飛來五個人影，縱落天台中央。為首一人，竟是萬世雄，第二個是胡百力，另三人不知身份姓名。

四週人羣一陣哄動。

危天龍張開雙目，怔詫注視來者。

萬世雄冷笑道：「危盟主，萬某人此來，再與你一決生死！」劍隨聲至，發招突擊！

萬世雄上次戰敗，聲言隱居不出，然而他企圖領導江湖雄霸武林野心不死，圖謀武林盟主名位慾望未滅。他親訪三位隱居絕頂高人，助他待機重出，再向危天龍挑戰。

萬世雄所謂三位高人，乃當年武林江湖五大高手之三與萬世雄司徒文光齊名，同是白飄烟追求者。司徒文光奪得美人心，三人情場失敗，從此隱居退出武林。此次復出江湖，全力協助萬世雄，以報當年所愛被奪之恨。

中秋三方決戰此日，萬世雄領同大弟子胡百刀三位高人，早來泰山暗處隱伏；他知女兒鍾情危天龍，已將萬飛鳳困禁室內。

他心中有計，等待危天龍力戰外來强敵，乘他功勁消歇，然後現身出來，坐收漁人之利圖謀。

危天龍調息未畢，功勁未復源，力氣未復調勻，只能防守閃避，任由萬世雄攻打！

驀然人影飛落，阻擋萬世雄，護救危天龍，來人正是萬飛鳳。

萬飛鳳被禁困室內，幸其心腹婢女放釋。她飛奔而來，正見父親乘危天龍戰疲後向危天龍下毒手，所以不顧一切現身護救。

萬世雄大聲道：「鳳兒，妳快快給我走開！」

萬飛鳳道：「爹爹不要動武！」

萬世雄怒喝道：「你屢次破壞為父大事！……」

萬飛鳳道：「爹乘人之危，古語有云：勝之不武。」

萬世雄大怒道：「你一再逆叛為父，由現在起我們父女從此一刀兩斷！」

萬飛鳳哭道：「爹！……」

萬世雄厲聲道：「你快走開！」

萬飛鳳毅然道：「女兒不走！」

萬世雄咬咬牙，打出一掌，擊中萬飛鳳，萬飛鳳慘聲嬌呼，身軀飛開丈外，暈倒地上！

白飄烟飛至，嗔道：「萬世雄，你還有何顏面見天下羣雄！」

萬世雄冷哼道：「你改嫁危天龍，已汚清名，更有負司徒文光，又是萬某人之敵，饒你不得！」挺劍進打，要取白飄烟性命！

白飄烟振身維護危天龍，舉劍與萬世雄相搏。

李天生縱躍而出，手握三截棍向胡百刀纏打。

萬世雄請來三位高手，第一人長相不凡，號名「無敵鐵棍」黃風，第二人外表威武，號名「霹靂轟雷」馬飛，第三人才貌出衆，號名「鷹爪王」王鷹。三人年約四十，武功難分高低。

韋希凡，郭大奇，史華武三人飛身而出，分覓對手出戰：韋希凡對黃風，郭大哥對馬飛，史華武對王鷹。

危天龍快步走去，扶起萬飛鳳，見她美目緊閉，昏暈未醒，伸手在她身上穴脈按拍，她隨即醒來，張開美目，一見危天

龍，還在扶抱自己，一時悲喜交集，苦甜難分。嬌呼：「危公子！」撲倒他懷中痛哭。

危天龍輕拍她肩，慰問道：「萬姑娘，你傷勢如何？」

萬飛鳳哭泣道：「心胸疼痛，氣力不調。」

危天龍道：「你爲救我而受傷，天龍心裏難過。」

萬飛鳳啞聲道：「我向受父親痛愛，不想他竟如此無情，還說父女從此一刀兩斷。……」說話未完，哽咽泣哭。

危天龍嘆道：「你一再救護我，你父親……唉，天龍感深無言。」

萬飛鳳道：「公子心中有我，我心意已足。」

危天龍長嘆一聲道：「你何必爲我如斯……」

萬飛鳳幽嘆道：「公子與司徒夫人已成親？」

危天龍點頭道：「天龍感愧負你。」

萬飛鳳道：「小妹有一言，請公子坦言相告。」

危天龍道：「你請說。」

萬飛鳳道：「公子對小妹，可有點情心？」

危天龍道：「有情無緣，空嘆無可奈何。」

萬飛鳳閉目道：「小妹有一要求。」

危天龍道：「我必然應允妳，是何要求？」

萬飛鳳紅臉含羞，輕聲道：「公子親我。」

危天龍投目看望，無人注視他倆，他輕柔親她香唇。

萬飛鳳低聲道：「小妹身在公子懷中，就是此刻死去，也是心甘情願。」

危天龍激情擁抱着萬飛鳳，柔情道：「飛鳳！」

萬世雄出手不輕，萬飛鳳雖無生命之危，但身受重傷，日內難好。

此時，戰場上激鬥更烈，雙方正在展開羣鬥血戰。

白飄烟力鬥萬世雄，她年來功力大進，功勁雖還不及對方，但是身懷「天縱飄行」絕也輕功，可以應付自如。

李天生與胡百刀，武功不相伯仲，一時難分勝敗。

韋希凡與黃風，正在各展絕學拚鬥，黃風號稱「無敵鐵棍」，他一枝鐵棍闖蕩江湖，二十多年來，除司徒文光與萬世雄外，可說未逢敵手，無數武林高手敗在他鐵棍之下，他此次重出江湖，初逢強敵，又在天下羣雄目視面前，更加使出生平絕學。

韋希凡戰勝天地派古刹夫，初顯他高深驚人絕藝武功，現因對手雖然武功高强，是以一時未能取勝，但求不敗，穩打穩紮。

郭大奇與馬飛，打鬥驚心動魄，前者力大威猛，勇不可當，後者亦威武嚇人，他號稱「霹靂轟雷」，武功眞有其稱號威力，看他左掌如霹靂，右拳若轟雷，掌拳打出，夾帶轟雷霹靂氣勢。

史華武與王鷹，對打凶危驚險，雙方一個有「魔指鬼爪」駭人絕武，一個有「魔爪王」稱號，二人指擊爪抓，拳打掌劈，招式毒辣要命，竟是生死搏鬥。

人羣目睹場中羣雄生死血鬥，個個胆跳心驚，冷汗冒湧。四週無人言聲，只有兵刃「叮噹」撞激聲响，以及場中斥喝人聲。

場中龍爭虎鬥，最先受傷者是胡百刀，他被李天生一棍打中頭額，血流如注，最後向對方揮刀撲擊。

黃風漸處下風，韋希凡眼看就快可以取勝。

馬飛亦微露敗象，郭大奇力勁反勝對方。雖佔上風，但强手當前亦不敢輕視大意。

王鷹步身後退，史華武連環進擊。

白飄烟內力不及萬世雄，開始漸處下風。

這時萬世雄電目投射，瞥見女兒倒在危天龍懷裏，心中大怒，頓生毒計。

他左掌連拍，逼迫白飄烟施展「天縱飄行」飛躍開去，他突地飛縱撲向危天龍，劍掌齊出打去！

白飄烟驚叫嬌呼：「天龍！」飛身護救已來不及！

萬世雄突然偷襲，劍掌從後發至，危天龍全無守防，體內調息又未復原，眼看他要命喪劍掌之下！

正在千鈞一髮，一股勁風及時阻擋劍掌，人影飛閃而落，萬世雄看望，只見一人全身黑衣，黑紗蒙臉，身段窈窕婀娜，來者是個女子。

黑衣女不聲無言，挺劍直刺萬世雄。

萬世雄揮劍擋架，怒喝道：「你是何人？」

黑衣女冷哼一聲，不發一言，握劍進打。

萬世雄大聲道：「萬某人先殺你，後殺他！」他劍出一招「風逐浮雲」，正是風雷劍法。

黑衣女出劍發招，同是「風逐浮雲」，竟是風雷劍法。

萬世雄怔愕道：「你是誰？」

黑衣女又是一聲冷哼，沒有說話。

萬世雄再握劍打出，招式名「雷鳴降雨」。

黑衣女劍尖下發，招式同是「雷鳴降雨」。

萬世雄大驚道：「誰傳授你風雷劍法的？」

黑衣女手劍抖動，連環打出三招，正是風雷劍法。

萬世雄步身連退，臉色倏變，顫聲道：「方師叔與你是何關係？」

黑衣女沉聲道：「我是他女弟子。」

萬世雄聲震道：「他……他老人家未死？」

黑衣女冷聲道：「我來要你性命，爲師父報仇！」

萬世雄師父去世前，原將風雷劍法傳給師弟方剛，他爲要獨得劍譜，下毒暗害師叔，方剛喝了口湯，便疑心湯中放有藥毒，即將碗湯倒去。萬世雄入房，揮劍刺殺師叔。方剛武功遠勝萬世雄，但因喝了口湯，藥毒發作，負傷穿窗逃去。

萬世雄冷哼道：「你只學風雷劍法皮毛，看萬某人取你性命。」劍聚功勁，出

招攻打！

黑衣女與萬世雄，雙方同展風雷劍法，各自斃殺對方！

場中羣雄混戰，此時勝敗已分，萬世雄請來三位高手，先後負敗受傷，他大弟子胡百刀，已重傷暈死地下。

場中混戰停止，只有萬世雄與黑衣女，還在作生死血鬥！

黑衣女武功驚世駭俗，他力戰萬世雄，竟佔盡上風！

萬世雄內心驚駭交加，全身冷汗冒湧，他一向相信修煉風雷劍法，已達高峯化境，招式十全十美，全無缺點短弱。然而，同是風雷劍法，黑衣女招式比他更精妙神奇，功勁亦不下他，更令他驚駭是，她所出招式，如鬼若魔，全是他缺弱所在，盡向他致命即死的部位攻擊。

突聞黑衣女一聲嬌斥，聽見萬世雄慘叫連聲，身中三劍，倒地斃命。

萬飛鳳嬌呼：「爹爹！」起身奔來，撲倒父親屍身大哭！

白飄烟起來，扶抱萬飛鳳，輕拍她肩膀。

黃風，馬飛，王鷹三人，低首垂臉，同時轉身而去。

黑衣女突向危天龍飛來，伸指閃電連點，危天龍中穴難動，她挾抱起他便如飛奔去。

韋希凡，郭大奇，史華武，李天生四人，目睹盟主突被黑衣女擄去，怔愕驚詫，一時呆立當地。

白飄烟發現，飛奔追去，已然不見黑衣女踪影。

武林盟主被人擄去，四週人羣言聲哄鬧喧嘩。

萬飛鳳道：「白姊姊，危公子有否性命之危。」

白飄烟道：「那黑衣女子與天龍未知有否仇恨。」

韋希凡道：「黑衣女子究竟是誰？她是何人？」

郭大奇道：「她擄去盟主，意欲何爲？目的何在？」

史華武道：「盟主與她，是敵抑或是友？」

李天生道：「她武功高强，黑衣蒙臉，斃殺萬世雄，擄去盟主，眞是個神秘奇女。」

白飄烟道：「她及時相救天龍，又是萬世雄仇敵，她似無傷害天龍心意。」

韋希凡點頭道：「嫂夫人所言甚是，盟主似非她之敵。」

萬飛鳳道：「她何以擄去危公子？」

羣雄相顧對望，無人言答。

白飄烟握萬飛鳳手，溫柔道：「妹妹身受重傷，你在我處小住，我以武功助你療傷。」

萬飛鳳感激目注白飄烟，喚道：「白姊姊！」

且說黑衣女挾抱着危天龍飛奔，她走進山谷之後，進入一個洞內，將他放下地下。

危天龍中穴手腳不能動，雙目注視她，開口道：「請問，你何以擄我來此？」

黑衣女沉聲道：「我有話問你。」

危天龍道：「有話請說。」

黑衣女道：「你心愛萬飛鳳？」

危天龍道：「此話何意？」

黑衣女道：「是我問你。」

危天龍道：「我與她無情緣。」

黑衣女道：「你抱她，又親她，此非情？」

危天龍臉紅道：「我是不忍違她的要求。」

黑衣女道：「你與司徒夫人是否已成親？」

危天龍點頭。

黑衣女道：「你第一位夫人，可是凌飛狐？」

危天龍道：「你似知我甚詳，你是誰了？」

黑衣女嗔道：「現在不准你問，只准你答。」

危天龍雙目凝視她。

黑衣女道：「不准你目注我。」

危天龍收回目光。

黑衣女道：「凌飛狐人今何在？」

危天龍長嘆道：「她既然被萬世雄斃殺。」

黑衣女道：「你有否想她？」

危天龍道：「她是我結髮妻室，又是我第一個心愛夫人。」

黑衣女道：「你既心愛她，何以又再娶？」

危天龍道：「這……」

黑衣女道：「她屍骨未寒，你已續娶，你對她變心負情！」

危天龍道：「我……」

黑衣女幽嘆道：「自古多情男子，總是萬難專一！」

危天龍道：「我如何稱呼你？」

黑衣女道：「不要你稱呼。」

危天龍道：「你要將我如何？」

黑衣女道：「你有負凌飛狐，我代她懲罰你。」

危天龍道：「你是飛狐的朋友？」

黑衣女道：「正是！」

危天龍道：「你如何懲罰我？」

黑衣女道：「你要在此一月，每日面壁思她！」

危天龍道：「你呢？」

黑衣女道：「此洞是我居住之所。」

危天龍道：「我在泰山居住多月，何以從不見你？」

黑衣女道：「我來此不過兩月。」

危天龍道：「你可否除下面紗，讓我一睹紅顏！」

黑衣女道：「我生來貌醜，不以面目見人。」

危天龍與黑衣女說話，暗中運功打開穴道，此時穴道已開，他乘她不見，突然跳起身，伸手除下她臉上黑紗，黑衣女一聲嬌呼。

危天龍大喜，驚叫道：「飛狐！」

凌飛狐美目瞪他，轉面背身過去。

危天龍驚喜道：「你沒有死？」

凌飛狐嗔怨道：「我人未死，但心已死。」

危天龍上前捉她玉手，她摔開他。他道：「飛狐，爲夫是否在夢中見你？」

凌飛狐道：「你在地府見我，我是個女鬼！」

危天龍道：「你是人是鬼，我同樣喜出望外。」

他再捉她玉手，她不再掙脫，他道：「飛狐，你如何死而能生？」

凌飛狐道：「我被萬世雄掌擊墮崖，大幸跌落山谷底稻禾草堆，有一老人救我，他在山谷洞獨居，他治我體傷，且收我爲徒，師父名方剛，正是萬世雄師叔，師父被萬世雄毒殺劍傷，逃來此山谷隱居，他體傷雖癒，但左手右足殘廢。他傳授我風雷劍法，要我爲他報仇。」

危天龍道：「你不幸中大幸，學成獨步武林風雷劍法。」

凌飛狐道：「你失去髮妻，却娶得天下第一美人，更是艷福無雙哩。」

危天龍手按她香肩，說道：「你是我元配髮妻，又是我第一個心愛夫人，我倆經歷生死，今日相逢，此是我天下第一艷福。」

凌飛狐道：「你此話眞心？」

危天龍道：「天日可證我心。」

凌飛狐轉過身來，美目凝視危天龍不瞬。

危天龍擁抱她，柔情道：「飛狐！」

凌飛狐嬌嚶一聲，嬌軀軟倒危天龍懷裏，他動情親她。……

× × ×

白飄烟思掛危天龍，一夜無寢，在房在窗旁望天，早日未升，她走出山峯中立，漫步徘徊。

一雙男女從遠走來，白飄烟遙望，驚喜奔去，男女者正是危天龍與凌飛狐。

白飄烟嬌嗔道：「天龍！」撲倒愛夫懷中，喜極而泣。

危天龍道：「飄烟，你看她是誰？」

白飄烟抬目望去，眼前美人，身穿黑色衣裙，容貌美艷嬌麗，驚喜道：「飛狐妹妹。」

凌飛狐擁抱白飄烟道：「姊姊！」

危天龍帶笑道：「飄烟，你猜黑衣女是誰？」

白飄烟笑道：「是飛狐妹妹。」

四個人影奔來，是韋希凡，郭大奇，史華武，李文生四人。

四人喜見盟主歸來，又見凌飛狐死而能生回來，更是喜上加喜，他們拱擁危天龍回屋，擺設酒菜慶祝。

白飄烟手拉凌飛狐進入閨房，二人親熱對談。

白飄烟道：「此刻妹妹回來，姊姊要走了。」

凌飛狐道：「何解？」

白飄烟道：「天龍與你重會，姊姊應要退出。」

凌飛狐道：「姊姊，你與天龍正式成親，同是他夫人。」

白飄烟道：「你是他髮妻，你倆元配一雙，姊姊不能加入。」

凌飛狐緊握着白飄烟的雙手，懇道：「姊姊不能走，你我情同姊妹，兩女可侍一夫。」

白飄烟道：「妹妹如此說，姊姊順從你心意。」

凌飛狐道：「姊姊比妹齡長，你排第一，妹排第二。」

白飄烟道：「不，妳是與天龍成親在先……」

凌飛狐道：「你是姊姊，我是妹妹，我倆名份已定。」

白飄烟雙手擁抱凌飛狐，激情道：「妹妹！」

凌飛狐道：「萬飛鳳人何在？」

白飄烟道：「她在別房養傷。」

凌飛狐道：「她體傷如何？」

白飄烟道：「她體傷不重，日內可原好。」

凌飛狐道：「她一再救護天龍，眞情感人。」

白飄烟道：「她幼失慈母，父又去世，現只有一人。」

凌飛狐道：「我倆請她留此同住。」

白飄烟道：「她對天龍一往情深，姊姊想……」

凌飛狐道：「想她成爲危天龍第三夫人？」

白飄烟道：「妹妹可願意？」

凌飛狐笑道：「天龍艷福齊天，我倆的夫君是個天下情種，咱們作主讓他倆成親。」

危天龍走進，聽知此事，一時不聲無話。

凌飛狐玉手推他道：「你喜出望外，忘記說話啦。」

危天龍嘻笑道：「天龍娶三美爲妻，眞是享盡天下艷福。」

白飄烟手推危天龍道：「你快去告知飛鳳妹妹。」

危天龍步入萬飛鳳閨房，她正在臥牀望天，一見他回來，不禁驚喜嬌喚道：「危公子！」

危天龍坐床，握她玉手道：「你心胸還痛麼？」

萬飛鳳道：「還有小痛。」

危天龍道：「你躺下休息。」

萬飛鳳道：「那個黑衣女……」

危天龍道：「你知她是誰？」

萬飛鳳道：「她是誰？」

危天龍道：「她正是我髮妻飛狐！」

萬飛鳳驚喜道：「她沒有死？」

危天龍道：「幸得你方祖師叔將她救活過來。」

萬飛鳳傷嘆道：「我爹爹……」

危天龍道：「他人旣已死，不要再說了。」

萬飛鳳道：「危公子……」

危天龍道：「我倆今後名字相稱。」

萬飛鳳輕聲道：「天龍。」

危天龍含笑道：「你傷好後，還要改稱夫君呢？」

萬飛鳳不禁粉臉泛紅，怔詫的道：「你是說……」

危天龍抱着她的肩道：「兩位夫人准許我娶你爲第三夫人，飛鳳，你可願意嫁我？」

萬飛鳳無限嬌羞，突投懷送抱，在危天龍懷中嬌笑。

危天龍擁抱萬飛鳳，扳起她的香唇親她。

三鳳伴神龍，武林成佳話。

——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隆中客・文　盧令・圖

金不換（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青年人金人俊乃是南七省瓢把子金不換的孩子，自幼寄養於江家，幸賴一位賈大叔照顧。一日在酒樓中碰到三個君山總寨的香主，賈斯文喬裝成金不換的樣子，騙去了他們手中裝了寶物的紫檀木匣。金不換既失去了刼回來的那批寶物，還被廟中官差所追捕，只好答應他們三月內把失物追到交回他們，一夜君山總寨的總管諸葛明，要欲追回失去的紅貨，反被誘至樹林中，被那先前假冒金不換的人打至重傷，金人俊在店房中，窗門忽被二夜行人撬開，交手間，一自稱呼延小鳳的女子來帮助他打退來敵……

圖報昔日恩　促父子團圓

仍然卓立窗前的金人俊，禁不住心頭一震地暗忖着：「原來她就是名震三湘的笑羅刹，我眞是有眼不識泰山啦……」

原來笑羅刹呼延小鳳的名氣，比起那位將金人俊撫育成人，金人俊一直將其當作父親的雲夢劍客江大豪來，更爲响亮。

據說：笑羅刹的俏臉上，永遠掛着令人陶醉的笑容，即使是當她殺人時也不例外，這也就是她獲得這一綽號的由來。

她，武功旣高，人又長得漂亮，平常一些不知其來歷的登徒子，往往腦袋搬了家還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死的。

她的爲人，介于正邪之間，這也就是說，有時候是好人，有時候却是壞人。

至于她的出身來歷，也是一個謎，也由于笑羅刹的名氣太响亮，因而江湖上一般人都只知道笑羅刹，而很少有人知道笑羅刹姓甚名誰。

金人俊平時沒在江湖上走動，自然只聽說笑羅刹這名號，而不知其眞實姓名，也就難怪他此刻會有「有眼不識泰山」之感了。

金人俊心念電轉間，呼延小鳳却向那中年道士笑問道：「你就是君山總寨新聘的護法，青城派的敗類赤城子？」

那中年道士手拈長髯，含笑點首道：「不錯，妳的話雖然有點不好聽，但秀色可餐，嗓音甜美，聽聽就教人全身都酥上個大半天，而且，我赤城子能在妳的芳心中佔有一席之地，更是我的莫大光榮。」

呼延小鳳對赤城子的邪話聽若未聞，却向那短裝老者笑問道：「成準，看情形，方才那兩個耳光還不過癮，是嗎？」

成準（即短裝老者）冷笑道：「臭婊子，現在，有得妳受用的啦！」

他的話聲未落，又挨了兩記火辣辣的耳光。

近在咫尺的赤城子竟然來不及支援，使得他精目中異彩連閃地脫口讚道：「好身手！」

呼延小鳳却是若無其事地，目注被她揍得暈頭轉向的成準，嫣然一笑道：「成

準，你再罵一聲臭婊子試試。」

所謂泥人也有三分土性，此情此景，試想，教成準怎能受得了，何況，她還自恃有一個赤城子在旁邊，可以給他大力支援。因此，老羞成怒之下，他厲聲叱道：

「臭婊子！爛婊子……」

成準並不糊塗，于厲聲叱罵的同時，並未忘記趨吉避凶，而同時飛身疾退。

但不知是他太差勁，還是呼延小鳳的身手太高明，他那聲「爛婊子」的「子」字的尾音未落，人頭已滾落一旁，而那頸腔中狂噴着鮮血的無頭屍身，却仍然向後面衝出丈多遠才倒下來。

一旁的赤城子，並未採取救援行動，只是臉色鐵青，凝注着呼延小鳳，默然不語。

呼延小鳳手橫長劍，似笑非笑地道：「一個人，如果自己要找死，那是大羅金仙也救不了的。」

她這幾句話，像是說巳死的成準，也像是在對赤城子有着某種暗示，因而使得赤城子眉梢一揚道：「呼延小鳳，妳太過份了！」

呼延小鳳道：「你該知道，在你沒來之前，我巳經放過他一馬……」

赤城子截口冷笑一聲道：「我只管眼前……」

呼延小鳳也截口笑道：「眼前你既然自認爲了不起，爲甚麼不出手救他？」

方才，明明是她的出手太快，沒給對方出手救援的時間，此刻，却還要以此相責，眞算是得了便宜還要賣乖。

也因爲如此，氣得赤城子鬍子都翹了起來，一時之間竟然接不上腔。

呼延小鳳又含笑問道：「赤城子，方才你說過你很乖，還記不記得？」

呼延小鳳不愧她那「笑羅刹」的綽號，她的俏臉上一直浮現着令人心醉的笑容，與赤城子那吹鬍瞪眼的神情，形成鮮明而强烈的對比。

赤城子也不愧是個閱歷豐富的老狐狸，深知臨敵發怒乃兵家之大忌，立即徐徐吸進一口清氣，抑平心中的怒火之後，居然咧咀邪笑道：「是的，在漂亮的小姐面前，我一向很乖，不但很乖，也最懂得憐香惜玉，不信，可以當場試驗。」

呼延小鳳的話題似乎又拉遠了：「牛鼻子，你瞧，成準那身首異處的樣子，可實在不雅觀啊！」

赤城子沒弄清對方的言外之意，只是冷冷地一笑，却沒接腔。

呼延小鳳又含笑說道：「你既然很乖，我也法外施恩，准你自斷心脈，可以獲得一個全屍，否則，像成準那個樣子，就不雅觀啦！」

赤城子邪笑道：「如果妳更慈悲一點，讓我死在妳的懷抱中就更感盛情啦。」

呼延小鳳嬌笑道：「行……來吧！」

赤城子揚一揚手中的鐵拂塵，敞聲邪笑道：「請娘子多多包涵，貧道放馬過來了……」

他們的話很風趣，也似乎很客氣，但雙方一交上手，可就不是那麼回事了。

他們交手處，跟金人俊的窗前，少說點也在二丈以上，但呼延小鳳長劍上的森寒劍氣，却仍然使得金人俊直打寒噤。

劍光如織，勁風激盪中，傳出呼延小鳳的嬌笑道：「牛鼻子，你平常糟塌過的良家婦女，不可勝數，如果我一劍砍下你的狗頭，未免太便宜了你……」

赤城子的語聲邪笑道：「娘子娘子，現在正是無言勝有言，盡情享受的時候，千萬莫煞風景，也別急，慢慢來就要準入佳境了哩……」

對于這種意在言外的邪話，金人俊還沒法領會。但是忽然他耳中却聽到賈斯文的傳音道：「金人俊，我在甬道中等你，快出來。」

金人俊悄然啓門，賈斯文正在甬道的拐角處向他招手，並低聲說道：「咱們快走。」

「走？」金人俊楞了一楞道：「走去哪兒？」

「你忘了，咱們還要去見江夫人。」

「可是……我們要不要助呼延阿姨一臂之力？」

「不必多此一舉，像赤城子那塊料，再加上一個，也不是她的百招之敵……」

一聲慘號，傳自後院，並傳來呼延小鳳的嬌笑道：「賊牛鼻子，如果你方才聽我的話，自斷心脈，那有多好啊……」

赤城子的語聲厲叱道：「臭婊子，道爺跟妳拚了！」

金人俊巳被賈斯文拉着由前院的天井中長身飛射而起，後面却傳來呼延小鳳的嬌笑聲道：「賈斯文，別溜得那麼快，我不會追你……金人俊，別忘了我交代你的話。」

離開客棧約莫里許之後，賈斯文才含笑說道：「孩子，你想想看，她在激戰當中，仍能察覺我巳回來將你帶走，她的高明，也就不難想見啦！」

接着，又笑問道：「她跟你交代過一些甚麼？」

金人俊道：「她說，希望您以後乖一點，否則，她要將您的秘密抖出來……她還說，當代武林中，她是知道您的秘密的唯一的一個。」

賈斯文沒接腔，他的脚步慢了下來，同時，輕輕地嘆了一聲。

金人俊試探着問道：「賈大叔，那位呼延阿姨說的是眞的嗎？」

「唔……」

「那……您爲甚麼連我也要瞞着？」

賈斯文仍然沒答話，而且，那本巳減緩的脚步也索性停了下來，背負着手，仰首凝視着夜空中閃灼不定的繁星，默然無語。

此情此景，使得金人俊殊感不安地道：「賈大叔，請……請原諒我，我不該問這些……」

「不！」賈斯文拍拍他的肩膀，苦澀地一笑道：「孩子，你應該問的，而且，該請求原諒的是我，但我目前還不便告訴你。」

金人俊也苦笑了一下，道：「既然不便，那就算了。」

賈斯文道：「請相信我，到了適當的時機，我會告訴你的。」

接着，又正容說道：「目前，我正在進行中的工作，非常艱苦，人手也深感不足，所以，我才請求江夫人，對你特別成

全，使你能够于極短時間之內，成爲我最得力的助手。」

「您所說的極短時間，是多久？」

「最多不會超過一個月。」

金人俊驚訝問道：「一個月？那怎麼行！」

「行的。」賈斯文很自信地道：「江夫人的五叔大覺大師（即楊家將中五台出家的楊五郎），目前巳成地仙之體，他老人家所煉的回天丹，有伐毛洗髓，脫胎換骨的功效，以你的特殊秉賦和武功基礎，再加上過目不忘的記憶力，一粒回天丹，一個月的時間，一定可以成爲我的最得力的助手。」

金人俊道：「只是，江夫人是否願意成全我呢？」

賈斯文仍然是很自信地道：「放心，一切包在賈大叔身上。」

金人俊笑了笑，忽然岔開話題道：「賈大叔，那位呼延阿姨的武功，是否跟你差不多？」

賈斯文道：「可以這麼說。」

金人俊道：「那麼，您爲何放着這麼一個現成的好助手，不加以運用，何況，看情形，她對您又那麼好。」

賈斯文沒想到金人俊人小鬼大，會猛在此地冒出這麼一個使他尷尬的問題來，他，苦笑了一下，才反問道：「方才，她跟你說了些甚麼？」

金人俊道：「她跟我說的巳經轉告您了。」

賈斯文道：「那你怎麼知道她對我好呢？」

金人俊神秘地笑道：「想當然耳！」

「眞是人小鬼大！」賈斯文雖然是叱責的語氣，但眉宇之間，却充滿了歡欣與讚許的神情。

「賈大叔，您還沒回答我的問題哩！」金人俊向他扮了一個頑皮的鬼臉。

「是的，她的確是一個很好的助手，可是……」賈斯文忽然輕輕一嘆道：「這個女煞星，我惹不起。」

「爲甚麼？」

「因爲，她太年輕了……」

「她不是巳三十二歲了嗎！跟您正好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呀！」

賈斯文笑道：「別聽她胡說八道，實際上她今年才二十四歲。」

金人俊訝問道：「那她爲甚麼要說三十二歲了呢？」

賈斯文道：「可能是爲了在你面前充阿姨，才故意將年紀誇大一點。」

金人俊苦笑連聲道：「簡直是不可思議。」

「女人本來就是不易理解的動物，也是最會說謊的動物。」賈斯文含笑說道：「小子記着，以後跟女人打交道時要特別當心，有時候，她說十句你信她五句還會上當的。」

「這是你的經驗之談？」

「不錯。」

金人俊沉思着道：「其實，那位呼延阿姨很不錯的，年紀輕一點，又有甚麼關係……」

賈斯文截口笑道：「你小子受了她多少好處，居然替她做起說客來了。」

金人俊嚶道：「我說的是可是由衷之言呀！」

賈斯文忽然長長地嘆了一聲，金人俊又注目問道：「賈大叔，你們是怎麼認識的？」

「你就是不問，我也要告訴你了。」

賈斯文笑了笑道：「其實，說來很簡單，約莫是一年以前，她中了一個採花淫賊的暗算，在緊要關頭被我救了下來，從此之後，她就向我糾纏不休，理由是：她那女兒家的清白之軀被我看到了。」

金人俊道：「這理由是很充分啊！」

賈斯文瞪了他一眼，金人俊笑道：「別在心中罵我吃裏扒外，其實，我是就事論事，說的是公道話呀！」

賈斯文長嘆一聲道：「我承認你說的是公道話，也承認她的人很不錯，只是，賈大叔這口古井，巳不再起波瀾了。」

金人俊道：「賈大叔，您還正當盛年，按說，不該這麼消極，我想，您一定有過一段傷心的往事？」

賈斯文笑道：「你小子乳臭未乾，說起話來却是老氣橫秋，你是跟誰學的？」

他好像是有意避免回答那尷尬的問題，不着痕跡地將話題岔開了。

金人俊又向他扮了一個頑皮的鬼臉，道：「自然是您賈大叔教導有方呀！」

金人俊年紀雖輕，人却絕頂聰明，他意識到賈斯文不願回答他提出的問題，也很識趣地不再追問。

賈斯文右掌一揚道：「小子討打！」

金人俊笑道：「賈大叔疼最我，我知道您不忍心打我的……」

不遠處，忽然傳來一聲幽幽長嘆。

金人俊一楞道：「那是誰啊？」

賈斯文道：「是你的呼延阿姨。」

「是她？」金人俊苦笑道：「像她那麼達觀的人，也會嘆氣？」

賈斯文道：「再達觀的人，也會有情緒不佳的時候。」

金人俊笑了笑道：「看情形，那個甚麼赤城子，大概巳凶多吉少了？」

「有着這一段時間，即使是兩個赤城子，也給宰掉啦！」賈斯文有點意興闌珊地道：「你呼延阿姨巳經走了，咱們也走吧……」

× × ×

四更過後，巳經快天亮了。

沉沉夜色中，有一幢閃灼不定的光華在庭院中滾動。

不！那是有人在練劍，由於舞得太快，劍法又太奇妙，因而但見一幢光華在滾動而不見人彩。

練劍的人雖然看不到，但旁觀的人却看得很清楚，那是當代武林中有數的幾位頂尖兒人物——即將出任北六省正副武林盟主的楊柳兒，江浩然，范玲姝等三人，和那位有點兒神秘莫測的賈斯文。

楊柳兒等三人全部聚精會神地目注那幢光華的變化，賈斯文却是一臉的得意神色，但四個人誰都沒有吭氣。

少頃，那閃灼不定的光幢忽然收斂，現出氣定神閑的金人俊，向着楊柳兒抱劍躬身，含笑說道：「獻醜！獻醜！」

楊柳兒含笑點首道：「很好！僅憑看到我和金不換交手一次，就能有這種成績

，那是非常難得了。」

賈斯文數拈鬚微笑道：「江夫人，請別寵壞了他，連我這個外行都看得出來，這小子僅僅是憑他的特殊記憶力，記下一些皮毛而已……」

楊柳兒截口笑道：「賈大俠你眞會自謙，放眼當今武林，能有幾個像你這樣的外行呢？」

賈斯文啞然失笑道：「當代武林中像我這樣的外行有多少我不知道，但賈斯文却只此一家，別無分號。」

楊柳兒神色一整道：「好！咱們說正經的，方才，我不是寵他，你賈大俠說的也不錯，他會的只是一些皮毛，但如果是一個資質次一點的人，即使是十天半月的工夫，也達不到他目前這種進境！」

賈斯文道：「那麼，江夫人認爲這小子巳經通過攷驗了？」

楊柳兒道：「是的，不論資質，秉賦，悟性，都是上上之選，不過，我却不能收他作徒弟……」

此話一出，金人俊，賈斯文二人的臉色立即爲之一變，賈斯文並促聲問道：「爲甚麼？」

江浩然也含笑說道：「柳兒，這樣的徒弟，打着燈籠也不容易找到啊！」

范玲姝也附和着道：「柳姊，放棄這樣的徒弟，太可惜啊！」

楊柳兒以春葱似的玉指指着自己的鼻尖，美目環掃，含笑問道：「諸位瞧瞧，我楊柳兒像一個爲人師表的樣子嗎？」

江浩然微微一楞，然後笑道：「妳太年輕了，的確不像個作師傅的樣子。」

賈斯文嚷道：「江大俠，這不成理由，誰規定過，一定要年紀大的人才能作師傅呢？何況，尊夫人早就承諾過的。」

楊柳兒搶先接口道：「請放心，我答應過的事情，一定作到。」

賈斯文喜道：「妳又改變主意了？」

楊柳兒道：「誰說的？你聽說過至尊寶是一個輕易改變主意的人嗎！」

賈斯文苦笑道：「那……江夫人，妳眞把我弄迷糊了。」

「我不像個作師傅的樣子，作師姊總可以吧！」楊柳兒嫣然一笑之後，神色一整道：「我決定代我五叔收徒，並代他老人家傳藝，一個月之後，保證你獲得一個最得力的助手就是……」

不等她說完，賈斯文巳連連拱手道：「多謝江夫人！多謝江夫人！」

緊接着，扭頭沉喝一聲：「小子，還不快點拜見師姊！」

金人俊喏喏連聲，正待拜將下去，却被一股陰柔潛勁給擋住了，楊柳兒並含笑說道：「別來這一套，現在，我要先知道你的身世，走！咱們到室內去。」

× × ×

金不換是南七省水陸七十二寨的總寨主，說得不好聽一點，是一個强盜頭兒，雖然作强盜的人，不一定全都是壞人，因爲，如所週知，有些人是身不由主地被逼上梁山的，但不論如何，既然作了强盜，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就都成爲萬惡不赦的壞蛋了。

作爲强盜頭兒的金不換，一般人對他的口碑不好，是很自然的事，而賈斯文口中的金不換更是壞得無以復加，沒有一丁點兒人性。

原來當金不換還在當混混兒的時候，戀上秦淮河畔的一個名妓柳迎春，由於當時的金不換年輕英俊，倜儻風流，加上溫柔體貼，善解人意，一張咀又能說會道，因而使得歷盡滄桑，平常賣笑不賣身的柳迎春，不但奉獻出她一向冰封着的感情，也奉獻出她那寶貴的貞操，以及多年的積蓄。

但金不換於獲得柳迎春的一切之後，却不告而別，留給她的是腹中的一塊肉，也就是現在的金人俊。

柳迎春人財兩空，傷心欲絕之餘，却還存着一絲希望，希望這個負心郎，有一天能够天良發現，仍回她的懷抱中來。

她的希望沒落空，一年之後，金不換又回來了。

當然，金不換對她編了一套很動人的理由。

眞是痴心女子負心漢，柳迎春竟然相信他的鬼話，也原諒了他的一切。

他們的重溫鴛夢，也不過是半年光景，金不換又不告而別，這回，他帶走她錢莊中僅有的一點存欵，同時也將她的房子暗中賣掉了。

於是，柳迎春不但變得一無所有，而且，連生活也發生了問題，如非是她的一個情如姊妹的手帕交的姑娘古如萍及時援手，並多方開導她，則金人俊也就不會活到今天了。

古如萍也就是金人俊一直以爲是親生母親的江夫人。

當時，古如萍正爲雲夢劍客江大豪救出火坑後生下的第一個孩子（也就是如今將金人俊趕出江府的「大哥」江人傑，他們是同一年出生的）作週歲生日，柳迎春却託人送上一份特別禮物——襁褓中的金人俊和一封遺書。

古如萍一方面看在柳迎春的交情，另一方面，當時的金人俊也實在太可愛了，於是商得江大豪的同意，將金人俊認作親生的兒子。

金人俊並非江家的骨肉，這，在江家是一項絕對的機密。這機密一直到江大豪夫婦去世之前不久，於閑談中說及被江人俊偷聽到才洩漏出來。

江大豪夫婦當時曾特別交代江人傑，不可洩漏乃弟的身世，並必須像以往一樣，視乃弟爲親兄弟。

江人傑本性並不壞，只是由於平時嬌生慣養，形成一個十足的紈袴子弟，父母去世之後，失去管頭，濫交匪類，吃喝嫖賭，無所不來，乃父所遺的偌大家財，很快就冰消瓦解。

金人俊看在眼裏，痛在心裏，乃不時加以勸導。

但此時的江人傑，好像是走火入魔，不勸他還好，這一勸，却導致金人俊身份被揭穿，並被趕出江家的結果。

× × ×

當賈斯文娓娓地說道出這一段往事之後，室內的人，一個個神情木然，一片死寂。

尤兵是金人俊，更像個木偶似的，連眼皮都沒眨一下。

沉寂了半晌，金人俊才目注賈斯文道，「賈大叔，您還漏了一些很重要的情節沒說。」

賈斯文「哦」了一聲道：「是哪些情節，你問吧！」

金人俊沉思着問道：「我娘是怎麼死的？」

「不知道，」賈斯文苦笑道：「也許她現在還活着也說不定……」

金人俊目光一亮道：「眞的？」

賈斯文又苦笑了一下道：「孩子，你別忘了，我說的是也許。」

金人俊道：「你既然這麼假設，一定有根據？」

賈斯文道：「是的，因爲，當時江大俠夫婦雖然接到令堂的遺書，却並未發現令堂的遺體，而且，事後也曾請人四處追尋，並未發現任何蛛絲馬跡。」

江浩然插口笑道：「這倒是很奇怪的事，偌大的一個人怎會平空失踪了呢？」

賈斯文道：「不瞞諸位說，我也暗中搜尋過，歷時五載，還是徒勞無功。」

金人俊道：「我娘會不會武功？」

賈斯文道：「我所認識的令堂，是不會武功的。」

楊柳兒笑問道：「賈大俠，這些，你又是怎麼知道的？而且，你一個局外人，爲甚麼那麼熱心，暗中搜尋我這位師弟的令堂達五年之久？」

「我不是局外人。」賈斯文苦澀地笑道：「我是一個情場敗將，因爲，我也是當時拜倒柳迎春石榴裙下的衆多寃大頭中之一。」

楊柳兒啞然失笑，意味深長地「哦」了一聲道：「那就怪不得啦！」

范玲姝也嬌笑道：「想不到賈大俠還是一位情聖哩！伊人對金不換情有獨鍾，而你却一直在默默地單戀着，並默默地照顧她的遺孤。」

金人俊苦笑着嘆道：「所以，您找不到我娘之後，跟到江家莊附近，開了一家雜貨店，便於暗中照顧我，並將一身所學，傾囊相授，却又不許我告訴任何人？」

「是的，」賈斯文嘆了一聲道：「因爲，我不想讓雲夢大俠知道我的秘密。」

楊柳兒徐徐地道：「賈大俠，成全我這位師弟的武功，我負完全責任，可是處於他們父子之間的這一樁公案，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我却愛莫能助。」

賈斯文很自信地拍拍自己的胸脯道：「這方面，由我一肩承担，而且，我一定作得不違天理，不背國法，不悖人情。」

一頓話鋒，又向金人俊問道：「孩子，你相信賈大叔的話嗎？」

金人俊有點凄涼地一笑道：「我不相信您的話，還能相信誰的話哩！」

爲了調劑目前這有點沉悶的氣氛，楊柳兒含笑改變話題道：「別忘了，我這位師姊的話，也應該相信。」

賈斯文飛快地附和道：「不但師姊的話要相信，連姊夫和范姊姊的話，也都要相信。」

金人俊連連點着頭，道：「當然！當然！」

賈斯文精目環掃，拈鬚微笑道：「江大俠，二位江夫人，非常抱歉，賈斯文沾了我這位侄子的光，以後，稱呼方面，該要調整一下了。」

「別想佔我們的便宜。」楊柳兒嬌笑道：「咱們各交各，叫你一聲賈大俠，巳經够客氣啦！」

× × ×

夜濃如墨！——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時間，賈斯文獨個兒回到他那寄宿的嘉賓客棧。

但他並未直接進入他的房間，却站在院外伸手輕敲着窗門道：「很抱歉！讓你久等了。」

「高明！高明！你不但制住了我跟踪的手下，也知道我會在這兒等你……」

隨着這話聲，窗門「呀」然而啓，卓立室內的赫然是金不換。

賈斯文淡然一笑道：「總寨主謬奬了，其實，我一點也不高明，方才，所以能制住跟踪我的人，是他們太差勁，至於我能預知你在這兒等我，那是由於我對你太了解了。」

「哦！」金不換目光深注着：「你就是賈斯文？」

「不錯。」

「你不但對我很了解，對本總寨的內患，也知道很多？」

賈斯文連連點首，說道：「正是，正是。」

金不換蹙眉說道：「照說，你如果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敵人，可是，我就是想不起來，因爲，我的朋友和敵人中，沒有姓賈的，也沒有像你這麼高明的人物。」

賈斯文神秘地一笑道：「那你何妨多想想看。」

「我會多想的，現在我問你，」金不換的目光有如兩道冷電：「那批紅貨，是不是你騙走的？」

賈斯文道：「我拒絕回答。」

金不換道：「在松林中，那兩個冒充我的人，你也是其中之一？」

賈斯文含笑反問道：「你說呢？」

金不換臉色一沉道：「姓賈的，我沒工夫跟你閑磕牙！」

賈斯文笑道：「我也一樣，請！」

「請我出手攷驗攷驗份量，還是請我走路？」

「請你滾蛋……」

「沒這麼簡單……」

金不換冷笑聲中，人巳穿窗而出，一隻巨靈之掌，巳凌空抓了過來。

賈斯文一面飛身退避，一面朗笑道：「別驚擾別人的好夢，咱們換個地方，好嗎？」

金不換一面跟踪飛撲，一面冷笑道：「行……」

兩道人影有如電掣星飛地馳向郊外，一直到達那通往松林的墳場才停了下來。

這時，東方天際，巳然現出了一抹曙光，賈斯文卓立一座荒墳上，含笑說道：「金當家的，現在，咱們可以好好的談談了……」

不等他說完，金不換巳欺身進擊，並冷笑道：「咱們之間，沒甚好談……」

「砰、砰、砰」三聲霹靂巨震過處，賈斯文被震退八尺有多。

金不換得理不饒人地跟踪進擊，一面

說道：「好身手；値得我放手一搏。」

賈斯文橫飄八尺，避過對方的銳鋒之後，沉聲喝道：「且慢！」

金不換停止搶攻，注目問道：「你還想玩甚麼花槍？」

「在你這位高明人物面前，我能玩甚麼花槍哩！」賈斯文苦笑道：「我有自知之明，不是你的敵手，但我也不妄自菲薄，三五百招，我自信還能接得下來，這說法，你同意嗎？」

金不換不置可否地「唔」了一聲。

賈斯文含笑說道：「那麼，你有絕對的把握可以制服我，又爲甚麼不讓我將話說明之後再打呢？」

金不換冷冷地說道：「好！有屁便快放！」

賈斯文笑道：「別裝成一副要吃人的樣子，我提醒你一聲，讓我將話說明，不是對我施捨，因爲，否則的話，後悔的必然是你自己。」

金不換訝問道：「我會後悔？」

「是的。」賈斯文正容道：「因爲，如果你不聽我說明，不但收不回那失去的紅貨，連老命也勢將不保，而且……」

金不換截口問道：「而且怎樣？」

賈斯文含笑反問道：「你知不知道，有一個親生的兒子流落在外面？」

金不換笑道：「你眞是越說越玄，我有沒有兒子，難道我自己不知道。」

賈斯文道：「你是有兒子的，昨晚在白家集的酒樓上，你們還見過面，也談過話……」

接着，他將金人俊的身世，簡略地作了一番說明。

金不換苦笑道：「你這一說，倒使我想起來了，當年的確是有這回事。」

賈斯文道：「如果你還有所懷疑，也不妨去問問江大俠那個不長進的兒子江人傑。」

「我會去問的。」金不換沉思着問道：「那孩子現在在那兒？」

賈斯文道：「現在在至尊寶江夫人身邊，江夫人看中他的特殊資秉，代她五叔收徒傳藝，先以一個月的工夫，傳他一套劍法。」

金不換笑道：「這倒是那小子的造化了。」

賈斯文道：「可是，你也別高興得太早，到目前爲止，那小子還不想認你這個父親。」

金不換輕嘆一聲道：「我也不便勉强他認識我這個父親，說句眞心話，對於他們母子，我虧欠太多了。」

賈斯文道：「目前，我和江夫人伉儷正在開導他．也許一個月之後，那小子會改變主意。」

「那我先謝了。」金不換苦笑道：「這麼說來，我倒是誤解你的一番好意。」

賈斯文也苦笑道：「現在你能了解，也就够了。」

金不換沉思了一下道：「方才，你也說到那批紅貨的事？」

賈斯文道：「是的，現在我告訴你老實話，昨宵在松林中戲耍諸葛明的那二位，就是取走那批紅貨的人。」

「那是你的朋友？」

「只有一個是我的朋友，但兩個都是你的生死對頭。」

「他們姓甚名誰？」

「這一點，很抱歉，我在他們二位面前承諾過，不能告訴你。」

金不換笑道：「但事實上，你已經告訴我不少了。」

賈斯文道：「我告訴你的，跟我對他們的承諾無關。」

金不換目光深注地道：「你爲甚麼要告訴我這些？」

賈斯文道：「我不但告訴你這些，而且，我還要盡我所能，發揮影響力，讓你收回那批紅貨，也讓你們父子團聚。」

金不換道：「我很感激，也更迫切地希望你說明所以這麼作的原因？」

「這可以分兩方面來說。」賈斯文正容說道：「第一、我是爲了報恩……」

金不換截口笑道：「報恩？我金不換從來沒作過好事，更加不認識你，恩從何來？」

賈斯文笑道：「我生平也沒作過一件好事，咱們算是臭味相投。好！現在，言歸正傳。」

一頓話鋒，又含笑問道：「總寨主，我曾經是你的手下，你就一點印象都沒有了嗎？」

金不換怔了一下道：「我的手下太多了，除非是特別接近的高級人員，我是不容易記得的。」

「說得也是道理，我提醒你一聲，該能想得起來。」賈斯文笑了笑道：「約莫是十一二年之前，你聽信諸葛明的讒言，處治一個白虎堂的副堂主，……」

金不換截口一「哦」道：「我想起來了，你就是那個副堂主帥振川？」

賈斯文連連點首，說道：「正是，正是。」

金不換蹙眉注目道：「可是，你變得太多，一點也不像以前的帥振川了。」

賈斯文道：「十多年的日子不算短，變化自然大，何況，目前我不但改名換姓，還易容過。」

金不換苦笑道：「那就怪不得啦！」

賈斯文笑問道：「怪不得我對總寨的情形那麼清楚，也怪不得我昨宵對諸葛明的態度很不好？」

金不換道：「我正是這麼想。」

賈斯文道：「當時，照諸葛明所誣告的罪狀，我是該處死的，但你破例沒殺我，雖然你沒詳加調查，就賞了我一頓亂棍，但我能活到今天，却不能不感謝你當時杖下留情，這也就是我方才所說的感恩的由來，明白了嗎？」

金不換苦笑着點點頭，却沒接腔。

「現在，說到第二點。」賈斯文笑了笑道：「總寨主，我是實話實說，如果對你有甚不敬之處，可別介意。」

金不換又苦笑一下道：「不要緊，有話請儘管說。」

賈斯文道：「方才，我已說過，我也是柳迎春的恩客之一。」

「唔……」

「由於愛屋及烏，我不希望她的兒子永遠是一個沒有父親的人。」

「所以，你才要發揮你的影響力，促

成我們父子骨肉團圓？」

「這，不也是情理中嗎？」

「是的，請先受我一禮。」金不換抱拳一揖，道：「關於那批紅貨，也請閣下多多費心。」

賈斯文一面還禮，一面正容說道：「我一定全力以赴，不論成功與否，日內即當回報……」

賈斯文走了，但金不換却仍然靜立原地，一動也不動地像一尊塑像，初昇的金色陽光，照在他的臉上，却是一片陰沉——令人由心底直冒寒意的陰沉。

按說，賈斯文提供他兩個這麼好的消息，他應該感到興奮，表現在臉上的也該是一片開朗神色才對，而他却相反地現出一片陰沉，這，究竟是爲了甚麼呢？

他，靜立了足有袋烟工夫之久，才陰森地一笑，道：「好！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 × ×

賈斯文像一個剛剛拾到黃金的叫化子，一臉好興奮的神情，邁着輕快的步伐，回到他寄宿的客棧。

可是，當他打開房門時，却一下子楞住了。

原來房間內居然又有一位不速之客——笑羅刹呼延小鳳。

呼延小鳳俏臉上浮現着她那慣有的嬌笑，道：「賈大哥，你也未免太大意了，如果我是敵人，這後果還能設想嗎！」

賈斯文拈鬚微笑道：「其實，我早就知道，房間內有這麼一位可愛又討厭的小丫頭……」

呼延小鳳瞪了他一眼道：「這是甚麼話！」

賈斯文道：「我這是老實人說的老實話。」

「如果將那『討厭』二字去掉，那有多好。」呼延小鳳自我解嘲地一笑道：「其實，我應該知足，這已經算是差强人意了。」

接着，又一聳她的瑤鼻，道：「不過，你這話應不算完全的老實話。」

賈斯文道：「何以見得？」

呼延小鳳道：「因爲，你進門時的神情告訴了我，你是被勝利冲昏了頭腦，根本沒想到房間內會有不速之客，所以，你那『早就知道』我在這兒的話，完全是一派胡言！」

賈斯文苦笑道：「高明，高明……」

呼延小鳳截口道：「別廢話！你離開墳場之後，去了那兒，教人等得好苦。」

賈斯文一怔道：「妳，一直在暗中跟着我？」

呼延小鳳道：「你不是一直在心中罵我陰魂不散嗎？這回，我這陰魂不散却有了意外的收穫……」

原來黎明時分賈斯文和金不換在墳場中的一切，全沒逃過呼延小鳳的耳目。

而且，她還是最後離開那墳場的人，因此，賈斯文離去後金不換臉上的奇異表情，和那莫測高深的自語，也都被隱身暗中的她看到和聽到。

當她補充說明了這些之後，賈斯文向他抱拳一揖道：「小鳳，賈大哥這厢有禮了。」

呼延小鳳道：「你這是幹嗎？」

賈斯文道：「是感謝你提供我這麼珍貴的消息。」

呼延小鳳幽幽地一嘆道：「感謝大可不必，只要你以後別再把我看得那麼輕賤，我就很滿足了。」

賈斯文正容道：「天地良心，我從來就不曾輕視過妳。」

呼延小鳳苦笑一下，說道：「但願如此……」

賈斯文一臉尷尬神色，沒接腔。

呼延小鳳注目他一會，問道：「用過早點嗎？」

「用過了。」

「折騰了一夜，是否該調息一下？」

「是……是有這個需要，只是……妳呢？」

「我替妳護法。」

賈斯文正容道：「不！妳也折騰了一夜，還是妳先行調息吧！」

呼延小鳳凄涼地一笑道：「我不須要休息，有你這句話我已經非常滿足了。」

賈斯文長嘆一聲道：「小鳳，妳這是何苦來？」

呼延小鳳道：「大概就是所謂作繭自縛吧！」

賈斯文道：「小鳳，妳是目前唯一知道我眞實身份的人，當知道我全身每一寸都是罪惡的壞人……」

「我不在乎，只要你以後不作壞事就行了。」

「那可說不定。而且，我的年紀比妳大了一大截。」

呼延小鳳嬌笑道：「我看準你以後不會再作壞事，至於年紀嘛！我不但不在乎，而且，我對中年人還特別的具有一種好感。」

「爲甚麼？」

「因爲，中年人具有一種成熟的男性魅力，穩重可靠，有安全感，和中年人在一起，可以獲得雙重的享受，這也就是說，即可獲得情人的愛，又可獲得如同父親一樣的照顧。」

賈斯文笑了一笑道：「我承認妳說的也是道理，但在我的下意識中，却認爲妳還是因感恩而感情衝動的成份居多，否則，世間的中年男人多的是，妳爲甚麼不找別人，偏要找我？」

呼延小鳳嬌笑道：「別再追根究底了，我的年紀雖然比你輕，但聽到很多人說過，世間最不可理解的，是男女間的感情，有時候只能歸之于緣份二字，連當事人自己也沒法解釋爲甚麼要愛那個人的。」

賈斯文目光深注着，半晌過後，他忽然輕輕地長嘆了一聲。

呼延小鳳也輕輕一嘆道：「賈大哥，別想得太多，人生苦短，青春有限，俗語說得好，歡樂須及時，莫待春光老……」

賈斯文擺手打斷她的話，苦笑道：「我過的橋比妳走的路還多，這道理，難道我不懂得……」

呼延小鳳截口說道：「那你爲甚麼要自鑽牛角尖？」

賈斯文道：「小鳳，妳是了解我的過去的人，不該有此一問。」

呼延小鳳道：「是的，我也知道你現

太極拳對摔角手

麥海雲

學習太極拳的人，多數在腦海中浮起了一個疑問，究竟這種拳術，認眞打鬥的時候，能否生效呢？照事論事，作爲西洋拳手或者摔角手，身型體型，總是看來好像一個拳師，至於太極名手，多數發胖，似是很普通的中年人，甚至使人看了覺得他不堪一擊，因此之故，有名氣的太極拳高手，多數是不願意出風頭的，因爲他不想任何一個拳師對他發生錯覺，以爲必勝，向他挑戰。

在沙撈越，舉辦了一場歷史性的比賽，一方面是太極拳高手黃性賢，另一方面是摔角名手廖廣成，兩人體重相差不遠，而且是中國人，作爲觀摩的性質，正式在擂台上比武，由於太極拳對摔角，一個極軟，一個極硬，這兩種武功是全不相同的，究竟誰勝誰負呢？給喜歡武藝的人特別注意，有些人甚至從新加坡遠道趕來作爲座上客。

黃性賢在新加坡太極門內屬於首腦份子，他的發拳有勁，而且兩人貼身打鬥之際，都是很容易把對方的攻勢削減，跟着以柔制剛一招挫敵。

故此，這一場歷史性的擂台大賽，雙方都施展本門的看家本領來，舉手投足，絕無參雜別一門派的招式在內，唯其如此，更加顯得出中國功夫的精彩。

比賽分五個回合，每一個回合是三分鐘，剛剛落場，公證人吹動哨子，喊了一聲：「開始！」

黃性賢就在繩圈之內的一邊，凝神摒息，緩步走前，摔角高手廖廣成，向對方前進，走了兩步，就退後一步，並把身體微微閃側，兩手分別忽上忽下的搖幌，並未發招，時間過得很快，兩人沒有交手，便即結束了第一個回合。

三分鐘實在是太短了，第一回合雙方只是凝神觀察對方的動靜，第二個回合就大不相同了，廖廣成衝過來，但給黃性賢施展太極的絕招「攬雀尾」，把他的攻勢消解，隨即進馬腳把他絆倒，壓在地上。

跟着是第三個回合，黃性賢開始即時搶攻，頻頻發招，有一招黃性賢以雙龍出海的姿勢，雙掌齊出，猛襲廖廣成的胸部，對方竟然能夠忍受得來，可見他練習過摔角很久，普通的攻勢不能夠使他受傷。

到了第四個回合，兩人貼身搏鬥，黃性賢因爲平時練習太極拳的推手，兩手相交之際，自然佔盡上風，能夠使對方的攻勢消失，處處走下風，

不過，廖廣成似乎知道太極拳的推手厲害，不敢用手跟黃性賢的左右手接觸，後來出其不意，雙手齊出，打算把黃性賢箍住，用腳絆倒，但給黃性賢一個反掌，捉住他的雙手，使勁一抛，廖廣成給他抛開了幾步，剛跌下來，立即翻身躍起，跟着再鬥。

鬥了第五個回合，廖廣成沒有給黃性賢擊倒，可是，在場三個公證人的績分總和，却是分出高下了，以績分計算，那是「二十六比零」。

黃性賢贏了二十六分，雖然不多，但亦不少，至於廖廣成，竟然以零分出現，那就使人驚異，換句話說，他雖然發過許多次的絕招，步步搶攻，總是給黃性賢化解，無法使對方倒地，那就一分也沒有。事後廖廣成公開表示，他在世界各國跟高手落場表演或者正式打擂台，總是贏多輸少，像黃性賢這樣的武林高手，只是第一次碰到，他說對方的掌力非常厲害，有如武俠小說寫的「掌風」，至於向對方展開攻勢，幾乎是辦不到的，剛剛相交他就受制於太極推手之下。

還有一點，廖廣成只是三十多歲，至於黃性賢，已經有六十一歲，他能夠輕而易舉的擊敗對方，實在不容易。

事後黃性賢說：「這一次擂台比賽的場地對我十分不利，首先作爲繩圈之內的面積，由對方提出，一縮再縮，我的意思是想有二十八尺正方形，縮到變爲僅有十八尺正方，那是不容易施展太極走步閃打的，第二點，擂台四方加上三根繩子，有碍於太擊拳的發揮，此外還有一點，繩圈的地板加上一層鬆軟的木屑，站的時候有些吃力，腰勁便會打了一個折扣。」

儘管如此，他仍是以壓倒性的姿態取勝，如果他在場想把廖廣成打傷，那是很容易的，不過他完全沒有這種念頭，他只是想證明中國的功夫不弱於任何一種外國的拳腳而已。至於太極拳如何會打得特別精湛，有如他出擊一樣，他另作解釋：「很多人想學習太極，但却有三種畏懼，一怕學而不專，等於白學，二怕太過辛苦，第三怕人家笑他的打法慢吞吞，學亦無用，入門學習打了兩三年，仍有三種畏懼，一是怕摸不到太極的原理，二是覺得健康增進，能夠自衞，不必再學更高深的推手，至於第三，害怕推手不得其法，担心因此受傷。」

他跟着說：「太極推手是最重要的一門武藝，如果只是學習太極拳，沒有推手，那就無法保證他在落場交手之際可以連消帶打，化開對方的勁，隨即發招，輕易打贏。

「推手就像是打球捉棋，技藝較高，自然而然的打贏，不必太過吃力，如果不學推手，無從把這種柔勁發揮出來。」

他能夠以柔制剛，擊敗世界摔角的名手，就靠平時苦練推手。

在正在作補過的工作。」

「不是補過，是贖罪。」賈斯文苦笑道：「可是，由於妳的介入，平添我不少困擾，妳自己明白，像妳這樣綺年玉貌的姑娘，任何一個正常的男人，都會夢寐以求，爲甚麼偏偏我要故意矯情，一再的拒人於千里之外，妳能想像個中滋味嗎？」

呼延小鳳抿唇媚笑道：「你總算說出心底的話了。」

她站起來，走到他身邊，抬手拍拍他的肩膀，以無限溫柔的語聲說道：「一切都暫時別談，從此刻起，必須乖乖地聽我的話，否則，我抖出你的底細來，那就不好玩了。」

賈斯文忙道：「這可使不得！」

呼延小鳳嬌笑道：「我也知道使不得，現在，執行我的第一道命令：乖乖的上床歇息！」

「妳呢？」他苦笑着。

「我說過我在旁邊替你護法。」

「我看，還是另外開個房間吧！免得別人說閑話。」

「此心早已相許，你可以要如何便如何，別人的閑話，我當他狗放屁！」呼延小鳳嬌笑道：「再說，我一個女兒家，都不在乎，你是個大男人，怕甚麼！」

接着，又以極溫柔的語聲道：「好好調息，養足精神，說不定晚上又有事故發生呢！」

英雄難過美人關，賈斯文似乎已被笑羅刹征服了。

如果賈斯文眞的已被笑羅刹征服了，這也是很自然的事。

不是有人說：男人是泥，女人是水嗎？泥掉進水中，豈有不融化之理。

也有人說：女人最厲害的法寶，是她那根無形的情絲，除非她不向你抛出，一旦抛出了，任誰也休想掙脫。

賈斯文也是具有七情六慾的人，他能掙脫笑羅刹所抛出的情絲嗎？

× × ×

呼延小鳳是天黑之後才離開客棧的，走的是後門，而且還改了裝——改裝成一個一身青布短裝，青布包頭的村婦。

但儘管如此，她還是一出門就給人躡上了。那追躡她的人是三個，輕功相當高明，表現得也很小心。全都利用黑夜和建築物的陰影的掩護，以十五六丈的距離悄然跟着。衡情度理，呼延小鳳既然是改裝乘黑夜離開客棧，顯然已對外面的情況有相當的了解，那麼，憑她身手之高，對於暗中追躡她的人，不可能沒察覺到。

但事實上她所表現的，却完全是一副懵然無知的模樣，以極普通的步伐，走出白家集，拐向通往岳陽的青石大道。

官道上不易掩護行藏，追躡她的那三個人不得不將距離拉長了。

很絕！對方將距離拉長了，她却反而停了下來。那三個停了一下，又繼續前行，但速度却慢了很多。

那情形，好像是由於呼延小鳳的反常行動感到驚疑，而猶豫不決，想了想之後，才硬着頭皮繼續前行。

呼延小鳳似乎等得不耐煩了，老遠就揚聲招呼道：「嗨！你們三個，走快一點嘛！」

那語聲好甜，好嗲，就像是在向老朋友撒嬌似地。

那三個的感受如何，只有他們自己明白，但他們的脚步却更加緩慢了——這也算得上是急驚風偏遇着慢郎中吧！

呼延小鳳索性快步迎了上去，在對方前頭丈遠當道而立，徐徐拉下她自己包頭的頭巾，臉含嬌笑，一雙美目，在對方三人週身上下「滴溜溜」直轉，一面脆聲說道：「你們是聾子？」

那是三個灰布短裝的壯年漢子，兩個高的，一個矮的，矮個子顯然是三人中的首領，雖然三個人都是一臉不自然的神色，矮子勉強擠出一臉笑意，反問道：「這位大嫂方才是叫我們？」

呼延小鳳飛快地接口道：「不是大嫂，是姑奶奶。」

那三個一臉苦笑，面面相覷。

呼延小鳳又含笑的道：「現在，我自我介紹，姑奶奶乃是你們奉命追躡的笑羅刹。」

那二個雖然早就知道面前這女煞星就是名震江湖的笑羅刹，但聞言之下，仍然情不自禁地一齊退了三大步。

呼延小鳳嬌笑道：「別怕，憑你們這三塊料，還不值得我出手。」

話實在不好聽，但聽那在三個的耳中，都很受用，因爲，至少他們那吃飯的傢伙不會有問題了。

不遠處，兩道人影風馳電掣地疾奔而來。

呼延小鳳含笑說道：「你們的上司及時趕來，可以銷差了，還不退過一旁！」

由於有了援兵，那三個漢子似乎突然之間增加了若干倍的勇氣，互相一使眼色之下，居然不約而同地一齊亮出單刀，那矮個子並冷笑一聲道：「笑羅刹，別人怕妳，大爺們可沒把妳放在眼中。」

「很有點男子氣概。」呼延小鳳嬌笑道：「三位大爺請啊！」

三個人擺出了一個衝刺的架勢，那矮個子並且色厲內荏地喝道：「妳還不亮兵刄！」

「你們三個眞是壽星公上吊，活得不耐煩了，還不給我閃開！」

接口的是剛剛趕到的兩人之一，那老一個身裁高大，紅光滿面，鬢髮白斑的老道，肩頭斜插着一枝長劍和一柄拂塵，雙目開闔之間，神光熠熠，有如岩電。

另一個却是玉面朱唇，瀟洒飄逸，手持一柄摺扇，年約二十三四的白衫書生。

那三個短裝漢子喏喏連聲，一齊躬身後退，而且一退就是三丈以上。

呼延小鳳還是那副又嬌又媚的俏模樣，那一對黑白分明的眸子，在對方兩人身上來回掃覷着。

那老道注目沉聲問道：「妳就是大名鼎鼎的笑羅刹？」

呼延小鳳反口問道：「你看我像不像呢？」

那白衫書生搶先笑道：「過癮，過癮，宮主，只聽聽這嚦嚦鶯聲，咱們就不虛此行了。」

他邊說邊搧了搧手中的描金摺扇，並在原地踱了兩個方步，顯得一派斯文的樣子。」

（未完）

民初俠義傳奇故事

司馬紫烟・文
盧　令・圖

塔里木風雲

（二）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白朗包攬了一件生意，就是當兩位年青姑娘秦菲菲，秦莎莎和一位少婦玉花兒的保鏢和嚮導，護送她們三人前往沙漠去尋找她們老父的骸骨，在半路一小酒店，跟隨白朗去做保鏢的牛老三嚷着要喝酒，秦菲菲由地窖上來叫牛老三喝酒，但白朗不允許他也就不去，沒多久小麗出現門外說有一夥人跟踪他們，要他們小心，小麗走後白朗叫牛老三下地窖叫三個女人上路，當牛老三下去時却見菲菲裸身躺在炕上，牛老三大為吃驚，正想退出，背後突有支槍管擋住牛老三的去路，原來她倆為那酒裏放了蒙汗藥的事而賴上了牛老三和白朗……

千里走大漠　迢迢遠尋親

牛老三道：「妳們為什麼要用槍來打頭兒呢？」

周嫂子道：「牛爺，你是明眼人，還用說嗎？咱們大妞兒叫他整成這個樣子，真沒想到他是這麼個人。」

牛老三一聽話又扯到了白朗身上，他不禁火了，也就忘記了自己的危險，於是他故意向裸臥在床上的秦莎莎走去，秦菲菲急了，連忙擋身過來吆喝道：「你要幹什麼？」

牛老三冷笑道：「頭兒一直跟我在一起，我敢保證他沒做什麼對不起人的事，但妳們一口要賴上他，我也沒辦法，所以我要去看看，妳們說頭兒欺侮了大小姐，總得有些風流痕跡吧，要是對方也找不到，那就證明妳們在胡說！」說着他伸手向前摸去，秦菲菲自然不會讓他伸手，而且背後的周嫂顯然也慌了手脚，槍管霍地離了背心，跟着一股勁風由腦後襲來，顯然的，對方想用槍砸他的後腦。

牛老三那裏真心要去掏秦莎莎，他只是做個樣子，身子一閃，後脚飛起，踢得很準，一下子就踢在周嫂的手腕上，把那枝鐵傢伙踢得拋向空中，周嫂一聲痛呼，牛老三已伸手接住了那管單打一，回身笑道：「周嫂子，對不起，我老牛還怕忌諱，不會亂伸爪子的，只是妳玩的這傢伙太危險，而且也太貴，還是還給店家省幾個錢吧！」

他巧妙地將奪來的單打一轉了個圈兒，瀟洒地笑笑道：「周嫂子，二位小姐，頭兒要我下來通知你們準備上路，別再胡鬧了，穿上衣服，準備走路，這也是說好了的，什麼時候歇下，什麼時候上路，由我們作主，而且在前一宿就把啟程的時間通知妳們，也得到妳們的同意，因此這不算是故意整人，來不來隨便妳們，過時不候，咱們可就上路啟程了。」

他回身要走，忽然聽見一聲尖利的叱喝：「牛老三，站住，再走一步，我就要你的命！」

跟着是砰的一聲，一顆子彈擦着他的頭髮掠過，雖然沒傷着他，可是聞到了一股毛髮的焦臭味！

這可不是開玩笑，對方不但有真傢伙，而且是個好手，因為對方已經提出警告，那一槍沒有要他的命的意思，但是能打得這麼準，擦着他的頭髮，這份身手真夠瞧的。而且聲音像是秦莎莎的，冷冰得叫人發顫！

他回過身去，秦莎莎從炕上已經坐了起來，光着身子，手中却握着一支小巧的白朗寧，槍口還冒着烟！

牛老三吸了口氣，這種槍他沒用過，也只是見過，因為太貴了，貴的很少有人買得起，但價錢是價錢，貨色是貨色，這小傢伙不但小巧，而且連發，準頭好、射得遠、輕巧、細緻，抓在手裏不過巴掌大，却能裝八發子彈。

牛老三瞪了瞪眼：「大小姐，妳醒過來了！」

「哼！我根本就沒被迷倒，我只是假裝昏了過去，看看你們要攪什麼鬼，我把槍藏在身子底下。」

牛老三聳聳肩：「大小姐真是好計算，可是妳也明白什麼都沒發生，根本是妳們自己疑心生暗鬼。」

「牛老三，你少跟我裝迷糊，酒裏下了迷藥可是千真萬確的事，我要姓白的給我個明白交代，他是什麼居心。」

牛老三倒是真為難了，心中開始在埋怨小麗，這叫他怎麼開口呢，而且這種事絕不能扯上白朗，否則老大一世英名就砸了，他還沒想出主意該怎麼辦，秦莎莎已經先替他們決定了：「給我到一邊兒站着，雙手高擧，然後拉大嗓門，叫白朗下來，我要弄個明白。」

牛老三倔性子上來了：「笑話，我老牛這一輩子還沒有倒被娘兒們制住過，有種妳就開槍好了。」

「你別以為我不敢，我打死了你，一樣有辦法叫白朗下來，而且還會把店裏的人，街上的往來過客都叫了來，反正酒裏有迷藥，你又在我們的屋裏，加上我現在的樣子，縱然坑不了白朗，也會賴上你，看你們怎麼做人。」

這婆娘說話時陰死陽活，出的點子却最毒，牛老三眨眼兒了，他不怕死，但是死在這個地方，這個場合下，可太不值得了，何況鬧起來，真能把頭兒給坑了下去，所以他把手一橫，豎起手中的單打一道：「大小姐，妳一定要沒事兒找事兒，我老牛也豁上了，妳開槍好了，死我一個，這裏面的鐵砂子噴出來，妳們三個可沒一個能活的，了不起我老牛揹上個逼姦殺人的罪名，可不用想牽罪到頭兒。」

但是周嫂却笑了笑道：「牛爺好主意，如果你一槍把我們三個都放倒了，白爺下來把酒一換，只要酒裏沒有迷藥，你們的白頭兒就有理說了，你也算是替他頂掉罪了，由此可見酒裏下迷藥的事兒你是知道的。」

「我不知道，只是找不能讓妳們去誣賴頭兒，妳們都沒被迷昏過去，說不定藥還是妳們自己下的呢？」

「放屁，我們下了迷藥來誣賴你們，還要把自己作賤成這個樣子，我們圖的是什麼？」

「誰知道妳們圖的什麼？本來這一趟生意就顯着邪門兒，瞧妳們一個個樣兒，那像個正經的婦道……」

秦莎莎的臉色變了，厲聲道：「你說什麼？」

周嫂却上前笑道：「大妞，別生氣，話裏有話，慢慢再套他也來得及，先在他不重要的地方來兩槍，看他說不說實話，看白朗是不是不下來！」

他伸手要去拿牛老三的單打一，牛老三一瞪眼道：「別亂來，逼火了老子真要開槍殺人的！」

周嫂道：「牛爺，你自己說過，這土造的單打一太危險，說不定殺人不成，先把自己賠上，我弄了一把，沒敢認真，所以沒把火藥給灌上，只能唬唬着人！」

看她那麼放心，牛老三相信她說的是真話，呆呆的看她把槍接了過去，周嫂把槍機扳開還扣了兩下，果然裏面沒有火藥，周嫂笑笑：「現在我倒是要裝上火藥了，那位白爺下來，恐怕比你還難對付，一管槍未必管用，但是有了這管單打一，相信他也不敢亂動了，除非他真不要命。」

撩起衣襟，在她的褲腰上栓着個小竹筒，正是安放土造黑火藥的傢伙，牛老三還看見了她雪白的腰跟肚子，可是一點都不感到銷魂了，他只感到窩囊，無限的窩囊，真恨不得對方一槍把自己給斃了，但是他也知道，即使自己送上了這條命，頭兒如果無法把酒裏的迷藥毀掉，那就是個把柄，用迷藥來對付三個娘兒們，而且都是花不溜丟的娘兒們，這不僅是犯了大忌，而且也有口莫辯。

周嫂已經取了竹筒，要往槍膛中倒火藥了，忽然一陣風似的捲來條人影，先是一伸手，奪去了那管單打一，跟着又是一溜黑影，在秦莎莎手上一繞一搭，那枝白朗寧也被捲了去，那是白朗，捲走秦莎莎手中槍的是他的長鞭，兩枝槍到了他手中，白朗若無其事地一笑：「老牛，你就是不會辦事兒，叫你下來請三位客人上路，你倒在這兒跟她們鬧上了，而且還動刀動槍的，那成話嗎，快上去……」

秦莎莎被白朗的身手震住了，好一會兒才回過神來，厲聲叫道：「白朗，你來得正好，你在酒裏放了什麼？」

白朗笑道：「一點兒蒙汗藥是不是，那是我放的，為的是讓三位少喝點，安安靜靜休息一覺，這會兒好上路，我相信三位都喝了，也睡了一覺，什麼事兒都沒發生不是嗎？老三，你也真是的，大小姐的衣服還沒穿好，你怎麼怔着往人家屋子裏跑呢？」

牛老三實在佩服頭兒，一件他認為無法啟齒的難題，白朗輕而易擧地就解決了，解釋得那麼自然；於是他忍住笑，吃吃地道：「頭兒，是她們叫我進來的！」

白朗沉聲道：「叫了你也不該進來，

去！去！還在這兒討厭，還不快給我滾上去。」

牛老三縮縮脖子，趕緊溜了出去，白朗一笑道：「對不起三位，我這夥計人是粗魯一點，不過挺老實，不得傳喚，他是絕對不敢擅自進屋，而且三位睡下後，我還跟店家一起下來看過，三位都還是衣服整齊，好好地躺着，所以二小姐這樣子一定是醒來後自己脫掉的！」

「放你媽的屁，老娘犯賤，會自己扒下衣服來！」

白朗對她的滿口葷話皺皺眉頭：「二小姐，不管妳原來是什麼身份，我姓白的仍是把妳當作一個尊貴的大姑娘看待，一路上恭恭敬敬，幾曾有點失禮的舉動，因此我希望妳自己也尊重一點，尤其是剛才那種話，如果叫人聽了，就算眞是我扒下了妳的衣服，別人也不會當回事兒的，穿上衣服，大家要客客氣氣的走路，往後還有一段日子呢，這條路上不怎麼平靜，妳要是這副德性，我就不敢保了！」

白朗的冷靜使得秦菲菲潑不起來了，而且那個周嫂也覺得秦菲菲太過份了，連忙瞪了她一眼：「二妞兒，老爺在沙漠裏沒了，太太又過世得早，我是個下人，不敢太管着妳，可沒想到妳會學了這一身流氣，那還像個大家閨秀……」

秦菲菲也自覺不好意思，但是又收不下口，只得悻悻地哼着：「幸虧我學了這一身流氣，什麼碼頭過門還懂一點，要是我眞像個大家閨秀，可不叫人給坑死了，他在酒裏下了蒙汗藥，是什麼意思，我非得問問清楚！」

白朗微微一笑：「沒什麼意思，我吩咐店家，妳們要喝酒就擱上點兒，讓妳們好好睡一覺，到時候能上路，這條路我常走，這種酒我也灌過不知多少，知道得太清楚，喝在嘴裏又甜又香又爽口，不灌個夠誰也不肯罷，但是眞要灌足了，勁兒可大呢，兩三天起不來，妳要是不信，等找到了令尊遺骸之後，妳放開量再喝一次，一個對時內妳能爬着起來，儘管拿槍轟我的腦袋……」

三個女的對望了一眼，顯然不知道怎麼才好，白朗淡淡一笑道：「還有，大小姐，妳也別彊充內行，酒裏擱了蒙汗藥，妳並沒有嚐出來，我跟店家來看過，妳們三位都睡下了，我才又走的，門口有店家守着，我們的人再沒下來過，所以妳也別緊張，我由店家陪着，只從簾縫裏張了一張就走的，連屋子都沒進，妳們絕不會少了什麼！」

他最後那句話使得三個女的都放了心，似乎她們眞有什麼秘密怕被人知道了似的，白朗說他沒進屋子，她們的緊張都消失了，但是白朗卻又吊了她們一下胃口：「大小姐，我有句不知進退的話要說，妳別生氣，我姓白的在外闖蕩多年，我不敢說自己是個好人，但我絕不會是那種在娘兒們身上佔便宜的小人，這個妳可以放一百二十個心！」

秦莎莎的態度變得很快，立刻就笑了起來，這一笑竟如春風解凍，把她的冷漠都掩了起來，媚得使人心跳：「白爺言重了，請原諒我妹妹，她是眞的急了……」

白朗也有點心動，他沒想到秦莎莎笑起來會這麼嬌艷，因此他立刻鎭攝自己，這個妞兒很邪門，千萬別陰溝裏翻船，栽在她們手裏，所以他聳聳肩，有點厭惡地向秦菲菲那迷人的身上瞧了一眼：「二小姐，我再說句不知進退的話，我不是個道學君子，雖然沒壞過人家的名節，可也不是個吃素的和尚，因此我對娘兒們還不會不開竅，妳能大馬金刀地敞開門戶對着個大男人臉不紅，頭不低的說話，絕不會是怕給男人佔便宜的那種脚色，我敢更混帳的說一句，眞要妳醒來發現叫人挨過了，妳倒不會緊張，也不會在乎，現在妳緊張的就是因爲妳發現被人用蒙汗藥迷昏了過去，却一無所動，那才使妳害怕……。」

秦菲菲的臉又不自然了：「我……我怕什麼？」

白朗一笑：「在這黑道兒上混的，所圖不過是名利財色，欺負個娘們兒，這種名無人敢佔，妳雖是絕色，但是人家也沒動，當然只有一個財字了！」

秦菲菲坦然了：「笑話，總共才這麼一千塊錢，在行前就全部付給你了，現在我們姊兒倆上上下下連周嫂口裏的金牙拔下來，不會超過兩百元，我還會在乎？」

「妳在乎的不是這個，而且我姓白的接下妳們這趟生意也就變了包票，妳們怕是掉了根針，也可以指着要我賠出來，因此妳緊張的是怕我在妳們身邊瞧見了什麼不能瞧的東西，比如說，像是令尊埋葬遺骸的地點指示圖啊……」

前面幾句話，使得三個女的臉上都變了色，直到白朗補上了後面一句，她們才又放了心，秦菲菲又嬌媚地笑了：「白爺！您眞是老薑，我們姊妹的這點心事在你面前怎麼玩得開呢，不錯，我們担心的就是這個，先父葬身荒漠，他身邊還帶着價值五六萬的珠寶！」

「這些事妳們一開始就說過了！」

「事兒是說過了，不過我們可沒說出地點，不是不放心您白爺，而是這點子家當已是我們一家人的指望，先父死後，家裏日子過得很苦，連祖產的房子田地都押出去了，指着那筆錢贖回來，爲了籌足那筆旅費，我妹妹不惜犧牲色相，到鄰近幾個碼頭上賣笑賣身，足足受了四年的罪，才籌足了那一千塊錢，就是付給你的那一千塊……」

也虧她有那份急智跟做工，眼圈兒紅紅的，淚珠盈眶，不感動的簡直不是人乎，這一篇婉轉解釋，把秦菲菲的潑相來由也說明白了，把她們故意設局的事也說明了，而且還入情入理，絲絲入扣，但是白朗却偏偏硬起心來：「難怪三位一路行來，因爲我姓白的包了伙食，敢情是二小姐不甘心皮肉受苦的這筆錢叫我賺了，非得吃回來！」

「那裏！那裏！白爺誤會了，我們知道那一千塊錢絕對不夠的，原打算起出珠寶後，花多少都補償給白爺！」

「那倒不必，我姓白的承下這筆生意原沒指望賺，聽了妳們姊妹的遭遇，我只是感於妳們的一片孝心，還打算賠幾個進

去呢。」

白朗又道：「花到現在，客棧裏結賬爲止，已經去了七百多了！」

秦菲菲不信，道：「啊！已經去了多麼多了。」

白朗手指滿桌的盛筵：「且末城雖小，過往的豪客却多，所以這些玩意兒都還叫得到，只是價錢貴得驚人，妳們這一頓酒，喝掉了兩百元大洋。」

秦菲菲跳了起來：「什麼？這不是坑人的嗎？我以前曾經在西安耽過，叫一桌滿漢全席，十個人連吃了五天，也不過才用了五十元洋錢，而那已經是嚇死人的價錢了！」

「二小姐，這兒是且末城，離妳說的西安府可遠着呢，足足有好幾千里路呢，這些山珍海味，出了玉門關之後，就是十里加一毛，這種加法，要妳兩百元大洋，還是瞧在老主顧的份上呢，何況還得加上周嫂子買的那把單打一，再往裏去，東西就更貴，妳們要是繼續這種花法，就算找到了令尊大人的珠寶，不等回到家也就花完了！」

「白爺是在開玩笑，再進去就是大沙漠，有錢也沒處花。」仍是秦莎莎在陪着奪人心魄的笑臉。

接觸到她迷人的笑靨，白朗心裏就有砰然欲動的感覺，他開始感覺到這個妞兒不簡單，她有一股左右人的邪氣，白朗相信自己的定力應該不容易受惑的，除非是這個妞兒有着她本身美麗之外的另一種無形的誘惑力。那是一種精神功夫，白朗沒有遭遇過，但是他却知道有這種功夫，傳自天山密宗，難道這個妞兒是密宗的高手嗎？

白朗在心裏打了個底子，也開始運用自己的智慧在抗拒着這種壓力，所以他冷笑一聲：「有錢使得鬼推磨，在沙漠上只要捨得花錢，沒有辦不到的事兒，想吃什麼？可以雇一隊駱駝隊，於是東西跟在後面，隨時侍候着！」

唯一抗拒的方法，就是儘量採取不合作，只有在憤怒的情緒下，才能夠無視於聲色香味的誘惑，白朗並不是輕易動氣的人，但是，他在爲自己製造憤怒，只是他抓對了題目，所以這種憤怒表現得很自然了。

秦莎莎此時也有點知覺了，似乎明白此刻不適合施展她的魅力，所以她的臉容一扳，又恢復了那種冷漠：「白爺！我們正因爲你這筆生意接得太離奇，幾乎是無利可圖，又担着風險，實在摸不透您的意圖，所以才故意揮霍，看看您的反應，我們發現被蒙汗藥迷倒過後，最担心的也是那張地圖，如果被您看過了，沙漠裏我們沒你熟，您找人先去挖走了，我們不是撲了個空？現在總算弄明白了，您白爺是個俠義豪傑，我們姊妹很感激，往後也不會再故意跟白爺過不去了，還望白爺別擱在心裏！」

白朗已經沒有了心悸的感激，爽朗地一笑，道：「還是大小姐說話明白，白某不是一個有始無終的人，既然答應了妳們，好歹也要把妳們送到地頭爲止，白某別無所求，只希望二小姐往後收斂着點，二位都是大家閨秀，出塞尋求先人遺骸的一片孝心有人相信，若是像二小姐這份舉止，那就難免使人不往別處想，麻煩也就多了！」

話是好話，情是實情，只是語氣跟措辭使人受不了，秦菲菲難免有屈辱之感，一挺胸道：「白爺！我知道你看不起我，認爲我不正經，可是一個粉頭兒就不准有孝心了？」

「不！二小姐誤會了，俠女出風塵，對二小姐，孝心孝行我打心裏頭尊敬，可是別的人却不會那麼想，因爲一個風塵女子能僱了保鏢的往沙漠裏鑽，總是一件令人犯疑的事，想揷一脚的人就多了，現在話都說過了，誤會也已澄清了，請三位收拾一下行李，二十分鐘後，出門上馬啓程了！」

他優雅地彎彎腰點頭作禮，然後退了出去。

室內三個女的相互對望了一望，然後才聚在一起，交頭接耳的，不知商量些什麼。

白朗走到地窖的出口，看見牛老三賊頭賊腦地，剛剛把脖子縮了回去，敢情他一直在這兒偸聽着，遂朝他笑了一笑，這一笑使牛老三的背上發麻，因爲他知道這頭兒在抓住下人犯錯的時候，才有這種笑，遲遲疑疑地湊上來道：「頭兒！我……我是不放心，怕您給陷住了，可不是要偸聽！」

白朗淡淡地道：「那倒沒什麼，我說的話也沒有背人的必要，祇是往後你對那三個主兒可得老實些，別爲了好奇而挨了黑槍，還有冤沒處訴，她們都不是省油的燈！」

「是！是！我知道，頭兒，您眞行，剛才我實在着急，酒裏擱蒙汗藥，實在是件不光明的事，傳出去您的一世英名都砸了，在肚子裏我直罵小麗，那知道你眞高，把店家給拖上了，才算是交代過去了，只是萬一她們查問起來……」

「查問起來也沒關係，店家會照着我的話再說一遍！」

「頭兒！您已經跟店家打過招呼了？他靠得住嗎？」

「靠不住，但是白花花的大洋靠得住，這一宿花了我兩百元，一個子兒都沒少的，走遍大漠有這麼高貴的花費嗎？何況我又不是第一次住這家店，他不敢不聽我的？」

牛老三翻了牛眼：「這麼說頭兒，以前你眞走過沙漠！」

白朗一巴掌打在他的肩上：「當然走過，否則我就不會接下這趟買賣，大漠可不比碼頭，可以憑槍桿子盲闖的，要是不懂得它，會被它活活的吞下去！」

這一拍使牛老三定了心，頭兒只有在心情開朗的時候，才會對人如此親熱，只是他又對白朗的過去產生了新的疑問！

過去，頭兒又是幹什麼的，憑他的這副身手，要是眞在大漠中闖過，一定能轟轟烈烈地揚起聲兒，可是在他加入雪山大寨以前，就沒有聽過白朗這一號人物，而

且在勉强叫得起字號的小角色裏也沒有一個姓白的。

不過牛老三也只是在心頭掠了一掠，就拋開這個念頭了，白朗的一切他都不懂，白朗的現在他都無法了解，又何必管他的過去呢。

三個娘們兒慢慢吞吞的出來了，秦莎莎還是那樣的笑臉迎人，秦菲菲也還是那樣一副凜然不可侵犯的樣子，連那個小周嫂也都是自自然然的，沒有一點不自然的神色。

白朗殷勤而又禮貌地扶着她們上馬，她們客氣地道謝着，黃昏中的且末城活過來了，被暑熱趕進地窖子裏的人都出來活動了，城外也有兩隊客商剛進城來，在客棧前下馬卸貨，各式各樣的人都開始忙忙碌碌地活動着，店裏的掌櫃猴着羅鍋腰，瞇着紅絲絲的眼睛，到處在彎腰點頭，招呼新來的客人，恭送要離去的，一切都顯得那麼平靜。

很多人的眼睛都盯着這一隊美麗的隊伍，這一伙五個人，可以用美麗的隊伍來形容，三個女的都還可以稱得上是大美人。英俊的白朗，可以讓少女們心頭發慌，就是牛老三吧，他那軒昂的身軀，也是維吾爾人眼中英雄的模樣。

所以有兩個沙漠客好心地過來，拍拍白朗的肩膀，用壓得很低，却又能使別人聽得見的嗓子招呼：「朋友，你怎麼趕着這時候帶家眷進沙漠，要是沒什麼急事兒，依我看，還是在這兒多躭個幾天的好，沙漠裏這一陣子不太平靜……。」

白朗却頗似意外地喊了一聲：「怎麼，又鬧土匪，我聽說國民政府把新疆劃成了行省，派了好些學生組成邊疆屯墾隊，要開發新疆，還派軍隊護送屯墾隊，已經把沙漠裏的翳子清剿得差不多的！」

那個商客笑了起來：「這是半年多前的事了。」

「不管是多久的事兒，反正沙漠裏不再有土匪了！」

「這回鬧的不是翳子，是老毛子！」

「什麼？老毛子怎麼敢到咱們中國來鬧！」

「這我可不知道，他們好像是打着個什麼考古團的名義，要發掘什麼古跡，跟咱們政府談好了來的！」

「既是跟政府談好，又是來考古的，總得規規矩矩的，有什麼好担心的呢！」

白朗顯然是沒放在心上。

可是那商客却撇着嘴冷笑着道：「老哥，你眞把他們看成什麼規矩人了，那批毛子個個橫眉豎眼的，比土匪還兇，尤其是喝醉了酒，就跟畜生差不多。」

「他們搶不搶東西？」

「那要看你帶着什麼東西，像我們只是帶着些皮革、藥材，他們瞧不上眼，倒是不會動歪主意，如果你們帶着的是什麼金銀珠寶，他們一樣的眼紅，前些日子有一個維吾爾的王公叫他們給迷着了，把金銀搶去了不說，連那個王公口裏的金牙都給拔了下來！」

「那不是明火搶刦了嗎，難道政府不去干涉？」

「干涉？老哥，那也得講究個人證、物證，他們在沙漠裏幹的事兒，沒人看見，又沒個事主兒去告發。」

「那個被搶的王公不是事主兒嗎？他爲什麼不告發！」

「事情就這麼絕，那個王公被搶之後，居然自己否認了，聽說當時有個目擊的證人，告到了官裏，官方還派了人去調查，但是那位王公自己否認了，只好不了了之！」

白朗笑了一笑：「這不得了，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既沒拿住人家當場搶刦的證據，事主又不認賬，要咱們白操那門子的心，而且我們這一行人，身上不用說沒有金銀珠寶，嘴裏也沒有半顆金牙，更找不上咱們！」

「老哥！我是一片好心，那些個老毛子刦財還刦色，維吾爾裏一些胖得像豬的婆娘，他們都當成了天仙似的，你這三個眷口要是遇上了，可就更難說了！」

他說這番話時，聲音特別大，似乎很想把那三個花不溜丟的女子給嚇得留了下來，可是白朗好像滿不在乎，那三個女的也沒被他嚇住，白朗上了馬，笑嘻嘻地擺擺手道：「多謝老兄好心，沙漠這麼大，不見得準會遇上，何况我們聽過了老兄的警告，自會小心的，避着他們點就行了，他們既是什麼考古隊的，總得在什麼地方挖挖掏掏的，不會騎着馬，在沙漠裏四處轉，因此沒什麼可担心的！」

他向牛老三打了個招呼，牛老三頷着頭走了，三個女的在後面跟着，白朗押後，走出了且末城的木頭柵子，投向了遙遠的沙漠，走了五七里地後，朱七在一塊大石頭邊等着，除了他騎的那匹大栗色馬之外，另外還有四匹小川馬，馱着水、乾糧、油布帳篷，以及一些零零碎碎的東西，牛老三一直沒開口，這會兒算是找到了談話的對象，大聲吆喝着：「老朱！你這小子倒是俐落，東西都齊了！」

「齊了！照着大哥吩咐的，一樣不缺，你龜兒子要是信不過，就自己一樣樣點去！」

朱七是四川人，一口的川腔，人也是川味兒十足，短小，精悍，說話更有川辣子的勁兒，出口就衝人。

牛老三碰了個釘子，平時倒無所謂，這會兒因爲在地窖子裏蹩了一肚子氣，有點忍不住了，瞪大了眼睛：「老七，你是吃了火藥了，老子不過隨便問問！」

「輪不着你問，大哥信得過我才交給我辦，他一聲不吭，你龜兒子又算是那一口饅子！」

牛老三又要發作了，但是聽見白朗在後面哼了一聲，這才悻悻地嚥下了那口氣，朱七跳上了馬，矮小的個子猴在高頭大馬上，似乎不大相稱，但是他的動作却很俐落，輕輕一挾腿，栗色馬就像陣風似的捲了過來，衝向了三個女的，秦菲菲忍不住哎喲地叫了起來，但朱七連看都不看他一眼，巧妙地從她身邊掠過，唰的一聲，勒馬收韁，釘在白朗的面前，很恭敬地問道：「大哥，要不要檢驗一遍？」

白朗笑了一笑：「不必了，你也是老

沙漠，我就是不吩咐，你也會弄得整整齊齊的，前面路上怎麼樣？」

「往北走，兩天可以到星子石，這一路上還平靜，再下去要看往那個方向走才能打聽到動靜！」

「在沙漠上能夠知道兩天的動靜已經很不錯了，而且再下去要往那個方向走，我也不知道！」

朱七沒有說什麼，掉回馬頭，順手牽起搭在石頭上的一根繩子，拉着那幾頭馱重的川馬，向前走去。

隊伍默默地行進着，終於秦菲菲忍不住了，落後了兩個馬身，跟白朗走在並排：「白爺，您有沒有問問那個人，那個老毛子的考古隊在什麼地方？」

「沒問！問了也是白搭，在沙漠裏沒有個準地名，也沒有個準方向，都是按着各人自己的意思稱呼，他說的地方我聽不懂，正如剛才朱七說的星子石，那是他的稱呼，我管它叫六角井，因爲那兒有一塊石頭，六角方整，有人看來像天上的星星，我看着像座六角的井欄，妳問十個人就有十種不同的稱呼，聽來像那麼回事就是了，進沙漠，各人有各人自己的路子，各人也有各人的一張地圖，都記在腦子裏，問人也沒有用！」

「總有個大概的方位吧！」

「當然，那只是一個概略，比如說妳要找且末城，我可以指指背後，要往尉犂，就指指東北，要問和闐河，我指向西面，誰知道這一指有多遠？妳們又不肯說出個固定的地方，我只是聽妳們說過第一站要到六角台，知道那就是我說的六角井，就往那個地方去！」

「白爺！對不起，我們只是得到一張圖，圖上指出了幾個明顯的指示，實在也不知道先父的骸骨埋在那兒，那張圖你已經看過了，你想必也曉得……。」

「二小姐，妳別犯多心，我用蒙汗藥下在酒裏，讓妳們睡了一覺，既沒進妳們的屋，也沒動過妳們身邊一樣東西，更沒看過什麼圖，二小姐，我姓白的雖不敢說是什麼英雄豪傑，但至少也是在外面跑的，妳們信任我，委託我，把實話都告訴了我，而且更千里迢迢地跟了來，我白某人說什麼也不能那麼卑鄙想算計妳們！」

秦菲菲低下了頭，不好意思地道：「白爺，很對不起，不是我們多疑，我們對白爺是很敬重的，可是白爺在客棧裏用了蒙汗藥，我們不得不多點心！」

「我說過了，那只是讓妳們好好睡一覺，而且妳們也私下盤問過店家了，應該知道我沒說假話！」

「白爺！我雖是個女流，可也出來混過一段日子，世情世故，多少還懂得一點，車船店脚牙，無罪也可殺，開店的還有幾個好人，他們的話還能相信嗎？誰出的錢多誰就能夠叫他說什麼話！」

「高明！高明！二小姐，看來妳們是懷疑店家被我買通了來騙妳們的了！」

「那個王八蛋東西，根本就是個見錢眼開的小人，他能收下了我們的金鍊子，自然也能被你買通。」

「什麼？他收了妳們的金鍊子，這是怎麼說，哦！我明白了，二小姐，希望那條鍊子不太重！」

「二兩四錢重的鍊子，加上個一兩六的鷄心墜子，足足四兩重，那個王八蛋收了好處，還在我身上毛手毛脚地佔了半天便宜，最後還是沒給我一句眞話！」

白朗差點沒笑出來，扳着指頭算了半天，搖頭道：「四七二十八，就算是打個折扣以每兩七十塊記吧，也是足足兩百八十元大洋，二小姐，妳倒是眞大方，那個老傢伙又乾又瘦，腰彎得像顆大蝦米，妳還是見過世面的，什麼樣兒不好找，找上這個老傢伙，對他如此的情義深長，先帶着他大吃大喝，坑了妳兩百元大洋，險了讓人連掏帶摸地親熱個夠，還要奉上四兩黃澄澄的金子！」

他的話夠缺德的，秦菲菲的氣可大了：「白爺，那是我賣身子賣笑攢下的魚肉積蓄，叫你給掏弄掉了，你還好意思說風涼話！」

白朗笑了一笑才道：「這我可不認賬，妳以爲我花了錢買了他的口，所以才想花筆更大的錢把他買回去，大概那老王八蛋見錢眼開，順着妳的意思，又編排了我什麼，所以妳才想來在我口中榨出點什麼，我可眞替妳叫屈，賠了夫人又折兵，買了句謊話回去，那眞不值得！」

「白爺，我知道你有錢，我們比不過你，那條鍊子是我們僅有一點東西了，結果買來的話還是跟你說的一樣！」

白朗一笑道：「那妳的鍊子還算值得，因爲我說的本來就是眞話，二小姐，妳已經從店家那兒得到證明了，還來榨我幹嗎？難道妳一定要認爲我偷看過那張地圖才安心！」

秦菲菲咬咬牙齒，恨不得從這個男人身上咬下一塊肉來，白朗却又輕輕地一笑道：「小妹子，妳這是自作聰明，實際上還嫩得很呢，我姓白的如果眞要有心想吞沒妳爹埋在一起的珠寶，也不會傻得先去偷看那張地圖，圖是空的，能不能找到圖上的地方？到底有沒有珠寶？都還不知道，我幹嘛要先打草驚蛇呢，反正我們要一塊走的，等找到了珠寶，我再下手也不算遲呀！」

秦菲菲哼了一聲：「到那個時候，恐怕就沒那麼容易了！」

她在不得意之下，還是露了點口風，說出了口即又緊張地看看前面，還好，秦莎莎跟小周嫂在交頭低語，沒聽見她的話，她才舒了口氣，而白朗却像是沒有把她這句話往心裏放，也表示輕鬆地道：「那又能怎麼樣，我知道妳們三個人都會兩手小巧功夫，兜兒裏藏着兩把能殺人的噴子，但是妳們那點道行我領敎過了，不用說我還有兩個夥計，就憑我一個人，一支馬鞭，也可以抽得妳們滿地爬！」

白朗的話很傲，相反的秦菲菲反而很高興，因爲白朗的回答顯然地也沒有留神到她在不經意之下的洩露，因此她在口角上牽了一牽，笑着哼了一聲：「算你神氣，反正我們已經把全副身家希望都托給你了，你一定要起壞心，我們也只有認了，你若是有點良心，就拿了東西，留下我們

一條命，否則就請你挖個墳，把我們跟先父的骨骸埋在一起，也不枉我們這萬里迢迢，尋親一場！」

秦菲菲說到後來，聲音略見哽咽，眼圈兒也紅紅的，竟有泫然欲泣之狀，白朗不由在心裏暗暗讚佩她的唱作俱佳，隨便借個題目，演得還眞像回子事兒。

但是在表面上，他不得不裝起一本正經地道：「二小姐，我姓白的這一路過來，都沒有偸偸摸摸，住過的店家都知道我是護送一對孝女，到沙漠裏尋親去的，我眞要幹了那種混賬事兒，往後還能在道兒上跑嗎？妳們能找到的那點珠寶充其量也不過十來萬塊大洋罷了！」

「十來萬還少？爲了十塊錢都能惹起人眼紅殺人呢！十來萬可以置下一片像樣的田莊，舒舒服服的過一輩子了。」

「話雖然不錯，但是我姓白的却沒放在眼裏，不是我自己吹，憑着我姓白的這身本事，隨便找個大碼頭落下脚來，加上我的兩個伙計，要要狠就能創下一片江山來，烟、鹽、賭、娼，坐在屋子裏抽花稅，每個月也能坐收個十來二十萬的，犯不着上大沙漠裏來吃風挨晒啃砂子！」

「得了！白爺，算我不會說話得罪了您，我們知道您白爺是位大英雄，是位正人君子，要不我們三個婦道人家怎麼會求上您呢？」

「那妳們又幹嘛要對我這麼疑神疑鬼的呢？」

「白爺，女人家總是小心眼兒的，對自己的漢子都不能放心，又何況是對着乍見面的陌生人呢，我是在外面混過，還能想得深一點，周嫂跟我姊姊却是從沒見過世面的，她們這麼一多心，日夜地嘀咕，慢慢地把我也給弄得沒主見了，好了，這話從今兒發過，以後絕不來吵擾您了！」

白朗笑了一笑道：「往後的這一段行程可不能像在有城鎭的地方了，休息，起居也都沒法子再守着那麼多規矩，因爲我們必須要盡到保護的責任，不能離着太遠，那怕是抹個身子，解趟手都得在我們看得見，顧得到的地方，大家必須互相信任，才能安然相處，要是妳們還是那麼疑神疑鬼的，爲了避嫌，我們可以走遠一點，不過我把話說在前面，出了什麼岔子，我姓白的可不負責任。」

「白爺，這話是怎麼說呢？」

「沒什麼，我只是提個醒兒，在沙漠上可不比在家裏，堂客們有些私事，必須要找個隱蔽的所在背着人去做，可是在沙漠上要找這樣的地方還不太容易，勉强找到了，多半已是先有了主兒！」

「白爺，說了半天，我還是沒聽懂你的話！」

「好吧！我就敞明了說，在這兒遍地黃沙，日晒風吹，能遮蔽的地方很少，勉强找到一些石蔭，樹叢，多半是蛇蟲狐鼠的巢穴，牠們對侵入者是很不友善的，而且也不懂得什麼男女之別，冷不防竄出來咬上一口……」

「敢情是這麼回事兒，白爺放心好了，我們三個人倒還不是動不動就嚇破胆子的，而且多少還會兩下莊稼把式！」

「二小姐，妳要明白，牠們可不跟妳動手過槍。」

「我也沒那麼說，只是告訴白爺，我們對付得了。」

「妳們要是對付得了，我就不必說這些廢話了，狐鼠還可以預防，最怕的是毒蛇毒蟲，身子既小，形狀顏色就跟牠們棲息的地方差不多，肉眼難辨出，出其不意地來上一下，却又毒得厲害，半個鐘頭之內就能叫人斷氣！」

「眞的有這麼厲害。」

「我不是要嚇妳們，有一種蛇，金黃色的，長不到半尺，頭尾一樣粗，平時棲息不動，把身子捲起來埋在沙裏，受到了驚擾之時，身子突然彈直，能竄起兩三丈高咬上一口，七步追魂，每年死在牠們口中的人，少說也有百來個，而九十個都是女人！」

「爲什麼？難道這種色鬼，專欺侮女人？」

「那倒不是，事實上，牠是個瞎子，根本看不清楚男人女人，牠埋在沙子裏，只是怕熱，躲在較爲陰暗的地方，因爲那兒容易找到食物，牠只有一個不很靈敏的鼻子，只可以聞到肉的氣味，等到小動物走到牠棲息的沙土上面，牠才彈出來咬上一口，取得牠的食物。」

秦菲菲聽得出了神：「那麼小的蛇兒，能吃多少肉？」

白朗笑笑道：「牠的身子只有手指粗細，却還包括一身硬鱗，一根脛骨以及包在骨外的分來厚的韌皮，腸子細得像根棉紗綫，那兒眞能吃肉，而且牠的口中有四枚毒牙堅逾鋼鐵，但無法把肉咬碎，牠是喝肉汁。」

「那看來還得雇個厨司替牠把肉熬成汁呢！」

口氣有開玩笑的成份，實在是白朗說的事兒太不可思議了，使她以爲是在說笑話，但是白朗却笑着道：「可不是，牠雖然雇不起厨司，老天爺却代牠準備了一個，牠口中的毒牙咬中對方後，在兩個鐘頭內就能把對方的血肉化成汁水，我曾經看過一頭鹿被牠咬中後，不過才一個多鐘頭，就化得只剩一副骨架跟一堆毛皮，化了汁水的肉流入地下，牠就吃了個飽。」

「我的天，這麼小的東西，竟是這麼厲害！」

「上天只給了牠這些東西，牠要活下去，就得充分利用那東西，只要牠不糟塌那些長處，就不會餓死。」

「這種蛇毒如果能取集起來，倒是能殺人不見血。」

一個兇手在不知不覺間會流露出本性來，秦菲菲自己並沒有感覺，可是她此刻的神情就像是一頭露着牙齒的狼。

白朗却似乎不經意地一笑：「很多人都這麼想過，但是很難，因爲牠的毒太烈，使用一次後，六七天才能再度補充足，而牠離了沙漠，却連兩天都活不過。」

「那在牠的毒沒有放出之前就捉住牠呢！」

「那不可能，要想捉牠，一定要接近牠，祇要被牠聞見了氣味，牠就立刻彈出

來攻擊，一擊不中，牠就軟癱成一團，活活地困死，只有用牠的毒化成的肉汁，才能作爲牠的食物，而得不到食物的補充，兩天牠會餓死。」

「總會有辦法的，只要動腦筋，一會有辦法的！」

「當然，二小姐如果有興趣，內急的時候，不妨忍着點，遇到有大石塊之類的避陽地方去方便，就會有機會引牠出來，那時就有機會逮住牠了。」

「這是什麼狗屁的方法！」

「我說過了，牠只靠嗅覺來找尋食物，鼻子也不太靈，只有在很接近的時候，牠才聞得到，而妳們婦道人家，往往在那個時候才把大塊的肥肉露出來，使得肉香四溢，我不是說過嗎，一百個人中，有九十個是女人，因爲男人沒有蹲下去撒尿的，而且也不需要掩掩藏藏，湊着找掩蔽的地方，所以死在蛇口下的機會也不多。」

秦菲菲的臉有點紅，啐了一口道：「畢竟還有十個人。」

「那不是我這種老沙漠，多半是些內地來的冒失鬼。」

「白爺知道那兒有這種毒蛇嗎？」

「我可沒有那種透視眼，看見地底下的東西，但是我知道那兒沒有危險，所以才會有人出高價請我當嚮導。」

「是！我們以後聽您的吩咐就是！」

「二小姐，我不是故意要嚇妳們，事實上沙漠裏處處都是危險，不單是毒蛇一項，也不單是那一種毒蛇，娘兒們最好是不來冒這個險，萬不得已來了，就得隨和着點，在家裏那些禮數規矩拋不開，那還不如弄包砒霜吃下去！」

秦菲菲笑了一笑，然後才低聲地道：「白爺，我告訴姊姊跟周嫂，以後全由着您擺佈好了，其實我姊姊只是脾氣冷一點，對您可是打心裏頭喜歡着呢，您眞要怎麼着，只要勾個手指頭兒，她就會自己過來的！」

「那……二小姐別開玩笑，白某沒這麼混賬！」

「也不用那麼說，我們要出來之前，對沙漠裏的兇險也多少有風聞，爲了尋得先父的骸骨歸葬，爲了取回那點珠寶來保全先人的家業，我們心裏也多少有個準備．只要能留下這條命，完成此行的使命回去，其他的都不計較了，對了，白爺，那個老毛子的考古隊在那兒？」

「這個我不知道，說的人沒指明，我也不必去問，我不是告訴過妳，沙漠裏的地名兒是各取各的。」

「咱們會不會恰好遇上呢？」

「不會那麼巧，萬一遇上了，咱們避着點兒就是。」

「萬一他們挖掘的地方，正是先父埋骨所在呢？」

「那有這麼個巧法，那麼大一塊沙漠，就碰上那巴掌大的一塊地上去了。」

「這很可能，先父在沙漠中也是挖取古墓中的珠寶的，老實說，那些珠寶，就是在一個回族的王妃墓裏挖到的，當然，我們不是盜墓，那個王妃死了幾百年了，墓地早就淹沒了，連她的子孫都找不到了，先父是從很多零星的資料湊集起來才找到了那片淹沒的墓地……」

白朗哦了一聲道：「這倒是很可能會碰在一起的。」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這也沒什麼，他們考古，妳們是掘取先人的骸骨，互相不衝突，只要妳們能提出證據，證明令尊大人的遺體，確實是埋在這兒就行了，就算沒什麼證明的，我們知道了確實的地點，挖出來的東西確如我們事前所說的，是和令尊的骸骨在一起，咱們也佔得住理，最怕的是咱們還沒到達，他們已經捷足先登，那就沒法了！」

秦菲菲的神色閃爍了一下，然後才道：「眞要是如此，我們也只好認了，不過萬一他們還沒得手，而埋骨之處又在他們挖取的附近，那可怎麼辦呢？」

「這就比較扎手了，但願不會如此，否則只有到時候看情形再說了，反正我總會盡力帮助妳們的！」

秦菲菲等的就是這句，既欣喜又安慰地道：「白爺，那就謝謝你了，我們存歿都會感激您的。」

白朗笑道：「別客氣，事情還沒有到這一步是不是，而且我再說句話，萬一有個什麼情況，妳們姊妹只好看開點……」

「那可不行，我們就是這麼一點希望，拼了命也不能放手的。」

「二小姐，我不是那個意思，咱們大老遠的跑了去，叫老毛子揀了便宜可不太上算了，那是非爭不可的，我的意思是在某些地方，妳們可得看開點！」

秦菲菲也許是懂了裝糊塗，也許是眞的還沒懂，所以追着問下去：「白爺，您指的某些地方究竟是那些地方？」

白朗道：「那些人說老毛子的考古隊還帶着槍、兵、刦財刦色，那是難免的，不用說是老毛子，前幾年軍閥們鬧內鬨，幹來幹去，敗兵過境，那些兵大爺一樣也是胡天胡地，眞要遇上了，妳們只有忍着點兒，只要不抵抗，而且順着點兒，就不會送命，留得性命才能做別的！」

秦菲菲稍稍地抖縮了一下：「白爺，您不會看着我們受欺負，給那些老毛子糟塌吧！」

「那當然不會，要是只有三、五個，不是我吹牛，憑我跟手下兩個伙計，準叫他們攏不了邊兒，但是對方來的人多，我說句洩氣話，我不會忙着去送命的，只有拔了鴨子先溜，那時候可全仗着妳們自己了。」

秦菲菲有點失望地道：「白爺，如果只有三五個人，我們還能夠自衞，姊姊跟周嫂也都是練過幾手的。」

「二小姐，我說的溜可不是拋下妳們自己不管了，而是暫避一下鋒頭，讓他們過來，妳們不妨順着點兒，等他們沒有了戒備，或者正在銷魂的時候，我們再摸回來，一個個抹掉他們，反正總不能叫他們白佔了便宜去。」

秦菲菲笑了道：「白爺，您眞好計算，想出這種點子。」

「那也沒法子，誰也不願意看見自己的同胞婦女受外國人的欺侮，可是要死裏

求生，就不能光是要血氣之勇，利用一點手段也不爲過，爲了達到目的嘛，犧牲一點也不爲過，何況妳們也不損失什麼！」

秦非非咬咬嘴唇道：「白爺，說得好輕鬆，幹嘛您自個兒不犧牲一點呀！」

白朗一聳肩膀：「我第一個犯不着，因爲我的老子並沒有死在沙漠裏，我也不指望要那筆珠寶來過日子，即使我處在妳們的境地，遇到了那種情形，我寧可折回頭，過一陣再去，老毛子碰巧挖走了珠寶，總不會連死人骨頭也帶走，我覺得遷回先人的骸骨才是最重要的！」

秦非非咬咬牙，心中暗恨這個傢伙的一張口太尖，太刻薄，損起人來，不留半分餘地，但是她也只好忍下了，因爲白朗只是她們花錢雇的嚮導，的確犯不着犧牲呀！

白朗的第二點更氣得她直翻白眼：「我倒是不在乎這種犧牲了，因爲實在也損失不了什麼，心裏高興呢，這還是一種樂子，不高興嘛，閉上眼咬咬牙也就過去了，妳別看那些老毛子個個人高馬大，沒幾個有出息的，三兩個有出息的，三兩下就完事兒，倒是他們的婆娘們一個個狠得像頭母狼！」

「哼，聽你這麼說敢情你跟她們還有過一段兒！」

「我沒那個造化，我是聽人說的，那也是個走沙漠的老行客，常跑霍爾奇斯，阿拉木圖，專做老毛子的生意，照他的說法，那兒的老毛子婆娘沒一個是安份的，漢子前腳出門，野漢子後腳進門，丈夫出門兩年，回家時老婆正好坐月是常事兒，他們也不以爲怪！」

「難道他們都是那麼賤？」

「我想天下的女人沒有天生犯賤的，也沒有男人喜歡戴綠帽子，只有自己無能，才會忍氣吞聲，眼開眼閉……」

秦非非臉皮再厚也聽不下去了，恨恨的哼了一聲，拍着馬要走，白朗却把她叫住了：「二小姐，我說的一半兒是笑話，一半兒却是眞話，妳們捉摸着點兒，要是沒那份兒涵養，趁早現在回頭還來得及，否則湊上去是白送死！」

這話不是開玩笑，秦非非不能不回答，頓了一頓才道：「白爺，我早已經掉下水了，什麼都不在乎，我姊姊她……」

「二小姐，我姓白的走沙漠也不是一天了，什麼樣的女人都見過，黃花大閨女跟婦人還分得出，儘管大小姐是一副玉美人的架子，但是她的腰肢眉眼都寫得明明的，她有過的男人不比妳多也不會比妳少到那兒去！」

秦非非恨得幾乎要把手中的鞭子抽下去，白朗苦笑道：「我這點無意侮辱她，而且也是實心實意地替妳們着想，要想把事情順順當當地辦妥，就不能太拘謹，要把名節看得太重，年輕的女兒家就不該出來拋頭露面。」

「白爺，這話我可不服氣了，難道說規規矩矩的女兒家，除了坐在家裏，什麼事也不該做了。」

「我也沒這樣子說，我以前領過的客人中也有規規矩矩的女兒家，人家是眞規矩，一舉一動，莊重得叫人尊敬，對那樣的女孩子，我姓白的就是叫人剮了也不會讓他受半點委屈，更不會出這種混賬點子，說這種混賬話！」

秦非非這下子是眞火了：「我們姊兒倆有什麼不規矩了！」

「二小姐，這一路上妳們姊妹倆已經夠瞧的了，尤其是在客棧裏的那一手，一個規矩正經的女孩兒家是殺了她也做不出的，要想叫人尊敬，首先就要自重！」

秦非非怒叫道：「你在酒裏下了迷藥，我們不該防衛！」

白朗淡然道：「二小姐，我下了藥是讓妳們少喝點酒，不躭誤上路，因爲像妳們這樣花費法，我供養不起。」

「我們怎麼知道你是怎麼個存心？」

「不管我是什麼存心，妳二小姐至少知道沒人在妳們身上沾半點便宜，既然妳們不在乎，我又憑什麼去爲妳們的清白操心呢，二小姐，話說到這兒爲止，妳要是不希望有那些事發生，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多求求妳們老太爺在天之靈，別讓咱們遇上那伙老毛子。」

話不投機，也實在談不下去了，秦非非在心裏把白朗暗暗地咀咒着，幾乎砍了他千刀萬刀了，但是她不敢罵出聲來，因爲目前她們實在還需要白朗。

狠狠地抽了馬鞭子，拍馬跑向前去了，秦莎莎跟周嫂還在交耳低語，見她衝了過來，小周嫂的神色帶點愠然：「二妞兒，妳怎麼又跟姓白的吵了起來，我叫妳去套套他的口風的，妳怎麼還是這樣毛毛燥燥的！」

秦非非氣得嘟了嘴：「下回最好妳自己去，這個姓白的傢伙，簡直不是人，滿口說的沒一句是人話！」

「就算他口頭上佔了妳一點便宜，妳也忍住算了！」

「他肯佔便宜就好了，人家壓根兒就沒瞧得起咱們。」

秦莎莎低聲道：「妹妹，那難怪，誰讓妳要認上那個職業掩護呢，那是叫人瞧不起的。」

「姊姊，人家不是輕視我是個賣的，而是瞧不起妳。」

「哦？我又有那點做錯了？」

「妳太自作聰明，在客棧裏出了那個好點子，叫人家把我們看得半個子兒都不值，妳別端妳那副大小姐架子了，他把妳瞧得扁扁的，認爲妳比我還賤。」

「這個殺胚，他怎麼說我的，回頭我問問他去。」

小周嫂的聲音冷冷道：「大妞兒，我們要利用這個姓白的是他在道兒上的關係跟他的武功，可不是爲妳去造一座貞節牌坊，交涉得來的情況不好，俄國人也得到消息了，一定是跟我們的目的相同，就更需要這個姓白的，妳賭的那門子氣，要是惹翻了他，來個撒手不管，責任誰負？」

秦莎莎噤口不言了，小周嫂低聲又道：「二妞兒，妳的任務達成了沒有？」

「他的口風很緊，不過我相信他沒有看過我們的圖。」

「不是妳相信就行了，而是必須要肯

定。」

「我可以肯定，他是個很愛惜羽毛的人，因此，那種下三濫的事情他做不出來的。」

「那，對他的背景呢，妳澈底瞭解了沒有？」

「沒有，不過他對沙漠上的情形很熟，以前確是在沙漠中闖的，跟我們的調查資料完全符合。」

「那就行了，只要證明他不是中央的人員，咱們的任務就要多借重他一點，還有，關於俄國人那邊的事呢？」

「也提了，他倒沒說不管，可是他的方法却氣死人！」帶着惱怨的口吻，她說了白朗的方法，小周嫂居然道：「這未嘗不是一個好辦法，澈底消滅對手，減少障礙！」

秦莎莎一怔道：「組長，妳贊成這麼做？」

「有什麼不可以，最好是主動地造成這個局面，促使這個計劃實施，削弱了對方的武力之後，我們的後援才能佔到絕對的優勢，這次的行動關係我們未來的發展，但是又不能張揚出去，所以組織配備給我們的人力不多，我們必須要造成優勢，爭取到主動。」

「可是要跟那些俄國人一起……」

「欲達目的，不擇手段，這是我們的工作最高信條，別說對方還是人，那怕是一條豬，如果任務需要，妳們也得帶着笑臉陪牠！大妞兒，妳要弄淸楚，這個計劃是妳在客棧裏攪砸了才引出來的，當時我就不贊成，可是妳說有把握，妳了解道兒上的人，還說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套住他，把他吸收過來，結果妳自己看到了！」

秦莎莎低頭片刻才道：「我只是担心事後組織裏會追究，上面有很多人都跟俄國人有交情，而且俄國人對組織也很支持，咱們這麼做了，不是破壞了雙方的友好關係？」

小周嫂笑了，笑得很曖昧：「大妞兒，這一點妳放心，沒人會怪咱們的，上面早已想到了俄國人可能會揷手進來，所以才調動咱們這一組的人，因爲咱們這一個行動組是獨立的，除了兩三個最高領導同志外，沒人知道咱們這個組的存在，我們可以放開手做，人手不足，寧可從外面找帮手，也不能由上面公開支持，所以找上了白朗，也是這道理，現在妳懂了嗎？」

秦莎莎茫然地道：「我……我實在不懂！」

小周嫂輕輕地嘆了口氣：「俄國人對我們的支持是一回事，骨子裏安着什麼心又是一回事！」

「他們不是說要帮助所有的無產階級，完成世界革命嗎？」

小周嫂笑了：「妳是從那兒聽來的這些名詞兒。」

「是那個政委說的，他講得很熱心，頭頭是道……」

小周嫂冷笑一聲：「妳懂不懂他講的那些道理？」

「我……我不太懂，所以我跟妹妹在討論會後，又到他的房裏去向他請教，可是他說我的思想太差，聽不懂那些高深理論，要我以後多跟妹妹學習，他把妹妹留了下來，個別指導了一夜，大概妹妹比我懂得多一點！」

小周嫂目中射出了冷光，哦了一聲道：「敢情二妞兒還有點兒心機，搭上高枝兒了，難怪最近對我的話都不太放在耳朵裏了，凡事都自作主張……」

秦莎莎低聲一嘆：「組長，妳要是懷疑到妹妹，那是天大的寃枉，她根本是個沒心機的人，她敷衍那個政委，還是爲了我們，妳也明白，上級對我們已經不太信任，所以才派了個政委來調查我們，妹妹比我看得開，對男人不太挑，所以我才叫她去應付一下，堵堵他的嘴。」

小周嫂的臉色一沉：「大妞兒，妳怕這個？那是白操心了，我們這一個小組是獨立的，誰也干涉不了，誰也動不了我們，除了直接指揮我們的上級之外，我們不必賣誰的賬，那個政委來，妳看見我給他好臉色沒有？」

「是的，組長，可是我們也要注意一點，上面既然派人來調查，就是對我們有了不信任的意思。」

小周嫂冷哼一聲：「這我當然知道，不過妳放心，他們只是來看看吧了，他其實不敢動我們一根汗毛的，事先我早就得了通知，只派出了幾個人去應付他，那個政委是另外一個系統的，他的目的只是想了解我們的實力而已，我們究竟有多少人員，他做夢也想不到，對了，二妞兒沒說出我們……。」

秦莎莎連忙道：「這個請組長放心，妹妹的那張口可緊得很，不該說的話，連個字兒都不會透露，倒是套出了對方不少的口風。」

小周嫂微微一笑：「有個屁用，那批傢伙的嘴裏沒有一句眞話，也別相信他們有什麼眞情，爲了利益，他們連自己老子娘都能賣掉，大妞兒，妳們姊妹倆都是我從小帶大的，雖然妳們受了不少委屈，但是比起別人來，妳們已經幸運得多，而我也眞拿妳們當自己親人一樣。」

「是的，周嫂，我們也都拿妳當自己的親人。」

小周嫂嘆了口氣：「在組織裏是沒有親人這兩個字的，只有我這個小組不同，我們幹的是拚命的行動，只有大家親的家人，才能互相信賴，互相照顧，妳們只要好好地跟着我，總有一天會揚眉吐氣，高高地爬在人頭上，別去聽那套什麼鬼理論，那都是騙人的，咱們有拳頭，有槍，那才是眞正的實力，咱們不談理論，而且我也不許他們把什麼理論搬到組裏來，拳頭才是最好的理論，即使有一天，那些人能統治全世界，咱們只要有槍桿兒，有人，有實力，咱們還是他們的統治者，把他的命擺在咱們手裏，咱們就是天下眞正的統治者。」

秦莎莎遲疑地道：「眞會有那麼一天嗎？」

小周嫂笑笑道：「當然會，我接下這個小組的時候，不過才六個人，現在已經有兩三百個人了。」（未完）

金銀井（二）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李大王乘直升機欲衝出警方的包圍時，其手下林志及王宏基因覬覦的寶藏，糾纏間飛機失事撞山，三人均告死亡，一月後，一夜行人掩入李大王的故居，竟欲尋找遺留下來的財物，却被另一幪面人擊傷，重傷而亡。而王宏基的遺孀同時亦遭一面目醜陋的人威脅，要她供出寶藏之地：

「我給你的，你就得要！」李先生的眼光一時硬了起來。他的眼光這一硬就像有催眠作用似的，古太太不由自主地馬上把那幾張鈔票接下來了。

「這樣好了，」李先生說，「證明我們是朋友了。再告訴你一件事，古太太，當我找到了金銀井的時候，我會分你一份，那你也可以享福一輩子了。」

「不必了……」古太太說。當她說沒有膽量發這種財的時候，她的確不是說謊的，不管那金銀井裏面有多少錢，她都不想染指，她最希望的是這件事沒有發生過，而李先生並沒有來找過她。

「別傻吧，」李先生還是微笑着，「你算是幸運的了，換了是別人，我會把你

嚴詞逼供下　和盤托出來

殺掉滅口了。但我不會的，你幫了我的忙，我會給回你一點代價，我這個人是懂得感激別人的。」

「好吧，」古太太無可奈何地，「這件事情以後再算好了！」

「但當然，」李先生又說道，「你分一份不會是白分的，你還得要替我做三件事。」

「替你做三件事？」古太太又大爲恐懼了，「替你做什麼？我不會……」

「第一件事就是再想清楚一點，」李先生說，「想一想以前王宏基與你講過的每一句話，即使是許久以前的話也考慮一下，看看你想不想得出他有沒有提過任何關於這件事情的話。第二件事情就是，再跟你的女兒討論多一些關於這金銀井的故事，說不定她會想起一些今天對我們兩個人都沒有提過的話，你知道，孩子有時是很難講的，一時完全忘記了，過幾天又會記得很清楚了。我會再跟你聯絡。」

「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情就是，」李先生說，「你不准對任何人提起我來找過你的事情。尤其是不要報警之類。我最不高與人家報警，假如你做了這件我最不喜歡的事情，我不會把你們兩個都殺掉，但是我會殺掉你們之中的一個。你的女兒沒有了你活不下去，你沒有了你的女兒也活不下去，我猜這一點你是一定很明白的！」

古太太不斷點着頭，困難地吞咽着口涎。

「那就是這樣了，」李先生說，「回家好好地睡一覺吧，我會再來找你的！」

古太太連忙抱着女兒下車，當她進入園中時，李先生已經把車子開動，離去了。她開了門進入屋子，把女兒放上床，然後就在廳中坐下，掩着臉哭泣起來了。她實在不希望發生這件事情，也不希望發這種財，她祇求自己能够安安靜靜地生活下去而已。

這個可怕的李先生，會不會再來騷擾她？

那一叠鈔票就這樣放在桌上，雖然鈔票是人人都愛的東西，她却不想去碰，甚至不希望這些鈔票存在，祇是希望這件事情沒有發生過就好了。

× × ×

那位李先生的車子現在則已經遠離了她的屋子，正在沿路飛馳，當然是以不超過法律限制的速度行駛着。

他的目的地就是李大王最後住過的那個地方，而距離是相當遠的，即使是開車，他亦需要好一段時間才能到達，而他希望在天亮之前就到達。有些事情是在黑夜之中進行比較好一點的。

他雖然身體已經相當疲倦了，不過心情上的興奮却支持着他的身體，使他一點也不覺得疲勞是一件苦事。他的車子飛馳着，由市區進入郊區，再由郊區進入市區，再進入郊區，就可以看見那座山了，李大王最後住過的那座山。

雖然還有兩個鐘頭左右，天就要亮起來了，但是爲了謹慎起見，他也不敢浪費一點點時間。他在山腳下把車子停了下來，下車，進入林中，亮起了一隻手電筒，在林中搜索着，終於找到了一部汽車。就

是上次他在屋中碰到的那個人所開的汽車。爲安全起見，他當時是把那人的汽車開下來，藏進了這林中，因爲那人的車子假如就留在屋外的話，那是太搶眼一點了，可能天亮之後就會有人在山上下看到，有人上山去查究，說不定這個人沒有時間死去，所以他就把車子開下來，收藏在這林中，而且反正當時他自己的車子亦是收藏在這林中的！

車子還是在着，顯然那人並未逃走，而那人的屍體（現在當然已經成爲屍體了），亦未被人發現，他再走出林中，回到自己的車子旁邊，取出望遠鏡，向山上瞭望。

今天晚上有月亮了，所以是看得相當清楚的。他看見那座屋子還是靜靜地立在那裏，毫無異狀，假如有異狀的話，那就是屋子的周圍似乎是籠罩着一股愁雲慘霧的氣氛。

他開始向山上步行上去，由於整座山差不多都是全無遮掩的，開車上去，還要把車子停在屋子的圍牆之外，實在是太惹人注目一點了。一個人步行上去，則不容易被人察覺。他上次亦是這樣來和這樣去的！

他到達了屋子的圍牆外面，已經耗費了另一個鐘頭。步行上山，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十分吃力，想走得快一點也辦不到的。他到達了圍牆外之後，就從懷中取出繩子來，繩子上縛着一隻小型的三叉勾子。這當然就是爬牆的工具，而且事實上是一種很普遍的爬牆工具了！

他把鈎子向上面一丟，勾住了牆頂，就拉着繩子沿牆爬上去，很快就到達了那高高的圍牆頂，跨過了牆頂上望着的尖尖的鐵枝，把繩子垂到了圍牆之內，再沿着繩子爬下去，到了牆內。

偶然，一陣微風吹來，他就差點嘔吐出來了。那氣味，那種腐屍的氣味，雖然屋子的門窗都是緊閉着，仍然關閉不了那種氣味的。不錯，已經兩個星期了，那人不但已經變成了一具屍體，而且已經變成了一具腐屍了。

李先生不得不掏出手帕來，掩着鼻子，即使是他這樣一個人，也受不了這種氣味的，他掩着鼻子繞到了屋後，才把手帕拿開，因爲風是正從屋後的方向吹來的。

他到了屋後，那臭味就不再是向他吹來了，雖然，也並不是說就完全沒有了那臭味，祇是沒有那麼强烈而已。

屋後有一口井。這就是他到這裏來找的東西了。當然，許多屋子都有井的，但這是李大王住過的屋子，當然這裏就是他最應該先搜索的地方。

那口井是用一隻金屬的蓋子住了的，而這蓋子還是給用一隻鎖鎖着。李先生用手電筒照這隻鎖，咒罵一聲，因爲這鎖暴露在風雨之中，已經銹得很厲害，即使有原來的鎖匙，恐怕也不容易把它打開了，更談不到要用工具把它撬開來。李先生祇好拔出手槍來，向這鎖上射了一槍。滅音器使得槍聲很柔和，不過子彈擊在鎖上的時候，聲音則是十分刺耳，這隻鎖離開了鎖環，跌到地上，成爲了一塊扭曲的廢鐵。當然，這方法其實是最好不過的，簡單快捷，而乾淨俐落。不過却會留下痕跡。

留下屍體不要緊，但是留下開井的痕跡，却是不大好，這會引起人家的猜想，知道有人把井蓋打開來，似乎正在找尋什麼，也許人家甚至會猜到他要找尋的是什麼了。但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却是別無他法。

鎖既已經除去，井蓋就亦可以打開了。井蓋打開之後向下望，下面是一片漆黑的。即使天上有月亮也沒有用，月光很少有機會能照得到井底的。

他開亮了電筒向下面照。這井是非常之深的，電筒光的盡處，仍然看不到有什麼，還是一片黑暗。李先生禁不住又惡毒地咒罵起來了，他勞頓了一整天，實在已經失去耐性了，然而一切又是那麼不順利的，實在使他感到十分之不耐煩了。

但是跟着，他的電筒的光綫移到旁邊，照到了棄在那裏的那隻破鎖的上面時，他又露出一個得意的微笑了，因爲他想到了這隻破鎖可以替他解決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這隻鎖的本身，把鎖丟進井中，沒有了鎖，也許就沒有人會想到有人來開過井了，相信不會有多少人記得這井口的蓋子究竟有沒有一隻鎖的。第二個問題就是這是不是一口枯井的問題。這隻鎖丟下去，他就可以知道了。

於是李先生就把那隻鎖拾起來，丟進了井中。好一陣，他才聽到咚的一聲。

這井是有水的，很深，那是因爲這裏是山頂上。山頂上的井是非要深不可的。但是有水。這與王宏基所講的故事就不符合了。王宏基說的是一口枯井，而憑他對那個女孩子所講的一切細節，亦無可懷疑，金銀井必然是一口枯井。這不是一口枯井。這不是金銀井。

李大王也不是一個傻瓜，他不會把寶藏放進一口有水的井中的，是枯井的話，可以先查清楚井底的情形，但是有水的井，尤其是這麼深的井，誰也不能弄清楚井底究竟有些什麼或者沒有些什麼，李大王又怎會放心把寶藏放進去呢？他有什麼把握拿回？他怎知道井底是否有很深的泥濘，以及井水是不是流動的，放了下去，說不定等於石沉大海了。

不，不是這一口井。雖然他不相信一間屋子裏還會有另一口井，但是他覺得找找看亦不會有什麼損失的，所以他在院子裏找了一轉，找尋着。果然找不到。

他知道他應該離開了。於是他又用原來的方法爬出了圍牆之外，沿着路走回山下去，回到他的車子。

他開着車子離去了。

這時，天已經開始亮了。那座山頂的住宅仍然靜靜地立在那裏，那些難以忍受的氣味仍然透過緊閉的門窗發散出來。但這些氣味是沒有機會到達山下的，而且亦沒有隣居，所以假如沒有人有充份的理由到山頂上去開門入屋視察的話，那具屍體是不會被發現了。

那個死者很可能是沒有親人的，因此他失踪了這樣久，仍然沒有人追究，但亦可能他是有親人的，但是連他的親人都不知道他是到什麼地方去了，因此那些親人即使是正在找尋，亦不會找到那山頂上去了。

× × ×

另一方面，古太太亦有她的煩惱，除

了這個所謂「李先生」給她的煩惱之外，亦有「愛情」上的煩惱。那是別人的愛情，而不是她的愛情，這別人的愛情卻牽涉到她的身上來了。因爲這是單戀。一個對她單戀的年輕人。一個住在附近的人，是一個木匠的學徒。今年不過十九歲，叫阿堅，有好幾次古太太請阿堅來替她修理一下屋子損壞了的地方。她的目的祇是爲了貪便宜而已，因爲阿堅替她修理這些損壞不會要她的錢，但是阿堅却是另有想法。他認爲古太太是特別喜歡他的，所以每當他有空的時候他就會到古太太家裏坐坐，聊聊天。古太太是個寡婦，與男人相處相當有經驗，因此她亦看出了阿堅對她這種特殊的感情，也因此她對阿堅祇是盡量採取冷淡，但又不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態度。她希望阿堅明白她對他的感情絕對不是屬於男女之間的感情，而她又不希望阿堅因此而恨她。

這天早上，古太太正在和她的女兒談着話，爲那位「李先生」向女兒進一步問清楚這個「金銀井」的故事，但是似乎她的女兒已經沒有什麼新鮮的資料可以告訴她的了，而且事實上，連孩子對這個題目也開始厭煩起來，不想提得太多。

古太太一面也在極力回憶着王宏基對她講過的話，一面心情也十分矛盾。她希望在李先生再來的時候她可以提供一些有價值的綫索，這樣，李先生就不會再來麻煩她了，然而另一方面她又奇怪，是不是這樣的話，李先生就不會再來麻煩她了呢？說不定當她提供了有用的綫索之後，李先生就會把她殺掉滅口了，她知道李先生是哪一類人，絕對不是善男信女。

正當她在跟女兒講着這個故事的時候，阿堅就來到了。阿堅帶來了一隻用花紙包着的包裹，交給古太太。

「這……這是什麼？」古太太問。

「今天發薪水！」阿堅說，「這是我送給阿韻的餅乾！」

這使阿韻大爲高興了，連忙嚷着要把花紙拆開。古太太則皺起眉頭看着阿堅：「你不該這樣破費，你自己的收入又不是很多，有錢還是自己留着用吧！」

阿堅驕傲地把頭抬高：「我雖然不是大富翁，但我也不那麼窮，我今天已經滿師了，而我們這一行的工錢愈來愈高。以後，我是做木師傅了，我養一個老婆也養得起。」

古太太微笑：「那你找到了合適的女孩子沒有？」她這一問，就馬上後悔失言了。

「女孩子？」阿堅果然抓住這個機會，「我對年輕女孩子沒有興趣，我反而喜歡年紀比較大的女人，就是結過婚，有女兒的也不要緊的！」

古太太的臉不禁微紅起來了。

她連忙說：「這倒不一定，我看你談這個問題還是太早一些了。」

但阿堅談這個問題似乎也不算太早，而且他也似乎開始懂得談這個問題了，他推推阿韻說：「你到外邊去吃吧。」

那個小孩子出去了，而阿堅瞧着古太太，一臉誠懇的神情，他說：「你……我看你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

「什麼不是辦法？」古太太更加極力顯出冷冰冰的神情。

「我是說，」阿堅道，「你應該有一個正正式式的男人。」

「你這樣說什麼意思？」古太太的臉沉下來，這一次用不着假裝，她是眞的生氣了。

「我是說，以前你那個男人，沒有名份，偸偸摸摸的，現在這個新的，雖然他有一部汽車，但看他模樣也不會是——」

「什麼新的舊的？」古太太勃然瞪着他。

「既然有一個新的來，那舊的一定是不再來了，」阿堅說，「但這個新的也不見得是好人，他一定不會對你好——」

「這是我的私事，阿堅，」古太太嚴厲地說，「跟你完全沒有關係，你別來管我！」

「但我——我是關心你，」阿堅說，「我——我用不着偸偸摸摸，我可以跟你結婚，我可以保護你——」

阿堅是誠懇的，一邊講一邊脹紅着臉，顯然他是正在極力鼓起勇氣，然而古太太卻並不感動，她感到的祇是一陣毛骨悚然，也許是年齡相差得太遠了，一個這樣年輕的小伙子來向她追求，她總覺得不是味道。她馬上站起來：「不要說了，阿堅，你馬上走！」

「但是，但是——」

「馬上走，我不想再見你！你不要再來！」她大聲叫着，指着門口。

她的提高聲音驚動了她的女兒阿韻，阿韻又出現在門口，看看是怎麼回事。

有了第三者在場，阿堅就沒有勇氣再說什麼，他紅着臉轉身就走。

古太太倒在椅上，掩着臉哭了起來。

「媽媽，你怎麼了？」她的女兒在旁邊問道。

「哦，我——我沒事，你——阿韻，你出去玩好了。」

但阿韻並沒有出去玩，她還是留在屋裏陪着她的母親。

× × ×

古太太雖然煩燥，却並沒有因此而失眠。有些人是不會因爲心情不好就睡不着的，相反地，這種人會因爲心情不好而更需要睡眠，因爲睡着了就可以忘記一切。睡眠就是逃避。古太太就是這種人。就因爲心情不好，因此今天晚上她也很早就上床睡着了。

但是却不能一覺睡到天明。半夜三更的時候，她覺得臉上有點癢癢的感覺，連忙伸手去一拍，却拍不到甚麼，不是有什麼虫。

接着，她就感覺到有一股强烈的光照着她的眼睛。那是一隻電筒的光。

「誰——誰？」她連忙要坐起來，以及要把頭側開，想看看電筒後面的是什麼人。

但是她看見的是一把刀子，伸出來，擱在她的嘴巴上，一把聲音說：「別叫喊，吵醒了你的女兒就不妙了，而且你也會弄傷自己的臉呢！」這個人似乎不大懂得女人，這樣對一個女人是很危險的，女人特別胆小亦特別容易進入歇斯底理狀態，她很可能會不顧一切地大叫大喊起來，那時就糟得很了。幸而古太太却並未有這種

反應。也許她是心理上早已有了準備之故吧。

總之她沒有叫，也不敢坐起來，而且在那把利刀的壓逼之下還慢慢躺回下去。

她還是看不到那電筒的後面是一張怎樣的面孔，她顫着聲音說：「阿堅？」

「誰是阿堅？」一把聲音問。

這把聲音不論是誰，顯然不是阿堅。

「李……李先生？」她又問。

「李先生？」那把聲音這一回是帶着笑意了。這把是大人的聲音，但亦不是那位李先生，可以聽得出那聲音是陰沉得多的。

「你……你是誰？」古太太問着，身子不由自主地通過陣陣的冷顫。假如來者是刼賊的話，那她是一點也不担心的。但是她知道來者不會是刼賊那麼簡單。自從王宏基一死去了之後，她的生命就變得複雜起來——太複雜了。

「那要看你怎樣待我了，」那把聲音說，「你待我好一點，我也會待你好一點，你待我不好嗎？哼！」

「你——你究竟想怎樣？」古太太吶吶着問道。

「前兩天，」那人說，「不是有一個男人來找過你嗎？」

「什麼男人？」古太太問。

「別裝模作樣了，」那人說，「壞了一隻眼睛的，走起來脚步一跛一跛的，」

「哦——那個——祇是……祇是位舊親戚，」古太太說，「他來探我，請我和我女兒出去吃飯，去玩玩，這樣吧了。」

「這樣吧了？」那人說，「你不像是在說眞話，要不要我叫醒你的女兒來對證一下？」

「不——不要！」古太太更加慌張了。一威脅到她的女兒的安全，她總是大爲慌張的。

「那麼把眞話講出來！」那人的刀子向下一壓，又壓到了她的嘴唇上來，她相信她的唇皮也給壓破了一點了。這個人不論是誰，他顯然是比李先生缺乏耐性的。

「我——他——既然你想知道我跟他講了什麼，那爲什麼你不去問他呢？」古太太說，「你去問他，他一樣可以告訴你的——」

那把刀子又再下降，壓住她的嘴巴，使她講不下去，而那人又暴怒地喝道：「別跟我要花樣！我問誰我自己會決定！你是不是想逼我採取第一步行動？在你的女兒身上採取行動？」

「不！不要！」古太太流出眼淚來，「我告訴你好了。他是來問我王宏基生前的事情，他好像要知道王宏基生前有些錢藏在什麼地方，但我並不知道，所以我也不能告訴他什麼了。」

「你沒有告訴他什麼？」那人說，「那怎麼他一問過了你之後就馬上回到李大王的屋子去呢？」

「我不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古太太說。

「現在再給你一個機會，」那人的手因爲憤怒而發抖着，「假如你的回答仍然不能令我滿意，那我就把你的女兒叫醒來對證一下，假如她告訴我的比你告訴我的更多，那麼——」

古太太的淚水如泉似的湧出來。一個人忍耐總有一個限度的，而她顯然已經超過了這一個限度了。她說：「好吧，你逼我，他也逼我，反正我是要給逼死的，我就告訴你們好了！」

於是她就把她跟那位李先生講的話都說了出來。

「呀，」那人得意地吃吃笑着，「這就有點道理了。金銀井，是嗎？他就是到那屋子去看井，不錯，但是，那屋子裏的井並不是你所講的金銀井。」

「我不知道是不是。」古太太說，「我知道的我都告訴了他。」

「也許還沒有完全告訴他吧？」那人說。

「不，」古太太又慌張起來了，「我知道的都告訴他了，我不想他再來麻煩我。不管你是什麼人，我也不想你再來麻煩我。假如我知道什麼的話，我一定告訴你，我實在希望你們找到這個什麼金銀井，那你們以後就不會再來麻煩我了！」

「我却不相信這樣簡單！」那人說，「世界上哪有人會不想發財的？也許你單獨一個人得到那些寶藏呢？」

「你瘋了嗎？」古太太說，「我是個女人，這種事情我怎麼幹得來？」

「爲保險起見，」那人說，「我們請你的寶貝女兒起床談談如何？」

「不要！」古太太提高聲音叫了起來，「你不能在這個時候吵醒她！」

「別那麼大聲！」那人兇暴地低聲喝叫着，一拳擊在她的臉上，這一拳擊得她打了一個滾，跌在地上了。

電筒光馬上又找到了她，那人又蹲在她的面前。古太太飮泣起來。

「別吵！」那人低聲警告道，「你再這樣大聲，我就把你殺掉！」

但似乎警告已經遲了，忽然有人敲門。那人震了一震，古太太也吃了一驚，不由自主地止住了哭聲。電筒馬上熄滅。

「這是誰？」那人低聲問道。

「我我……我不知道。」古太太也低聲回答道。

敲門聲又響了，有人在門外說：「古太太，你有什麼事嗎？」

「這是誰？」那人問。

「那是阿堅，」古太太低聲說，「住在附近的一個年輕人！」

「別應他！」那人說，「你睡着了，聽不見，他再敲門，你叫他走好了，半夜三更你有權不睬他的！」

古太太沒有做聲。她也希望她可以這樣做，她不希望阿堅介入這件事情，因而受到不必要的傷害。

脚步聲離開了門口，但却不是離開屋子，祇是繞屋而行，跟着忽然一個黑影就出現在窗外了。窗門是打開了的，顯然這就是那個人潛入屋中來的途徑。

阿堅又在窗外說道：「古太太？古太太！」

「誰？」古太太極力忍住，不讓自己哽咽起來。

「我是阿堅。」窗外那人說。

「這……這麼晚了，」古太太說，「你來幹什麼？快回去睡覺吧！阿堅。」

「我聽到好像有點不對的聲音。」阿

堅說道，「我聽見你哭，剛剛又好像有人打你？」

「別胡說八道，」古太太說，「什麼事都沒有，你別吵着我——」

「媽媽！」另一張床上的女孩子忽然開腔了，她是給這一連串的對話吵醒了。

古太太大為驚駭，那人一時也不知道怎辦好，接着燈光就亮起來了。是女孩子把燈開亮了，她半夜醒來不喜歡太黑暗。

這時事情就發生得很快了。在窗口的阿堅叫道：「你！你是什麼人——？」

那個人早已一躍而起，古太太還沒有機會看清楚他是什麼模樣，他已經到達窗口，一撲撲了出去，阿堅也不見了，兩個人跌在外面的花叢中，一聲重重的敲擊，有人尖叫起來，接着就是阿堅發出了一聲尖長的吵叫。

跟着有人逃走的脚步聲。

古太太仍然躺在地上。

恐怖感使她一時痲痹了。女兒在哭。

接着阿堅又在窗外冒起了，這一次臉色蒼白得駭人，似乎很乏力才能把頭伸上來，接着他的嘴巴裏湧出鮮血來，頭又不見了，人跌回窗下去。古太太尖叫着跳起來，撲到窗前，也不知哪裏來的氣力和敏捷身手，爬出窗外，在阿堅的身邊蹲下來，發覺阿堅躺在那裏，有氣無力的，他的胸前有一處刀傷，鮮血正在如泉湧出。

「我……我也給了他一記，」阿堅有氣無力地說，「他……他逃不了的！」

阿堅的手邊還放着一隻開工時用的鐵鎚。

而那個人果然也逃不了。他已經逃到了籬笆旁邊，極力想跨過籬笆而出去，就是不成功，也不知道阿堅的鐵鎚是敲中了他一個什麼重要的部位。他終於又跌回籬笆之內了。

古太太不顧一切地尖叫起來，幾乎把全區的人都吵醒了。

這之後就是警察來了。古太太也不顧一切地把全部故事告訴了警方，包括金銀井的故事。到了這個地步，她也顧不得那位李先生的警告了，她已經被逼得無路可逃。

這之後，阿堅死去了，那個殺死了阿堅的人，祇是頭部受了重傷，死不掉，不過他是當然也會死於法律之手的。

到了這一個階段，古太太在這個故事中是不重要了。甚至那位「李先生」亦不會因古太太洩漏秘密而報復。報復對他並沒有用處，總之金銀井的秘密是已經傳開來了，這才是最重要的。李先生不會有空担心古太太，他要忙着担心那些競爭者。

也許有人不知道李大王是把財富存放在金銀井之中，然而却知道有這樣一口井呢？假如有人知道有這樣一口井，那這個人就會成為很富有的人了，因為他可以取去井中的財富。

有關金銀井的傳說忽然多起來了，有人傳說是在這裏，有人傳說是在哪裏，有人甚至傳說，某人忽然闊氣起來，那是因為他找到了金銀井，他找到了金銀井，一定秘而不宣，不會告訴什麼人的。

這些都是那些無聊亦全無關連的人的傳說，有資格或者有意去找尋金銀井的人反而什麼都不說，也什麼都不理。因為這不是好玩的事情，講錯了什麼，大禍就可能臨頭了。

假如誇口知道金銀井的所在，就會遭遇到與古太太相同的命運。假如透露自己有意去找尋金銀井呢，更有橫死的可能，有意找尋的人一定不高興增加競爭者。競爭的人當然是越少就越好的。

× × ×

「事實上，」馬先生說，「已經發現的命案已有六宗。有兩個人是李大王昔日的舊部，他們被逼供過之後被殺掉了。」

「也許，」司馬洛說，「他們知道金銀井的所在，而對逼供的人招出來了？」

「不大可能，」馬先生說，「在死之前，他們還在東查查西查查，就是查得太明目張胆一點，於是有人殺了他們，一方面是為了減少競爭，另一方面是想把他們所查出的增加到自己所知的上面去。」

「另外那四個呢？」司馬洛問。

「另外那四個根本是有案底的職業騙子，他們說知道金銀井的所在，祇是沒有旅費和裝備，他們招人集資在找尋金銀井，其實集資的人，正是他們要開的金銀井，不過這一次他們却碰上了釘子，那些不開玩笑的人，為謹慎起見，還是把他們拷問一番！」

「那倒是死得眞冤枉。」司馬洛說。

「他們就是不懂得一個道理，」馬先生說，「自己吞不下的東西不要去吞！」

馬先生是一個國際反罪惡組織裏面一個主任級的人物，而李大王是一個國際性的罪犯，也是馬先生專門要對付的那種人，因此他對李大王生前死後的事情，自然也知道得不少。

至於司馬洛，他可以說是一個江湖客，祇要是有險可冒，有鉅利可圖的地方就吸引他。不過他却不算是一個壞的江湖客，那是說，他不大喜歡做那種傷天害理的事情，即使他是為了錢而做一件事，他也總是先要肯定他是站在正義那一方面的。因此馬先生對他很有信心，許多重要的任務都會聘請司馬洛担任的。而他們也在多次合作之後建立起一種特殊的情誼。不單是顧主與僱員之間的交情而已，而是有着一種接近朋友之間的感情。

許多時候，他們之間是無所不談的。

司馬洛現在又說：「李大王這件事情，你們是做壞了。」

「不是我們做壞的，」馬先生說，「是那個地方的警察總監做壞了，他也是犯了同樣的毛病，自己吞不下的事情，却硬要去吞，他想自己得到全部功勞。假如他先通知我們，跟我們合作，這件事情的結局就完全不同了！」

「總之，」司馬洛接着說，「李大王已經死了，他又不是逃脫的，有什麼關係呢？」

「有很大的關係，」馬先生說，「李大王這個人活着對我們是很有用的，起碼，他可以替我們澄淸以前的許多疑點，譬如說，有些案子是不是他做的，或者是與一些什麼人有關連的。但他死了，就無從對證了，尤其是王宏基與林志兩個，是更死得可惜的。李大王落網之後，他也許不肯招供，但王宏基與林志兩個却是一定會把一切都招供出來的。」

「但可惜他們都死掉了，」司馬洛說，「那麼，你叫我來究竟是幹什麼呢？我不是神仙，我是不會起死回生的。他們死掉了，即使神通廣大的我，也不能使他活轉過來。」

「我猜你大概也聽到金銀井這個故事了。」馬先生說。

「是的，」司馬洛說，「這種事，向來都是你我非常感興趣的。我也幾乎要動身去找尋了，假如這個故事是眞的話。」

「這個故事是眞的，」馬先生說，「當然也有假的部份，但大致上是眞的。」

「我不相信的就是，這個二十世紀的時代，怎麼還有人會把財物放在一座枯井之中，」司馬洛說，「全世界都有的是銀行，銀行裏又有的是保險箱。」

「我們已經作過了詳細的調查，」馬先生說，「他並沒有在什麼銀行存有大筆的欵子。他有幾個化名的戶口在幾個地方的銀行，但存欵的數目總共不到五十萬美金。」

「那他是一個很窮的人了。」司馬洛說，「以他這樣一個人來說，他的身價無論如何不祇值五十萬美金吧！」

「這五十萬美金根本不是李大王的積蓄，」馬先生說，「這祇是流動金吧了。譬如說，他在這個地方買了一批海洛英，要在另一個地方交貨的，他就開一張這個地方的支票。不！這些並不是他的私人儲蓄。」

司馬洛微笑：「為什麼他不把財產都化為現金儲在瑞士銀行？這是一個你也不能調查的地方。在那裏開一個號碼戶口。他們不會跟你合作，供給資料的。」

「他在瑞士銀行並沒有戶口。」馬先生說道。

「是瑞士銀行告訴你的？」司馬洛說，「我不相信。這種資料他們不會供給任何人的。他們需要吸收這種外滙。」

「不錯許多人都傳說他在瑞士銀行有一個戶口，裏面有鉅額的存欵，」馬先生說，「而且傳說這筆欵子是沒有人拿到了，等於送給了瑞士銀行，但我知道這祇是傳說而已，並不是眞的。」

「你怎知道？」司馬洛問。

「很簡單，」馬先生說，「十年之前他在瑞士做過一件大案。洗刦了一間遊客酒店，弄得瑞士當局大為狽狽，花了好大努力守住秘密，免得別的遊客知道了，裹足不前。他們當然還不能證明是李大王幹的事，不過一切綫索都指出是他幹的，他們倒很歡迎李大王光臨，他一到，就馬上要給抓起來了。在這種情形之下，你以為李大王會笨到在瑞士銀行開一個戶口嗎？當然，他要開戶口的話，他們是歡迎之至的，他要存錢進去，多多益善，祇是當他要提欵的時候就有點痲煩了。要提欵嗎？帳目方面弄錯了一點，最好請你親自來算一算，眞對不起，這是我們的會計弄錯了，我們不能讓你損失，所以飛機票由我們負責好了。假如他走了，就不能離開了，而他存在那裏的錢亦等於是雙手奉上。」

「唔，」司馬洛說，「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的確是不會在瑞士銀行有一個戶口的。」

「因此，」馬先生說，「金銀井這件事情是相當可靠的。」

「那麼呢？」司馬洛問。

「你替我把金銀井裏的東西拿出來。」馬先生說。

司馬洛哈哈笑起來。

「有什麼好笑？」馬先生問。

「第一，」司馬洛還是在笑着，「你們最近一定在鬧窮了，所以要向這個金銀井打起主意來。第二，我覺得你對我眞有信心，你付錢給我去找一筆比你出的代價一定大得多的財富，却不怕我把這些東西據為己有！」

「我向來都是信任你的，」馬先生說，「祇要你答應不做什麼古怪，你就不會做什麼古怪。對你這個人，我實在是相當了解的！」

「第三點，」司馬洛說，「你叫我去把金銀井裏的東西拿出來，就像你知道金銀井是在什麼地方似的。你有沒有想到，把東西從井中拿出來並不困難，困難的是如何可以找到這口井而已。」

「讓我來逐點解答你的疑問吧，」馬先生說，「第一點，我們不是在鬧窮。我們知道有好些人都正在找尋這金銀井，好些已經很富有，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財產數目多一個或少一個圈圈的人。舉個例說，珊瑚基金公司的董事長余光，還有國際進出口公司的山度士：這兩個已够了吧？」

「唔，這兩個也是大名鼎鼎的江湖好漢，」司馬洛說，「聽說余光的基金公司是用一萬美元開始的，而這一萬元還是從一位寡婦手上借來的。這一萬美元祇够他裝修一間門面堂煌的寫字間，印刷一些精美的宣傳品，之後他就不名一文了。但他却說他這公司有七千萬美元的資產，派能幹的推銷員，鼓其如簧之舌找人投資，買他的股票，宣傳投資在他公司的好處，兩三個跟斗翻下來，用人家的投資去投機一下，他倒眞有了七千萬美元的資產了。」

「你的講法十分準確。」馬先生說。

「而國際進出口公司的山度士，」司馬洛說下去，「聽說他進出口的主要貨物是一種白色的粉末。重量最少，但最值錢，也是利潤最高的一種。別的生意難做的時候，他這種生意還是一枝獨秀，因為這種白色的東西嘛，一吃上了，要戒掉就很難。」

「不錯，」馬先生說，「販毒永遠是利潤高的，而且說風險大，也不見得很大。害死的人雖然多，但在世界上的多數地方，罪名都輕過殺人，事實上遠比殺人為輕。假如每一個地方對販毒的都判處終身監禁或者死刑，那麼我們就少了很多痲煩了。」

「但你還沒有辦法證明山度士是幹這種生意的，」司馬洛說，「你祇是知道而已。」

「我正在想辦法證明，」馬先生說，「終有一天，我會把他抓下來的。等他最發達，而年紀也不輕的時候抓下來最理想。就算判二十年，十五年，那亦等於是終身監禁了。」

「總之，」司馬洛說，「余光和山度士都是大富翁了，他們似乎不必為李大王的寶藏動心吧？事實上他們的財產不見得少過李大王，他們的生意却做得比李大王

更舒服，何必冒這種險呢?李大王的寶藏，並不是先到先得，得者安享，假如得到了而事機不密的話，警方會跟他們算帳，你會跟他們算帳，還有不少不擇手段的人也會去搶，他們實在犯不着！」

「犯不着的人不祇他們兩個人，」馬先生說，「他們祇是其中兩個例子而已。還有好些犯不着的人也要去犯。」

「爲什麼忽然興起了這種尋寶熱?」司馬洛問道。

「李大王先前有一門生意就是勒索，」馬先生說，「勒索是要有一些重要的證據在手才行的。比如說，他有證據可以證明余光的基金公司在開始的時候完全是一個騙局，他可以證明山度士所進出口的主要是一些什麼貨，那余光和山度士兩個人，就要常常向他進貢，或者在某些方面非要和他合作不可了。」

「唔，一個勒索者，他的證據一定是密封起來，交在律師手上之類，」司馬洛說，「假如他死於非命的話，律師就會自動替他把這些證據交給警方。」

「李大王不會是這樣做，」馬先生說，「不然的話，這些證據現在應該早已出現了。而且他也不需要這樣做，他並不怕有人會暗殺他，祇是別人會怕被他暗殺而已。所以他祇要把這些證據收藏在一個不會給人偷到的地方就行了。」

「一如他的財寶，」司馬洛說，「在金銀井裏。除非找得到他的財寶，否則拿不到那些證據。」

「這正是我的意思，」馬先生說，「也正是余光，山度士和許多其他人的意思。李大王活着，他們付錢，合作，都不要緊，李大王不會把那些證據公開，但李大王這樣一死，他們就睡不着了。假如有一天那些寶藏被找到了，那些證據落到了不對的人的手中呢?假如這些人繼續勒索還不要緊，假如索性就這樣交給警方，那才麻煩呢?所以他們得快點找到。消滅自己的證據之外，還可以掌握到別人的證據。這就是金銀井的吸引力了。金銀井使他們去愛去怕。哈哈，好一座金銀井。」

「顯然這也是金銀井吸引你的理由。」司馬洛說道，「你也是又愛又怕。」

「我要那些證據，」馬先生說，「我要你替我去找回來。」

司馬洛望着天花板：「這麼重要的一件工作，我看你也不能信任誰了，除了我之外，是不是?你不能出一筆小錢叫人去替你找一筆大錢回來，因爲這個人找到了這筆大錢之後，也許不會回來拿你這筆小錢了，反正都是錢！」

「你是可以信任的，」馬先生說，「你不會對我作弊。而且條件也很優厚。」

「例如怎樣優厚?」司馬洛問。

「當你找到金銀井時，」馬先生說，「那裏有多少錢，有多少金銀珠寶，全部歸你，但是那些證據，你交給我。」

「唔，這的確是一個相當優厚的條件，」司馬洛說，「但是你似乎忘記了兩點。第一點當我找到金銀井的時候，那全是我的功勞，爲什麼我要把證據送給你?賣給你似乎比較合理一點。」

「第二點呢?」馬先生笑着問。

「第二點，」司馬洛說，「當我得到了那許多錢之後，我這輩子也用不着再幹什麼了。假如你再要我替你做事，那就難了?」

「第二點倒不必担心，」馬先生說，「你這個人生性就好管閒事和愛冒險，即使——」

「還有愛美麗的女人。」司馬洛補充道。

「還有愛美麗的女人，」馬先生點點頭，「即使把半個世界的錢都送給你又如何?你還是不會就這樣坐下來安享的。你還是要去不斷冒險，所以我實在不必担心，祇要有一件你感興趣的事情，你還是會去做！」

「你的確是深切了解我的弱點的。」司馬洛苦笑道。

「還有，」馬先生說，「關於第一點，你知現在世界上總共有多少人口嗎?」

「一時講不出來，」司馬洛說，「不過這是有紀錄的，查一查就行了。」

「你知道世界上陸地的面積總共有多少，而海洋的面積又總共有多少嗎?」馬先生問。

「這個——這個也有紀錄的，」司馬洛說，「查一查就可知道了，並不難！」

「你知道地球與月球的距離有多少嗎?」馬先生問。

「這個也有——媽的！」司馬洛說，「你現在是在跟我玩問題遊戲嗎?這裏並不是電視台呀！」

「假如這裏是電視台，」馬先生微笑，「那你一點獎品也不會得到了。祇是查查紀錄，這不算是正確的答案。不過，讓我又再問你一個問題吧，全世界有多少口井?」

「這個……這個却沒有紀錄了。」司馬洛說着，瞪目看看馬先生，「難道你的意思是說，你知道金銀井在什麼地方?」

「我也不是準確地知道，」馬先生說，「不過我也用不着在探全世界的每一口井，事實上祇要查一查其中的幾口。」

「唔，」司馬洛點點頭，「這樣情形又不同了，這就不算是把證據送給你了。你告訴我金銀井在什麼地方，我去把金銀拿出來，而把證據作爲交換！」

「這正是我的意思，」馬先生說，「而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公平的方法。」

「我也覺得很公平，」司馬洛說，「太公平了。因爲你可以派你的手下做的事，却要派我去做！簡直是等於送給我。」

「我也不想送給你，」馬先生說，「有一些地方，是連我的手下，也不方便去的。」

「現在我明白了，」司馬洛說，「我完全明白了。」

「因此，」馬先生說，「你還有什麼問題嗎?」

「當然有問題，」司馬洛說，「譬如，金銀井在甚麼地方，你還沒告訴我！」

馬先生打開抽屜，掏出一大叠資料來，推過桌子去，交給對面的司馬洛：「看了這些資料，你就可以明白了。這是一些機密的資料，看過了之後你要記住，不能帶走！」

那是厚厚的一叠，司馬洛皺起了眉頭：「這麼多，我不拿走，怎麼看得完?」

馬先生微笑：「所以你有時是不能不承認電腦是有點好處的，電腦能夠十分冷靜地分析資料，看過了這份資料之後，你可能還是摸不着頭腦，但是電腦在一分鐘內就能替我們分析得清清楚楚了！」

司馬洛聳聳肩：「也許再過一些時候，我會在自己的腦袋裏騰出一些空位來，動一次手術，裝上一副小小的電腦。但是在這之前，你還是替我省點時間，告訴我你的電腦究竟分析出來了一些什麼吧！」

「我讓你看看好了。」馬先生說。

他說着按了一個掣，身後的牆壁上就降下來了一幅地圖，這幅地圖很大，佔了整幅牆壁的面積，不過也不是世界地圖，而祇是世界的其中一個部份，馬先生轉身站起來，拿着三支小小的紅旗，「旗桿」其實就是大頭針。他把紅旗刺在地圖上的三個地方。

司馬洛小心地看着紅旗所刺的三個地方，發覺那是兩處山區，以及一座半島的尖端。都是在墨西哥。

他說：「爲什麼是在這些地方?」

「第一個理由，」馬先生說，「就是地理環境的理由。這些地方是炎熱而乾躁的，甚少下雨的。假如李大王是把他的財物收藏在一口枯井之內，那得肯定這座枯井不會忽然濕起來，把東西都浸壞了。你也知道，下過一場連綿幾天的大雨之後，枯井也會變成是水井了。但在這些高而乾燥的地方，這種機會就不大了。井祇有枯了，再開一座，而不會忽然滿了水的！」

「世界上還有很多乾燥地方，」司馬洛說，「這裏並不是唯一乾燥的地方。」

「第二個理由，」馬先生說，「就是這些資料告訴我們的理由。李大王死了之後，他的重要手下們，沒有死的都已落網了，躲起來的也給我們找到了。這其中有許多是跟隨了李大王多年的。我們向他們問話，這些資料上所紀錄着的就是我們問話的結果了。我們憑這一番廣泛的問話，知道了李大王近十年來的行踪。你看，他不能把這些貴重的東西收藏在自己沒有到過的地方的。他一定要親自押運。也許王宏基與林志兩個都與他一起。假設有一天，他把他所積聚的財富都收集在一起了，而且找到了這座理想的枯井，去收藏起來。假如你是他，你會怎樣進行呢?」

「當然是盡量守秘密，」司馬洛說，「可能的話我會一個人去假，如一個人搬不動，我就會帶同自己最親信的人去。」

「這兩個人自然就是王宏基和林志了，」馬先生說，「他們是他的最親信，顯然就是因爲他們知道了有這樣一個寶藏，所以他們才生出反叛之心的。」

「可惜他們已經死了。」司馬洛說。

「再進一步想想，」馬先生說，「假如他們三個人也搬不動呢?他們就要再找一些親信手下來帮忙了。」

「這不大可能吧，」司馬洛說，「多一些人帮手，就多一些人知道秘密。假如你問我，我就認爲讓王宏基和林志兩個人知道是已經太多了。」

「假如你問我，」馬先生說，「我就認爲多一些帮忙也不成問題，祇要這些人是有去無回的！」

「你的意思是，」司馬洛說，「這些人帮李大王把東西搬去之後，李大王就把他們殺掉滅口嗎?」

「這不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嗎?」馬先生說，「死人是最能守秘密的！」

「你有一副殘酷頭腦。」司馬洛說。

「我當然做不出這樣的事，」馬先生說，「但我們現在是談李大王，我們是推測李大王的想法。李大王這個人，有什麼他是做不出來的嗎?」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但你知道他眞的這樣做過嗎?」

「假如他沒有這樣做法，」馬先生說，「我就不會知道這些地點了！」他伸手指指那地圖上插着的紅旗。

「我不明白，」司馬洛說，「難道是死人告訴你的?」

「可以這樣說，」馬先生說，「你大概也知道，推猜一件事情，有一個方法叫剔除法。我們盤問過了這許多李大王以前的手下，對於他這許多年的行踪都知道了。他到的地方，不是有這一些手下跟隨，就是有另一些手下跟隨，有手下跟隨他去過的地方，就決不會是金銀井所在的地方，就是這樣簡單了。」

「唔，其中有幾次則是沒有手下跟隨的，」司馬洛說，「祇是王宏基和林志兩個跟隨。」

「不，」馬先生搖頭，「其中有幾次，他們三個人帶了七八個手下一起，但是那些手下沒有跟着回來。李大王說他們是受到了密探的突擊，三個人僅以身免逃出，而帶去的那些手下都戰死了。」

「他祇是沒有說下手的是誰?」司馬洛微笑道。

「我們也調查過了，」馬先生說，「那個時間，那個地點，都沒有發生過什麼密探突擊的事情，假如有的話，我們會知道的。」

「唔，」司馬洛點點頭，「死人倒是不會說話的，有時沉默也可以告訴別人要知道的事情！」

「我正是這個意思。」馬先生說，「既然李大王帶了這些人到這些地方去，却沒有把這些人帶回來，那你以爲他是在幹什麼呢?」

「我不能不承認，」司馬洛說，「你的剔除法的確是很有道理的。但，墨西哥是一個你的人員不能去的地方嗎?」

「你知道這是怎麼樣一個地方的，」馬先生說，「美洲的這一個部份，官員貪污問題最嚴重，兵即是賊，賊即是兵。我派人員去，得要跟他們聯絡。但我是去拿一些很值錢的東西，難保他們不會起反念，那我的人也許能到達目的地，却未必能活着回來了。」

「你一定要告訴他們你去找什麼?」司馬洛問道。

「金銀井這件事情已經傳開了，」馬先生說，「每一個人都知道我們的組織是最可能找到金銀井的組織，因爲我們可以向這許多人問口供，我們的資料最齊備，而且也沒有人相信我們這個組織會不去找的。」

「假如你不通知他們?」司馬洛問。

「那更糟了，」馬先生說，「萬一我派去的人給他們認出了，那就連屍體也找

不回了。我沒有通知他們，他們什麼都可以不承認！」

「難道你認爲他們就不敢這樣對付我了？」司馬洛說。

「假如他們知道你是在幹什麼的話，」馬先生說，「但他們不會知道的。你又不是我的正式手下，而且你這個人又老是在全世界到處跑，沒有人知道你到什麼地方去幹什麼。自然，假如你有所懷疑的話，你也可以不幹，我是不會強逼你的！」

「別傻吧，」司馬洛說，「這樣可愛的工作誰能夠拒絕？我幹！我當然幹！」

「那很好，」馬先生說着，又從抽屜裏拿出來一叠文件，「這個你可以拿回家去看，不過看過了之後就得毀滅掉！」

那是一叠詳細的地圖，與那大圖上所示的地點是一樣的，不過是局部放大了而已。司馬洛接過來，點點頭，說：「這是不成問題的，我有攝影機般的頭腦，看過一遍，就可以完全記住了。」

「就是這樣了，」馬先生說，「爲了守秘密起見，在這件任務完成之前，我們最好盡量少一點聯絡，而且我亦不大方便派人帮你的忙的！」

「正合孤意。」司馬洛微笑。

「那些地圖上祇有地點，」馬先生說，「並沒有指出哪一個地點是有一口枯井，而事實上我亦不能肯定是哪一個地方有，因此到時要你自己去調查了。」

「這在我也並不是困難的事情。」司馬洛說道。

馬先生揮揮手：「假如你再沒有什麼問題，那我們就這樣算了吧！」

司馬洛站起來，走出了馬先生的寫字間，拿着那些用一隻鷄皮紙袋封了起來的地圖。他出了寫字間大厦，回到了他的車子的時候，看見一個女郎正坐在他的車頭上，撫摸着車頭的表面。

「唏，非禮勿動！」司馬洛說。

那女郎回過身來。一個充滿魅力，簡直是熱力四射的美麗女郎。她那種美麗簡直是有着一種狂熱的性質，一個男人看着她的時候，體溫就不由自主地會升得高一點，而血也會流得快一點。有一頭長長的頭髮，長、厚而自然，並沒有經過美容師的剪裁，有點像一隻雄獅的鬣毛，身裁高大，皮膚是古銅色的，顯然因爲她是愛好戶外運動，經常晒太陽。這膚色使她看來很健康，而事實上她亦是很健康，身裁豐滿而不臃腫，一條褪色淺藍皮牛仔褲在下身上裹得那麼緊，使人奇怪她怎麼能脫下來，或者首先奇怪她怎麼能穿在身上。上身就是一件緊緊的白襯衣，也是裹得緊緊的，胸前扣少了一顆鈕子，可以看到那深深的乳渠。無法知道她究竟是自己不扣，抑或不能扣上，抑或是扣上了之後又自己彈開了，總之沒有人會希望她把這顆鈕子再扣上的。

「呀，是你，司馬洛，」她微笑，「這樣一部車子我早猜到是你！新買的？」

「汽車經紀的責任，」司馬洛說，「鼓其如簧之舌，介紹我這個新欵子，祇要把舊時那一部交換，加一點點錢就行了。我就是受不住誘惑。」

「那一定是一位很美麗的女經紀了。」她微笑着，露出很白但並不是絕對齊如編貝的牙齒。這樣的牙齒反而十分配合她那種野性美。

「及不上這車子的美麗，」司馬洛說，「我是受不住這車子的誘惑；而這車子亦及不上你那麼美麗。」

這的確是一部很美麗的車子，最新從意大利來的跑車。黃色的纖維玻璃車身，設計像太空船一樣，凡是識貨的人，都會很想摸一摸。

「你又來了，」她咭咭地笑起來，「可惜這一段我却……」

「艾霏，」司馬洛說，「你非禮我的車子，我應該回敬你什麼？」

「你過來吧，」艾霏微笑着，「你碰一碰我，我就給你減少一隻脚趾。」她搖搖手上提着那隻大大的新潮手袋，那手袋似乎沉甸甸的，看來裏面放着一些金屬的重物，而司馬洛滿不懷疑那裏面放着的會是一把手槍，因爲艾霏是馬先生手下的女幹員之一，用槍祇是她的看家本領的其中之一種，她說替司馬洛減少一隻脚趾，她就會替他減少一隻脚趾，而不會是替他減少一隻脚。雖然她多數不會這樣做，正如司馬洛不會在街上對她做她對他的車子所做的事情。

司馬洛聳聳肩：「假如你的槍法準到能替我減少脚趾上一顆鷄眼的話，那我倒很希望有機會勞動一下你了。」

「脫下鞋子來試試吧，」艾霏還是甜蜜地微笑着，「試一試是不會有什麼損失的，——對於我而言。」

「我看我們還是到一個靜一點的地方去再試吧，」司馬洛說，「你到車上來如何？我載你去兜兜風！」

艾霏看看手腕上那隻銀質鉅型手錶，聳聳肩：「也好吧，我是約了馬先生半個鐘頭之後的，我是早到了。」她說着，就首先拉開車門鑽進了車子。

司馬洛坐上了車子的司機位上，嘆了一口氣：「我們祇有半個鐘頭時間，那是幹不了什麼的。」

「假如你想幹你心目中幹的事情，」艾霏狡猾地微笑着，「那給你一個月時間也沒有用，我不會上當的。我不過是看這車子的面上才到這車子上來的吧了！」

「你一點面子都不給我？」司馬洛苦笑着，「就是讓我希望一下也不行？」

艾霏是一個他希望征服的女人，他認識了她的日子也不算淺了，就可惜艾霏對他却不大有意思。絕對不是討厭，然而却並未喜歡到會跟他上床。這是一個不容易征服的女人。她並不是對男人不感興趣，祇是征服她似乎是要經過一番努力的，她不肯輕於就範，而司馬洛又不大有時間和機會在她身上努力。她常常都不大有空，除非他與她一起進行一件任務，否則他也難有努力的機會了。

司馬洛開動了車子，沿路飛馳，一面問道：「剛剛結束了一個新的任務？」

「是的。」艾霏說。

「那麼你現在一定有空了。」司馬洛說。

「即使我有空，你也沒有呀。」艾霏說。

「爲什麼你覺得我沒有空呢？」司馬洛問。

「你到這裏來，」艾霏說，「那當然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了。你大概又談好了一樁生意了吧？」

「沒有，」司馬洛記着馬先生所講，要守秘密的一點，「生意談不攏。」

但要騙艾霏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立即瞥了一眼司馬洛放在雜物架內那隻鷄皮紙袋，鷄皮紙袋內就是裝着馬先生給他的那些地圖的。她雖然沒有說什麼，司馬洛也猜得到她是在想什麼了。假如生意談不攏，那他又怎會拿走一批資料呢？不過她沒有指出他的說謊。她祇是聳聳肩，說：「很可惜，我却沒有空，因爲馬先生叫我回來，就是要給我一件新的任務。」

「他把你當鐵人了。」司馬洛說。

「你在企圖中傷我和我的老板之間的感情！」艾霏說。

「別傻吧，」司馬洛說，「我又不是叫你不要替他做事，我的意思不過是，他對你估計得眞高，你似乎從來都不必停止工作的，完成了一件任務之後，又再來一件新的。」

「有工作做難道還不好嗎？」艾霏說：「假如什麼都不做，那時間才不知道怎麼去打發好呢？」

「跟我在一起！」司馬洛說，「保證你不會有這問題。」

艾霏又咭咭笑起來：「你的保證我已經接受過了，你把我保證得幾乎以後見到了男人都不能放心。」

司馬洛不禁臉上一紅。其實他上次不過是使出他的一切手段，向她追求而已。這倒不是騙不騙的問題，他覺得這樣美麗的一個女郎，假如缺乏男性的滋潤和調劑，那實在太可惜了。然而她的看法與他則顯然是有點分別了，她似乎並不需要他的滋潤和慰藉，面對他的手段的每一步都看得很透，總是技巧地避過了，或者婉轉地揭破他的意圖。

結果司馬洛並沒有到手，這是極少數他會失敗的例子，也因此他對艾霏是更加想得到了。然而看來今天又是暫時不能達到理想了，因爲她沒有時間。她祇有半個鐘頭，半個鐘頭是幹不了什麼的。不過就是講講也是好的。

後來，爲了表示他亦有標準紳士風度起見，他在正正半個小時之後把車子開回她的總部門前，把她放了下車，看着她踏進去了。好像一隻可愛的野貓。」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把車子開動，回到了家中了！

他在沙發上躺了下來，展開那些地圖，細細研究着，發覺那些全是荒山野嶺地區，有一處還是沙漠。

墨西哥他是去過的，但並不是每一個部份都去過，他去的主要是各城市或者旅遊區域而已。看來當他到了那裏之後，在道路的方面，他是需要自己摸索一下道路了。但是無可否認，那些地區，淡水的主要來源就是井，井多的是，而且也不乏枯井。

他看過了那些地圖，把一切都用他的攝影機記憶力都記下來了，然後打了一個電話給一家他所熟悉的旅行社，探問一下有沒有什麼美洲的旅行團。

那位朋友說有的。但是要一星期之後才出發。最快也得要一個星期之後才出發的那一團。司馬洛說不要緊，祇要可以走就行了，他說他忽然之間對美洲有一種懷念，尤其是中南美洲。

於是他暫時有一個星期的空閑時間了，他倒眞是希望他能有機會與艾霏來往一下。

可惜艾霏有任務。

而司馬洛實在亦並不是在浪費時間，他只是在作着保守秘密的努力而已。跟隨一個旅行團去，當然比較他自己一個人起程好一點，沒有那麼矚目，而且亦不會有人知道他的眞正目的地。他不一定要完成旅行團的旅程，他大可以在中途偷偷溜開，而這也正是他的打算。

他在洗手間裏把那些資料和地圖都燒掉了，開水喉把紙灰冲走。然後他閉上眼睛，睡了一覺。

當他醒來的時候巳經是午夜時份了。肚子餓得很，然而他發覺似乎並不是肚子餓而使他醒過來的，是一種奇怪的，細碎的聲音。似乎有人正在悄悄地把他的大門打開，溜進他的屋中來了，司馬洛以很迅速的動作作了一些準備。幾秒鐘之後，門就給扭開了，一個人踏了進來。

這個人輕步走到了床邊，手上一隻電筒亮起來了，照着床上那個幪頭而睡的人，另一隻手中的槍的槍咀向這人身上一戳，喝叫道：「好了，醒過來，醒過來？」

但槍一戳下去的時候，已經知道有點不對。人的身體應該不是這這樣軟綿綿的，看來那不過是被子包裹着兩個大枕頭吧了，而當他想到這一點時，已經太遲了，兩隻脚的脚踝給人執住。那是從床底下伸出來的一雙手。有這樣厚的一張床隔着，他手上雖然有槍也沒有用處，無法可以向那雙手的主人發射，而且那雙手的氣力又是那麼大，把他的雙脚提離了地面。

這人大叫了起來，連手中的槍和電筒都丟掉了，雙手向旁邊亂抓，却無法抓到什麼可以扳扶之物，這樣給提離了地面，他是極難保持平衡的，而且脚踝上受到的巨大壓力也使他感到相當痛苦。又因爲他的脚是給向床底的方向一扯，因此他就不能向前仆去，仆到床上，而是向後面跌去了。

他結果無法保持平衡，不能不讓自己跌下去。因爲人的脚底是十分有用的，祇有脚底接觸地面，甚至祇有一隻脚底接觸地面時，身子才可保以持平衡，脚底一旦離開了地面，腰部就承受了全部的壓力，假如他還是硬要保持身子的挺直的話，就可能連腰骨也給扭斷了。

「隆」的一聲，他就這樣仰天跌在地上，雖然地上是鋪了地毡，却也把他跌了個發昏第十七章，而且他未能恢復神智之前，那雙手就把他向床底下面拖，把他整個身子都拖進了床底，到了最後一呎時，他連忙伸手抱住床邊，以免連頭部也給拖了進去。

但既然司馬洛已經把這人的大半個身子拖進了床底，也等於說司馬洛自己已經從床底的另一邊鑽出來了。這人既然不肯進入床底，司馬洛也不勉强，就放了手，然後一跳，好像一個飛人似的飛了起來，落在床上。

（未完）

俠義傳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邊城風雲

（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蘭泉被王子召喚進入蘭園，在蘭園他找不到王子，却見一姑娘，她說此地不是一般人可進，司馬蘭泉知已落入別人圈套，正想退出却見樹林處閃出無數武士，蘭園一片殺機，司馬蘭泉無法逃脫之際，姑娘突地喝退他們，原來她是段如錦公主，後來她和司馬蘭泉結爲夫婦……華豪有日到訪說馬邦遭點蒼派所殺，司馬蘭泉怒極和段公主一起把點蒼派掌門人等殺了，將仇報了。他段公子提醒司馬蘭泉爲人要做强者，並有意進軍中原，而司馬蘭泉以爲時機未熟，難與中原抗衡，並提議殺禮智高，將其首級送呈中原狄將軍，以表願意和平相處之意……

蛇蠍婦人心　爾虞復我詐

的。」

段如錦道：「請你放心，我自會注意

司馬蘭泉道：「也許妳認爲我不該如此多心，因爲咱們是夫妻，我不得不對妳這般關切。」

段如錦道：「我已經跟你解釋了，你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司馬蘭泉道：「又有一點，我對胡三門不太信任。」

段如錦道：「照你如此一說，咱們將寸步難行了!」

司馬蘭泉道：「公主，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想胡三門以及南天國的這般武士，可能都是令師招攬的，我問妳，如若令師向胡三門直接命令，他是聽令師的還是聽妳的?」

段如錦一呆道：「我從來沒有這麼想過。」

司馬蘭泉道：「現在妳應該想一想了，因爲禮智高的首級在胡三門的手裏。」

段如錦沉思良久，終於點頭道：「好，咱們就謹慎一點，黃衣……黃衣……」

黃衣應聲進來，道：「公主有什麼指示?」

段如錦道：「妳去找胡三門，將禮智高的首級拿來。」

黃衣道：「走。」

片刻之後，黃衣果然將禮智高的首級取來，那是經過藥物處理而後密封的，携帶起來方便得很。

段如錦將它交給黃衣保管，並囑咐她非經許可，不得交給任何人。

翌晨他們由祥雲出發，沿昆明至黔西的官道前進，一路曉行夜宿，不敢作半點躭擱。

這天到達曲水鎮日色已經偏西，再要趕到平彝縣城就要走夜路了，爲了恢復一下連日的疲乏，他們準備就在此地投宿。

其實不投宿也不行，鎮口早已有人在等着他們。

「在下獨孤峯見過公主。」

獨孤峯是雁蕩山主，也是名滿湖海的

一代高人，這位一方霸主，竟率領二十餘人攔住去路。

段如錦掀開轎簾，詢問司馬蘭泉道：「駙馬，獨孤峯是誰?」

司馬蘭泉道：「聽說雁蕩山主也叫獨孤峯，不過我只聞其名。」

段如錦回頭向獨孤峯打量一眼，見此人年約六旬，一身白衣，身材瘦瘦小小的像一隻猴子，神氣倒蠻活龍活現的。於是櫻唇一撇，冷冷道：「你會是雁蕩山主?」

獨孤峯哈哈一笑道：「除了老夫，天下還沒有人敢稱這個名號。」

段如錦道：「這麼說雁蕩山主一定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了?」

獨孤峯道：「老夫不敢妄自菲薄，在江湖道上，雁蕩門確是一塊金字招牌。」

段如錦哼了一聲道：「好一塊金字招牌，你是要向本宮示威?還是要向本宮找碴?」

獨孤峯道：「公主不要誤會，老夫只是奉令師之命向公主取一件東西而已。」

段如錦一怔道：「你奉家師之命?」

獨孤峯道：「不錯，潛龍莊主蕭艮楣可是令師?」

段如錦道：「正是，不過……」

獨孤峯道：「公主是不相信老夫了，請瞧這個。」

他取出一塊雕着龍翔鳳舞的金色令牌托在掌心，段如錦瞧了一眼，就知道的確是潛龍莊的龍鳳金令。

不過她却面色一變，露出一股難以置信的懷疑之色。

因爲龍鳳金令在江湖道上具有極高的權威，除非十分重大的事情，決不輕易使用。

出示龍鳳金令之人，具有生殺之權，對方的命運可以說完全掌握在執令人的手中。

段如錦雖然知道龍鳳金令的權威，但她想不到師父却用來對付她自己。

獨孤峯得意的嘿嘿一笑道：「現在咱們應該言歸正傳了，拿來。」

段如錦道：「拿甚麼?」

獨孤峯道：「自然是禮智高的首級了，公主何必明知故問?」

段如錦道：「請問獨孤大俠，我師父要禮智高的首級做什麼?」

獨孤峯道：「這個老夫就不知道了，其實妳不該問的。」

段如錦道：「可是禮智高的首級却關係大理國君臣的生命，我怎能不問!」

獨孤峯道：「很抱歉，這點老夫無法奉告。」

段如錦道：「這樣吧，請獨孤大俠回去稟告家師，禮智高的首級咱們必須送交狄元帥，因爲中原朝廷咱們開罪不起，待見過狄元帥之後，本宮與駙馬當親到潛龍莊請罪。」

獨孤峯道：「公主，妳這是叫老夫爲難了，難道妳不知道持令者的處境?老夫如若不能達成使命，就得交出老夫這顆白頭，所以，嘿嘿……」

司馬蘭泉道：「請問獨孤大俠，你爲甚麼要聽命於潛龍莊，莫非已加入快意園了。」

獨孤峯面色一沉道：「你是大理國的駙馬吧?但不管你是誰，這種話不是你應該問的。」

司馬蘭泉淡淡道：「我的妻子是快意園主，我怎麼不該問，你對園主如此不敬，就應該受到懲罰!」

獨孤峯道：「老夫不管誰是園主，只知道聽命於潛龍莊，廢話少說，拿來。」

司馬蘭泉回顧段如錦道：「公主：我沒有說錯吧?」

段如錦面色難看已極，半晌才哼了一聲道：「我不能將禮智高的首級交給你，如果你一定要，咱們只好兵戎相見了。」

司馬蘭泉道：「獨孤大俠：俗語說好漢不吃眼前虧，咱們人多，如若兵戎相見，你門不過咱們的，依在下相勸，你還是走吧。」

獨孤峯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你錯了，人多的並不是你們，胡大俠，帶他們過來吧。」

這一回又被司馬蘭泉料中，胡三門的確不可靠。

司馬蘭泉沒有料中的是阿德及四十七名武士竟也隨着胡三門一起到獨孤峯那邊去了。

現在除了司馬蘭泉夫婦，就只剩下黃白青紅四名婢女了，彼衆我寡，優劣懸殊，不必問結果，他們篤定是一個敗字。

司馬蘭泉豪氣干雲，雖是面對强大的敵人，他的神色絲毫不變。

段如錦就不同了，在大理國王宮她深得父母的寵愛，十多年來嬌生慣養，不如意的事她從來沒有嚐試過。

現在變生腋肘，不只是師父以龍鳳金令派人來要她的命，而且平時十分信任的部屬竟然反顏相向，變作自己的敵人了。

不過她雖是氣憤憤的，却也毫無懼色，目光一抬，冷冷道：「獨孤峯：有一點我先要告訴你，本宮是快意園主，你們全是快意園的部屬，現在你們以下犯上，已經犯了死罪，本宮以園主的身份，要將你們處以極刑。」

段如錦是一個塵寰罕見的美女，她雖是一顰一笑，都有一股動人的風姿。

此時她由軟轎之中走了出來，摸樣兒艷麗如花，神采照人，四週那些糾糾武夫無不爲之聳然動容。

她由青絹手中接過一柄長劍，俏生生的往懷中一抱，柳眉一挑，道：「獨孤峯：本宮先成全你。」

獨孤峯微微一呆道：「公主，妳當眞敢違抗師命?」

段如錦道：「咱們師徒間的事你不必管，再說你縱然想管也管不了，本宮廢了你之後自會向家師請罪。」

獨孤峯哈哈一陣狂笑道：「丫頭：妳太狂了，說不得老夫只好替妳的師父教訓教訓妳了。」

他解下一條銀鞭，面色一沉道：「出招吧，丫頭。」

段如錦哼了一聲，長劍向前一抹，嬌軀忽然一個急轉，劍光有如天矯神龍一般，向獨孤峯捲了過去。

所謂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獨孤峯一見段如錦劍勢，就知道她已經獲得潛龍莊主的眞傳，他雖是雄霸雁蕩，名噪江

湖，但對潛龍莊的武學却有深深的懼意。

只是潛龍莊的劍法是當代一絕，一招出手，攻勢便如長江大河般的綿綿不斷，在此形勢之下，他除了盡展所學外便別無他法。

雁蕩銀鞭在武林中也頗負盛譽，遠攻近打無不揮洒自如。

然而他却遇到了尅星，不只銀鞭的威力無法發揮，那帶着銳嘯的劍光，時常在他要害之處掠過，危險之處，可說間不容髮。

旁觀者阿德向胡三門道：「丞相，那日屬下丟人現眼，心中十分不服。」

胡三門道：「你是說爲城防兵馬司而挑戰的那回事？」

阿德道：「是的，屬下想再鬥鬥姓司馬的。」

胡三門搖搖頭道：「還是省點氣力吧，你不是他的對手，再說，公主是潛龍莊的唯一弟子，也是快意園的園主，雖然她現在抗師命，他們究竟還是師徒，所謂疏不間親，所以咱們誰也不能帮，你最好老實一點。」

阿德果然不敢動，其餘四十七名武士自然也袖手旁觀了。

但獨孤峯帶來的二十餘人，是雁蕩門中的高手，他們的山主危若纍卵，他這般人豈能不管。

於是，在一聲叱喝之後，他們像瘋狗一般向段如錦衝來。

司馬蘭泉冷哼一聲道：「想以多爲勝？找死。」當下彈身一躍，首先向那般人撲去。

黃衣白帶青絹紅綾四女，也隨後展開攔擊。

雁蕩門下是二十五人，司馬蘭泉等正好一人分鬥一個，只有華豪沒有動手，因爲司馬蘭泉叫他留下來替段如錦打接應。

雁蕩門下全都用鞭，鞭長丈二，必須足够的空間才能展開，何況五條長鞭齊施，所需的空間更大，因而一時不易施展開來。

黃白青紅四女使用的是金色彎刀，這種彎刀長只尺半，如若讓長鞭展開，她們就只有挨打而無法還手了。

沒有人願意只挨打而無法還手，黃白青紅四女自然也不例外，因而她們利用小巧的身法裏鑽，以貼身纏鬬的打法讓對方的長鞭無法施展。

而且四女武功頗高，出手更是潑辣無比，雙方剛剛接觸，便響起慘呼之聲。

此後慘呼不斷的傳出，雁蕩門下一個接着一個仆倒下去，只見鮮血四洒，血肉橫飛，慘烈之狀連胡三門等也不忍卒覩。

與段如錦苦鬬的獨孤峯原已處於劣勢，此時聽到他門下弟子死前的慘嚎更使他慌了手脚，慌亂極易引起疏失，他如何還能支撐下去！

疏失的結果是右臂忽然一輕，還有一點涼嗖嗖的感覺，接着是劇痛攻心，一連踉蹌着倒退幾步。

敢情他的右臂與身體分了家，被段如錦齊齊削落。

老傢伙也算得一條漢好，被人斬掉臂膀，竟沒有哼出一聲，只是用左手拼指急點，止着狂噴的鮮血，然後以顫抖的聲音道：「妳好狠，爲何不乾脆殺了老夫？」

段如錦冷冷道：「以下抗上，原本已該死，本園主法外施仁，留下你一條老命，還不給我滾！」

他自然要滾，全軍皆墨，難道還能要賴不成？

不過雁蕩門下還有五個武功被廢留得生命的弟子，他們時運較好，遇上了司馬蘭泉，如是碰到黃白青紅四女，只怕早已喪生在金色彎刀之下了。

這五名失去武功的弟子，擁着獨孤峯狼狽而去，只剩下門塲上横陳的屍體，與觸目驚心的斑斑血跡。

除了這些，自然還有别的了，譬如司馬蘭泉夫婦，胡三門以及阿德等人。

適才胡三門在龍鳳金令指使下，等於背叛了段如錦，但他又鼠首兩端，在一旁隔岸觀火。

等到獨孤峯慘敗而逃，他的處境可就成爲猪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

跟獨孤峯去麼？適才隔岸觀火，又怎能自圓其說，再回頭追隨段如錦吧，只怕人家不會再收留這個反覆無常的小人。

其實段如錦不僅不再收留他，對他鼠首兩端的無恥行爲還準備加以懲罰。

「駙馬，這般人怎麼辦？」

「讓他們走吧，臨危變節之人，咱們焉能再用？」

「這樣太便宜他們了，我想給他們一點懲罰。」

「這倒不必，他們會得到報應的。」

「好吧，你們還站在這裏作甚麼？給我滾。」

滾，簡單得很，只是今後何去何從？

如果潛龍莊主蕭良楣只是一個普通的一方霸主，憑胡三門擁有的這般力量，還不至有多大的畏懼，但蕭良楣胸羅玄機，功力絕倫，單說這一點，胡三門就會連打兩個寒噤。

而且蕭艮楣還掌握着快意園。

快意園的人手遍佈天下，可以說無所不在，那麼胡三門這點力量就不值一提。

也就是說蕭艮楣如果要他今晚死，他必然瞧不到明天的太陽。

不幸的是他適才沒有帮雁蕩門山主獨孤峯，那麼潛龍莊必然放他不過，天地雖大，只怕難有他容身之處，段如錦叫他滾豈不是要他的老命？

因此，他雙膝一屈，噗的一聲跪了下來。

「公主，屬下不能走，因爲妳是咱們的主人。」

「哦，你還知道我是你們的主人？」

「屬下從來不敢忘記。」

「那你適才爲甚麼背叛我？」

「這是寃枉，屬下怎敢背叛公主。」

「事實擺在眼前，你還巧言詭辯？」

「不，屬下沒有錯。」

「哦，我倒要聽聽你的理由。」

「龍鳳金令是代表令師的權威，屬下遵從金令，也就是尊敬公主，再說，公主此次違背金令，確有不得已的苦衷，但屬下等却兩面爲難……」

「嗯！像是有點道理。」

「屬下遵從金令，是知道公主有對付獨孤老兒的能力，兩面不帮，是守位屬下

的本份，師徒畢竟是師徒，可以言歸於好，但做部屬的就不敢輕擧妄動了。」

「這好吧，算你有理，起來吧。」

「多謝公主。」

胡三門以三寸不爛之舌說動了段如錦，她又將這個人收留下來。

司馬蘭泉雖是不表同意，但也不便出言阻止，只是跟這般人在一起，無異與虎狼爲伴，隨時都有受到暗算的危險，因而待落店之後，他忍不住咳了一聲道：「公主，這胡三門……」

段如錦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你儘管放心，我如若沒有把握，怎敢叫他們回來。」

司馬蘭泉道：「這麼說妳另有妙算了，能不能告訴我？」

段如錦道：「當能可以告訴你，不過天機不可洩漏，到時候你驚喜一下不是更好麼？」

司馬蘭泉微微一笑道：「我只是關心罷了，只要妳當眞有把握，告不告訴我都不要緊。」

段如錦道：「我叫你放心你就放心好啦，我總不會拿咱們的生命開玩笑的。」

司馬蘭泉道：「好吧，我相信妳就是，不過咱們毁了雁蕩門，令師只怕放咱們不過。」

段如錦眉峯一揚道：「那只好走着瞧了，駙馬，咱們不談這些，說一點中、名勝及江湖見聞吧，咱們此次進入中原，短期內只怕不易返回大理，你先教教我，以免別人將我當做土包子。」

司馬蘭泉道：「這只怕三天三夜也說它不完，妳聽着……」

中原江湖遼闊，美麗而雄偉，任何一個丹青名家，窮畢生精力，也只不過繪出它點點滴滴而已，如若用言語描述，三天三夜連皮毛也摸它不着。

至於江胡見聞麼？那就要看個人的閱歷了，一般人常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可見江湖見聞，也是一門極深的學問。

好在司馬蘭泉見聞頗廣，說起來頭頭是道，的的確確教了段如錦不少。

不過司馬蘭泉好像心不在焉，有時說了頭忘了尾，幾乎有點不知所云。

段如錦道：「你是怎麼啦？駙馬，我瞧你是有點累了，咱們睡吧。」

司馬蘭泉道：「好的，我的確有點累了。」

其實他何嘗是累了，只是心事重重而已。

他的確應該有心事，因爲他的遭遇太過奇特。

父親、師父的慘死，迄今還不知道仇人在那裏，接着馬帮也被人連根拔掉，未婚妻子卜墨珠同時遭到池魚之殃，最後連一個只親近了幾次的女人駱肖玲也未能倖免。

與他較爲接近的人，就只剩下一個華豪了，這些不幸是巧合，還是因爲他命中帶尅，尅死了這些親友？

現在他又爲段如錦担心，覺得未來的道路越走越狹。

一個粗獷豪邁的人是很少有心事的，縱然有，也不過掛一漏萬，無法深入作理性的探討！

就拿他在大理的際遇來說，有許多值得深思探討的事，他全都忽略過去。

譬如王子在蘭園召見，却促成了他與段如錦的姻緣，但究竟是不是王子召見，他並未深入追查。

其次，他任城防兵馬司之時，曾發現不少江湖高手進入南天王宮，及禮智高被殺，這般人却下落不明。

再說現在吧，潛龍莊龍鳳雙俠，是當代武林的第一高人，而且是神秘組織快意園的眞正首腦，段如錦居然敢反抗師令，對雁蕩門痛下殺手，面對如此險惡的處境，她竟然絲毫都未放在心上。

她有一具美艷天下的軀體，也有人所難及的神秘，這些，司馬蘭泉好像全未發現。

最後他輕輕吁出一口長氣，以「車到山前必有路」作爲心事的結束，然後丟開一切而進入夢鄉。

× × ×

盤縣位於黔省的西陲，是一個十分險要的軍事重地。

司馬蘭泉等由曲水徑平彝，剛剛進入黔境，就碰到一隊騎兵。

騎兵約有三十餘名，領隊的是一個年約三旬的陳姓校尉。

官兵攔住去路，司馬蘭泉等只得停了下來。

走在前頭的華豪躍下坐騎，向陳校尉雙拳一抱道：「咱們兄弟不知道此處設有關卡，請大人見諒。」

陳校尉道：「此處並無關卡，咱們是奉狄元帥之命來迎接貴國段公主的。」

華豪啊了一聲道：「請大人稍待，在下這就去爲大人通報。」

他擰轉身形，奔到軟轎之前道：「禀公主，狄元帥部屬求見。」

段如錦掀開轎簾，緩緩走出軟轎道：「多謝華大哥，駙馬，咱們前去瞧瞧。」

司馬蘭泉道：「好的。」

他們行到陳校尉之前，段如錦目光流轉，向這隊騎兵瞧了一眼，最後瞧着陳校尉道：「是大人要見本宮？」

陳校尉行了一個軍禮道：「下官陳魁，奉狄元帥之命，前來迎候公主。」

段如錦道：「不敢當，狄元帥現在何處？」

陳魁道：「元帥現在盤縣恭候。」

段如錦一怔道：「狄元帥不是說在貴陽與本宮相見的麼？」

陳魁道：「是的，但元帥顧慮公主旅途辛勞，所以趕來盤縣迎候。」

段如錦面色微變，迅又淡淡一笑道：「元帥如此客套，本宮實在担當不起，陳大人請。」

陳魁道：「好，下官爲公主帶路。」隨即翻身上馬，率領三十餘名鐵騎向縣城馳去。

當天段如錦偕同司馬蘭泉見到了狄元帥，他們呈上了禮智高的首級，並獲得慰問與嘉許！

只不過當狄元帥問知段如錦希望暢遊中原，瞻仰中原文物之後，除了表示歡迎，並告以入鄉必須隨俗。

這似乎是善意的提示，但段如錦却爲此深爲不安。

× × ×

夜色闌珊，萬籟俱寂，單調的燭光在微風中輕輕的搖曳着。

「公主，妳怎麼啦？」

「沒有甚麼，我只是覺得狄元帥十分可怕。」

「可怕，我倒是覺得他溫文儒雅，和藹可親，並沒有甚麼可怕的。」

「不，你看的只是表面。」

「哦。」

「你想想，他如非知道雁蕩門在曲水強索穠智高的首級之事，怎會到此地迎候咱們？」

「這樣可以減輕咱們的困難，咱們應該高興才是。」

「是的，不過咱們做甚麼都瞞他不過，却也是一個可怕的敵人。」

「咱們原就不想與中原爲敵，他能瞭解咱們豈不更好？」

「可是，他對咱們遊歷中原之事，不該提出警告。」

「警告？我怎麼沒有聽到。」

「唉，駙馬，你太忠厚了，他叫咱們入鄉隨俗，不就是警告咱們不得違犯中原的一切規定？」

「這也沒有甚麼，咱們既來中原，原來就應該遵守中原的規定。」

「這個……唉，說的也是，哦！你先歇息吧，我還有事要向胡三門作個交待。」

語音一落，逕向房外匆匆而去。

司馬蘭泉瞅着她那美麗的背影，眉峯竟然爲之一皺。

因爲他瞧到段如錦出房之際，面頰上忽然湧起一片殺機，雖是一現即隱，他却瞧得明明白白。

甚麼事使她如此不快？難道是狄元帥那句「入鄉必須隨俗」？

如若當眞是這樣，那就太可怕了。

狄元帥雖是一代名將，也只是長於用兵，縱橫沙場，如若遇到高來高去的江湖人物，他未必就能自保。

如果段如錦此去是想對付狄元帥……想到此處，他無法再安靜下去了，因而高聲呼叫道：「黃衣……黃衣……」

「駙馬爺有甚麼吩咐？」

進來的是紅綾，不是黃衣。

「公主呢？」

「公主帶着黃衣找胡三門去了。」

「胡三門不也住在這家客棧麼？」

「是的。」

「妳快去找公主回來，就說我有要事找她。」

「是。」

「哦！慢點。」

「駙馬爺還有甚麼吩咐？」

「算了，我只是悶得很，想找個人聊聊。」

「這……只怕小婢……」

「怎麼？難道妳連聊聊都不會？」

「小婢不是這個意思，小婢是怕不會講話開罪了駙馬爺。」

「妳放心，我不會那麼小氣的。」

「那……咱們聊些甚麼？」

「我想起一件事來了，那天約鬥聖主山，是妳跟黃衣吧？」

「這……」

「過去的事我不怪妳，我只是有點奇怪，平白無故的，妳們爲甚麼要找我的麻煩？」

紅綾沒有回答，只是投給他一瞥怪異的眼色，然後舉袖掩口，噗哧一聲輕笑。

段如錦的四名婢女，可以說全是人間殊色，只是星星伴明月，被段如錦的光芒掩蓋而已。

現在紅綾那逗人喜愛的動作，以及一聲輕盈的媚笑，是清新而具有挑逗性的，司馬蘭泉像發現了甚麼，不由神色一呆，道：「紅綾，妳笑甚麼？」

紅綾道：「我不說。」

司馬蘭泉道：「哦，爲甚麼？」

紅綾道：「因爲駙馬爺一旦怪罪下來，小婢就吃不消了。」

司馬蘭泉道：「我說過，我不會怪妳的。」

紅綾道：「當眞麼？」

司馬蘭泉道：「自然，妳說吧。」

紅綾道：「小婢是在笑駙馬爺是個傻瓜。」

司馬蘭泉一怔道：「此話怎講？」

紅綾道：「因爲咱們並非找駙馬爺的麻煩，只是替公主相親而已。」

司馬蘭泉愕然道：「如此說來，蘭園召見之事，都是公主一手安排的了。」

紅綾嬌媚的一笑道：「看來駙爺並不眞傻。」

司馬蘭泉忽然心頭一動，道：「紅綾，那……」

紅綾道：「甚麼事？駙馬爺。」

司馬蘭泉道：「沒有甚麼，我只是想到妳們的身手頗爲不凡。」

紅綾道：「多謝駙馬爺誇獎，其實咱們這幾手莊家把式，比起公主來就差得遠了。」

司馬蘭泉道：「龍鳳雙俠是當今武林公認的第一高手，公主是他們的親傳弟子，咱們自然比他不上。」

紅綾笑笑道：「別客氣，駙馬爺，你那雲笈七籤，也是當代一絕，哦，有一件事小婢忘了稟告駙馬爺。」

司馬蘭泉道：「甚麼事？」

紅綾道：「莊大人不是送給駙馬爺兩名侍童麼？咱們自出大理就沒有見到他們，公主曾經向過小婢，小婢也說不上來，他們到底怎樣了？」

司馬蘭泉一嘆道：「卜墨珠跟着我慘死異鄉，我不能不向玉蕭莊送個信息。」

紅綾道：「原來他們是去了徽州，其實駙馬爺應該告訴公主一聲的。」

司馬蘭泉道：「我跟她說過，大概她沒有留心吧。」

紅綾道：「這就難怪了，公主有時就是這樣，當她在想心事之際，別人說的話往往不能入耳。」

司馬蘭泉道：「哦，公主會有有甚麼心事？」

紅綾道：「公主身爲快意園主，怎能沒有心事？」

司馬蘭泉道：「一個空頭園主罷了，何必枉費心力。」

紅綾道：「這是駙馬爺還不了解公主，咱們在離開大理之前，她就派了幾批人前來中原。」

司馬蘭泉道：「這麼說她還擁有一點實力了。」

紅綾道：「豈只一點，哦，八成是公主回來了。」

在一陣脚步聲傳來之後，段如錦果然推門而入。

司馬蘭泉道：「我正要叫紅綾去找妳回來……」

段如錦道：「有事？」

司馬蘭泉道：「我是担心妳對狄元帥不滿，因而做出糊塗事來。」

段如錦微微一笑道：「你是怕我派人行刺狄元帥了？」

司馬蘭泉說道：「我的確在爲此事担心。」

段如錦道：「可是我並不糊塗。」

司馬蘭泉問道：「那妳找胡三門做甚麼？」

段如錦咳了一聲道：「狄元帥雖是驍勇善戰，足智多謀，但我並不怕他。」

司馬蘭泉道：「妳派胡三門去對付令妳害怕的，他是誰？」

段如錦道：「你就這樣瞧不起你的妻子？」

司馬蘭泉一怔道：「這麼說來我完全猜錯了。」

段如錦道：「你的確猜錯了，我找胡三門只是對咱們暢遊中原之事作了一點安排罷了。」

司馬蘭泉道：「原來如此。」

段如錦對司馬蘭泉嫣然一笑，回頭向幾名女婢揮揮手道：「時辰不早，妳們去歇息吧。」

遣走女婢，關好房門，回眸一笑，百媚俱生。司馬蘭泉兩眼一直，縱然是有滿肚子的圈圈點點，也一起抛到烏有之鄉去了。

段如錦的美是塵寰罕睹的，只要她願意眉挑目語，使出一點狐媚手段，任他是何等鐵錚錚的漢子，也會神搖志奪，甘願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

只是她十分高傲，從來不假人半點辭色。

不過在閨房，她却是一個蕩婦，媚態橫生，放浪形骸，只管追求男女問最高的享受。

而且從頭到尾，他們都沉醉在歡樂之中，只怕春宵苦短，那還有時間去管別的事。

因此，每當司馬蘭泉與段如錦單獨相處之際，他原本準備好一肚子話要問她，結果每次一句話都沒有說出。

事後他總是這樣想：「管它呢，來日方長嘛。」

翌晨他們由盤縣出發，司馬蘭泉發覺四十七名武士少了七個，這自然是被段如錦派出去了。

此後這般武士經常離開他們的行列，時間和人數不等，有時候甚至連四婢都會參加他們的行動。

他們究竟在做些什麼？段如錦不說，司馬蘭泉也不好意思過問，只要一點他想通了，要跟段如錦談正經的，決不能等待回到閨房。

這天他們到達邵陽，剛剛走進城門，就發覺城中的氣氛有點異樣。

其實並非邵陽有什麼不對，不對的只是他們自己罷了。

如果他們是牛鬼蛇神，是不受歡迎的人物，人們自然要以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來對付他們了。

他們的確不受歡迎，剛剛踏進城門，瞧到他們的便紛紛走避，幾乎像碰到毒蛇猛獸一般。

此等反常的情形，司馬蘭泉等大爲詫異，他們想不出何以會發生這般現象。

事出必然有因，所以他們隱忍着，準備落店之後再查詢因由。

只有阿德不能忍，但被司馬蘭泉制止，總算沒有鬧出更大的意外。

邵陽位當官道，來往的旅客十分之多，客棧自然是一個頗爲突出的行業之一。

但司馬蘭泉等走遍所有的客棧，却找不到一個棲身之處。

原因很簡單，多數客棧已經客滿，少數還有客房，但也住不下他們幾十口子。

這是最後一家，客房還剩下二間，統舖也只能擠下兩人。

最後段如錦決定就歇在這裏，縱然只能打個盹兒，總比露宿荒郊好過一點。

可惜他們是不受歡迎的人物，店家看在錢財的份上勉強同意，店裏的旅客却提出了抗議。

「老闆！你不能讓他們住，咱們不能跟妖女住在一起，你財迷心竅，咱們可不願觸這個霉頭。」

說話的是一個黑大個子，嗓門大，聲音高，他這麼一吼，整個邵陽城都在顫動似的。

而且他的話具有十分可怕的煽動力量，整個客棧的旅客，立即響起了共鳴。

只是這話從那裏說起，無端端的爲什麼替他們安上一個妖女的名頭？

妖女自然是指女人了，他們這一行之中，就有五個够得上這項動人的名號。

不過無論毀譽，都應該歸於領導者，他們的領導者是公主段如錦，妖女的封號自然非她莫屬了。

只是當面侮辱，豈不是欺人過甚！

在武林中，一言不合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的是常事。

不幸的他們正是武林中人。

一聲嬌叱，黃衣第一個奔了過去，劈「拍」兩聲脆響，黑大個子挨了正反兩記耳光。

「臭婊子，妳竟敢打人，大爺跟妳拚了。」

黑大個子跳了起來，斗大的拳頭一伸，一記黑虎偷心，猛攻黃衣的胸膛。

此人身材高大，招沉力猛，黃衣那麼纖小瘦弱的嬌軀怎能受得了這一記猛擊！

果然，這一記鐵拳擊出，立即響起一聲慘呼，一條人影同時摔倒下去。

只是慘呼的不是黃衣，那麼摔倒的自然是黑大個子了。

敢情他的鐵拳並未擊中黃衣，只見金光一閃，他那斗大的拳頭竟被金色彎刀齊腕削了下來。

黃衣得理不饒人，同時一脚飛起，黑大個子便成了稻草人，向丈外摔倒下去。

這幾下動作快如電光石火，有的人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回事，黑大個子已經只

有出氣無進氣了。

「不好，妖女殺了人了……」

有人這麼一喊，立即造成一片騷亂，人們在奔走呼叫，邵陽城中好像面臨世界末日一般。

騷亂的中心自然是客棧了，司馬蘭泉這一伙變成了人們的公敵。

有人在縱火，濃烟很快就瀰漫了整個客棧，磚瓦，碎石由人羣中向客棧飛來，其中還滲雜着弩箭及暗器。

阿德大吼一聲，像猛獸一般向前門衝出，他揮舞着一柄大刀，逕向人叢中衝殺過去。

司馬蘭泉大吃一驚道：「公主，快叫着他，這是陰謀，咱們如是傷了人豈不正中了別人的計算。」

段如錦道：「不錯，胡大俠快去阻止他，駙馬，咱們上屋。」

他們由房上落荒而走，沿官道直奔宋家塘。

此時夜幕初張，晚霞的餘暉還殘留在西天的邊際。

段如錦在路旁一塊山之上坐了下來，幽幽一嘆，道：「駙馬，你說那陰謀者目的何在？」

司馬蘭泉道：「我想他是不願意妳留在中原。」

段如錦點點頭道：「是狄元帥？」

司馬蘭泉道：「可能性不大。」

段如錦道：「那該是誰？」

司馬蘭泉道：「我說如果是令師，妳八成不會相信。」

段如錦道：「我相信，想去想來也只有他們了。」

司馬蘭泉道：「我不懂，令師爲甚麼要這樣？」

段如錦道：「你應該懂的。」

司馬蘭泉道：「是的，令師用以實現野心的兩顆棋子，都因爲咱們殺掉禮智高，將其首級獻給狄元帥而完全失落，他是應該不擇手段來對付咱們，這個我懂。」

段如錦道：「你不懂的是甚麼？」

司馬蘭泉道：「令師武功卓絕，公認爲是當今武林的第一人，他如若親自向咱們出手……」

段如錦道：「還有快意園潛伏各門各派的人手，如是集中起來，咱們也將難以應付。」

司馬蘭泉道：「不錯，他似乎不必拐彎抹角，難道他還存着一點師徒之間的情份？」

段如錦撇撇嘴道：「一個醉心權勢之人，連父子之情，兄弟之愛都可以不管，何況師徒！」

司馬蘭泉道：「對，可是他爲甚麼不直接了當？」

段如錦道：「因爲他們的生命控制在我的手裏。」

司馬蘭泉愕然道：「怎麼說？」

段如錦微微一笑道：「我對他們下了蠱……」

司馬蘭泉道：「啊……」

段如錦道：「說起來也有五六年了，我早就防到會有今天。」

司馬蘭泉心頭一懍道：「五六年了，難道令師迄未發現？」

段如錦道：「我如果不發動，再過五六年他們還是不會發現的。」

司馬蘭泉哦了一聲道：「這就勿怪妳不怕胡三門他們作怪了，妳必然也對他們下了蠱？」

段如錦道：「以前沒有，但他們的表現太差，我不得不防着一點。」

對師尊，對部屬下蠱，此種狠毒，此種心機，實在令人不寒而慄。

但她淡淡道來，神色仍是那麼安詳，好像「寧可我負天下人」是很理所當然之事。

美麗其表，蛇蠍其心，此等可怕的女人，居然是司馬蘭泉的妻子，無論他如何豪放，如何豁達，也不由神色一變。

段如錦嫣然一笑道：「怎麼，你不贊成？其實我這麼做還不是爲了你。」

司馬蘭泉道：「哦？」

段如錦道：「你好像不太相信，難道你忘記你是我的丈夫了。」

司馬蘭泉苦澀的一笑道：「我當然相信，不過令師好像已經發現中了蠱毒，他只怕不會放過咱們。」

段如錦道：「他自然不會放過咱們，一計不成，必然還有第二計。」

司馬蘭泉道：「這我又不懂了。」

段如錦道：「你不明白其中微妙的關係，自然不懂。」

司馬蘭泉道：「甚麼微妙的關係？」

段如錦道：「家師以他們卓絕的功力，可以暫時尅制蠱毒，甚至可以將我殺死，不過那將是兩敗俱傷的局面，我死了他們也不能活，所以咱們彼此顧忌，都不顧做的太絕。」

司馬蘭泉道：「所以你們就爾虞我詐，各逞心機了。」

段如錦道：「這是無可奈何之事，咱們已經騎上虎背，欲罷也不能了。」

司馬蘭泉沉默半晌道：「今後呢？妳打算怎麼做？」

段如錦道：「這要分兩方面來說了，咱們一面網羅高手，培養勢力，另一方面希望家師交出快意園，讓我當一個眞正的園主。」

司馬蘭泉道：「然後就統一武林，叱咤江湖？」

段如錦道：「這不是你的素願麼？生子當如孫仲謀，大丈夫應該如是。」

聽到段如錦的高論，司馬蘭泉的心頭感到一片冰冷，但他不能說甚麼，對權利慾望薰心之人，說甚麼也是白費。

不過武林之中出了這對師徒，不只是難有安寧之日，更不知多少無辜之人要受到他們的迫害。

因此他暗中下定決心，要以個人之力，除去這幾個爲害江湖的惡人。

此時胡三門及阿德聯袂奔來，段如錦冷冷道：「阿德……」

阿德道：「屬下在。」

段如錦道：「殺了幾個？」

阿德道：「三個。」

段如錦道：「如果我不叫胡大俠阻止你，你可能會殺三十個，甚至三百個，是麼？」

阿德道：「公主，這是他們欺負咱們，屬下實在忍不下來。」

司馬蘭泉道：「算了吧，公主，已經過去的事妳就不必提了。」

段如錦道：「駙馬替你說情，算你運氣不壞，下次再這麼莽撞，休怪我對你不客氣。」

阿德向司馬蘭泉冷冷一瞥，連一個謝字都沒有，便轉身退了下去。

司馬蘭泉不願跟他計較，抬頭瞧了一下天色道：「公主！咱們到附近找找，看能不能找到一個寄宿的地方。」

段如錦道：「好的，胡大俠，麻煩你帶人到附近瞧瞧。」

胡三門道：「是。」

他派出六個人，分三面尋找，最後終於找到了一個破廟。

行走江湖就得隨遇而安，有破廟蔽風雨已經不錯了，只是軟轎馬匹全都丟也，情形顯得十分狼狽。

翌晨他們由破廟出發，沿官道直奔宋家塘。

鎭集不算太小，賣馬匹的却不太多，他們囊括所有，才買了十二匹坐騎。

早餐後繼續上道，出鎭不及半里，一隊鐵騎忽然捲地而來。

段如錦面色一寒，兩股凌厲的殺機，由雙目迸射而出。

司馬蘭泉注目瞧了一陣道：「是步緹雷冲……」

不錯，他們的確是步緹雷冲，只不過除了他們，同行的還有十三人。

司馬蘭泉目光一亮，雙腿一夾馬腹，縱騎迎了上去。

「二師兄別來無恙嗎？小弟這廂有禮了。」

敢情來人是玉簫莊的二弟子葉楓，還有武師蘇八關山，及十名紅巾武士。

葉楓無心敍舊，以迫不及待的神情詢問道：「師弟！師妹她怎麼了。」

司馬蘭泉黯然道：「被點蒼派所害，小弟已經毀掉點蒼，使他們自掌門以下無一倖存。」

葉楓長長一吁道：「師弟！她遇害之時你在何處？」

司馬蘭泉萬分愧疚的道：「小弟正在大理，但……」

葉楓怒叱道：「她是你的未婚妻子，你爲甚麼不將她帶在身邊？」

司馬蘭泉道：「那時她瘴毒尚未痊癒，小弟又必須前往大理……」

葉楓哼了一聲道：「爲了榮華富貴，你自然必須前往大理了，只是捫心自問，你如何對得起恩師？」

司馬蘭泉一嘆道：「小弟的確愧對恩師，祇不過其中曲折頗多，待以後小弟會向二師兄解釋的。」

葉楓道：「好，你跟我走。」

司馬蘭泉一怔道：「二師兄！你要小弟現在就跟你走？」

葉楓道：「不錯，如果你還承認你是玉簫莊的弟子！」

司馬蘭泉略作沉吟道：「好，請二師兄稍待。」

他扭轉馬頭，馳到段如錦的身前道：「公主……」

段如錦道：「你去吧，我會在長沙及岳陽等你的。」

司馬蘭泉道了一聲珍重，帶着步緹雷冲逕與葉楓等狂馳而去。

× × ×

水東江位於蒸水的上游，居邵陽衡陽之間。

它也是一個鎮集，葉楓等一行人晚間就歇在這裏。

「師弟！有一個人要見你，因爲事關重大，我才逼你前來。」

「哦，誰？」

「艾東台。」

「甚麼，武陵世家的主人？」

「不錯，正是艾前輩。」

「師兄！我不明白，艾東台可是咱們玉簫莊的仇人啊！」

「以前是的，現在就要看你了。」

「這話怎麼說？」

「說來話長，還是讓艾老前輩告訴你吧。」

「艾前輩人在那裏？」

「老夫正在等候少俠。」

房門輕輕一响，閃進來一名銀髮白髯的老者，正是武陵世家的主人。

司馬蘭泉雙拳一抱道：「司馬蘭泉見過艾前輩。」

艾東台道：「少俠不必多禮，咱們坐下來談談。」

待雙方就座之後，艾東台咳了一聲道：「司馬少俠：武陵世家愧對令師，老夫再鄭重向玉簫莊致深深的歉意。」

司馬蘭泉一怔道：「前輩必然還有下文了，晚輩洗耳恭聽。」

艾東台道：「年前陳太守告老還鄉，一門老少被人刧殺，據目擊者及一名還未斷氣的轎夫描述，行兇者的形像與令師一般無二。」

司馬蘭泉道：「於是令郎京師名捕艾南雄就認定先師是兇手，因而率衆緝捕，要繩之以法了。」

艾東台嘆了口氣，道：「犬子偵察不實，行爲冒昧，祇不過他已付出生命的代價了。」

司馬蘭泉憤然道：「可是先師枉死，師母也因憂憤而棄世，敝師妹隨晚輩遠走他鄉遭到不幸，玉簫莊冰消瓦解，這全是武陵世家所賜！」

艾東台長長一吁道：「少俠責備的是，老夫一生俯仰無愧，却爲此事終身難安，今後武陵世家願爲玉簫莊做任何一件事，以彌補過失於萬一。」

司馬蘭泉哼了一聲道：「玉簫莊已經烟飛火滅，前輩的盛意咱們心領了。」

艾東台面色一整道：「不，少俠，依老夫推斷，令師可能尚在人間。」

司馬蘭泉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道：「此話當眞？前輩必然有所根據的了，晚輩願聞其詳。」

艾東台道：「山東大洪門的門主崔鶴，於三年前離奇的暴斃，崔鶴既無子女，也無門徒，只是一個孤零零的門主，他一死大洪門實際已不存在……」

司馬蘭泉揷口道：「前輩是在講故事嗎？」

艾東台道：「不錯，但與令師頗有關連。」

——未完——

技擊鬥智俠情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八絕（十）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龍不王，金開泰，徐小蕙三人被郎一雄所囚禁，龍不王略施小計，使三人脫出困境，但却不逃走，只在院內等候郎一雄回來，郎一雄回來後，龍不王質問郎一雄為何捉他們三人來此地，郎一雄說這只不過是捉來作人質，以便曹玲就範，因那批失竊的紅貨確是曹玲所刼的，郎一雄已和曹玲約好天亮後雙方以和平的方法解決，到時三人均可放走，但未到天亮，當郎一雄去找孫琴時，却被孫琴用一枚毒戒指暗襲，接着，孫琴又想以毒戒指來害死曹玲，但為何孫琴要殺曹玲？——

欲尋眞相白　說起往事來

就在孫琴右手手指上那枚毒戒的尖錐部份堪要碰觸到曹玲頸項的那一瞬間，突然有一樣東西纏住了她的手臂。

事情來得太突然，孫琴自然是大吃一驚。

在她驚魂未定之際，屋內已出現了第三者。

是郎一雄。他的蛛網再次發揮了他的神威。

現在，連曹玲也暗暗吃了一驚。但她絕沒有想到郎一雄出現竟然救了她一命。

孫琴是驚上加驚，郎一雄怎麼會沒有死？

郎一雄冷冷地說道：「孫琴！我曾經向妳打過招呼，今晚不要來騷擾曹玲，妳不但來，而且還想用妳手上的毒戒指殺死她。為什麼，我不管，你未免太看不起人了。」

孫琴沒有答話，她只想着一個問題，郎一雄為什麼沒有死？

「妳以為我死了，是不是？」郎一雄主動地為孫琴作了解答：「可是，妳忘記我的外號叫八面蜘蛛了，蜘蛛是五毒之一，妳用毒液對付我那是沒有用的。」

老奶媽曾經如此對孫琴說過，孫琴竟然當作耳邊風。

「你說他要用什麼毒戒殺死我？」曹玲驚疑地問。

「那是一件很歹毒的暗器，誰也不會防範。」

曹玲取火燃上了燈，孫琴的右臂仍然被蛛網纏住，從網洞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她手指上戴着的寶石戒子。

郎一雄沉聲說：「曹玲……門外還有兩個人等着，也許還有暗暗埋伏的人，撐他們走，或者……」

「慢着！」孫琴沉吟了一聲，她尚能在神情慌亂中力持鎮定，「我想問問你打算如何處置我？」

「那我可要先問問妳，妳為什麼要殺曹玲？」

「那是我的私事。你最好別問。」

「對不住，就是私事，妳也要說明原因。」

「我喜歡金開泰，而金開泰却喜歡她，因此我嫉妬，殺死她只是想除去一個情敵，別無他意。」

「孫琴！」郎一雄冷冷地說：「這分明是搪塞之詞……江湖上有個流言，說曹玲刼走了巫婆婆押運的那箱紅貨。妳也在受命追尋箱中的九粒五彩珍珠。在那九粒珍珠到手之前，妳絕對沒有理由將這樣一個活口消滅。」

孫琴瞠目結舌，似乎被郎一雄一語問住。

郎一雄又接下去說：「那麼，只有三種解釋，一是妳所謂追尋那九粒五彩珍珠的事是個幌子，或者，那九粒珍珠已經到手，三是妳壓根兒就不信曹玲刼走紅貨的事。」

孫琴仍然沒有吭聲，曹玲也在靜靜地聽。

「妳為什麼不相信曹玲刼走了那箱紅貨呢？因為妳知道誰是眞正的刼掠者，也許就是妳自己。」

孫琴冷笑道：「你太看得起我了。」

「孫琴，」郎一雄冷冷地說：「我的匪號很難聽，人却不會那麼毒，可是我最痛恨騙我的人，一旦受騙，我誓必報復。孫琴，妳現在處境是非常危險的。」

「郎一雄！你誤會了，」從孫琴的解釋語氣中就可以看出他對這位八面蜘蛛很含糊，「我要殺曹玲，純粹是為了私情，絕沒有其它用意……」

「孫琴，少跟我說這些廢話，妳現在只有老老實實地說出實話，要不然我就斷你右臂，憑妳用毒戒想殺我的這件事來作懲罰，斷妳一臂已經很輕微了。」

「郎一雄！你想傷人，何必還要製造一個理由。」

「孫琴！我不再問你什麼，妳看着辦吧！」

他手上的蛛網突地收緊，孫琴的右臂上立刻感覺到一股澈骨的疼痛，而她還竭力咬牙支撐着。

「只要再過一會兒，妳這隻右臂就會因血脈不通而殘廢，妳自己也會用刀子把這隻手臂斬掉！」

曹玲很不想親眼看到這種殺戮的行為，但她既不能阻止郎一雄，也不能勸服孫琴低頭，只得作壁上觀。

孫琴的頭上開始冒汗，郎一雄還在緩慢地絞動那張蛛網，他每絞動一匝，孫琴臂上的壓力就增加一分了。

「鬆！」孫琴突然大吼一聲。

郎一雄只鬆了半匝，同時沉聲問道：「有話說嗎？」

「鬆！」孫琴仍然重複這一個字。

郎一雄又鬆了半匝，他顯得很小氣。

「郎一雄，有種的找巫婆婆去，別找我。」

「巫婆婆，我不明白妳在說什麼？」

「是巫婆婆教我來殺曹玲的。」

「巫婆婆為什麼要置曹玲於死地？」

「這個我不知道，你為什麼不去問問她？」

「孫琴，妳殺人這理由都不問嗎？」

「我是奉命行事……」孫琴說了一半突然就停住。

她這「奉命行事」四個字說漏了嘴，這表示她和巫婆婆之間有着一種不可告人的秘密關係。

「為什麼不說下去？」郎一雄當然抓緊了這個把柄。「什麼叫奉命行事？妳為什麼要聽巫婆婆之命？」

「好了，郎一雄！算我說錯了嘴，別難為我，在江湖道上我不算什麼，你去找巫婆婆好了。」

「在何處可以找到她？」

「我可以指引……」

「不忙，有幾件事我要先弄清楚，聽你的口氣，妳好像是巫婆婆的同路人，是嗎？」

「同路人我還不夠格，只是為她老人家跑跑腿……」

「孫琴，你大概忘掉了隔牆有耳這句話了吧！巫婆婆帶人去找妳，妳還用毒戒殺了她一個手下，有這回事嗎？」

孫琴猛地一震，她絕沒有料到郎一雄知道這麼多。

「說話呀！」

「一切都瞞不過你，還有什麼話好說的。」

「孫琴！用這種方法是不行的，妳不是個粗心大意的人，而妳却故意用出『奉命行事』這樣的字眼，引我上當，讓我去找巫婆婆，妳好坐山看虎鬥，是不是？」

孫琴索性不吭聲了。

郎一雄又接着說下去：「妳在製造一種情勢，好像巫婆婆在監守自盜，其實，眞正的情況不是那麼回事。」

孫琴還是不吭聲。

「孫琴！」郎一雄厲聲說：「裝啞吧是不行的，說吧，我要了解眞實情況。」

孫琴仍然不吭聲，她顯然拿定了主意，不說一個字。

「妳想斷臂成殘嗎？」郎一雄加以恐嚇！

孫琴說話了，語氣非常凝重：「郎一雄，我不希望自己惹麻煩，也不希望你惹麻煩，別問下去。」

「非問不可。」

「郎一雄，這個人你惹不起的。」

「他就是天王老子我也要惹一惹。」

「郎一雄！你是老江湖，有一點情況你一定了解，我完全受制於人，弄不好我就要送命。」

「別向我訴苦，現在，我只問你兩個問題……」

「不必提出你的問題，我是無法回答的。」

「妳非回答不可，妳背後那個人到底是誰？」

孫琴咬緊牙關，唯恐秘密會洩漏出來似的。

「說！」郎一雄又開始絞動蛛網。

這一次郎一雄是連絞了兩匝，孫琴額上立刻冒出了汗。

「請鬆手！」曹玲忍不住出面了。

「曹姑娘！」郎一雄冷冷地說：「這種人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流淚，別為她說情。」

「郎一雄，如果你能設身處地想一想，就不會這麼說了，她輕洩秘密就會死，

她怎麼會說呢？」

「她不會死的。」

「一定會，」孫琴嚷叫起來：「如果我輕洩秘密，他一定將我處死。」

「誰會將你處死？」

「就是你問的那個人。」

「不會。」

「一定會。」

「死人還能殺人嗎？」

「死人？他不是死人，他是一個活閻王。」

「他現在的確不是死人，當妳說出他是誰之後，隔不了多久，他就會變成死人的。」

「郎一雄別太小看別人，也別……」

「說！」

「你就是殺了我，我也不會說。」

「孫琴！女人愛美是天性，我斷妳一臂，斷臂的痛苦不談，缺胳臂，缺腿的模樣兒你一天也受不了。」

「郎一雄，」曹玲又出面阻止了，「你不可以用這種殘忍的手段去對付一個女人……」

「曹姑娘，她不是一個普通女人！」

「不管怎麼樣，你絕不能在我這裏行兇。」

「曹姑娘！妳也是個受害者，妳知道嗎？」

「郎一雄！我覺得你這樣對她太過份了，放開她，不然我就對你不客氣了。」曹玲氣勢洶洶地說。

郎一雄不禁楞住了。

曹玲似乎是一個很講究原則的人，一旦原則決定之後，就絕不會更改。

「郎一雄！」她的聲音聽起來並不粗暴，但是語氣却很有威嚴，「請不要把我的話當着婦人之言，我絕不容許你在我的面前用這種殘暴的方法對付一個女人。」

「曹姑娘，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埋葬自己……」

「她不是你的敵人。」

「但她最少是敵人的爪牙，妳仔細想想……」

「郎一雄，當你面對敵人時，是砍他的頭顱，還是砍他的手脚？」

郎一雄嘴唇嚅動，却沒有說出什麼話來，顯然，他已發現，在口舌上，他無法壓倒曹玲。

但他沒有將孫琴放鬆。

「郎一雄！在江湖上你也不是個小脚色，有本事就將她背後的主使者找出來，何必用這種下五門的手法？」

郎一雄嘆了一口氣，終於還是將那張啣命的蛛網鬆了下來。

這一鬆，孫琴立刻恢復了自由，她轉身就往外走。

「站住！」曹玲突然又將孫琴叫住。

孫琴倒很聽話，立刻站住了。

「孫姑娘。妳剛才報的喪訊是假的，對嗎？」

「是的。」孫琴不得不說實話。

「那麼，童姑娘如今被妳挾持了，對嗎？」

「是的。」

「妳能放開她，讓她行動自由嗎？」

「當然可以。」

「我不忍見別人用殘暴的手段對付妳，當然也不願見到妳用殘暴的手段對付童梨，多久我能見到她？」

「立刻。」

「好！我希望你言而有信。」

「放心，就算是對妳的答謝好了。」

孫琴走了。

郎一雄和曹玲默默相對，許久沒有說話。

半晌，郎一雄才開口問：「曹姑娘在找什麼？」

「你呢？」

「兩個字——眞象。」

「我的答案與你相同，我找的也是眞象。」

「什麼眞象？」

「你呢？」曹玲的反問技巧用得非常好。

「如果要詳細說明，還得說十年前的往事說起……」

「不必，」曹玲搖手制止。「我都知道。」

「妳都知道？」

「是的。」

「那時妳還是個孩子。」

「事後知道也有可能，是不是？我可以猜測，你對那件事一直耿耿於懷，可是，同樣也是被瞞在鼓裏。」曹玲吁了口氣，接着說：「你想查明當年你是如何被人利用，而我要查明的也同樣是我爹當年是如何被人利用。更重要的是，我爹當年究竟是被何人利用。」

「曹姑娘！妳對外面的流言有什麼辯駁？」

「一句話——雕虫小技，不值識者一笑。」

「可是，江湖上許多人都已經聞風而來……」

「郎一雄！你要認爲他們是聞風而來，那就錯了。」

「妳是說……？」

「看起來，那批人似乎來自不同的地方，各懷目的，其實呢？他們很可能在受同一個人指揮。」

「哦？依妳看，那個握有指揮大權的人的誰？」

「只有兩個人有可能性。」

「那兩個？」

「若不是巫婆婆，那就是龍不王。」

郎一雄似乎顯得非常意外，楞神半晌，才反問：「曹姑娘！妳說這話有什麼憑據嗎？」

「是我猜測的，但是也有憑據。」

「妳說說看。」

「江湖道上的人除了名利之外還醉心什麼？」

「權力。」

「對了！這兩個人多年來一直在追逐權力。」

「曹姑娘！這些與那箱紅貨的被刼又有……」

「你聽我說，權力要許許多多的人去效力賣命才能發揮全力，權力也要化錢去收買，有句俗話，有財有勢，沒有財，那來的勢？而且，我還敢肯定地說，巫婆婆涉嫌較小，龍不王的嫌疑最大。」曹玲愈

說愈肯定了。

「哼！」郎一雄冷笑了一聲。「龍不王在我那兒，你知道嗎？」

「我知道。」

「連我的蛛網都對付不了，他還要爭什麼霸業。」

「這件事情我想了很久。」

「哦？」

「關羽在世時候，有一招聞名的拖刀計。」

「詐敗？你是說，龍不王是詐敗？」

「很有可能。」

「目的呢？」

「愈接近你，就愈能對你作深入的了解。」

「他爲什麼要了解我？我與他的爭奪有何關係？」

「因爲，你也許是他計劃中的一大阻力。」

郎一雄似乎不是一個很固執的人，在沒有絕對正確的反駁理由之前，他接受了曹玲的推測。

「好！我們現在假定是龍不王刼走了那箱珠寶，可是，其中有幾個疑問是我們沒法解釋的。」

「你說說看。」

「到手後的珠寶爲什麼會遺留在山道上？」

曹玲沒吭聲，顯然她無法解釋這個問題。

「樵夫傅家父子拾到了這只箱子之後，並沒有對外宣揚，爲什麼江湖上的人全湧到了三家村？」

曹玲仍然沒有吭聲。

「箱子在傅家又不見了，最可能拿走那只箱子的人仍然是龍不王，他可以悄悄一走了之，爲什麼還要公開露面，令人注目？像他這種老江湖是不應該犯錯的。」

「我想到了。」曹玲突然嚷叫起來。

「妳想到什麼？」

「我認爲這是龍不王藉這個機會在施展一項陰謀。」

「什麼陰謀？」

「以財帛吸引江湖人物，讓他們爲爭利而互相殘殺，他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清除了許多異己份子。」

郎一雄沒有吭聲，現在該輪到他來細思細想了。

「郎一雄！如果你認爲我的推測不對的話……」

「曹玲！我現在想的，是另外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就算妳的推測完全正確，那也與我無關。」

「無關？」

「是呀！我要追查的只有一件事，當年是誰設圈套，讓我揹黑鍋。」

「這麼說來，你並沒有把任何人當敵人。」

「錯了，有一個人我還是把他當生死大敵，就是當年設圈套害我的人。」

「郎一雄！談到這裏我要提醒你一件事。」

「你說。」

「你現在應該立刻釋放徐小蕙和金開泰。」

「理由呢？」

「以他們的年齡推算，他們不可能介入十年前那個圈套之中。」

「曹姑娘！他們是妳的人，對嗎？」

「不錯。」

「那麼，令尊與十年前那件陰謀有關吧？」

「在事態沒有明朗之前，我是不便否認。」

「那就對了！坦白說，我一直以妳爲第一對象，在事態沒有完全明白之前，這種假設是不會改變的。」

「這麼說，你是絕不肯放他倆了？」

「我還在考慮。」

「郎一雄，我相信一種感覺，那種感覺告訴我，也許不久的將來我們會併肩作戰，他倆也是你的戰友啊！」

「曹姑娘！我行事一向是不憑藉感覺的。」

「那你憑藉什麼呢？」

「事實。」

「等你發現事實時，也許一切都來不及了。」

戶外傳來了脚步聲，是童梨回來了。這個小女孩臉上有傷，而且在哭泣。

曹玲關心地問她道：「孫琴怎麼對付妳？」

「她打我，好兇，好兇……她是不是到這兒來過了？我眞担心……」

「什麼也別担心，一切都過去了。咱們要她立刻放妳回來，她倒很守信用。」

「傅清和呢？」

「他還在呼呼大睡哩！妳也快去歇着吧！」

童梨連忙跑到後面的廂房裏去。

「曹姑娘！我還是希望妳在黎明時來赴約。」

「關帝廟？」

「是的。」

「難道現在咱們談得還不够嗎？」

「我還想請妳表白一件事情。」

「現在不可以？」

「現在時機尚未成熟。」

「好！我會準時赴約的。」

郎一雄快樂離去，似乎有很重要的事情。

這時，童梨突然哭泣着從廂房裏跑了出來。原來傅清和並不在廂房內睡覺，他不知跑到那兒去了。

曹玲立刻判斷出傅清和絕非半夜睡不着而跑了出去，而是被人刼持了。

曹玲這才發現自己過於自信，有人摸進來她一點都沒有感覺……不！也許就在她方才和郎一雄爲孫琴的事起爭執的時候……莫非是郎一雄的手脚？

郎一雄有動這種手脚的必要嗎？

「曹……對了！妳是女人，剛才那個姓孫的女人說過，妳爲什麼要假裝男人？妳是不是……？」也許童梨懷疑曹玲拐走了她的男人，但她沒有說出來。

「童梨！妳的話爲什麼說一半又停住了？」

「妳不會那樣作的，我不該有這種念頭。」

「妳是在說，傅清和可能被人藏起來

嗎？」

「是的。而且一定是女人把他藏起來了。」

「這我就不懂了，爲什麼一定是女人呢？」

「傅清和他是個能令女人動心的小伙子！」

曹玲微笑，這眞是情人眼裏出西施，以她看，姓傅的只是個村夫，童梨竟然將他當寶貝。

「曹……曹姐姐！我可以這樣叫妳的嗎？」

「當然可以。」

「曹姐姐！妳一定要帮我去找找傅清和。」

「只怕很困難。」曹玲皺着眉頭說。

「妳是不是說，傅清和從此就找不到了？」

「我是說今晚不容易找，天黑，咱們對這裏的情況也不熟悉，上那兒去找呢？我看妳還是去歇着吧！」

「我睡不着，我……我要去找他。」

「上那兒去找？」

「城裏呀！也許他回客棧去了。」

「童梨！聽我的話，回房去歇着。」

「不！我一定要去找他，曹姐姐！要是我天亮前沒回來，就是遭遇了危險，妳再來找我吧！」

曹玲眼看着她留不住，只得讓童梨去了。

她正想閉眼休息一下，外面雪地裏又傳來了脚步聲。

「什麼人？」她跑到門口喝問。

「別問我是什麼人。」一個蒼老的聲音。

「那麼我可以問：你來幹什麼嗎？」

「該問，我要你爲我辦一件事。」

「我又要問了，我憑什麼要爲你辦事呢？」

「因爲，我的命令是任何人都不能違抗。」

「如此說來，你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了。」

「的確如此。」

「那麼，可否見告你的高姓大名呢？」曹玲忍不住了。

「不必問了，我一開口就已告訴你過了。」

「好！說吧！你要我爲你辦一件什麼事？」

「殺一個人。」

「殺誰？」

「郎一雄。」

「爲什麼要殺他？」

「目前，只有妳才有下手的機會。」

「你應該說，我有見到他的機會。」

「見到他，但不一定就有機會殺死他的。」

「只要妳答應下手，就一定成功。」

「我爲什麼要殺死他？」

「因爲我要他死。」

「你自己去作這個兇手好了，我沒興趣。」

「曹玲！妳可知道拒絕我會有什麼結果？」

「不知道。」

「我現在告訴妳，凡是不聽我命令的人，只有死。」

「你眞有那麼大的權威嗎？」

「當然有。」

「那麼，你就可以毫無困難地將郎一雄處死呀！」

這一問很有份量，可是並沒有將對方問住。

「我當然可以輕易將他處死。」

「那你又何必假手於人，而使我爲難呢？」

「以我的身份，如果親手去處置郎一雄那種人，未免太自貶身價了。」

「如果我不聽命於你，你就會處死我，那不是過份高抬我了嗎？』曹玲每一個問題都問得很絕。

「放心，我也會敎別人來執行妳的死刑。」

在言來語往之間，曹玲已經走出了堂屋，來到院子，很顯然，她想發現對方的置身之所。雖然對方狠言狠語，可是，江湖上故弄玄虛的人還是很多。

但她發現對方隨時都在移動，是頭老狐狸。

「言盡於此，我去啦！」對方留下了最後一句話。

曹玲很快地追出，她當然沒有見到對方的影子。

她甚至在雪地上沒有見到脚印，這才是一件令她震駭的事，雪地不留痕，這功夫有多深厚呀！

曉星已沉，曹玲略一思索，就疾步向縣城奔去。

這時，龍不王，金開泰和徐小蕙還在那座深宅大院的院落裏，儘管天氣奇寒，他們就是不進屋。

終於，他們所等待的郎一雄回來了。

他一露面就直截了當地走到金開泰面前。

「金老弟！我有一件事想要請敎，請敎。」

「不敢當。」金開泰非常客氣。

「你和孫琴之間的關係深到什麼程度呢？」

「泛泛之交。」金開泰回答得很快，但他暗暗却有點兒赧顏。若是算是那檔子床第之私，這四個字就不衷懇。

「她爲什麼會找上你？」

「大概是因爲我很賣勁，也很講信用的。」

「是誰找她，你有個底兒嗎？」

「按照行規，我是不該問的。」

「你是否發現這內中有點兒蹊蹺？」

「那只是忖測，並無眞憑實據。」

「如果有一場險惡的戰鬥，你會與她站在同一條戰綫上嗎？」

金開泰想了一想，才回答：「這很難說。」

「很難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按照咱們的約定，是帮她找那九顆五彩珍珠，如果她的對手是那九顆珍珠的持有者，我豈能袖手旁觀？」

郎一雄沒有再說什麼，又走到龍不王面前。

「龍老！也有事向您討敎，討敎。」

「哦？」龍不王老氣橫秋地漫應了一

聲。

「有人說，這箱珠寶的失竊，是巫婆婆監守自盜，故弄玄虛。以你看，這種說法可靠嗎？」

「不可靠。」龍不王毫不猶疑地回答了。

「理由呢？」

「巫婆婆好名勝過好利，她不會作自損名節的事。」

「那麼，你認爲刼者可能是誰？」

「任何人。」

「任何人？那豈不是也包括了龍老在內？」

「怎麼？你以爲我有那份能耐？」

「龍老！是你自己說的任何人都有可能。」

「如果是我，那我還躭在這兒幹什麼呢？」

「這麼說，凡是現在還在此地的人都沒嫌疑，是嗎？」

「我可沒那麼說。」

「龍老！你的話很含糊，你不願作很明確的表示嗎？」

「八面蜘蛛，我先問你，你提出這個問題的動機究竟何在？」

「討敎，我一開口就聲明過了。」

「郎一雄！你在我面前耍花招，如果你對我有什麼懷疑的話，你就儘管說好了，又何必轉彎抹角？」

「龍老眞能容我直言無忌嗎？」

「儘管說。」

「巫婆婆多大年紀，爲甚麼還要爲人保鑣？每日風霜雨雪？」

「你明明知道，她是爲了洩忿，爭氣，當年她老公幹的是這一行，被人刼了貨，還送了命。」

「巫婆婆本身就是一個很富有的人，對嗎？」

「不錯。」

「你認爲她會見財起意監守自盜？」

「不可能。」

「理由呢？」

「因爲她個性剛强，寧可保名，不肯求利。」

「巫婆婆這幾年來掃黑道，多少强梁都死在她的手下，以龍老看，有誰够格在她手下刼貨？」

「不多。」

「至少還有，是嗎？」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更有强中手。」

「龍老，你能舉出一兩個人的名字來嗎？」

「你就是其中之一。」龍不王的手指險些兒到了郎一雄的鼻尖。

「我？」郎一雄笑笑：「你太看得起我了。」

「別太謙虛，如果你出奇謀，用詭招，未嘗不可能。」

「還有別人嗎？」

「還有就是我。」龍不王毫不避諱地說。

「還有呢？」

「只怕再也沒有第三者有這種本領和胆識。」

「龍老，你說過，巫婆婆不會監守自盜，然後再故弄玄虛，你又說除了你我之外再也沒有第三者在巫婆婆手下刼貨的可能性。嫌犯只有兩個，你，和我，而我自己知道並沒有作這件事，那麼，刼貨者豈不就是你？」

龍不王楞住了，他似乎此刻才發現自己在毫無警覺性的情況下鑽進了郎一雄佈下的圈套。

「哼！」龍不王冷笑一聲。「你這個圈子兜得眞大。」

「龍老，你方才曾經准許我直言無忌的。」

「郎一雄，說出你眞正的心意吧！」

「人生在世，不外爭名奪利，身在江湖中，除了名利之外還要爭奪權力，龍老這幾年在江湖上很有名望，這的確下了一番功夫，如果咱們猜測這箱紅貨是龍老刼的，應該不算太離譜。」

龍不王是個火爆神，但他此刻却非常平靜！

「理由呢？」

「有兩個理由。」

「說來聽聽。」

「第一，自巫婆婆含恨而出之後，聲譽日隆，你刼走了她的貨，就折了她的名望，煞了她的威風，這對培植你的名聲，地位，是相當有利的。」

「再說第二個理由吧。」

「所謂名望與地位是需要培植的，那需要時間，手段和金錢，尤其是金錢，那更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因素，收買人心，人心需要收買，那就是化錢之處。」

「理由說過了，你總該有憑據。」

「眞憑實據還沒有，不過，也有一些徵兆表露出來了。」

「哦！」

「譬如說，彭娘子和無影刀，他們雖然不算大豪，却也小有名氣，他們的性格又難以駕馭，而他們却爲你賣力，賣命，這種現象並不尋常啊！」

「還有嗎？」

「還有就是孫琴，我認爲她也在被你利用。」

「郎一雄，我不能不佩服你那張嘴，但我却不佩服你的腦袋瓜兒，如果刼貨者是我，我爲甚麼不高飛遠颺，還要在這兒攪和？」

「你當然有你的用意？」

「甚麼用意？」

「你放空氣，讓三山五岳的人全來到，然後造成轟轟烈烈的氣勢，這樣對於製造你的身份地位定非又有帮助。」

「這麼說來，你已肯定那刼貨者是我了？」

「假設，不敢肯定。」

龍不王深深吸了一口氣，又徐徐吐出，然後緩緩地說：「郎一雄，你的判斷完全正確，刼貨者的確是我。」

旁聽的金開泰和徐小蕙都吃了一驚，他們絕沒有想到龍不王會公然承認。

龍不王的表白不但使在塲的人大感意外，而且還帶來一陣勁風，颼颼連聲中，總有十來個人突然越牆而進。

爲首的人是巫婆婆，他們絕非突然而來，一定在外面偷聽許久了。

金開泰仍然是旁觀者，但他也爲龍不

王暗暗担心，孤掌難鳴，龍不王想全身而退的希望似乎不大。

「開泰。」徐小蕙輕輕問道：「你還想在這兒繼續看熱鬧嗎？」

「妳想走？」

「我得趕緊跟曹玲碰個頭，有許多情況她都不明白。」

「妳所說的許多情況，大概只有一個情況才是最重要的——刦貨者是龍不王，對嗎？」

「錯了。」

「錯了？」

「龍老頭在鬼話連篇，胡說八道。」

「沒有人會爲自己扣上一頂賊帽子的呀！」

「這是一個圈套，我敢跟你打賭。」

「小蕙，妳認爲妳現在走得掉嗎？」

「咱們大大方方地走出去，絕沒有人管咱們。」

「妳有把握？」

「當然，他們此刻都自顧不暇，那有空閒去管我們。何況咱們又不是有牽連的核心人物。」

「既然隨時可走，那又何必着急，咱們不妨瞧瞧，巫婆婆出面之後，情況又有甚麼變化？」

「好吧。」徐小蕙以勉爲其難的口氣答應了。

巫婆婆的突然出現，現場的氣氛突然變成了緊繃之絃，巫婆婆是氣勢洶洶，挾雷霆萬鈞之勢，郎一雄則因事出突然而驚愣，只有龍不王還是泰然不變的神態。

「龍老頭。」巫婆婆冷冷地說：「不必再敎我多費唇舌了吧？」

「妳最少還要說明一件事。」

「甚麼事？」

「妳的來意。」

「你這老傢伙還在我跟前裝糊塗？」

「難得糊塗，是人生一大快事。」

「抓到了賊只有一件事可以作——追贓。」

「誰是賊？」

「你。」

「我？沒弄錯？」

「方才我親自聽到的。」

「巫婆婆，妳最好把事情弄清楚，如果有人在一個善良人那兒去偷了東西，那就是賊，如果再有人在他手裏將那件贓物偷走，那就不叫做賊。」說到這兒，龍不王頓了一下，又接着說：「而且，妳進來得太快了。」

「甚麼意思？」

「妳應該多聽一會兒，我和八面蜘蛛的話還沒有說完。」

「你現在還可以講下去，我仍然可以聽。」

「哼！」旁觀的徐小蕙突然冷笑了一聲。

「妳冷笑甚麼？」

「我早就知道龍不王在設圈套，果然被我料中。」

「小蕙，別太武斷，再聽聽他說些甚麼？」

只聽龍不王緩緩地說：「江湖中人有三種典型，好色之徒收藏美人，酷愛武學的收藏各種兵器，拳譜，風雅的就收藏珍寶，字畫……巫婆婆，妳幹這一行已有多年，雖說是半路出家，畢竟也得了不少聽聞，長了不少見識。」

巫婆婆沒有吭聲。

龍不王問道：「妳可知道最珍貴的珠寶玉器是甚麼？」

巫婆婆仍然沒有吭聲。

龍不王自己說出了答案：「最珍貴的珠寶要數八絕。」

巫婆婆不耐煩地說：「別跟我說這些，我對珠寶壓根兒就沒有興趣，雖然時常有貴重的東西過手，那只不過是爲他人作嫁衣。」

「巫婆婆。」龍不王却非常有涵養。「就算妳沒興趣，妳也應該懂，幹一行要懂一行，是嗎？」

「龍老頭，你是不是想拖延時間？」

「一拖就是幾十年，不能再拖啦。」

「這話甚麼意思？」

「巫婆婆，妳不聽我的廢話，也許別人還有興趣，請妳別打岔，讓我說完，好嗎？」

「好吧，你儘管囉嗦好了，反正你今兒個不吐贓你就休想活着離開這兒。」

龍不王才懶得理會她的威脅，轉頭去問郎一雄：「郎老弟，你聽說過八絕這檔子事嗎？」

「聽說過。」

「有那八絕，你可弄清楚了？」

「我只知道五彩珍珠是八絕的其中之一……」

「對了，五彩珍珠的確是八絕之一，這十顆珍珠與咱們在場的每一個人似乎都脫不開關係，咱們也就只談這十顆珍珠……巫婆婆！」龍不王突然又轉變了目標。「如果有一個喜歡收藏的人，已經收藏了珍寶八絕中的七樣，只有這五彩珍珠還沒到手，他是不是會感覺非常遺憾？」

「哦！」巫婆婆冷言以對，「這就是你打刦的動機。」

龍不王嘿嘿笑道：「巫婆婆，妳太看得起我啦，這八絕之中其中任何一絕我也買不起啊。」

「你可以偷，可以刦呀，還用去化錢嗎？」

「巫婆婆，妳就一口咬定刦貨的人是我嗎？」

「是你剛才自己說的，除了我之外，在場的人也都不是聾子，你就是想賴，也賴不掉啦。」

「我不會賴。」

「那可好，等你談甚麼珠呀寶的談够了，你就向我吐贓吧。」

「巫婆婆，我要聲明一句話，雖然妳丟了一箱珠寶，而我除了那九粒五彩珍珠之外其餘的一槪沒動。」

「當眞？」

「我龍不王說話向來不玩許的。」

「那麼，一整箱的金銀珠寶現在在那兒？」

「在三家村傅家牛欄中的一堆麥稈堆裏。」

「另外九粒五彩珍珠又在何處呢？」

「在我身上。」龍不王拍拍腰際。

他的言行顯然有違常情，他也許不在乎巫婆婆，但他應該在乎更多暗中覬覦這

批財寶的人，他爲甚麼要自承一切，還擺出目中無人的姿態，他不怕引來殺身之禍嗎？

巫婆婆默然地在思索這幾個疑問，楞了一下，她才問：「龍老頭，我再問一句，珍珠眞在你的身上？」

「在。」龍不王回答得非常肯定。

「上。」巫婆婆揮手大吼一聲！

她帶來的人立刻向龍不王撲了過去。

幾乎同時，牆頭上又出現了數股勁風，颼颼連聲中，又是十幾個人越牆而進，將那些撲上去的人阻擋住了。

難怪龍不王如此狂妄，原來他早有安排。

巫婆婆冷笑道：「龍老頭，原來你還有埋伏。」

「巫婆婆。」龍不王冷冷地說：「妳弄錯了吧。」

「弄錯了？」巫婆婆不禁一怔！

「妳一定弄錯了，這些人我是一個也不認識。」

巫婆婆定睛看去，她也同樣不認識這些人。

站在一邊的徐小蕙這時扯扯金開泰的衣袖，悄聲說：「開泰，好戲登場了。」

「哦？」

「這些人恐怕正是龍不王所要等待的人。」

金開泰有些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他喃喃地說：「這些人就是龍不王所要等待的？爲甚麼？」

「爲甚麼我可不知道，反正遲早會有解答。」

那一批不速之客全部都是一身黑衣，其中一個却在脖子上圍了一條腥紅的圍巾，這似乎是代表他身份的一種標誌。如果這種推斷正確的話，他顯然就是這羣人的首領。

這種推斷大致不會太離譜。

他以君臨天下的姿態走到龍不王的面前，伸出了他的右手，沒說一句話，他似乎不必說甚麼。

龍不王似乎應該明白對方的用意，而他偏偏要問。

「你要甚麼？」

「我要你身上的東西。」

「我身上只有跳蚤。」

「龍不王，別跟我說笑，我可沒那種閒工夫。」

「你得明說，因爲我身上的東西太多了。」

「那九顆五彩珍珠。」

「哦，是你自己要的？還是替別人要呢？」

「用不着問。」

「這非問不可，不是九顆石子兒，而是九粒珍珠，還是九粒價値連城的五彩珍珠，怎能不問？」

「龍不王，你那雙罩子雪亮，應該看得成咱們兄弟伙沒那個够，爲人跑腿，賺生活錢而已。」

「背後的大掌櫃是誰？」

「用不着問。」

「非問不可。到了我龍不王手裏的東西再拱手讓人，那個人若是不够份量，成嗎？」

「怎麼？憑咱們兄弟還不行嗎？」

「仗人多？」

「咱們是無名小卒，就是仗人多也不丟人，龍不王，你活了一大把年紀該聽過『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這兩句話嗎？」

「好，既然你們是有備而來，就上吧，珍珠在腰間的銀帶裏，等我躺下之後，你就拿去交差。」

郎一雄走到龍不王身邊，輕聲問道：「龍老，到底是怎麼回事？」

「怎麼，你老弟在爲我担心嗎？」

「龍老，我的蛛網絕對可以對付他們的。」

「不，郎老弟，如果你相信我，就請站在一邊。」

「龍老……」

「郎老弟，你想管閒事，要等我躺下之後。」

郎一雄本是一番好意，被搶白幾句，只得訕訕而退。

徐小蕙又在金開泰耳邊嘀咕起來了。

「開泰，我倒要考考你，爲甚麼巫婆婆一直不聞不問，聽任後來的這伙人跋扈囂張？」

「那還不簡單，她想以逸待勞。」

「對了，她就是打了這個主意，不管那一方勝，在一場惡鬥之後都已經成爲疲兵，她可以檢個便宜。」

「妳認爲巫婆婆她可以檢到這個便宜嗎？」

「開泰：聽起來你好像話中有話？」

「小蕙：如果妳說妳沒看出什麼破綻來，我不信哩！那九顆五彩珍珠眞在龍不王的身上嗎？」

「開泰！你倒聽明的嘛！」

「龍不王唱的是空城計！」

「這我早就看出來了，但我一直沒有想過他爲什麼要唱這齣空城計。」

這時，那邊已經有了動作，圍紅圍巾的首領在那裏並沒有動，他的手下有兩個人已經分從兩側向龍不王接近。

一道人影又從牆外飛越進來。

是無影刀。

他無影刀在爲龍不王辦事，已經不是秘密了。

雖然不是秘密，他的出現依然令人感到意外！

那兩個担任攻擊的黑衣大漢也就本能地暫時停止了攻勢，等待首領進一步的指示。

無影刀站在那兒一動也沒有動，也沒有拔刀，事實上，任何人也沒見過他的刀，不然他那「無影刀」的綽號豈非全無意義？

「你是什麼人？」圍紅圍巾的黑衣大漢沉聲發問。

「無影刀！」回答得簡潔俐落。

「小有名氣，你插手其間，是什麼意思？」

「無名小卒還不够資格和龍老爺子過招。」

「哦？你和龍老頭又是什麼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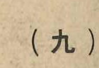
「你不配問。」

「我不配問？我配跟你過幾手來玩玩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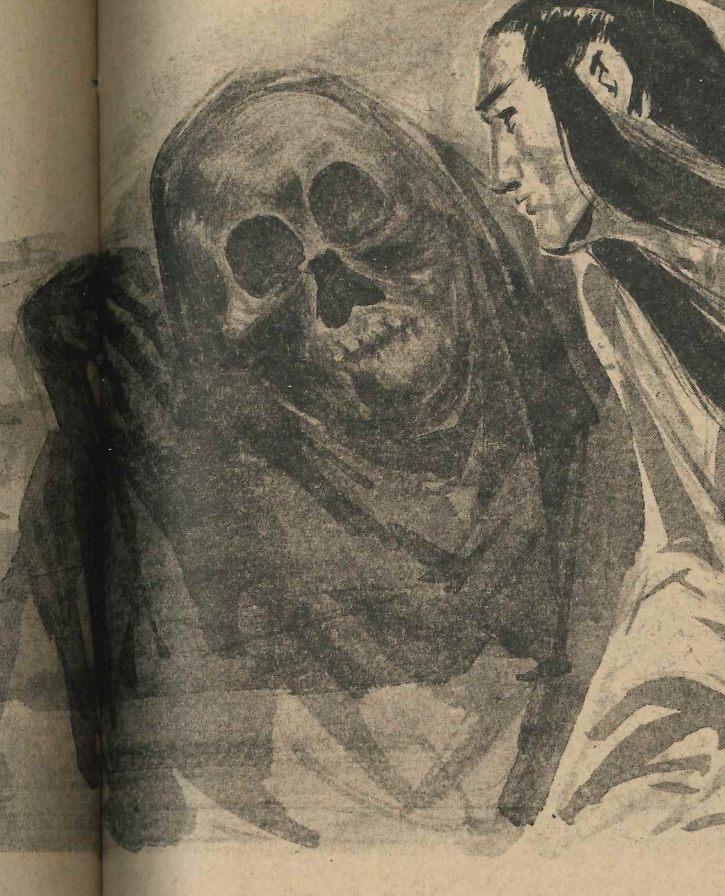
（未完）

驚魂六記故事之四

黃鷹·文
盧令·圖



粉骷髏（九）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地獄使者假冒捕快金雷，並假用蕭七的筆跡寫封信給杜仙仙以引誘她外出，馬車駛離大路後，地獄使者突然出現，露出骷髏頭，仙仙一陣恐懼，一劍刺出，骷髏頭又復出現，仙仙想再出劍已力不從心，終於倒下失去知覺。當蕭七已被人誘拐不知何處去，蕭七，趙松到董湘雲家，在董家門口見到一個粉骷髏，上面刺着幾個字，十七子時，董湘雲，蕭七捧着骷髏頭走進廳內見到湘雲，蕭七和趙松是懷疑董湘雲誘拐杜仙仙的，但董湘雲却否認此事——

無常火現影　蜘蛛毒追魂

無常

三月十七。

夜。

月黑風高。

×　×　×

子時已將至，董家莊內堂燈火通明！所有窗戶全都緊閉，門戶却大開，左右各守着兩個捕快。

董湘雲一身勁裝，坐在內堂正中八仙桌旁邊，一面不耐煩之色，但仍然老老實實坐在那裏，這並非因爲恐懼，也不是因爲董千戶就坐在她的身旁。

完全是因爲蕭七也在堂中。

在蕭七面前，她一向都是比較老實。

×　×　×

桌上無酒。

董千戶雖然很想喝兩杯，但始終壓抑住這股想喝兩杯的衝動，因爲他實在太清楚自己，一喝上兩杯，跟着就會喝第三第四杯，直到醉倒爲止。

今夜他非獨不能醉倒，而且一定要絕對清醒。

他只得湘雲一個女兒。

所以他只好也老老實實的坐在那裏。

他一雙濃眉皺在一起已多時，事情也不由他不担憂。

要取湘雲性命的到底是人還是幽冥閻羅目前仍然是一個謎，他雖然不相信鬼神的存在，却也不敢完全否定鬼神的存在。

萬一眞的有鬼神，眞的是幽冥閻羅要來取湘雲性命，湘雲只有束手待斃的份兒了。

傳說中的幽冥閻羅，豈非就是人間生死的主宰。

即使是人爲，那個人殺害杜飛飛在前，誘拐杜仙仙在後，所用的手段，無不是令人毛骨悚然。

好像那樣一個手辣心狠，詭計多端的人，既然發出死亡通知，限時殺人，是必已經有一個出人意料，精密巧妙的殺人計劃。

董千戶如何不担憂？

×　×　×

蕭七雙眉比董千戶皺得更深。

到現在爲止，杜仙仙仍然下落未明，趙松手下的捕快城內外到處去搜索打聽，始終一些消息也沒有。

杜仙仙彷彿就已經魄散魂飛，被拘入幽冥，不存在人間。

即使是這樣，也應該有一具屍體留下來。

蕭七絕不希望找到的是一具屍體，但無論如何，那總算也有一個清楚明白。

除非事情水落石出，否則蕭七是絕不會罷手的了。

他是眞的喜歡杜仙仙，況且他體內流的乃是俠義之血，對於這種事，又豈會袖手旁觀？

今夜毫無疑問是一個機會！

這個機會蕭七當然不會放過，才入夜他便已到來。

只要那個地獄使者出現，事情應該就會有一個解答，問題却是在那個地獄使者是否會公然出現。

蕭七所顧慮的也就是這一點。

時間已接近了，一切看來仍然是這樣平靜。

蕭七背負雙手，徘徊堂中，心頭感覺到前所未有的焦躁。

×　×　×

趙松也是背負雙手在徘徊，却是在堂外院子。

他的心情也是很沉重。

爲捕多年，他還是第一次遇上這樣棘手的案子，這在他來說無疑是一項挑戰。

前所未有，也非要接受不可的一項挑戰。

除了他之外，還有他手下三十六個捕快，分佈在堂外周圍。

那些捕快的武功雖然有限，但都是趙松一手訓練出來，追踪監視方面，無不經驗豐富。

在他們重重監視之下，要不被他們發覺進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進來的不是人，是鬼，當然例外。

×　×　×

夜風中忽然吹來了脚步聲。

守候在月洞門左右的兩個捕快首先察覺，齊皆面容一緊，一個脫口道：「有人來！」

另一個立即道：「噤聲！」

趙松跟着亦察覺，他正向這邊逡巡過來，却一聲冷笑，道：「來的若是我們等的人，絕不會弄出那麼响亮的脚步聲，鬼更加就不會有脚步聲發出來。」

一頓又接道：「大概是董大爺方才吩咐去燒茶的那個老婆子回來了。」

話口未完，脚步聲已到了月洞門外，一個人隨即走進來。

是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婆子，雙手捧着一個木盤，上面放着個茶壺，四只杯子。

老婆子相貌慈祥，雙眉深鎖，一股强烈的恐懼溢於言表，進門一收步，左右望一眼，顫聲道：「我……是送茶來的。」

左右兩個捕快赧然道：「請。」

趙松的推測並沒有錯誤。

老婆子目光轉落在趙松的面上，恭身

道：「趙大人。」

趙松偏身說道：「劉大娘不必多禮，請！」

那個劉大娘這才繼續舉步走向內堂那邊。

趙松回顧那兩個手下，道：「小心當然要小心，不要太緊張。」

× × ×

董千戶一見劉大娘，第一句就道：「怎的一壺茶也弄這麼久。」

劉大娘一面將木盤在桌上放下，一面道：「奴婢已盡快的了。」

她非獨聲音，連整個身子都在顫抖。

董湘雲一旁忽然問道：「劉大娘，你燒茶的時候，有沒有鬼找你？」

劉大娘不禁一怔，連連搖頭道：「沒有啊。」

董湘雲又問道：「你怕不怕鬼？」

劉大娘道：「怎麼不怕。」

董湘雲接問道：「你曾經見過鬼？」

劉大娘又是一怔，又搖頭道：「沒有啊。」

董湘雲道：「既然沒有見過，害怕什麼？」

劉大娘顫聲道：「可是奴婢却見過廟宇裏供奉的鬼，有的青面獠牙，有的瞪眼吐舌……」

董湘雲截口道：「那是假的。」

劉大娘道：「誰知道眞的又是不是那樣子。」

董湘雲道：「是那樣子，喏，有個瞪眼吐舌的不就站在你身後！」

劉大娘一聲驚叫，回頭急望去！

在她身後什麼也都沒有。

董湘雲格格笑聲：「你一回頭那個鬼就不見了。」

劉大娘身子一縮，顫抖得更厲害，那張臉已經變青。

董千戶即時喝道：「湘雲，你嚇她什麼？」

董湘雲笑道：「我不過跟她說笑，想不到她竟然怕成這樣子。」

董千戶搖頭道：「這個時候開這種玩笑，你這個丫頭就是愛胡鬧。」

劉大娘驚魂甫定，哀聲道：「奴婢胆子小，受不了這種驚嚇。」

董湘雲笑道：「那麼你得趕快離開這裏了，子時一到，這裏就會有鬼出現。」

劉大娘一面點頭一面顫抖着右手拈起了一只杯子，放在董湘雲面前。

董湘雲揮手說道：「這個不用你侍候了。」

劉大娘應聲忙退下，走得很快，就像一隻受驚的老母鷄。

董湘雲目送劉大娘的背影消失，嘟喃道：「鬼眞的這樣可怕。」

蕭七那邊應聲道：「別的不知道，就拿我認識的人來說，到現在爲止，除了飛飛仙仙姊妹與及幽冥先生也許見過鬼之外，其他的都還沒有這種經驗，傳說中，鬼却是那麼可怕，在他們的潛意識之中，鬼理所當然是很可怕的了。」

董湘雲道：「偏就是那麼多的人，製造這些無聊的傳說。」

蕭七淡然一笑！

董千戶一旁却道：「製造那些傳說的人也許都眞的見過鬼亦未可知。」

蕭七苦笑道：「也許。」

董千戶道：「看來，見鬼也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最低限度，並不是人人都有這種機會！」

蕭七道：「嗯。」

董千戶笑接道：「所以今夜留在我這個莊院的人都應該開心才是。」

蕭七道：「可是想到傳說中的鬼那般恐怖模樣，有誰還開心得來？何況——」一頓接道：「今夜的來鬼並不是抱着善意，乃是要勾奪湘雲的魂魄。」

董湘雲道：「我才不怕。」

話說得雖然響亮，神態却顯得有些不大自在，看來她還是有些害怕。

女孩子畢竟是女孩子。

蕭七道：「怕也怕不來。」

董千戶陡地一挺胸膛，道：「老夫可不信那些鬼敢胆闖進來這裏。」

董湘雲奇怪問道：「爲什麼？」

董千戶環眼一瞪，道：「你爹爹煞氣何等之大，鬼神看見也得要退避三舍。」

董湘雲笑道：「退避三舍？那個骷髏頭就放在門前呢。」

董千戶捋鬚道：「可不敢迯進莊院之內來。」

董湘雲轉問蕭七，道：「蕭大哥，你說呢？」

蕭七微喟道：「那些鬼是否有胆量闖進來，很快就清楚的了。」

董湘雲望了一眼堂外，不安的移動一下身子，探手拿起木盤上那個茶壺。

茶還未斟下，突然被蕭七一手按住，道：「慢！」

董湘雲愕然道：「怎麼？」

蕭七道：「現在已快將子時，一切小心一點兒的好。」

董湘雲仍然不明白，董千戶却懂了，詫異的問道：「你是說這茶裏可能有古怪嗎？」

蕭七道：「我是有這種懷疑。」

董千戶皺眉道：「怎會？劉大娘在我這裏已經十多年，一向規行矩步，又是出了名的菩薩心腸。」

董湘雲也道：「是啊，大娘她絕不會是一個壞人。」

蕭七道：「我沒有說劉大娘這個人有問題。」

董湘雲道：「那麼你的意思……」

蕭七道：「劉大娘到底年紀老了，又不是練家子，在她煮茶的時候，別人要動那壺茶的主意並不是一件難事。」

董湘雲頷首道：「不錯。」

董千戶道：「這是說，要殺湘雲的並非鬼，是人的了？」

蕭七道：「是人抑或是鬼，現在豈非仍都有可能，在我們現在豈非仍然是一個謎？」

董千戶點頭道：「要證明這壺茶有沒有問題，其實也很簡單。」隨即拈起了木盤上的一只杯子，將杯口轉過來。

董湘雲不待吩咐，滿滿的斟下了一杯茶。

一股芬芳的茶香立時湧進了三人的鼻子。

董千戶一吸鼻子，道：「這是上好的

雨過天青。」

蕭七道：「晚輩嗅得出。」

董千戶接道：「茶葉是上好的茶葉，劉大娘煮茶的功夫也是一流的。」

蕭七道：「晚輩亦早有耳聞。」

董千戶再一吸鼻子，道：「若只嗅這茶香，這壺茶應該就沒有問題。」

語聲一落，端起杯子湊近嘴唇，才接道：「到底怎樣，呷一口便會清楚了。」

蕭七方待阻止，董千戶說話已又接上，道：「憑我的內功造詣，茶中即使入了劇毒，亦不難將它迫出來，至於這茶中是否眞有問題，一入口，我却是一定立即清楚。」

語聲再落，茶已入口。

董千戶徐徐的呷了一口，一會，才將餘茶一口飲盡。

蕭七董湘雲的目光都盯在董千戶的面上。

董千戶面色無異，神態自已，從容將杯子放下道：「這壺茶沒有什麼不妥。」

蕭七面容一寬，董湘雲亦自展顏一笑，轉顧蕭七道：「你就是這樣多疑。」

「都是爲了你好。」蕭七微喟。

董湘雲嬌靨微紅，一時間也不知道應該如何說話，無言在自己面前的杯子斟下了滿滿的一杯茶。

茶滿得快要溢出了她才醒覺，也才省起問一聲蕭七：「蕭大哥，你要不要喝一杯？」

蕭七尚未回答，董千戶一旁已笑道：「就是他不喝，你也該先替他斟下一杯才對。」

董湘雲道：「爲什麼要這樣？」

董千戶道：「你是主他是客，主人禮貌上當然得先招呼客人，就不管這些，你是女人，他却是男人。」

董湘雲道：「男人又怎樣了。」

董千戶道：「地位却是比天還高。」

董湘雲一皺鼻子，道：「誰說的。」

董千戶笑道：「天字不出頭，夫字却是出的。」

董湘雲這下子才明白，但居然沒有發作，而且還垂下頭去。

董千戶笑接道：「將來你嫁給了他，也千萬要記得是夫唱婦隨，並不是婦唱夫隨。」

董湘雲頭垂得更低。

蕭七聽着，只有苦笑，走前去拈起一只杯子，正想從董湘雲手中將茶壺接過，董湘雲已半抬起頭來，道：「你喝我這杯好了。」

蕭七歎了一口氣，說道：「別聽你爹的。」

董湘雲沒有勉强，道：「那麼我替你斟這一杯。」

她雙手捧着茶壺，小心翼翼的將茶斟下，蕭七沒有推辭，却在一再歎氣。

董湘雲有些奇怪，道：「蕭大哥，你怎麼老是歎氣，是不是那兒不舒服了？」

蕭七搖頭道：「沒有這種事。」

董湘雲垂頭道：「那是不高興我替你斟茶？」

蕭七道：「怎會，別胡思亂想，子時快到了。」

話口未完，堂中的燈光倏的緩緩暗下來。

蕭七第一個發覺，脫口道：「是怎麼回事？」

董千戶也發覺了，抬頭道：「奇怪，怎麼燈光會突然這樣？」

說話間，燈光又暗了幾分。

董湘雲不由亦抬起頭，面色微變道：「現在是什麼時候？」

蕭七面色凝重，答道：「應該子時的了。」

董千戶亦自變色，道：「莫非那種東西要出現？」

董湘雲心裏明白，可是仍然不由自主的問道：「是什麼東西？」

董千戶脫口一聲：「鬼！」

話聲未已，堂中四盞宮燈已經先後熄滅。

一條人影此時從堂外竄入。

董千戶蕭七沒有出手，那眨眼之間，他們都看出竄入來的乃是捕頭趙松。

黑暗刹那將整個內堂吞噬。

趙松的聲音跟着響起：「到底是怎麼回事？」

董千戶應道：「我們也不清楚，大概鬼要出現了。」

趙松道：「難道竟眞的有鬼？」

他的話聲很奇怪，詫異中隱約夾着一絲恐懼。

董湘雲的聲音緊接着黑暗中響起來：「蕭大哥，不要離開我。」

蕭七一聲輕叱：「禁聲！」

堂外相繼有脚步聲傳來，一到門外，就被叱退：「緊守崗位，不要進來！」

是趙松的聲音。

脚步聲響立即暴退。

堂東那面的窗戶，即時猛可一亮。

那也不知道是什麼光亮，窗上糊着的白紙被映得更白，一個黑影同時出現在窗紙上！

那個黑影高瘦得出奇，半側着身子，面向着蕭七他們這邊，頭上戴着高高的帽子，頷下拖着長長的舌頭，左手似握着一條鎖鍊，右手却分明握着一支哭喪棒，那支哭喪棒也是向蕭七他們指來，看來就像在指着董湘雲。

黑影不住的在幌動，好像要破窗而入，又好像已經在堂中，正準備向董湘雲走來。

董湘雲驚呼。

趙松脫口一聲：「無常！」

無常黑白，傳說乃是地獄鬼官，專責奪魄勾魂！

蕭七第三個開口，只一聲道：「出現了！」

「湘雲留在堂中，不要妄動！」董千戶最後一個出聲，語聲沉重。

一頓猛喝道：「何物無常，吃我一刀！」刀應聲出鞘，人刀飛向那邊窗戶！

人到刀到，寒光暴閃，「喀刷」一聲，那扇窗戶刀光中粉碎！

窗紙上那個無常鬼影，同時粉碎！

奔雷刀果然名不虛傳！

窗戶粉碎，一道光芒照在董千戶的面上，那個無常鬼影散而復聚，那刹那之間已穿窗而入，窗堂而過，出現在對窗那邊牆壁之上！

董千戶看在眼內，却沒有殺奔那邊牆壁，身形陡縱，奪窗標出，迎着那道光芒撲去！

一個人緊跟着奪窗撲出，那是趙松。

蕭七沒有動，守護在董湘雲身旁，左手一幌，一個火摺子迅速亮起來。

董湘雲也沒有動，呆坐在那張椅子之上，眼瞳中隱約露出了恐懼之色。

她平日胆大包天，可是目睹鬼影，在窗紙出現，那個胆子不由自主就弱了。

最少弱一半。

女孩子本來就是比較怕鬼。

但很快她便回復自我，欠身欲起，可是立即被蕭七按住。

蕭七道：「坐着不要動。」

董湘雲啞聲問道：「爲什麼？」

蕭七道：「這樣我才容易保護你。」

董湘雲歎息一聲，道：「我現在簡直就像個小孩子。」

蕭七道：「小孩子沒有什麼不好。」

董湘雲無言歎息，不覺拿起面前那杯茶。喝下這杯茶，心情也許會比較容易平靜。

董湘雲也是這樣想。

毒蜘蛛

光芒從窗外院中一株大樹上射出來。

董千戶趙松飛身奪窗出來的時候，那株樹已被十多個捕快包圍起來。

其餘捕快亦聞聲奔向這邊。

董千戶奔馬一樣奔到樹下，厲聲道：「什麼人躲在樹上！」

一個捕快應聲道：「不見人，那盞燈亮得非常突然……」

董千戶一怔，道：「燈？什麼燈？」

「好像一盞孔明燈。」

「沒有人，燈怎會出現在樹上，怎會亮起來。」

「我們發覺的時候，燈差不多已完全燃亮，就是不見人。」

另一個捕快接着道：「我們這邊也不見。」

再又一個捕快道：「也沒有聽到任何異聲。」

董千戶瞪眼道：「那盞燈難道會是鬼燈？」

沒有人回答，一個個的面色都顯得有些兒不自在。

趙松在後面聽得清楚，沒有問什麼，一聲：「我們到樹上去瞧瞧！」縱身拔起。

他雖然先動身，但還未落下，眼旁人影一閃，董千戶後發先至，已先他落在樹幹上。

在對着那扇窗戶的一個樹叉上，插着一塊大小適中的木板，一側果然就放着一盞孔明燈。

那盞孔明燈三面密封，不漏燈光，只剩對着窗戶的那邊開啓，讓燈光射出來。

這燈光也當然强烈得多。

在木板的另一側，放着一個小小的瓷像，塑的正是地府中的白無常，手工精細，神態活現，就連高帽子上「一見發財」那四個字竟也清晰可辨。

瓷像放在燈與窗之間，燈光一亮，白無常的影子自然就落在窗紙之上。

那個白無常的瓷像雖然小，但由於距離問題，影子落在窗紙之上便與人差不多高矮。

董千戶看在眼內，又是驚奇又是好笑，冷哼道：「原來如此。」

趙松身形落下，目光及處，亦看出是怎麼一回事，接道：「看來這件事是人爲的。」

董千戶點頭道：「不錯。」

語聲甫落，內堂那邊突然傳來蕭七一聲驚呼，董千戶入耳驚心，面色一變，失聲道：「不好，我們中計！」

趙松不由自主的問道：「什麼計？」

董千戶道：「調虎離山！」

說話出口，這條老虎就飛身從樹上撲下，連人帶刀殺奔內堂。

身形飛快，簡直就像是一條插翼虎！

× × ×

內堂中這時候已亮起了一盞燈籠。

燈籠放在桌旁地方，一只杯子破碎在燈籠之前，杯中茶打濕了一片地面。

那片地面竟然變成了青紫色。

毒茶！

董湘雲就倒在那灘毒茶一側，一動也不動。

蕭七却不在堂中。

董千戶穿窗撲入，他的目光一落，已經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撕心裂肺一聲哀呼——

「湘雲——」

× × ×

哀呼聲撕裂夜空，傳出很遠，董家莊內的每一個人都聽到了。

劉大娘也沒有例外。

哀呼聲入耳，她混身就像突遭雷殛，猛可一震，連隨顫抖起來。

顫抖得很厲害。

她現在是在自己的房間之內。

出了院子，她就失魂落魄，跌跌撞撞的奔回來，閉上房門，挨着旁邊牆壁呆在那裏，一直呆到現在。

房中的桌上有一盞油燈。

窗戶半開，夜風吹透，油燈的火焰不住在搖晃。

劉大娘的眼淚不覺流下。

也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尖細的聲音在窗外傳進來：「娘，成功了。」

語聲未已，一個人就從半開的那扇窗戶閃進來，毫無聲息的在窗前地上落下。

那是一個很奇怪的人，很矮，比常人最少矮上一個頭，可是他的四肢却最少比常人長上三分一，瘦而細。

他的頭也很細小，五官不怎樣明確，眼睛細而長，鼻子扁而短，嘴唇小而薄，耳朵貼而尖，頭鬚疏落，眉毛淡薄得簡直就沒有一樣。

軀體他也是比常人短很多，穿着一襲緊身的黑布衣裳。

驟看來，這個人簡直就像是一隻大蜘蛛。

蜘蛛。

劉大娘應聲回過頭去，嗚咽道：「是我害死了小姐。」

那個蜘蛛却應聲答道：「殺人的乃是孩兒。」

劉大娘道：「那個……」

蜘蛛截口道：「茶杯雖然是娘你送去，毒却是孩兒下的，事情到這個地步還說什麼，一切有孩兒担承。」

笑笑又說道：「他們就算懷疑到娘親頭上，娘親只要矢口否認便成，塗在杯底的毒藥溶在茶中，一任他們怎樣聰明，想出毒藥是這樣下的，也無法證實。」

劉大娘歎息道：「小姐平日對我也不壞，現在我却將她害死，問心如何過意得去？」

蜘蛛道：「不過如果她不死，孩兒就得死了。」

劉大娘淚眼模糊，道：「娘却是只有你一個兒子，你死了，娘也活不了。」

蜘蛛微喟道：「兩條人命換一條人命，所以娘親也無須難過。」

劉大娘搖頭道：「這種事傷天害理，可一不可再。」

蜘蛛道：「娘親放心，孩兒不會再害人的了。」

劉大娘一再叮囑：「記穩了。」

蜘蛛點頭道：「一定的。」

轉望一眼窗外，又道：「孩兒不能久留，現在得離開了。」

劉大娘急問道：「什麼時候再來？」

蜘蛛一笑道：「很快的，到時我會帶娘親一起離開這兒，也好教孩兒盡一點孝心。」

劉大娘的眼睛立時一亮，道：「近來老是聽你說及我那個小媳婦，就是不帶來讓娘瞧瞧，到底那戶人家的女兒，也得教爲娘有個明白才是！」

蜘蛛笑道：「說那有看那麼清楚，日子快到了，娘親又何妨再等一等！」

一頓接着又道：「總之，是很好很好的。」

劉大娘滿臉哀愁一掃，道：「說眞的，你早該成家立室了。」

「現在也不晚。」說完這句話，蜘蛛的身形開始倒退，毫無聲息的倒躍上窗檔，一閃不見。

劉大娘不由自主移步窗前，這片刻之間，蜘蛛已經不知所踪。

她歎了一口氣，一個身手，又顫抖了起來。

這時候，趙家莊的內堂那邊亦已經亂成一片，燈火閃動，人聲嘈雜。

其中最响亮的當然是董千戶的呼喝聲，霹靂一聲，聽來令人魄動心驚。

× × ×

蜘蛛迅速穿過後院，翻過圍牆。

對於趙家莊的環境他顯然非常熟悉，走的是捷徑。

這時候趙家莊上上下下所有人已完全驚動，不少走經後院，但沒有一個發現蜘蛛的存在。

蜘蛛的身形非常輕巧。

輕巧而迅速，迅速而詭異，活像一隻大蜘蛛。

× × ×

圍牆外是一條小巷，蜘蛛雖然翻過圍牆，却並沒有落在地上。

他就以雙手勾着牆頭，半吊着身子，左右手交替，身形迅速的向前移動。

這時候雖則應該沒有人從小巷走過，但他仍然是這樣小心。

到出了巷口，看清楚周圍都沒有人，他的面容才放寬，雙手一鬆，身形落地，鬼魅般地從長街上走過，走進了另一條小巷。

然後他整個人都鬆弛，手舞足蹈的繼續前行，一面的得色，間中還發出幾下笑聲。

看來他非常開心。

也難怪，殺死董湘雲的事情在他就告一段落，之後就是他人生的另一個開始。

當然，是美好的開始。

× × ×

穿過小巷，走過大街，一路東行。

蜘蛛越走越開心，也越走越放心，這時候小巷不用說，大街上都已沒有行人。

周圍一片靜寂，疏落只有幾點燈火。

大多數的人這時候都已在夢中。

在這種情形之下，蜘蛛如何不放心。

他怎也想不到在劉大娘房中的時候，外面已經有人監視，在他離開同時，那個人亦跟着離開，追躡在後面。

他走在大街，那個人隨後追踪，他若是進小巷，那個人就搶先繞到出口，等在出口附近。

蜘蛛始終都沒有發覺。

那個的輕功也實在高明。

不是別人，就是蕭七。

× × ×

蕭七一追出董家莊，董千戶董湘雲就跟着出現。

他們都是以蕭七爲目標。

董湘雲方才分明已中毒身亡，現在却顯然一些問題也沒有。

因爲她根本沒有中毒，這根本就是一個圈套。

蜘蛛現在已墮進圈套！

× × ×

在董千戶父女之後，跟着趙松，還有屬下三十六個捕快。

他們却是以董千戶父女爲目標。

一連串追踪就在深夜中展開。

× × ×

越過城牆，蜘蛛繼續東行。

蕭七沒有追出去，冷然站立在城牆垛子之上，目送蜘蛛遠去。

夜更深，風更急，月却已脫出雲外。

月光流如水，凉如水，所以相距雖然遠，蕭七仍然能够看得到。

城外是一片空曠的地方，他若是追下去，不難就會被蜘蛛發現。

他還不想被蜘蛛發現。

因爲他的目標並不是蜘蛛，因爲他實在不相信主謀人乃是蜘蛛。

在此之前他既不認識這個人，也沒有與劉大娘結怨，事情却是因爲他而起，殺害的雖然並非他的親人，却都是喜歡他的女孩子。

目的明顯的針對他，是間接以他爲報復的對像，也正如幽冥先生推測，完全是女性化的行事作風。

蜘蛛是一個男人。

蕭七實在想不出蜘蛛有什麼理由要這樣做。

——一定是受人指使！

——是誰？

蕭七百思不解，正在沉吟，董千戶父

女巳追至。

董千戶立即開口：「人呢？」

蕭七手指道：「在那邊！」

董千戶循所指極目望去，目光陡然一亮，搓手道：「這次你還走得！」

語聲一落，拔身便待追下，却被蕭七一把拉住，道：「現在追下去一定會被他發覺。」

董千戶道：「發覺又如何？合你我之力，難道他還走得了？」

蕭七搖頭道：「若是目的在抓住他，在莊院之內我就巳經動手了，何必等到現在？」

董千戶道：「我正要問你為什麼不抓住他？」

「為什麼？」第二個聲音，趙松也到了。

蕭七道：「因為我相信另有主謀。」

董千戶道：「何以見得？」

蕭七道：「老前輩無妨想想，這個人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樣對我？」

董千戶道：「這要問你了，誰知道他與你有什麼過不去？」

一頓突然一笑，道：「莫非你曾經迷惑過他的妻子或者他心愛的女孩子？所以對你來此報復？」

蕭七微喟道：「我從來沒有見過這個人。」

董千戶半信半疑的，道：「是麼？」

蕭七道：「老前輩，還有湘雲呢？」

湘雲道：「我也是沒有見過。」

董千戶反問道：「為什麼你會想到我們曾經見過他？」

蕭七道：「如果我的推測沒有錯，這個人就是劉大娘的兒子。」

董千戶皺眉道：「劉大娘的兒子？」

湘雲沉吟道：「我記得劉大娘曾經跟我說過她是有一個兒子。」

蕭七道：「可有說她那個兒子在什麼地方？」

「讓我想想，」湘雲又沉吟了一會。「好像在一戶富有人家裏做僕人的。」

她忽然歎了一口氣，道：「你知道我的脾氣的，怎會管這種事？所以當時沒有追問她什麼，後來好像也都沒有。」

蕭七道：「那麼她嫁的……」

董千戶道：「以我所知，她那個漢子在她來我家之前，已經去世。」

蕭七道：「相信他就是老劉。」

趙松脫口道：「老劉，那一個……」

蕭七道：「在幽冥先生那兒工作的那一個。」

趙松一怔道：「那麼我們現在追踪的是……」

「就是小劉，也即——蜘蛛。」

「蜘蛛？」

「他外表看來，的確像一隻蜘蛛，」蕭七目光一閃。「那一身輕功幽冥先生的指點固然功不可沒，他那種身裁亦是不無幫助的。」

董千戶頷首道：「不錯。」

趙松嘟喃道：「好一隻蜘蛛。」

董湘雲插口道：「那麼說，主謀人只怕就是幽冥先生了。」

蕭七道：「我相信不是。」

董湘雲道：「你憑什麼相信？」

蕭七道：「也許是直覺，幽冥先生相貌舉止與及平日作為雖然是那麼詭異，但看來仍然不像一個壞人。」

目光轉向董千戶，又道：「關於這個人，老前輩應該清楚。」

董千戶點頭道：「公孫白當年人若是不好，我們也不會交他那個朋友，別人也不會將他與我們拉在一起，合稱做樂平四公子。」

一頓又道：「不過現在他變成怎樣我不清楚，是否與以前一樣也不敢肯定。」

趙松道：「人總會變的。」

董千戶接道：「何況經過那麼大的打擊，從他弄那一個『捺落迦』與及他自稱幽冥先生這些事情看來，已可知他實在改變了很多。」

蕭七道：「人本質如果善良，即使變，相信也總會不致完全兩樣，再說，事情乃是針對我，他與我素昧生平，我實在想不出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

董千戶沉吟道：「這件事並非只是完全針對你，飛飛仙仙是杜茗的女兒，湘雲是我的，你則是蕭西樓的兒子，倒像有點是針對我們樂平三公子。」

趙松說道：「也許是當年結下來的仇怨。」

蕭七反問董千戶：「老前輩與家父，杜叔叔三人當年有什麼地方過不去？」

董千戶一怔，搖頭道：「沒有啊。」

蕭七道：「莫忘了被害者還有金家村那個金娃。」

董千戶不能不點頭，目光一轉，脫口道：「我們只顧說話，人給走了。」

蕭七道：「不要緊。」

董千戶道：「為什麼？」

蕭七道：「好像蜘蛛這樣觸目的人，無論他走到什麼地方我們都不難打聽出來，而一個好像他那樣的人，多數會離羣獨居，城東適合他居住的地方我看就只有一處。」

趙松失聲道：「捺落迦。」

「不錯。」蕭七道：「他來也就是住在『捺落迦』之內。」

「可是。」

「莫忘了，『捺落迦』之內是設有地室。」

「不錯，不錯！」趙松連連點頭。

蕭七又說道：「事情現在總算有點明朗了。」

董千戶急問道：「明朗什麼？」

蕭七道：「這件事相信並非神鬼作怪，乃人為。」

董千戶道：「何以見得？」

蕭七道：「蜘蛛的出現，劉大娘的幫助下毒是一個原因。」

董千戶道：「他們母子兩可能是被鬼迷。」

蕭七道：「但根據以前所發生的事情，鬼神似乎用不着假手於人。」

董千戶道：「這次也許例外。」

蕭七道：「那我就無話可說。」

董千戶道：「說說你的見解。」

蕭七道：「蜘蛛自少就侍候幽冥先生，武功也學成這樣，對於塑造瓷像這方面，相信亦不會太差。」

董千戶道：「很有道理。」

蕭七道：「幽冥先生只喜歡塑造地獄羣鬼，蜘蛛若是也學得這種技術，當然亦是以地獄羣鬼為對象。」

董千戶道：「技巧方面當然也是很相似。」

蕭七說道：「所以我們最後見到那個羅剎女鬼的瓷像，郭老爹一看，就以為是幽冥先生所為，因而我們找到那個『捺落迦』。」

董千戶道：「那又如何？」

蕭七道：「不外乎兩個原因，一是嫁禍幽冥先生，二是安排『捺落迦』之內發生的怪事，以證明這乃是地獄女閻羅的所為，這當然亦不無可能有第三個原因。」

一頓又道：「那就是蜘蛛的一切所為並沒有考慮到我們會追查到『捺落迦』那裏去，這個可能却並不高。」

董千戶沉吟道：「我也是這樣說。」

蕭七接又道：「幽冥先生在莊院大堂之內的昏迷那麼也就有可能中毒的了，蜘蛛顯然在捺落迦長大，對於那裏頭的環境當然熟悉得很，所以在酒中下毒實在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董千戶道：「不錯。」

趙松插口道：「粉骷髏的出現呢？」

蕭七道：「我心中已想到有一個可能，只是目前尚未能肯定。」

趙松忍不住追問道：「什麼可能？」

蕭七道：「粉骷髏是蜘蛛的化身。」

趙松道：「可是蜘蛛那麼矮。」

蕭七道：「就因為蜘蛛那麼矮才能夠弄出那樣的一個粉骷髏。」

趙松愕然道：「說清楚一些。」

蕭七道：「以我推測蜘蛛乃是穿着一件與一般人等身的黑袍，將一個粉揑的骷髏頭以黑頭包起來，頂在頭頂上。」

趙松恍然道：「所以骷髏頭雖碎，頸以下仍然能夠移動。」

董千戶撫掌笑道：「有道理。」

趙松皺眉道：「看來眞正難明的就只有一個問題。」

董千戶道：「為什麼蜘蛛這樣做？」

蕭七歎了一口氣，嘟喃道：「為什麼呢？」

趙松道：「難怪你懷疑另有主謀，蜘蛛實在沒有理由這樣做的。」

董千戶道：「想清楚將他抓起來就明白了。」

蕭七回答道：「只怕他死也不肯說出來。」

董千戶道：「老夫可不相信這小子那麼硬骨頭。」

說着他雙手一搓，爆栗子一樣筋骨一陣亂响。

蕭七微喟道：「老前輩有所不知。」

董千戶道：「不知什麼？」

蕭七道：「蜘蛛若即是小劉，劉大娘就是他的母親。」

董千戶道：「這又如何？」

蕭七道：「劉大娘若非他的母親，以她一個那麼善良的人實在沒有可能做出這種事情。」

董千戶道：「我們父女兩一向待她不薄。」

湘雲插口道：「我也想不到她竟然會這樣做。」

蕭七道：「所以這件事應該是很成功的。」

湘雲不禁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

董千戶接道：「你還未回答我啊！」

蕭七道：「蜘蛛在事情成功之後，只是一個人離開，他並沒有將劉大娘一並帶走。」

董千戶道：「也許他是考慮到脫身問題。」

蕭七道：「以方才後院之內的情形，他要帶劉大娘離開實在很容易。」

董千戶想想道：「不錯。」

蕭七道：「所以這個母親在他的心目中如果是重要，絕不會就那樣的一個人離開。」

董千戶嘟喃道：「人心不古，即使是這樣也不值得太奇怪。」

蕭七道：「再說蜘蛛這樣做法，非獨向法律挑戰，而且向你我挑戰，憑你我的武功，不被發現則巳，一被發現，必死無生。」

董千戶胸膛一挺道：「幽冥先生公孫白也不是我對手，何況他這個徒弟？」

蕭七道：「可是他仍然要這樣做。」

董千戶道：「這對他似乎並沒有什麼利益可言。」

蕭七道：「但毫無疑問，這乃是出於自願。」

董千戶道：「以他那樣的一個人，應該沒有什麼能夠要脅得到，所以若說被迫，的確是沒可能。」

蕭七道：「那是為什麼他捨生忘死，不惜一切做這種事情。」

董千戶道：「以你看為什麼？」

蕭七道：「看不出，但肯定令他變成這樣的因素，並非掌握在我們手中。」

董千戶道：「這個當然。」

蕭七道：「所以我們要從他口中將說話迫出來有沒有可能？」

董千戶道：「應該沒有。」

蕭七道：「也所以，我們只有採取現在這一步行動——先找他們的藏身的地方，然後一舉成擒。」

董千戶道：「不錯。」

目光一轉，又道：「只希望你的推測沒有錯，否則我們現在動身，恐怕追不及了。」

蕭七無言點頭，一振衣袂。

湘雲上前一步，道：「現在動身？」

蕭七一再點頭，道：「你還是不要去的好。」

湘雲道：「為什麼？」

蕭七道：「他既然有意殺你，看見你未死，一定會再次採取行動。」

湘雲道：「我可不害怕。」

蕭七道：「明槍易擋，暗箭難防。」

湘雲道：「讓我一個人留在家中，豈非更危險？」

蕭七沉吟道：「這也是。」

董千戶道：「有我在一旁，不會有危險的，要殺她，就得先將我殺了。」

湘雲却呶嘴道：「才不跟你。」

董千戶「哦」的一聲。

湘雲道：「我要跟蕭大哥一起，那安全得多。」

董千戶一瞪眼，不服氣的道：「小蕭

的斷腸劍有什麼了不起，你爹爹的奔雷刀可厲害得多。」

湘雲道：「爹却是有勇無謀。」

「胡說。」董千戶按刀道：「奔雷刀董千戶智勇雙全，誰個不知那個不曉？」

湘雲鼻哼道：「若是這樣，方才怎麼連杯中有毒藥也瞧不出來？」

董千戶一怔，歎了一口氣，道：「難道眞的長江後浪推前浪，英雄出少年？」

湘雲道：「可不是。」

董千戶瞅住蕭七，道：「是了，你小子方才怎的瞧出杯中有毒？」

蕭七道：「這只怪蜘蛛弄巧反拙，將燈火弄熄。」

趙松道：「那些燈火怎麼會熄滅？」

蕭七道：「因爲燈盞中盛的大半是水，只有表面一層油，到時候，油盡了，燈火自然會熄滅。」

趙松道：「那是誰幹的？」

蕭七道：「當然是蜘蛛，這在他簡直易如反掌。」

趙松道：「不錯，以他那份輕功，要偸空進出那兒，實在很容易。」

蕭七道：「估計的準確倒是驚人。」

趙松道：「那只怕早有預謀，經過多次的實驗。」

蕭七道：「這不難想像。」

趙松道：「毫無疑問，這個人是一個聰明人。」

蕭七道：「太聰明不是一件好事，他一心弄熄燈火，弄出窻紙上那個無常鬼影，却疏忽了燈火一熄滅，塗在杯底的毒藥在黑暗中就會現出光澤！」

趙松恍然道：「原來是如此。」

蕭七道：「毒藥並不是下在茶壺裏，乃塗在杯底，但茶斟下，毒藥溶開，那杯茶就有毒的了。」

董千戶咬牙切齒的道：「怪不得那個老婆子親自將茶杯放在湘雲的面前。」

他連隨一拍蕭七的肩膊，道：「好小子，有你的。」

蕭七微喟道：「若說險，這實在險得很，湘雲若是在燈火熄滅之前喝下了那杯茶，又或者在燈火熄滅的時候，我也破窻追出去，便完了。」

董千戶不由捏了一把冷汗。

趙松插口道：「蕭七也實在本領，那片刻之間便已弄清楚這許多事情，而且還想出了這一條欲擒故縱的妙計。」

董千戶道：「這眞個是妙計！」

蕭七道：「不過現在我們也得動身了，否則趕不上，他放棄那個地方，那便是弄巧反拙。」

董千戶道：「相信不會，我有這個信心。」

蕭七苦笑道：「莫忘了，這仍然只是推測而已。」

董千戶道：「你的推測一向都十不離九的。」

蕭七只有苦笑。

董千戶也沒有再多說什麼，揮手道：「好，我們就現在動身。」

語聲一落，右手一按身旁城垜，翻身一縱，向城外躍下去。

月色下，只見他有如一頭大鳥，一陣衣袂聲響，刹那已然落在地上。

蕭七幾乎同時落下，姿勢瀟洒之極。

跟着是董湘雲，她的輕功居然也非常好。

趙松却沒有這個本領，一頓足，急奔城牆，一面高聲呼叫道：「來個人，快將城門打開哪。」

那些捕快聽說那敢怠慢。

守城的值夜兵卒這時候亦已被驚動，雖然不知道什麼回事，但看見總捕頭趙松率領那麼多捕快，如臨大敵，也知道必然發生了很嚴重的事情，連忙帮上一把。

城門打開，趙松當先衝出。

蕭七三人已起步，但並沒有走得太遠，趙松忙追上了去。

他們看來都充滿了信心，但——

蕭七這一次的推測是否又準確？蜘蛛眞的如他所料是藏身「捺落迦」之中呢？

（未完）

奇招絕技

三轆手譚敏揚威

希華

近代廣東名拳師當中，有一名高手叫做譚敏，創「譚家三轆手」，至今仍有許多子侄學習這一類拳脚，而且兼學鄰家八卦棍，說到譚敏的功夫，該從他的叔父譚安說起。

譚安當時是番禺的沙塘鄉人，譚安的伯父譚義均本來是個讀書人，屢次考試落第，一怒之下，棄文習武，前往福建九連山少林寺拜感法禪師爲師，學了六年功夫，精於「三轆五形拳」以及「鐵包金棍」，跟附近南海縣夏滘鄉人黎伯符落山，他回到沙塘鄉，爲了充實本鄉的力量，設館授徒，所教的全是鄉中子侄，那時他的兒子譚讓以及侄兒譚安，已經另立門戶，教授拳棒，可謂一門三傑。

禺北「高增」一帶，有許多人喜歡練習武功，都學這種拳脚棍棒，譚安雖然精於鐵包金的棍法，但亦仰慕羅茂興的八卦槍法，親往羅館學習，學成了八卦棍之後，回到鄉中，那時他並未設館授徒，只是賣草蓆爲生，事有湊巧，他挑了兩担草蓆，到南海販賣，抵達官窰，已經入夜，碰着鄰宇昇，爲着同門關係，鄰宇昇就邀請他到魯江這個地方玩玩，譚安雖然不想打攪他，但因那一處地方有一條河，闊達三丈，必須橫水渡然後能够渡過，那些橫水渡照例是每日靠近黃昏收渡，時逾五點，斜陽西下，看來沒法渡河了，譚安只好跟隨他返武館，在鄰館吃一頓晚飯。

鄰宇昇的門人一向是在夜間習技的，晚飯過後，譚安看見鄰宇昇所教的棍法，跟原有的八卦棍法不同，談及此事，鄰宇昇說：「我這一套棍法是從羅茂興傳授得來的，因爲本來這種棍法由槍法改成，北

方人騎馬，特別適用，且又屬於陣上的兵器，故此，長度一丈三尺二寸，共有一百三十六招，我認爲時代不同，根本上現時已經沒有人在馬上以長槍交戰，如果在地上持棍作戰，一丈三尺二寸的長，難棍以施展．索性減去五尺，變爲七尺二寸，至於棍法方面，似乎有些重複，我亦把它縮爲一百零八招，練習棍法有明泿與暗泿之分，明泿出棍傷人，剛强無比，至於暗泿，以柔爲主，就算在黑暗中施展這種棍法，聽風辨影，仍有可勝之道。」

說到八卦棍，當時確是極爲出色的一種棍法，不過，南方稱做棍王的人就是羅茂興，他有許多門人，鄰宇昇把八卦棍的長度削短，招式也減了許多，因此引起同門不滿，認爲他應該擅改師傅的棍法，經常借着切磋棍法爲名，實則登門挑戰，鄰宇昇絕無所懼，一概歡迎，他在魯江設館，有許多教頭敗在他的棍下，因此，他的名氣極響。

譚安本人精於鐵包金的棍法，但亦學過羅茂興的八卦棍法，等於一人兼有兩門棍法的長處，既然心裏不服，當時沒有說出來，等到宵深人靜，鄰宇昇教過門人的拳棒，門人盡散，然後跟他討論。

兩人愈談愈起勁，後來鄰宇昇拿出兩支七尺二寸長的棍來，任由他選擇一支，互相對拆。

譚安學過對方的八卦棍，知道鄰宇昇的棍路，可是，他自己從義均公傳授下來的鐵包金棍法，鄰宇昇却絕無所知，再者，他自己苦練過三轆拳，腰馬極爲穩固，他認爲不會輸給鄰宇昇的，因此之故，落場交手，只是採取守勢，沒有發招。

鄰宇昇連發七招，都是給譚安擋去的，他急於求勝，突然施展鄰家秘傳的標龍棍，化棍爲槍，連環搶進，一發就是三槍，這種棍法相當奇妙，僅進兩步，就標出三槍來，可見它是變化多端的了，一般而論，他走了兩步，對方只是退兩步，擋住兩槍，第三槍實在難閃避，故此，鄰宇昇以爲十居其九打贏，怎料到了第三槍刺出之際，譚安忽然把手中的棍一收，僅留半截，跟着使出鐵包金的圈卬棍法來，圈住對方的槍，側身避過，退守牆角，鄰宇昇知道對方棍法奇妙，如果冒險再衝，對方可能冒險把半截棍標出，長了一半，自己屈居下風，他不願兩敗俱傷，索性把手中所握的棍拋開，拱手爲禮，說：「安哥，你的棍法確是巧妙，佩服之至！」

識英雄重英雄，譚安立刻還禮，說：「鄰師兄，你把太長的八卦棍改短，確有妙用，至於你未能傷我，只是腰馬未够功夫，棍法雖好，直刺過來，給我用圈卬棍法罩住，倘若你知道譚家三轆手的妙用，學習這一路拳法，腰馬穩健，以後再行較量高下，便有機會勝我。」

鄰宇昇久聞譚家三轆手是江湖上極爲出色的絕招，立刻同意跟他再談，他願意把鄰家八卦棍當中秘傳的標龍三棍與其他絕招跟譚家三轆手交換，譚安亦即答應，當下兩人在神前跪拜，矢誓永不相欺，至於棍棒拳脚，全部秘密說出，沒有半點遺漏，違者必受天誅。

兩人發誓之後，互相交換，故此，譚家除了三轆手之外，還多了一套鄰家秘傳的鄰家八卦棍，這路棍法比較棍王羅茂興的八卦棍更妙。

譚安是譚家最出色的一名拳師，後來又多了一個譚敏，譚敏是譚義均的孫兒，因爲他的體型結實，而且性情魯莽，好勇鬥狠，祖父譚義均恐怕他學成武功，惹事生非，很早就向子侄告誡，不准把武功傳授給他，而且不肯讓他有機會學習，各人學習譚家三轆手之際，先把練武室的門關閉，不准他入內。

譚敏天生聰明，居然在門旁的罅隙偸窺，學習到如何練功，便到村外的龍歸寺裏面練習，寺外有一株要四個人合抱的大榕樹，還有一塊叮咚石，和一個大銅鼓，那是他用來練習橋手腰馬的天然練武工具，如是者練到十八歲，已經練到很高深，奇怪得很，譚義均和譚安這兩個名拳師都絕無所知。

沙塘外的石龍墟，每逢墟期，必有江湖好漢，在那裏開檔，譚敏有空的時候，很喜歡站在旁邊看人賣武，那天剛是墟期，在石龍墟空地開檔賣武的人並非別人，正是鼎鼎大名的鐵橋三。

鐵橋三本名梁三，因爲他的手橋如鐵，故此有這個雅號，那時他已經五十九歲，差一點就是花甲之年，但仍演得十分出色，雙手一起一落，虎虎有威，不過，鐵橋三表演武功完畢，觀衆紛紛鼓掌叫好，譚敏却偶然對旁人說了一句，認爲他的橋手够硬，但出手略疏，打鬥之際，未免吃虧。

鐵橋三偶然聽到此言，立刻動火，不過，定神一望，那個青年口出大言，當然懂得武藝，不願立刻較量高下，等待譚敏去後，才向一名觀衆查問，他是誰家子弟，有一人識得譚敏，直說出來，說他是譚館譚義均的孫兒，一向以譚家三轆手的威名壓倒無數拳師。

鐵橋三心裏暗想，跟少年打鬥，實在有失尊嚴，倒不如找譚義均交涉，說他家教不嚴，叫他在自己臉前責罵孫兒一番，洩了一時之憤，比較好些，主意打定，他就查問譚義均的住址，前往該處找他。

事有湊巧，譚敏正在小涌捉魚，捉完了魚打算回家，就在門前碰見鐵橋三，認得此人正是空地上賣藝的江湖客，開口就問鐵橋三想登門找那一個，鐵橋三說：「我想找的是譚義均，說他失敎。」

譚敏聽了，臉露微笑，說：「有何失教呢？我說你的拳脚太亂，橋手雖硬，仍然功不補過，並非信口開河，如果你不服氣，準可以跟我較量高下，何必找祖父教訓我呢？你也可以教訓我的。」

鐵橋三聽了，大爲驚異，說：「如何較量呢？眞打抑或假打呢？」

譚敏說：「你既然綽號鐵橋三，相信橋手必然堅實如鐵，我想跟你搭一次君子橋玩玩，你的意下如何呢？」

君子橋這句話是武林中的一個術語，表示兩人用橋手搭住，互相擠壓，只准如此，不准用另外一手參戰，應該有君子的風度，故稱君子橋，如果不是武林裏面相當根底深厚之人，實在說不出這麼一句，因此，鐵橋三聽了進耳，即時覺察到對方一定橋手不弱，再者，自己年事已老，拳

怕少壯，未必打贏他，故此，口中答應他搭橋玩玩，但亦有所準備，隨時偷襲。

兩人就在門外空地搭橋，所謂搭橋，即是各人伸出一隻手來，那隻手伸到直，略爲抬起，互相用前臂搭住，希望拗曲對方之手，至於下邊馬步，任由各人喜歡，照理是用弓箭步的，不過，譚敏搭橋之際，認爲對方未必誠意用君子橋比較武功的高下，故此，下邊踏着丁字馬步，雖然右手搭橋，左手護胸，預防對方偷襲，這一招非常出色。

果然不出所料，鐵橋三搭橋之後，兩手相交，覺得譚敏貞的橋手如鐵，微微吃驚，他不想敗在譚敏的手上，忽然之間，右手向下沉低，希望因此令到譚敏的身體向前一仆，跟着他就用左手以穿雲手的手法襲擊譚敏頸部，怎料鐵橋三肩膊一動，譚敏就以譚家三輾手的絕招側馬進攻，兩手相交，閃過他的穿雲手，隨即一個劈拳打出，立刻把鐵橋三打倒在地。

鐵橋三近這十年來，未逢敵手，殊不料人老拳老，鬥不過譚敏，非常難堪，立刻站起，低頭走開。

那時譚義均已得家人的報告，從屋內走出來看，所看見的只是鐵橋三的背影。

因爲鐵橋三已經離去，譚義均便問譚敏何以二人打起來，譚敏無法可想，只得向他實告。

譚義均說：「鐵橋三並非一定輸給你的，不過他年老氣衰，只是用橋手相交，不够你的力量而已，此後切勿談及此事，你還要記得這一點，倘若兩人眞的較量高下，鐵橋三還有許多種毒招把你打死，因爲你只識一種譚家三輾拳，鐵橋三却身經百戰，眞的展開生死之鬥，你並非他的對手。」

譚義均教訓了他一番，就覺得他是個年輕有爲的青年，能够替譚家揚威耀武，深悔已遲，沒有敎他眞的武功，此後就叫他不必偷學，再行深造，分別由他以及譚安敎授整套的三輾拳，還把譚家若干絕招敎授給他。

至於鐵橋三受到這一番折挫之後，心裏不服氣，到廣州海幢寺找着方丈蓬萊禪師談及此事，自稱苦練橋手，想報一箭之仇，可是，蓬萊禪師却嘆息一聲，說：「譚敏現時已經有此成就，仍在壯年，居士已經是半百之年過外，氣力一消一長，你想贏他，並不容易，要是你出毒手殺他，却又未免過份，武林中人一直都是如此，長江後浪推前浪，不如就讓他發展下去，變成廣東武林一名好漢吧。」

鐵橋三聽了此言，憬然有悟，不再萌報復之想，還退出武林，後半生在海幢寺內歸隱。

回說譚敏，自從祖父把三輾手的絕招技術授給他，而且從叔父譚安手中學到鄭家八卦棍，愈練愈精，他那時才知道譚家三輾手確有妙用，僅得一知半解，僅憑橋手稱霸，那是沒用的，到了那時，他然後感激鐵橋三沒有出毒手把他置於死地。

跟着他還想到學習更高的武功，那時剛剛洪拳的高手洪熙官在廣東白雲山景泰寺居住，那時洪熙官已經是七十多歲，那一手虎鶴雙形拳仍是無人能敵的，譚敏知道他跟景泰寺的主持感情很好，經常到廣州住一個時期，每到羊城，必然住在景泰寺，於是他就在洪熙官到該處居住的時候，跪地拜師。

洪熙官發覺他是個根底極好的青年，叫他把從前所學的功夫，全部表演出來，看後說：「譚敏，你的身形手法不錯，可惜馬步欠穩，如果眞的高手過招，仍是不敵，想練洪拳，仍要練習馬步。」

洪熙官隨即吩咐他每天挑水上山，所用的是鐵桶，桶底尖的，有如欖核，由於欖形的鐵桶無法放低，故此由山下取水，走了二百多級石才到山頂，所挑的水桶相當沉重，另外一雙脚還要穿鐵鞋，每隔一個時期，便將鐵桶和鐵鞋加重，如是者叫他一邊學武，一邊挑水登山，三年之後，譚敏的一雙脚就落地生根，輕功也是不錯的，也學會了虎鶴雙形拳，就變成洪熙官的得意弟子，後來他離開洪熙官，在廣州設館授徒，敎洪家的拳脚，另外以譚家三輾手和鄭家八卦棍作爲號召，名氣更响。

一來他的武功確是直接學習洪家的眞傳，二來他有本門譚家三輾手的秘傳在手，三來他年少精壯，拳力極强，一般拳師雖然看見他的武功高强，有些羨慕，甚至有些妒忌，但却不敢登門挑戰，因此之故，譚敏的名氣就愈來愈响。

那時肇慶有一個武林高手，叫做王平，在城西開設一間鞋店，雖是商人，武術却有獨到之妙，在鞋店的後座之內有許多種練武工具，插着木樁，有如杉仔一般，他一有空閒，就走入內進，拳打脚踢，一脚能够把兩條木樁掃斷，武林中人把他稱做鐵脚銅人，王平爲了生意方面，經常都到廣州去的，聽說譚敏的武藝高强，鐵橋三也怕他三分，便親自走進譚敏的武館到訪，他不一定挑戰，而是想切磋武藝，進門就說：「譚師傅，聽說你有特殊的本領，特此領敎，千萬不要覺得我想踢盤，只是義氣博義氣，互相研究武功而已。」

譚敏想了想，說：「武功這一類功夫一定要交手然後可以分出高下來，如果我跟你在茶樓酒家談了又談，談一個月仍是沒用的，倘若你眞的想研究武功，索性跟我進入演武廳，把前後門關閉，一勝一負，外人絕不知曉，那麼，我們兩人就可以在廳裏任意較量了。」

王平讚成了這個意見，兩人先後走進演武廳，眞的把前後門關掉，而且不准門人偷窺，至於他兩人在演武廳內如何交手，誰勝誰負，無人知曉，不過，半個時辰之後，打開演武廳的門，兩人都是含笑走出來的，事後兩人沒有半句提及當時較量的情形，只知道兩人經過較量之後，彼此互相尊重，友情激增，恍如親兄弟一般親密，照情形看，大概兩人的武功都不分高下，一個以三輾手見稱，另外一個則以掃把脚享譽，當然是各有乾坤的。

譚敏在廣州敎授拳脚，時間長了，認識武林中人漸多，因爲當時武林中人很喜歡跟僧人來往，光孝寺裏面有一名高手叫做鐵頭和尚，譚敏也知道有這個人，有時會想起這個和尚，就到光孝寺走走，殊不料，無意中參加了一場打鬥，險些惹下殺身之禍。

先說光孝寺，歷史悠久，和尚很多，還有外來的僧人在寺裏掛單，寺裏田產豐

富，可以維持，故此愈聚愈衆，方丈不懂武功，因此向寺裏的僧人告誡，切勿跟旗下佬生事。

在和尚中武功最精的鐵頭和尚，本來對旗下人執禮甚恭，不敢抗拒，不過，對方如果太過蠻橫，便會發生糾紛，當時旗下人最兇的一個壯漢叫做佟七，是個武解元，不但精於武功，將軍衙門裏面的武士都由他訓練，勢力很大，他的弟弟喚做佟八，十隻手指堅如鋼鐵，跟普通人交手，不必打鬥，一抓就傷，武林中把他稱做鐵指佟，他仗着哥哥的勢力，欺壓良民，無惡不作，有時賭輸，四處敲詐，有一天鐵指佟輸乾了，到光孝寺找着方丈借白銀二百兩，方丈看見他率領着一班人走進光孝寺來，出口就要借銀，借給他固然很難，不借亦不容易，只好婉言推却，說寺裏並無銀兩，怎料他的兇性大發，抓着方丈，迫他交出鎖匙來，打算在寺裏任意搜索，情勢危急，剛巧鐵頭和尚由內進走出，看見他如此蠻橫，怒火攻心，上前勸告他把方丈放開，然後慢慢再說。

鐵指佟看見他架樑，怒容滿臉，喝令手下把他包圍，單刀鐵尺，長棍花槍，各種兵器，式式俱備，隨時動手，然後向鐵頭和尚冷笑。

鐵頭和尚只得一個鐵頭，手無寸鐵，如何能够抵擋對方虎狼之輩呢？就在這時，譚敏入寺訪他，鐵頭和尚大聲叫喊，譚敏立刻趨前助戰，於是左右開攻，首先抓住兩個有刀槍在手中的爪牙，向後便拋去，兩人登時跌倒，有如餓狗搶屎，跟着站穩脚步，向鐵指佟怒目而視，那種神氣等於挑戰。

鐵指佟雖然聽到譚敏的大名，却想不到譚敏竟然會帮助和尚，跟他作對，憤怒之下，便不由分說的把手中的棍向譚敏當胸標去，打算一棍攞命。

殊不料譚敏略爲側身，閃過，跟住進馬，一個「霸王開鞭」的掌法向他喉頸之間劈去，鐵指佟險些吃了這一掌，大吃一驚，連忙向後邊小跳避開，跟住把手中的棍舉起，迎頭痛擊。譚敏立刻施展本門的棍法，一閃一跳，伸手搶棍，那一棍搶不到，便即退後，因此，兩人展開了一場龍虎鬥。

鐵指佟的爪牙不知道誰勝誰負，按兵不動，鐵頭和尚也不敢加入戰圈，只好觀戰。

兩人鬥了多時鐵指佟橫棍掃去，譚敏一跳一追，雙手抓住對方的棍，發力一拖，鐵指佟的指頭雖然堅實如鐵，下邊馬步不穩，給他一拖，留不住脚，向前跌跌撞撞，衝了兩步，然後勉强站住，手中的長棍就給譚敏奪去，順勢向他腰間一點。

這是佟家棍的絕招，鐵指佟只是吃了這一招，就倒地呻吟，鐵頭和尚乘機痛擊，把他的爪牙打到東斜西倒，有些人抱頭鼠竄，發脚飛遁，另外一些人搶着救回鐵指佟，譚敏和鐵頭和尚沒有追擊。

此事發生之後，鐵指佟找一個機會向哥哥佟七爺加醬添油的瞎說了一番，把譚敏說成一個惡霸的模樣，希望哥哥替他報復。

譚敏當時得到當地幾個富商的撐腰，如果佟七爺無緣無故的上門挑戰，那就可能發生大打鬥，而且出師無名，根本上他的弟弟鐵指佟向和尚敲竹槓，當然是不對的，無法可想，只好擺在心上，有機會的時候才找譚敏算賬。

過了一年，秋風初起，獵蟀登場，譚敏受到蟀場的聘金，到場維持秩序，事實上當時河南有許多大屋鬥蟀，動不動輸贏幾百両銀，有時發生爭執，非有一名武林高手率領門徒，到場維持秩序不可，至於譚敏，受了聘金，當然是獵蟀之日，在場巡邏。

事有湊巧，某天他巡邏的時候，剛巧有一班旗下人帶蟀到場跟南海人的名蟀作戰，賭注相當大，佟七爺也混在旗下人裏面。

剛剛鬥蟀，各人全神貫注的注視兩隻蟀打鬥，譚敏也在旁監視，不知如何，雙方忽然有了爭執，旗下人的蟀吃敗仗，看來快要鬥輸，帶草的人却偏偏帮牠，引他的蟀在對方蟀後偸襲，因此嘈吵起來，譚敏身爲蟀場監督，當然是主持公道的，走近看個清楚，當面斥責帶草人太過偏心，因此展開理論，愈講愈是嘈吵，沒有人注意到佟七的動靜。

佟七爺剛在蟀場，看見譚敏走近來時，他反而閃開了，後來譚敏跟帶草人爭執，他認爲那是千載一時的機會，緩步走近，在譚敏的背後伸手抓去，張開五隻指頭，一手就把譚敏的頭顱整個提起，雙脚離地。

單手抓住一個人的頭顱，而且能够整個提升，這一股氣力認眞厲害，佟七爺高六尺過外，拳大如斗，抓起譚敏之後，仍用指力使勁壓去，聽到劈拍之聲，譚敏的顱骨爆裂，鮮血流出，看來就快跌落黃泉了。

不過，譚敏仍然使勁抵受，咬牙切齒的說：「出其不意，向人偷襲，豈能算是英雄呢？如果你有本領就把我放下。」

佟七看見他已垂危，料想他無能爲力，索性鬆手，看他有何本領，殊不料譚敏的左脚落地，右脚已經飛起，用盡生平氣力，向他胸膛使勁一撑，這個穿心腿竟把他踢到向後七步，然後倒下來，胸骨盡碎，當堂倒地身亡，譚敏也失去知覺。

譚敏的門人立刻乘亂搶救師傅，把他抬出戶外，跟着回到武館用跌打藥敷治，後來詐作死去，掩人耳目。

當時他雖然顱骨破裂，腦漿沒有流出來，所流的只是鮮血，故此仍可醫治，他在鄉間躲着，活到晚年，有六十四歲，然後因病死去。

譚敏並非死於佟七爺的鐵掌之下，他本來那雙脚並非特別出色，佟七爺一向以爲他只擅長譚家三輾手，故此沒有防範他，殊不料譚敏已經向鐵脚王平學到極凌厲的脚法，苦練多年，能够把渾身氣力放在一隻脚上面，一脚踢出，有數百斤力，他本人受傷，那是一回事，踢出去的脚，能够保持這一股强勁，當然可以把佟七爺的胸骨撑碎，由此可見譚敏的功夫如何厲害了。

譚家三輾手以及鄭家八卦棍，在譚敏手上發揚光大，一代代的傳下來，至今仍有許多門人在港設館授徒，開枝散葉，不必細表。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未央劍

伴霞樓主·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顏如玉，張珏和兩位老道爺在地道之中摸索前進，地道中十分難行，並有不少滾落的泥沙石塊不時擊向他們身上，如玉不小心一腳踩空，滾落下去失去知覺，後爲穆家姐妹等人所救，在她們船上醫治幾日才醒轉，船行至天津，早已有張珏家人派來接應，如玉本不願和張珏回去京中，但一來想見老父，二來她也約過朱逸在京中相會，所以答應了，別過穆家姐妹乘轎上京，張珏只是高興不已，到京中張珏的母親更喜不自勝，那裏早爲如玉備好住處衣物等，如玉來京後，想起朱逸，便出去尋訪……

易弁四出尋　下落總不明

張珏忙道：「那容易，既是姑娘的令親，我這就派人去查訪，接來府中，倒易照應。」

既然是沒見過世面的書呆，他還怕甚麼，顏姑娘又豈會把他放在心上。

張珏說罷，立即就起身，他巴不得替顏如玉效力，有了這麼個好機會，那會不親去查訪。

那主考的官兒豈能大得過戶部尚書，便是再大些，也得要討好他爹，張珏立即請來他爹的一個得力的師爺陪同，親去拜會。

那主考官兒呵呵笑道：「世兄，我還道是甚麼大事，你派人來吩咐一聲就是了，何勞世兄親自駕臨。」

那來京報考的舉子，自要按籍貫，亦要報上京中的住址，只道一查便得，想不到陽山竟無朱逸其人，主考立得稟報，便道：「世兄，只怕他尚在途中也說不定，那陽山縣來京，路途遙遠，小有躭擱，也說不定，試期還有十餘日，也許快到。」

張珏好生失望，雖說他已盡了力，可不能討好顏姑娘，眼看一個大好機會失去了。

那主考官兒見張珏失望之色，形於顏面，便道：「世兄，我倒有個主意在此，那朱逸既是世兄友好，赴考的舉子冒着風霜雨露之苦，讀書人身體又單薄，易爲風寒所苦，年年考期，多有因小恙趕不上考期，世兄何不先替他報了考，只要是期前一日能趕來，就不會誤，否則又得苦等數年。」

張珏喜道：「正是，那是再好沒有。」當下立即寫了姓名籍貫，索性就交給那主考。

他心下甚喜，這一來，不也討好了顏如玉麼，忙辭出趕回，不料顏如玉聽說朱逸並未到京，大失所望尚在其次，她担上心了，那朱逸已先兩月前就來京，距今差不多近三月了，除非途中有了意外，否則不會三月尚未到的。

她對朱逸知道得很清楚，雖然那書呆無意功名，但却極孝，他之所以要上京應試，乃是要完成他亡故的爹爹的心願，有

這麼的原因，若然到了京，豈有不報名？

她能不憂心，朱逸這書呆把她削的那把竹劍，煞有介事地掛在腰間，分明是個柔弱的書生，他偏要昂然邁步，再加上浪子石奇等人誤會，她存心戲弄，那書呆若以朱大俠自居，豈會不出事。

她越想就不只是憂，而且怕了，但亦不動聲色，待張珏一走，她也立即遣走丫環，帶備銀兩，往後面越牆而出，直奔向大街。

好在張珏替她備下的，有幾套勁裝，雖然華貴些，但只要不像是官宦人家的小姐，在街上行走，也還不太令人矚目，但一路行去，仍然引得無數好奇目光，何況她如此美貌。

當下找到一間成衣舖，量身買了一套男子衣衫，那時已是考期即屆，天下舉子來京極多，她就扮成了一個赴考的書生，也不顧那店家的驚詫，立即就在人家房中，把買來的衣衫穿在外面。

那年頭，男人亦是長髮梳髻，更易辦了，買一頂儒冠，往頭上一戴，出來時，立即成了個翩翩佳公子。

那店家夥一見，喝得一聲彩，却是不敢多問，皆因顏如玉有劍在身，京城之地，龍蛇混雜，各式各樣人物，做生意的，最怕管人家的閒事。

顏如玉已不是初次女扮男裝了，在江湖中又闖蕩了這麼多月，閱歷見識又增了不少，既然她所周旋的皆是江湖人物，那豪氣也更增，扮起來自然也像男兒了。她把換下來的衣衫作一包兒包了，進京趕考的舉子，遠道來的也就是這般隨身帶一個包兒，考期近了，來的也更多了，街道之上隨處可見。

顏如玉轉了幾條街，不行，要在北京的人海中這般尋找朱逸，何異大海撈針，「兄台請了。」她見到那有風塵之色，又像江南來的考生就拱手，問道：「徐州府來考生，可知落在何處？」

不行，全國有多少州府，同一府來的也多半不相識，便碰到了一兩個，問也是白問。朱逸？這名兒沒聽到過。被問的十個中，倒有十二個搖頭，皆因被問的人多有同行者。

來到十字路口，顏如玉一怔，迎面一個急忙忙奔走的來人，似曾相識，倒像在那兒見過？「兄台請了。」她迎着那人也拱了拱手橫跨一步，攔在那人身前。

那人吠了一聲，說：「讓開！」竟伸手一推，幾乎被他一把推到胸上，顏如玉急忙閃身，紅着臉，心下着惱，但一見人家滿頭大汗，直奔了過去，看也沒有看她一眼，知是人家有急事，也才想起現身是男裝打扮，人家也是無心，這才沒發作。

那人走過，顏如玉也記起來了，這不是張尚書府中的家人麼？

她明白了，準是尚書裏不見了她，那丫環們稟報了張珏，立即派人滿城尋找。

顏如玉笑了，這人是出來尋她的，却見了面倒把她推開，豈不好笑。

可不是街那面又奔來了一人，這人她可更認得了，她在濟南府就見過，是張珏隨行的家人之一，急忙忙，沒瞧她一眼又奔過去。

人家尋找的是姑娘，誰會對她這個小子多瞧一眼，哈，當眞好玩得緊，她這裏才抿嘴一笑，驀聽人叫道：「在這裏！」

一聽聲音，顏如玉一怔，已知是誰了。可不是吳護院，哼！又是他，打從潼關開始，這傢伙就陰魂不散一般，偏又被他撞見了，錯非是他，也認不出她，錯非是這個吳護院，也不知她會女扮男裝。

那吳護院滿頭大汗，斜刺裏搶了過來，拱手道：「顏姑……」

顏如玉沉臉一哼，吳護院啊了一聲，該死，忙改口道：「顏……公子，原來在這裏，害我們亂找，差點兒沒把北京城也翻轉過來。」

顏如玉沒有好氣，道：「腳長在我腿上，誰敢管我？當眞好笑。」

吳護院已是滿頭大汗，惶恐更令他汗如雨落，慌道：「不敢，我……該死，誰敢管公子，只不過因爲……因爲……」

顏如玉一擺手，阻止他往下說，在那大街之上，他這麼慌張惶恐，作揖打拱，早令無數途人停下來觀看，再者，又何必問，自是那張珏派他們出來追尋，必是說若尋她不着，要對他們如何如何。

顏如玉當下說道：「我不過悶得慌，出來走走，大驚小怪作甚。」

吳護院道：「姑……」顏如玉一瞪眼，掉頭就走，只聽身後一聲脆生生响，是吳護院自打了個咀巴子，忙不迭跟上去，說：「請……請公子可憐在下人等，請回府吧，要不然我們都得受罰，要去那裏遊玩，只要……只要公子開口，或轎或馬，要不套輛車，派人特隨。」

顏如玉大怒，眉兒一挑說：「甚麼！我要出來走走，倒要先稟過你家公子？」

吳護院惶恐得連連搖手，說：「請別誤會，一者張公子知道了，就不必担心，二來這京城之地你不熟，派人跟隨怕不便當些，三來公子你的傷未癒，正在療養中，還是以車轎代步爲宜。」

顏如玉的傷早好了，只是後腦上的傷疤仍在，不過有秀髮遮掩，不說誰也看不出來。但聞言心中却是一動：北京城這麼大，有個熟識北京道路的跟隨，倒眞便當些，打聽起來也方便。便道：「好吧，我可不要他那些家下人跟隨，你就給我作伴吧。」

吳護院忙道：「是是。」只見他一招手，才見他身後還跟隨着兩個家人，那張尚書家的家人雖多，但見過顏如玉的却不多，却是張珏來京的那二三十個跟隨的人等，人人認得，必是由這些人帶領，分作多批尋他。

吳護院道：「快回去稟報公子，說我侍候……侍候顏公子遊玩，請公子放心，稍後便回府。」

顏如玉一怔！這傢伙擠眉弄眼作甚？她隨即明白了，那兩個家人只得一個如飛去了，餘下的一個只遠遠跟隨着。

顏如玉不理他，往前走了。吳護院在她肩後道：「公子要去何處？」

顏如玉心想：「他地頭熟，識得人多，只怕教他打聽容易些。」便道：「我要打聽一個人。」

吳護院道：「嘿，你怎不早說，北京城有兩個大鏢局，前門大街和東門，各有一家，他們日日都有人走鏢，不用說，公

子你要打聽的人，去那兩家一問便知。」

叫慣了姑娘的，一時間要改口叫公子，可眞拗口得緊，在他想來顏如玉的爹乃是武林中人，交往的也自是武林中人，打聽的自也離不開武林中人，不料倒提醒了顏如玉，那張珏在家裏打聽過了，察顏觀色，不像是騙她，既然朱逸尚未報考投到，不禁就想到她所担心的事來：會不會在途中出了事？僥倖不過是偶然，一次，兩次，還有三次僥倖的不成，朱大俠亮着竹劍走道兒，要不被人當他瘋了，便當他蔑視天下英雄，目中無人，他不惹人，人家可會找上他。

顏如玉道：「好，當眞馬回回死啦，這事你們怎生了結？他那鏢局聽說在北京城要數他家的最大。」

吳護院道：「大是最大，不過馬回回一死，而今已大不如前，還有甚麼了結不了結的，保鏢原就是在刀口子上討飯吃，他保護不了張公子，張尚書不追究，已是便宜他的鏢局子了。」

當眞這與那張珏無關，只怨他技藝不如人，顏如玉嘆了口氣，心想：這口江湖飯還是眞不好吃，賠了命，人家不追究，倒是天大人情了。

吳護院道：「本來張尚書震怒，要教九門提督把他鏢局子封了，虧得張公子講情，說賊子實在厲害，馬回回又是被暗算而死，這才放過了他們，那局子好生感激張公子哩，現今由他兄弟馬大鵬主持，作了總鏢頭。姑……該死，公子要打聽甚麼人，去他局子裏吩咐一聲，他們便不知道，也會替我們打聽得出來。」

顏如玉道：「好，走吧。」

吳護院陪她前去，果然，那馬大鵬一見吳護院，竟也恭敬之極，謝了維護，才問有甚吩咐。

那馬回回前番帶領的鏢師夥計，有點頭臉的，得知吳護院來了，都來相見，吳護院才一伸大拇指，道：「不瞞諸位，好教各位得知，那張公子便是這位……」顏如玉一瞪眼，但已收不回口來了，道：「便是這位顏公子救出險的。」

那馬回回死後，隨行的人便運送他的屍首先回京了，故爾無人見過顏如玉，但可聽說是一位顏姑娘救的，怎麼會是這位公子？而且恁地年輕俊秀？那像是個有武功的人？不禁都瞪大了疑問的眼睛。但馬大鵬可看得出來，他不是瞧出顏如玉甚麼，而是吳護院對顏如玉那份恭敬，乃是他所罕見，豈是無因，當下一抱拳，道：「久仰得很。」

吳護院道：「今日前來，乃是顏公子要尋訪一位朋友，各位走南闖北，也許有個耳聞。」

馬大鵬道：「顏公子打聽的，必也是位高人，不知姓甚名何。」

吳護院道：「那還用說，各位還不知道這位顏……公子。」那顏如玉匹馬單劍，獨鬥羣寇，飛天狐這夥賊子武功高强，聲勢浩大，吃鏢行這碗飯的豈有不知的，顏如玉却不但一人一劍，掃穴犂庭不說，還殺了二十多個賊子，此刻早已天下轟動了，若說出就是他身邊這位公子，自也替他自己臉上貼了金，驀見顏如玉一瞪眼，嚇得他忙住了口。

却是顏如玉倒有些尷尬，那朱逸不出事則巳，若眞出了事，必是出在那把竹劍之上，在這般人眼中看來，必也非瘋即狂了。顏如玉搖了搖頭，道：「各位猜錯了，我打聽之人，非但武功談不上高强，甚至連防身的功夫也沒有，乃是一個讀死書的書生。」

那馬大鵬愕然，望了吳護院一眼，說道：「這這……那麼……」

顏如玉道：「偏他不會武功，却又喜歡練功夫，因是初學乍練，也就像他死讀書一樣，狂熱又沉迷，他本是上京來應考，却在一路之上，歇下來就練，爲了方便，他身邊就總帶着一把竹劍。」

「竹劍！」吳護院愕然一陣，也把眼睛睜大了。

顏如玉說：「是，別人不知，若誤會他是輕視武林同道，只怕……我担心會……馬大鏢頭的兄弟們走南闖北，和武林中人交往亦多，若然有這麼樣個人，在來京的路上出了事，被人誤會了，只怕……也許……有個耳聞。」

吳護院搔搔頭，說：「馬鏢頭，你聽說過麼，若有新近打南邊回來的兄弟，有勞你一問。」

有道是有名便知，無名不曉，這馬大鵬在京城之地，也還算得個人物，北道上，也還有點名頭，怎生這麼一個人也向他來打聽，若換了別人，他怕不早就不快了，但現下他心中不快，可也不敢表露出來，當下把新近回京的鏢行夥計，喚了幾個來問，却是一問一搖頭，大夥兒異口同聲，說非但沒見過，而且沒聽說過。

吳護院也尷尬起來，忙道：「顏……公子，他既然是學裏的人，何不向學裏打聽去。」

顏如玉道：「便是你家張公子已去打聽過了，說還未見投到報考，故爾才來打擾馬鏢頭，恁地時，只怕還在路上，有擾了。」

她站起來，吳護院忙也站起，馬大鵬道：「若有耳聞，或是見到，我立即派人往府裏送信，兩位不坐了麼，怠慢了。」

顏如玉好生失望，朱逸或者沒出事，但人呢？怎會快三個月了，還未到京？

吳護院道：「既然學裏，鏢行裏，都打聽不到，我倒有個主意。」

那敢情好，顏如玉道：「吳大哥地頭熟，必也有好主意，請教。」

吳護院道：「休怪，我可是往壞處想，長途跋踄，難免會受些風寒，我們不如先回府，請張公子派人去吩咐地方官，傳齊京中招商客棧的人來一問，豈不就知道了。」

說的怕不有理，但爲一己之事，借官府之力去查詢，恁地興師動衆，她可又不願意，當下擺了擺手，道：「罷了。」她是個姑娘，過份心急去打聽一個少年郎，人家會怎麼想呢？

罷了，忽然想起了小白玉和穆家姊妹，不是說船泊通州，離京城不遠麼，既然出來了，何不去一會。

吳護院可着慌了，忙道：「那通州雖不遠，但說近也不近，要去，我們更得先回府，不套車，也得備馬。」

哼，敢情他一心一意，要她回去罷了，道：「難道只有他家才有車馬，我不會僱。要回去，你請吧。」

吳護院慌了，道：「是，只是……這天色怕不晚了些，眼看就要黑下來了。』

顏如玉從小就是個任性的姑娘，難道她瞧不出天色快黑了，何況她說不出是甚麼緣故，就是不願回去那張尚書府，若不是她爹快到了，便侯門如海，她也早逃出來了，說道：「正是，吳護院，你請吧，多謝你陪我好半天。」

不料她這裏才向迎面駛來的一輛騾車招手，不待那車到跟前，她已一躍而上，就在那瞬間，只聽吳護院在她身後，像是大大吐了一口氣，也沒覺得他跟隨上車，倒大出她意外。

但她立即明白了，只見車中一人銜着她一拱手，原來車上有人，她還道這是一輛空車，正要躍下，車上的人已道：「顏姑娘請車裏坐。」

顏如玉一怔！怎麼會是張珏？但她一瞧那跨車轅的漢子，可就明白了，匆忙中她沒細看，原來那不是普通街車，雖不是十分華麗，却也顯然有別，那張尚書的家下人等，就是常坐的，那日顏如玉到時，就會見那院側停放着好幾輛這樣的車。

那車是停下來，只見吳護院不但已到車側，那車後亦轉出了個家人，兀自抹着汗。

她明白了，是吳護院暗中命那跟隨的人回去禀報，張珏匆忙駕車，趕來相接。

顏如玉哼了一聲，狠狠瞪了吳護院一眼，那張珏側着身子，道：「顏姑娘快請坐，傷初愈，不該多行路的，以後姑娘要去何處，吩咐一聲，車馬怕不便當。」

顏如玉一時間本沒有主意，不料這張珏又是「車馬」，登時眉頭一揚，道：「張公子大富大貴，府上豈少得了車馬，可惜我出身平賤，不配，也不慣坐府上的車馬。」

她本是手扶着車廂，手上一用勁，登時飄出兩丈，只聽得街上的人發出一聲驚喊，她打人頭上飛掠而過，怎會不驚嚇起一陣呼喊，張珏才驚愕着慌，來不及吩咐，吳護院倒是追趕得快，但黃昏時候，街道上行人正多，顏如玉三兩個閃身，已去得無影無踪。

那張珏一直守候在府中，先前雖得到吳護院的禀報，安心了些，但兀自守候在堂前，跟着又接得禀報，說顏如玉到了鏢局，便立命套車，趕往相接，不料在路上迎着了，顏如玉竟跳上車，那張珏還以爲顏如玉認出他來，不料顏如玉一見他，兩句話一說，竟又跳下車去了。

還不快追！吳護院却巳轉回身來，說道：「公子爺，罷了，憑我們的身手，要能追上她，那可難啦，但公子請放心，顏姑娘明知那顏老英雄即到，必會回府的，倒是順着她些兒，只怕還能討她歡心。」

張珏嘆了口氣，也隨點了點頭，道：「你這話怕不有理，只是……」

吳護院跳上車，立即作了主張，吩咐出東道門，那街上的人見適才飛人，人雖不見，車却仍在，自是圍觀的人越多，張珏還道他是爲了這原故，待車子巳把那人羣抛在後面了，吳護院才道：「公子請放心，我知顏姑娘的去處，只是得命人傳話，要不留下城門，也該回府去說一聲。」

張珏大喜道：「你是說顏姑娘出城去了？」

吳護院隨把顏如玉要去通州之言相告，張珏心中一動，吩咐道：「快，能有多快就多快。」

他雖然駕的是家裏下人所用的車輛，那車反而倒輕快些，吳護院隨從張珏巳不少時候，豈有不知這位公子的，非一般公子哥兒可比，見識實是高人一等，雖知他所有主張，却不敢問。

那天才掌燈時候，便巳到了通州，把馬也跑壞了，却也趕到了，張珏吩咐吳護院道：「快！越快越好。」隨在吳護院身邊說了幾句。

吳護院道：「公子放心。」立即跳下車去了。張珏這才吩咐駕車的緩緩而行。

這工夫，那顏如玉也到了通州，只見燈火萬家，又是別一番繁華，街道之上人來人往，比北京城更見人頭湧湧，那河下的船隻，把水道也塞滿了，却不見小白玉的船隻。

要知道這通州乃是北京的門戶，不但是運河的終點，海運也到此爲止，糧船官船，那商賈的海船，不但塞滿了河道，岸上更是擠滿了人伕轎馬，那官宦人家進京出京，豈少得了迎送，自也亂上加亂。

顏如玉站在碼頭上一瞧，只見燈號滿河下，就是不見小白玉的船。想到那日在臨清，初逢小白玉，那河下何嘗像這般亂，船也沒這麼擠迫，尚未遠遠下泊，當下順着河岸，走出了兩里地，那船隻才漸漸疏落了，但仍不見小白玉的船。心想：那穆虹說得明明白白，必來通州一行，怎生不見？莫非來了又走了？當眞她在尚書府中一住十日，就誤了不少時日，人家原也沒說在此相候，她也沒說過必來，想到這裏雖是滿眼富貴，可不是江湖人出沒之地，便來了，豈會在此久作停留？罷了。

她本巳想念小白玉，趕來不見，自然好生失望，正要回身，驀聽身側有人說道：「可是顏姑娘麼？」顏如玉一怔，那人巳呵呵笑道：「若不是來人說了，如何認出是姑娘來？」只見岸上黑暗中，轉出一人，正是小白玉船上那個使鐵槳的漢子。

顏如玉大喜，道：「你們沒走，這位大哥，小白玉姑娘和穆姊妹在何處？」

這漢子雖然船由他駕，也由他打理，顏如玉可也知他不是下人，在小白玉的船上，其實就沒主僕之分，至少，也是沒把他當下人。

那漢子道：「顏姑娘既然尋了來，自是沒見到她們了，却是那還沒多謝姑娘，竟先派人送來油米酒席。」

顏如玉一怔，道：「你說甚麼？誰送了油米酒席？」

那漢子道：「還有好多薰魚臘鴨，怎麼？但送來的人怎生說是……」

那漢子搔着頭瞪眼望着她。當眞若不是有人對他說，豈會在昏暗中認出她來。

顏如玉登時明白了，心想：還會有別人麼，自是那個陰魂不散的吳護院。不，不僅是他，既然送了油米酒席，那必是張珏的主意，分明是知道她來了通州，兩人也趕了來，且趕在前頭來了。不過，倒也虧他想得到，她在人家船上打擾了那麼些

日子，原也該表示一點謝意的。

那漢子道：「其實，那人不說，我們還猜不到麼，姑娘也不用責怪那人，可惜顏姑娘你晚來了兩日。」

顏如玉道：「她三人去了何處？」

那漢子道：「姑娘你一走，小玉姑娘就吵着要進京去找你，穆家姑娘被她磨得沒法兒……」

顏如玉撲嗤一聲，這漢子說「磨」，她就像見到小白玉滾在那穆家姊妹懷裏，可憐巴巴地央求一般，忍不住笑了。道：「於是，她三人就上了京，啊唷，怎麼我沒見到？」

想到她往京中來，不過一個時辰便到了通州，三人昨兒上了京，那麼早該到了京，難道沒去尋她？她巴巴地趕來看望三人，人家上了京，却也不去找她，那心下可不是滋味。

那漢子像看透了她一般，笑道：「小玉姑娘專程去尋你，豈有不去找你的，只不過聽說那張公子的爹官大得很，家大宅大衙門大，又非親非故，尋上門去怕有些不便，想來必在左近相候，姑娘若是無事，倒是快些回去，怕不就見到了，只怕那小玉姑娘快急壞了。」

顏如玉心想：不差，她是如飛趕來的，人家上京，可是一路遊玩，難道天黑時到也連夜去尋她不成，她今日又一早出了門。忙道：「說得是，我這就趕回去。」

她連人家的船泊在那裏，也不理會了，這漢子說是迎來，自然也不在船下，人既不在船中，管她們的船泊在何處，她掉頭就走，不料才轉入街口，人叢中搶出一人來迎着她笑道：「姑娘要回京麼！車已替姑娘備下了，是兩匹馬的輕便快車。」

哼！又是那吳護院。不過，她這番倒不討厭他了，她正需要代步的，且慢，車停在那裏？那張珏可又躭在車裏？

吳護院一招手，一輛駕着兩匹駿馬的輕身，已來到她跟前，車內無人，這也罷了。

顏如玉說：「有勞了，我正要趕回京去。」

吳護院一手抓住馬口環，說：「姑……啊喲！該死，公子請上車，不用謝我，要謝，謝張公子，錯非是他，別人也想不到。」

他話聲未落，已鬆開手，閃身一揮手，趕車的一揚鞭，叭的一聲響，八隻馬蹄翻飛，嚇得街上的行人分向兩邊讓道。忐是作怪，便是遠些的人一見這輛車，也早閃身一邊相讓。顏如玉坐定了，也才看出那車極是華麗，描金漆轅，車窗上垂着金絲的流蘇，座上也鋪着棉墊。顯然不是來自官家，也借自富室。

那車如飛而駛，不多一會已上了大道，顏如玉此時倒心定了，心知連夜趕到京中，也不能見到她三人，不由倒想起張珏來，人家對她可眞也小心慇懃，想到今日在京把人家拋下，獨自而來，到頭來還是人家想得週到，不但用她的名義送油米菜乾酒席，又備下這輛快車。

當眞張珏怎會知她要用車？是了，他差人送油米，自然知道小玉和穆家姑娘上了京，她也必要趕回京去，那吳護院說得眞不差，錯非是他，誰也想不到她需要甚麼？她竟也心下生出歉意，竟也感到不安了。

顏如玉怔怔地望着窗外那如飛後退的路樹，她心下也感到一般兒的迷矇，其實那張珏有那些兒不好，爲何她總不喜和人家相處？

該是二更天過了吧？啊唷，京城的城門是要關閉，那麼，她這般急忙忙趕來，也不能進得了城。那麼……

但她白担心的，她這裏才望得見城門，只見那城門口出現了兩個大燈籠，不待車到，城門竟然開了一扇，只見張珏在門邊，衝着她拱手道：「姑娘請。」

那張珏身後還有一個武官兒，不用說，又是張珏去請了令來，替她留下了城門，可不是麼，那張珏已轉身對那武官拱手道：「有勞了，請轉告提督大人，容後拜謝。」

那武官道：「公子不用多禮，稍效微勞，何用言謝，公子請。」

其實那最後一句入耳，顏如玉的車早已入城，已聽不眞切了，不過是猜想而已，她可知道京城的城門，乃是九門提督的職司。九門提督是將軍，好大的武官，爲了她不急之務，張珏竟然去勞動將軍，可就不容她不心感了，當眞是除了天上的月亮摘不下來，別是她心想的了，便是想不到的，人家亦替她辦到了，人心可是肉做的，不由她不感動。

那車在尙書府門口停了下來，遠遠已見到門口兩排燈籠高挑，照耀得如同白晝，階前除了侍候她的四個丫環外，那張珏竟然也在階下相迎，顏如玉一怔！怎麼他倒趕到前頭了？

當眞便是百煉之鋼，也不怕她不化作繞指柔。顏如玉不待竄出來的吳護院抓住馬的環口，已一躍而下，只聽啊啊之聲，不絕於耳，那階下的四個丫環驀見躍下車來的是個少年公子，嚇得齊往後退。

顏如玉對張珏拱手道：「今日有勞公子了，你……你們……」她低頭一瞧，才記起自己改扮了男裝，難怪四個丫環嚇了一跳，誰說嚇了，那四個丫環已掩着咀笑。改換男裝罷了，何曾見過姑娘家長拱作揖的。

張珏生怕笑惱了她，喝道：「還不快侍候顏姑娘進去，姑娘休怪，總是她們平時少了教訓。」

顏如玉道：「這可怪她們不得，原是我……」她也不禁笑了，侯門深宅中的女孩兒，何曾見過江湖女兒的洒脫，道：「公子請。」

別說她長衫大袖了，便是女兒妝，她也昂然邁步的，一見那麼多家人忍着笑瞧她，更邁大了步子。

她跑了一天，心下思念的人沒有找到，倒添了一個思念的人了。躺在床上，浮現在她心上的，已不再是朱逸和小白玉了，那張珏的影子形現在心上，便再也趕它不去。

第二天，她一早就起身等候，但候到中午，仍不見門上傳進話來，她已吩咐丫環去知會門上了，有人來尋，立即傳報，午飯已過，她再也忍不住了，把昨天買來的衣衫換上，走出府來，難怪那丫環不阻止，也不問了，她這裏才出府門，已見吳

護院牽着兩匹馬，在府門外相候，不用說，她換衫的時候，丫環已飛報張珏了。

吳護院含笑道：「當眞姑……該死，公子來京，尙未遊玩，京中不少名勝古蹟，在下倒也熟悉，張公子以考期近了，特命在下相陪。」

顏如玉今日倒不再給他難堪了，道：「你們怎知道我要去逛甚麼名勝？那倒奇了。」

吳護院笑道：「不瞞……公子說，你要尋的人，張公子一早就派人去尋找過了，但尋遍了北京城，亦未見三位姑娘的踪跡。想來必是流連那名勝之地，公子要尋訪三人，豈不兩便。」

顏如玉不料人家又替她想到了，一時問望着吳護院發起楞來，一雙眼睛水汪汪，瞬也不瞬。

吳護院往臉上抹了一把，沒甚麼啊？顏如玉臉兒一紅，她感念張公子，怎生望起人來就不轉眼？當下點了點頭道：「好罷，只是，又要辛苦吳大哥。」說着，伸手已接過韁繩。

吳護院眉開眼笑，這位顏姑娘已判若兩人，他這個護院，本就是靠手底下的功夫少，咀皮上的功夫用得多，心思要不玲瓏那成？呵呵笑道：「若然也算辛苦，姑娘抬舉我多辛苦些，在下就感激不盡。」

顏如玉一瞪眼，躍馬就跑了下去，吳護院忙上馬追隨說：「姑娘，這邊走。」

顏如玉眼兒一翻說：「叫我甚麼？」

吳護院馬上又脆生生打了個咀巴子，吐了吐舌頭，說：「還好，沒人聽到，公子這邊走，逛北京，誰也得逛逛香山，山上的古道場，最是有名不過。」

顏如玉心中一動：小白玉尋訪她爹爹，一個連家也不要了的人，自也是看破了紅塵的人，若然還活着，只怕已出了家，寺觀尤其是古刹，豈有不去尋訪的，當下點頭道：「好，去香山，你打前頭走。」

吳護院一帶馬頭，打她身邊馳過道：「公子隨我來。」兩人出了西門，直奔香山。

那香山即是西山，當眞是重崗叠翠，來朝王闕，半山之上更有名泉，天朗氣清之日，遊人最多，何況還有古道場的香山寺，出了城，便見遊人如鯽，車馬轎子不絕於途。一路之上，那吳護院不時左一聲呵呵，右一聲哈哈，他招呼人，人也在招呼他，各式各樣的人都有，生意買賣人，當差的，也有幾個腰裏掛着兵刃的漢子，顏如玉笑道：「吳大哥，你認識的人可眞多啊。」

吳護院嘆了半聲，笑道：「你是忘了我吃什麼飯，也不明白我吃誰的飯，姑娘，當眞是財可通神，連財神爺賞飯吃的人，人家也另眼相看。」

顏如玉皺眉道：「你怎麼老是改不過口來，要被別人聽到，多難爲情。你瞧，多少人在向我望。」

吳護院說道：「叫慣了的，一時眞不容易改得過口來。」今日顏如玉不再像昨天一般繃着臉兒了，吳護院便也有說也有了笑，笑道：「聽是沒人聽到，不過麼，那怕你穿上花子的衣衫，人家也會向你望的。」

顏如玉怔怔地摸了摸臉兒，瞪眼道：「那是爲何？」

沒甚麼啊？但是，可不是好多人都在望她，而且那麼掩掩藏藏地瞄，尤其是那些姑娘們。

吳護院眨眼，掀眉。啊哈！這個……說：「我……說不上來，總之人家見到你，就忍不住要瞄，而且不轉眼，就像我們公子，天下的美人兒見得少了麼，怎生會獨對你……嘿嘿……哈哈。」

顏如玉一瞪眼，臉兒紅了，她豈有不知道的，以往就算不知道，那張珏的一雙眼睛，也對她說了，她一揚鞭，才要向吳護院的馬抽去，驀見路邊一家酒館裏，奔出一人來，一把抓住吳護院那馬的轡頭，說：「可巧啦，吳大哥，正要去尋你，不料却在這裏遇上了。」

那漢子一瞧就知是江湖中人，粗眉大眼，那手勁還眞不小，扣着那馬的轡頭，那匹行進中的馬，就四蹄亂踏，鼻孔裏直噴白氣。

吳護院說：「原來的杜家兄弟，我一回京，就去探望過你了，說是蘇州走鏢未回。多早晚到京的？郭二哥呢？你兩個不是一道麼？」

那姓杜的漢子兀自抓住轡頭，用下巴一指，說：「喏！那店門口不是，吳大哥，當眞巧極了，來，下馬喝一杯。」

那西山既是京中名勝之地，遊人衆多，步行前往的更衆，是以一路之上，到處有酒館，那酒館門口可不是有漢子在抱拳，近門口的桌上，放着兩個長大包袱。

吳護院說：「這個……杜兄弟，你說巧，其實今兒最不巧，我可不比得兩位，吃人家的飯，就身不由己，我這是陪這公子上西山，兩位回京了，怕沒相聚的時候，今兒暫且別過。」

那漢子鬆了手，顯得有些失望，顏如玉却心中一動：她昨日還巴巴地跑去鏢局子打聽，盼望從南邊來的鏢師身上，打聽出來朱逸的消息，這兩個可不正是南邊來的鏢師麼？

當下說道：「吳大哥，我們上西山不過是遊玩，不用急在一時。」

她倒在鞍橋上一按，飄身下了馬。吳護院說：「恁地時，杜兄弟，我就擾你兩杯。」

那姓杜的大喜，早又把馬的轡頭抓住了，吳護院却早把顏如玉的馬拉住，兩人把馬栓在酒館前的樁上。既是專做遊客生意的酒館，門口自然設下了木樁。

跑江湖的漢子，招子豈有不亮的，這兩個人一見吳護院對顏如玉的言態，就知顏如玉大有來頭，忙抱拳道：「却是我兄弟的不是，擾了公子雅興，請多多原諒則個。」

顏如玉道：「不敢，也不過是出來閒逛，坐一坐又何妨，兩位不用客氣、吳大哥，這兩位……」

吳護院忙道：「這位杜兄弟，姓杜名宇。」指着迎出來的那漢子道：「這位姓郭，單名一個輝字，全是好朋友，在鏢行裏混飯吃。杜兄弟，郭二哥，快來見過了，這位是顏……公子。」

那郭輝道：「原也沒緊要事，杜兄弟心急了些，顏公子請上坐。」

這兩人看來都有一身功夫，顏如玉豈

是托大的人，忙道：「不敢，我這裏坐吧，三位儘管談話。若不妨時我便在這裏相候。」

說着，就要在一張桌邊坐下，吳護院道：「哥們相聚，豈有不可告人之事，要不嫌我兄弟鄙俗，顏公子也請喝一杯。」

顏如玉笑道：「恁地時，我倒非要擾你們一杯不可了，三位請坐。」

她當先坐了，原就是要打聽朱逸的下落，不過是初次見面不得不客氣兩句。

那兩人忙呼酒添茶，郭輝道：「這位公子倒隨和得很，不成敬意。」他替兩人斟酒，吳護院道：「却是杜兄弟一刻也等不得，必有事故。」

杜宇唉了一聲，道：「其實也沒甚麼緊急的事故，不過我兩個決心不再吃鏢行這碗飯了，想找吳大哥討碗飯吃。不料剛說起，你就來了。」

吳護院一怔！道：「這是打那兒說起?我是手底下功夫不如人，不得已才替人家護院，那是沒出息，兩位怎麼……且慢，必有緣故，顏公子不是外人，兩位有話直說不妨。」

郭輝也一聲浩嘆，拍了拍身邊長大的包袱一下，說道：「你沒見我們的兵刃都收起來了麼，往日我兩個不知天高地厚，還以為江湖任我闖，天下也去得了，不料這番才知道不過是螢火之光。」

吳護院瞧了顏如玉一眼，顯然心下也有同感，說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便是我出京這兩年來，也增了不少見識，見了些世面，難道兩位這番出京，也遇到了……」

杜宇搖手道：「吳大哥別誤會，倒也不是鏢上出了差錯，也沒丟人現眼，不過是心生慚愧，再不敢心高氣傲了，却是想趁現在尚沒丟人現眼，趁早兒藏拙，免得現醜。」

郭輝道：「是這麼回事……」他瞟了顏如玉一眼，才道：「這位顏公子是讀書人，在他面前說出來，想也不會笑話……」吳護院却先笑了，但他才一張咀，顏如玉已瞪了他一眼，那一聲哈哈才沒打出來，忍住笑，說道：「說得是，那麼，兩位鏢上沒出差錯，必是遇到高人了，且說來聽聽。是目睹，還是耳聞。」

杜宇說：「先是耳聞，但也够瞧的了，吳大哥，你知道我們鏢局，與徐州府那家鏢局子，雖非連號，但却有着默契，互相照顧，這些年來，南路的鏢倒也太平無事，吳大哥，你也打南邊走了一趟，想必也聽到過了，就是……」

吳護院瞧了顏如玉一眼，道：「可是雲陽觀那回事麼?」

郭輝驀可裏一拍桌子，道：「我就知你聽到過了，那麼驚天動地一件大事，江湖上還會不傳開去，你想想，不，你一定想不到，那麼大件事，二十多個橫行了多年的賊子，全都命喪在一個姑娘的劍下，」說着，他把咀凑近吳護院耳邊，壓低了聲音，說：「不瞞你說，連我們也想不到的，其中有兩位，還是我們認識的。」

吳護院一怔！杜宇接口道：「眞是萬萬也想不到，大江南北早聽說有一夥賊子，神出鬼沒，出手更毒辣，做的案必也是大案，全沒留下過活口，是以多年來不知道是些甚麼人，我們走南路的鏢，雖也提心吊胆，偏是從未出過事，這番回京，路過徐州，才明白了，敢情徐州那鏢局子就是……」

吳護院又瞧了顏如玉一眼，道：「難道也是賊人一夥?」

郭輝忙搖手道：「這話可不敢說，但這番路過徐州，我兩個自然也要去鏢局子打個照面，再說你來我往了多年，日久也有幾位互相間有了點交情，却有兩位不見人了，才一問起便被人用眼色止住了。」

杜宇低聲道：「吳大哥，眞是再也想不到，敢情那兩個人都命喪在雲陽觀中，竟是賊人一夥，幸是官面上還不知道，鏢局子也才沒事。」

郭輝道：「暗地裏告訴我們的也是鏢局裏的人，吃我們這行飯的人，原就是在刀口子上打滾的，來自四海五湖，誰也不敢說是清白，賊人混進鏢局子來，那也不新奇，却是令我們吃驚的是，那兩人的武功，可都比我們强，在那鏢局子裏，除了總鏢頭，就要算他們兩位了，却都……」

杜宇接口道：「豈止他兩個，還有十多二十個，吳大哥，我提一人，那是你最清楚不過的，就是保定府的雙刀雷鳴，那刀上功夫，北道上可是响噹噹。」

顏如玉不覺點了點頭，雖然輕輕地那麼點了點，却沒逃過吳護院的一雙眼睛，却也見到顏如玉正拿眼來望他。忙道：「我如何不記得，要不是當年輸招在他那雙刀下，我也不會和你哥兩個分手，也吃鏢行這碗飯了。」

顏如玉把頭過側一邊，原來那個使雙刀的，並非和這吳護院有甚麼交情，她明白，吳護院不惜把丟臉的事說出來，是說給她聽，免她疑心。

那杜宇又道：「吳大哥，別的人我們不曉得，這三個人的武功，無一不在我兄弟之上，再加上那一二十個人，其中豈沒有比那三人更高强的，但却全喪命在一個年輕的姑娘手中。」

郭輝道：「而且還只在一夜之間，吳大哥，那麼，你想想，我們這點能耐，是不是螢火之光，還有臉再走江湖麼。唉!」他長長嘆了口氣。

吳護院忍不住瞄了顏如玉一眼道：「其實你哥兩也不用……不用……」

「灰心喪志。」顏如玉說。

「灰心喪志。」吳護院忙道：「我正是這個意思，只要行得端，立得正，顏姑娘行俠仗義，除的是奸，懲的是惡，那寶劍雖利，也不會落到你們頭上。」

郭輝嘆了口氣，但突然怔了怔，說道：「你說甚麼?顏姑娘!那姑娘姓顏?你你……你認得她的麼?」

顏如玉輕咳了一聲，一時間好像有很多的感慨，端起酒杯來。

吳護院忙道：「不不，我不過聽說罷了，人家姑娘天上人，我那配認識。」

郭輝這才又嘆了一聲，說道：「話不是這麼說，那三人雖然武功比我們哥兩個强，但也得三五十招才能分得出高下。但你想想，吳大哥，我們在那位姑娘手下，可能走得上三兩招麼，眞不信世上有這麼高强的武功劍術，我們保鏢的，自然要亮着兵刃走路，你倒是想想……」

他說着不時搖着頭，不再往下說了，顏如王可眞的在想了，心想：「這兩個倒是兩條血性漢子，難得。」

吳護院不禁也嘆了口氣，要說感觸，他比兩人更多了，只不過說不出來。

那杜宇在旁接口道：「我兩人一路北上，那日到了保定，可又遇到了一件稀奇之事。」

「豈祇稀奇，簡直是驚心動魄。」郭輝說。

杜宇竟然興奮起來，瞪大了一雙眼睛，說道：「吳大哥，我說一個人，你必然曉得，就是關中的秦老英雄秦天都。」

顏如玉霍地一轉身，秦天都到了保定，那必是來京了，必是得到她受了傷的訊息，陪她爹爹趕來。

吳護院自也明白，忙道：「豈僅曉得，數月前秦老英雄大壽，我也曾去他那紅石山莊賀了壽，杜兄弟，快說，那秦老英雄一行有多少人?」

杜宇和郭輝都愕然，不明白怎麼提起秦天都，這兩人都恁地緊張起來，秦天都領袖西北武林，論武功身份，姓吳的都不能和人家套上交情，更不可能有過節?

杜宇道：「不多，只得三位。」

顏如玉道：「一位是個中年人，四十歲上下，另一個清瘦，大褂長袍，三綹長鬚。」

杜宇愕然，說：「這位公子難道，打南邊來，也見到了?那兩個人當眞如此這般。」

顏如玉知是爹爹來京了，心中喜悅，笑道：「那中年人帶着劍，是秦天都的二弟子，姓胡名林，另一位麼……」吳護院一見顏如玉笑臉如花，還有不明白的，道：「不用說，是顏老英雄了，兩位賢弟，好教你們得知……」儘管顏如玉對他搖頭，他仍然說道：「那便是天下無雙劍，一字騰龍，名震江湖的顏老英雄。」

吳護院見兩人搔頭，生怕兩人若說不知，豈不令顏如玉難堪，說眞的，他沒出京前，就不知道濟南府有這位顏老英雄，忙又說道：「兩位賢弟，雲陽觀一夜之間掃穴犂庭，殺了二十多個賊子的那位姑娘，不是也姓顏麼?便是這位顏老英雄的千金。」

那料這兩人仍然搔着頭，還互望了一眼，分明是心下疑惑。郭輝却瞧出端倪來，顯然這位公子與那位甚麼老英雄有關，但仍忍不住說道：「吳大哥，不對罷，只怕是另有其人，那人並非是你們說的那位老英雄。」

顏如玉好生失望，吳護院忙問道：「郭二哥，怎麼見得?」

郭輝道：「那位老先生不像是會武功的人，而且……而且……」

杜宇道：「二哥今兒怎麼啦，說話不痛快起來，吳大哥，那日若不是遇到一個滿口之乎者也，酸裏酸氣的書生，那位老先生連同那個姓秦的，只怕連性命也不保了。」

顏如玉啊了一聲，又驚又喜，說道：「那書生可是弱冠年紀，腰間掛着……掛着……」

杜宇咦了一聲，郭輝啊了一聲，忽然說道：「竹劍!」

顏如玉大喜還憂，忙道：「兩位適才怎說，那秦天都他們一行三人可是有驚無險，你說的可是這個意思?」

杜宇道：「正是。」

顏如玉聽了杜宇的回答，心情才略為放寬，大大鬆了一口氣，那三人只見她臉兒紅紅的，却不知她心兒在跳。

郭輝忽然有悟，是他想到這番往南邊走這趟，耳聞的，目見的，可都是少年，這位公子也是少年，看來和秦天都分明認識，莫非也是位少年的英豪?倒不可小看了人家?他心下在想，便也正容道：「吳大哥，我們說不想再吃這碗鏢行飯了，便是那眼見太多奇異，令人動魄驚心，越覺我二人眞是井底蛙，以往在江湖上揚威耀武，好生汗顏，杜賢弟，還是你來說罷，那日起初的事，我還是眞的沒有留心。」

杜宇道：「是這麼回事，那日到了保定，平時還跨着兵刃，打着鏢局子的旗號，這次却把兵刃藏在包袱裏，而且打發鏢行夥計先走了，只我哥兩個，落了店就去買醉，恰巧地遇到秦老英雄，我哥兩個可够不上資格和人家論交，但關中也走過兩趟鏢，也去拜會過，故爾認得，但我們認得人家，人家可認不得我們。」

顏如玉插咀道：「那秦天都雖領袖關中武林，倒是再隨和不過。」

杜宇道：「誰說不是，只不過我們已決心不在江湖上行走了，再說，我們便把祖師爺也搬出來，只怕人家不會知道我們這兩號人物，便也沒過去打招呼，那三人又談笑正歡……」

郭輝道：「且住，你這麼一說，我倒記起來了，當眞那秦老英雄對那人左一句姑娘，右一句姑娘，大拇指高高翹起，久久放不下來，莫非雲陽觀那位殺賊的姑娘，眞是那人之女?」

吳護院笑嘻嘻，說道：「那還假得了，却是別打擾了杜兄弟，讓他說下去。」

杜宇道：「着哇，不差，那秦天都不是稱那人是顏老弟麼?當眞那個四十上下的漢子，稱秦天都作師傅，打橫坐着，只顧替兩人添酒，說的正是雲陽觀那回事，那個五十上下，看來很是淸瘦文靜的人，被秦天都讚一句，就皺下眉頭，不時說着，淘氣，淘氣。」

吳護院瞟了顏如玉一眼，忍住笑，說道：「杜兄弟，怎麼盡說些沒緊要的，往後怎麼了，快說罷。」

杜宇道：「那三人像是到了保定府，才知道有這麼回事，倒是奇怪，大江南北京轟傳開了，無人不知，那關中的人難道沒過耳聞?」

吳護院道：「那也不奇，在前朝，長安是京城之地，而今却僻處西北，閉塞得緊，再說，連你們可也不是不知那姑娘姓顏麼，那關中人便已有了耳聞，豈能知其詳。」

杜宇道：「說得是，那三人正說得高興，不料一聲無量佛，那店堂的角落裏站起來了一個老道，那秦天都對面的人登時變臉色，說：說……」

郭輝接口道：「飛天狐，原來飛天狐就是那雲陽觀漏網的賊子，好像和那人有仇似的，突然發難……」

杜宇道：「吳大哥，嘿!我們闖蕩這

麼多年江湖，那日才眞見到高手了，那麼軟軟的拂塵，在他手中點出，竟發出破空之聲！」

顏如玉變了臉色，啊呀一聲，說道：「我爹……武功未復！遇上了惡道，可怎麼好。」

那兩人說得興奮，都沒注意顏如玉說甚麼，還道是文弱書生，聽說起打鬥來也害怕，杜宇道：「我們當時也嚇了一跳，只道那人沒命了，幸是秦天都身手不凡，圈臂擒拿，向那人手腕抓去，那老道哼了一聲，沉腕一抖，那拂塵便向秦天都臂上纏去，竟是能剛能柔，變招更奇快，我們在一旁瞧着，也不由驚心動魄，吳大哥，說也難信，眼看那拂塵已纏到秦天都臂上了，傍邊那漢子的劍尚未拔出，要救也來不及了，本就是兩下裏一湊，如何躲得過，不料嗤的一聲響，那個甚麼飛天狐啊了一聲，那拂塵不但軟了下來，且已抱着右腕，倒退了兩步，那店堂中桌子密麻麻，他身後的桌被他撞翻了，碗盞掉在地上碎了，兩個酒客也被撞倒了，店堂裏那得不亂。飛天狐趁那麼一亂，竄出店去，不料被一人攔住去路。」

顏如玉驚叫道：「可是個使竹劍的！他！太太……太大胆了！」

杜宇道：「這位公子倒眞像親眼看見一般，可不是一個使竹劍的麼，不料那少年的竹劍一晃，說……說……」

郭輝道：「他說：道爺久違，別來無恙乎？芒陽山中一別，何期今日又得相逢，文縐縐，酸溜溜，那像是一個會武功的人。」

顏如玉一蹬脚，因是坐着蹬的脚，那三人倒都沒注意。使竹劍的那還有第二個人，爲了她，朱逸捨死忘生，若知秦天都身邊那人是她爹？那呆子必然也……他可是不要命啦，嘿！這書呆！

杜宇道：「不差，我可說不上來，郭二哥倒好記性，那飛天狐像是也記起來了，一聲狂笑，說：敢情是你這個書呆子，滾！他這裏一脚飛起，秦天都和那漢子已仗劍搶出，說也不信，不見那書生躲閃，不過是竹劍一揚，那飛天狐飛起的一脚，只踢出一半，竟一聲慘叫，倒地一滾！」

郭輝道：「我却看得淸楚，是那人的竹劍點在他膝蓋上，難怪他敢以竹劍攔截來，敢情那少年身懷絕技。」

顏如玉長長吐了口氣，却又迷惑起來，雖說與朱逸那書呆分手了三月，便是不飲不食，不眠不休，也不過三月，武功豈能便到這般境界，難道他眞是個福將，遇敵有鬼神暗助一般？

吳護院一怔，怎麼她綻顏笑得那麼甜？本來他心下已早在疑了，道：「公子可是認識這位……這位……」

顏如玉滿面笑容，點頭道：「你說那使竹劍的麼？此人姓朱，單名逸字。」

吳護院啊了一聲，道：「敢情昨兒訪的便是他。」

顏如玉一擺手，阻止他說下去，對杜宇道：「後來又如何？」

杜宇道：「那秦老英雄和那漢子要追，却被那書生攔住了，說……說……」

郭輝道：「他說的是…豈不聞窮寇之不可追也乎。」

杜宇道：「正是這話兒，這工夫，那個清瘦的中年人已走了過來，對那書生拱手道：適才多承相助，感激不盡。你們說怪不怪，慌得那書生同那人一跪，就叩起頭來，也慌得那人忙把他拖了起來，連說：這從何說起，原該我拜謝救命之恩。不料那書生竟然脹紅了臉，訥訥地許久說不出話來。」

顏如玉撲嗤一笑，那書呆可不是一急之下，就訥訥地說不出話來。飛天狐既已受傷逃走，她爹自然也會平安來京，何況有了朱逸的信息，不用說，也會和她爹一道來京的。她不禁站起身來，恨不得馬上回城。但且慢，當眞是誰打跑了飛天狐？

只聽郭輝嘆了口氣，說道：「吳大哥，只怕說出來你也不信，其實我們親眼見到，也是難信，甚至若不是那人對秦天都說了出來，我們還不知那飛天狐怎麼受傷的。」

吳護院道：「不瞞兩位說，要是我這趟沒出京以前，也許不信，這番是眞見了世面，你說來聽聽。」

郭輝道：「那人拖着書生，對秦天都說：老哥哥，你我今日可會到高人了，難爲這位小兄弟，才這點年紀，氣功竟已如此精純，眞要愧煞了你我，那秦天都顯然不信，說：他，會氣功？那人點頭道：這位兄弟一進來，我就注了意，若不是氣功精純的人，豈能以竹劍作兵刃。」

顏如玉樂得格格一笑，不料她爹也上當了，却不知她這一笑，幾乎露了馬脚，她在高興頭上，忘了粗着嗓門兒言笑了，但這兩人雖都因是瞧了她一眼，却都以爲那不過是他年少童音未變。

郭輝又道：「那人又說，適才我們忽略了，竟沒瞧見飛天狐躲在那角落裏，我武功未失時，勝他已然不易了，想必是他尙不知道我尙未復原，對我父女仇恨又深，故爾才突施暴襲，幸是這位……這位兄弟倒早有備了，他這竹劍一指，飛天狐的手腕便已傷在他的氣功之下。那秦天都才大驚，忙問：當眞？便是我兄弟也才明白，敢情那飛天狐是這麼傷的，吳大哥，你說罷，要不是人家說穿了，我們可是眼見也難信？你倒是說說，我們可還再挺得起胸膛，再闖蕩江湖嗎？」

那杜宇道：「再說，我兄弟雖不聰明，可也傻不到那裏去，這麼多箇直聞所未聞的絕頂高手，紛紛出現了，顯然有故，眼下這江湖，怕不就要地覆天翻，我們再不見機，一旦遇上，丟人事小，只怕連命也不保。」

郭輝道：「吳大哥，你明白啦，我兩人一商量，決心不再吃鏢行這碗飯了，你想想，徐州府那鏢局子，既然也有賊子潛伏，難保我們這鏢局裏沒有與賊子們通聲氣的，一旦有事，我們可就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

吳護院道：「這麼說，你兩個尙未回去鏢局了？顏姑娘！顏姑娘，你……」他跳了起來，追了出去。那顏如玉那還再等待，一按桌子，飛掠出店，吳護院趕緊追趕。

「吳大哥叫他甚麼？顏姑娘……啊呀！難道是她！」兩人一愣之下，登時恍然大悟，那一字劍顏老英雄若不是她爹，豈

會一聽說，立即起身就走的，當眞那會有這般秀氣的哥兒。

兩人對望了一眼，呵呵笑了，那心下却也駭然，那般橫行多年的黑道人物，他們連一個對一個，也不是人家的敵手，但這麼一個年輕又秀美的姑娘，却一夜之間殺了二十多個，若然今日見面時知是她，怕不只有打哆嗦的份兒。

且不提兩人更下了決心，從此不再吃這碗刀口子上的飯了。却說那吳護院追了出來，顏如玉的馬已上了大道。他們本來就是出的西城，把馬頭一帶，可就轉向西南了，顏如玉雖然沒走過這條道，但方位可知道得淸楚，往南過蘆溝橋，就是宛平城。

她也不用多問，這兩人又沒和她爹及秦天都交談過一句，先頭進了京，也不過才到，那麼，朱逸必然隨同她爹還在路上了。

她抿着咀兒笑了，原來他想到了朱逸，想想那書呆，要是騎了馬兒，那馬一奔騰，不把他抛下馬來才怪。

「顏姑娘！顏姑娘！」偏是心裏越急，那吳護院偏是急切解不得馬轠，急得他幾乎把馬轠也扯斷了，待得追上了路，顏如玉早去得老遠了，急得他猛踢馬腹，大叫着追去，那額上的青筋也爆了起來。

他如何不急，陪伴顏姑娘逛西山，却把人也陪丟了，他還敢回府麼，啊唷，且慢！他陡然一帶馬頭，路上行人本就不少，一掉馬頭，差點沒把原已閃在路邊躲避他奔馬的路人撞倒了，路上人衆登時發起一聲喊來，吳護院也不理會，奔回那店舖，對愕然的那兩人道：「有勞兩人，快去張府送個信，說我追趕顏姑娘，往保定這條路上去。」

話語未落，早已又帶轉馬頭，飛馬追趕下去，這一來，那還有顏如玉的影子，却是他明知急也無法，好在都是騎馬，論輕功，他難望人家的項背，但馬可是一般的馬，有了去向，不怕追不上她。

但顏如玉先走了一步，更兼身輕如燕，吳護院更想不到的是，那南下保定府的道路，他跑過百十次了，閉着眼也不會錯，顏如玉却只認定方向，沒問也從未走過，也不會錯麼？他拚命追趕，過蘆溝橋，快近長辛店了，却連顏如玉的影子也沒見到，這才又急起上來，這才跳下馬來問：可有如此這般一個哥兒打這裏過去麼？却是九問十搖頭。

吳護院站在長辛店鎭口，望着那萬家燈火，且慢，得想一想，一個勁兒往下趕，可不是辦法，若然顏姑娘在路上打個尖，或是方便一下甚麼的，他就有可能趕過了頭。

他驀地在自己的腦門上拍了一下，暗忖：我這是怎麼啦，那張公子最是信任我，遇事總交給我辦，忒是作怪，遇到顏姑娘，我倒傻了不成？

其實他並不傻，因知張珏對顏如玉一片痴情，把她看得比性命還重，加上以往顏如玉幾番突然去無踪影，是他見過鬼怕黑，太過誠惶誠恐。

長辛店已是萬家燈火，且住，難道不見她，眞要連夜趕下去不成，陡然問。他反而打了個哈哈，心說：我怎生竟蠢到這個地步，我這麼不知前後的瞎追趕，不如等她尋來，豈不是萬無一失？

若然他遇着了她爹顏大剛和秦天都一夥人，豈不是就可以逸代勞，等她尋來麼？她爲何趕來，不是來迎她的爹爹。

計算一下日子，不快也不慢，今兒那一行人正該到長辛店了，他不急了，而且色舞眉飛起來，立即跳下馬，牽着馬進了街口。

那長辛店乃是出京入京必經之地，尤其這入夜之時，行人更是摩肩擦踵，馬上行不得，一不小心就會傷人，他這裏剛跳下馬來，却聽身後馬蹄聲疾，有人叫道：「這不是吳大哥麼，可被我趕上了。」

吳護院一怔！可是叫我？

正是叫他，來的竟是洛陽來的那位管家。那張尙書膝下只得張珏這麼一個兒子，兒子可就成了小祖宗，這位管家既然是從小侍候公子爺長大的，自然也最會侍候顏色，這番護送公子進了京，就把他留下了，可眞是張珏的心腹，也姓吳。

吳護院一見來的竟是這位吳管家，就知是他的話傳達到了府中，是爲顏如玉而來。但他驚訝了，他是馬不停蹄，這吳管家怎生來得這麼快？

眨眼間，吳管家已到跟前翻身下馬。

吳護院啊了一聲，讚嘆的說道：「玉獅子！」

吳管家拍了拍他的坐下馬，說道：「當眞是匹寶馬，要不然也趕不上你了，你瞧，連一點汗也沒有，吳大哥，顏姑娘在那裏？你可接着了顏老英雄？」

吳護院道：「你沒瞧見我也剛下馬麼，你又不是不知道這位姑娘的，可眞是我們的魔星，又連人影也不見啦。」

半年前在三門峽安排接待顏如玉的，也正是這位吳管家，聞言可急了，不見了顏姑娘，那還了得！

吳護院不待他開口，已道：「不過，你放心，這番不用找她，必教她來找我們，大管家，你附耳過來。」

如此這般，吳管家聽得直點頭，當眞妙計，也鬆了口氣，道：「但也得趕快接着顏老英雄才行，我們且先落店，後面也還有人來，而且來的人還不少。」

吳護院噢了一聲，說：「我們這位公子也是的……那可得趕快，晚了可找不到棧房。」

兩人急忙牽馬進了長辛店，在大街上找到一家大棧房，一半的房間還空在那裏，即刻全要了，吳管家道：「吳大哥你去瞧瞧，顏姑娘的爹到了沒有，我們立即分頭辦事吧，我也不放心把馬交給店家。」

吳護院也知道這匹玉獅子的來歷，乃是大宛名馬，是駐守甘凉的總兵送給張尙書的，兩頭見日可行千里不疲，馬身也不會見汗，眞是一匹寶馬，當日張尙書騎着上朝的，不料而今爲了追趕顏如玉，竟會給這位吳管家騎了來。

且住！說來痛心，也令人氣憤塡膺，那大宛在大月氏東北，即今中亞細亞之地，原爲我國藩屬，打從漢朝起，便已年年進貢，歲歲來朝，古之名馬，亦多產自大宛，來自大宛，而今竟成了俄國的佛爾哈那州，久被斯拉夫奴才所侵佔，不知何日才能還我山河。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殘山俠隱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哈拉湖畔十七石人像中，除了琴先生之外，均齊集達木寺，各人都爲奪取春秋筆而來，石明松因曾見阿難子授藝與古浪，是以對古浪頗爲懷疑，但却請古浪助他殺琴先生，然遭古浪所拒絕，一夜，童石紅忽來對古浪示警，叫他小心那些奇人，繼而阿難子現身，向古浪說明了春秋筆的來歷及功用。原來春秋筆乃正義之筆，遍查天下惡人惡事，記於惡名錄內，然後分別懲戒。因此威信確立，成了江湖第一信物。古浪聞言深感自己接掌此筆後的重任，門陀和尙亦來找古浪，把各奇人的致命要穴，一一向古浪言明……

各施平生技　展開爭奪戰

古浪心中不禁大喜，忖道：「啊！琴先生的致命處我也知道了！」

他靠在牀頭上，細想明日之事，又忖道：「如果一切如阿難子所料，事情完了之後，我將如何擺脫這一羣老人？尤其是哈門陀，只怕擺脫他是一大難事……」

古浪依在牀頭沉思，不一會的工夫，便沉沉欲睡，彷彿夢見了一場大戰。迷矇之中，忽聽房外一聲低沉的叱喝，古浪立時驚醒過來，一躍而起，推開房門，來到後院之中。

出乎他意料之外，況紅居站在一隅，扶着右手的臂膀，面色極爲難看。

古浪詫道：「啊！原來是況婆婆，有什麼事？」

況紅居怒氣冲天，叱道：「怎麼？我不能隨便走走麼？」

古浪一見就知道況紅居吃了暗虧，必然是哈門陀暗中出的手，如此看來，況紅居顯然是來暗算自己的了。

再對着這個古怪的老婆婆，古浪眞是有些莫測高深，在這個古廟之中，有着這麼多老輩奇人，可是況紅居爲什麼要向自己一個後生晚輩下手呢？

況紅居一直扶着自己的手臂，輕輕的揉撫着，顯然他剛才吃的暗虧還不小。

她閃動着一雙光芒凌厲的眼睛，說道：「這裏還住有什麼人？」

古浪搖搖頭說道：「除了我以外，再沒有第二個人住宿！」

況紅居冷笑一聲，說道：「哼，你這孩子眞會扯謊，莫雲彤明明告訴我，除了你以外，還有一個老和尙住在此地！」

古浪含笑答道：「那是個苦行和尙，已經走了好幾天了，我以爲你們早就知道了呢？」

況紅居半信半疑，狠聲道：「這麼說來，難道達木寺有鬼不成？」

古浪笑道：「老婆婆妳說什麼？」

況紅居叱道：「沒什麼，我來此就是要告訴你，以後你少與石紅來往！」

古浪詫然道：「我根本就沒有與她來往，況婆婆何出此言？」

況紅居點了一下頭，說道：「沒有來往更好，以後可得注意點！」

古浪有些不悅，道：「這是爲何？」

況紅居放開了手，冷冷說道：「她已經有了人家了，你少打主意！」

古浪聞言又驚又怒，正色沉聲道：「況婆婆，妳把我看錯了，我古浪豈是好色之徒？」

況紅居冷笑一聲，說道：「那可不一定，總而言之，以後你要檢點些，否則落在了我的手中，我可決不客氣！」

說罷拂袖而去，弄得古浪怒氣滿胸，氣得說不出話。

他與童石紅只不過數面之緣，雖然當他寂寞之時，偶爾會想到她，但是仍非常陌生，彼此間並無感情而言，想不到況紅居竟爲此提出了警告。

古浪回到房中，奇怪，童石紅的影子，却一直浮現在他的眼前。

他思索着況紅居的話，忖道：「想不到童石紅已經許配了人，不知道她的未婚夫是什麼樣子……」

他想着這些渺茫和不着邊際的事，漸

漸就進入了夢鄉。

× × ×

翌晨，是一個晴朗的好天氣，旭日東昇，彩霞滿天，照耀着被雨水冲洗過的達木寺。這破落多年的廟宇，在紅日映照之下，也發出了一片光輝，甚是迷人。

古浪被百鳥喧聲驚醒後，匆匆爬起，洗漱已畢，吃了些東西，便趕到前院去。

才一到前院，古浪不禁嚇了一跳，原來那一批老人早已到齊——包括琴先生在內。

他們都坐在四週的石階上，七零八散，彼此誰也不講一句話，安靜得出奇。

在天井之中，擺着一張椅子，想是爲阿難子準備的，但是阿難子並不在場。

古浪尋了一個地方坐下，在他身旁不遠，便是琴先生，這時他雙目微閉，似在睡，又似養神，看他鼻息均勻似甚舒適。

童石紅坐在況紅居身旁，不時把目光偷偷飄過來，由於昨日況紅居的那番話，古浪立時把目光避開，不願再去看她。

況紅居雙手套在袖筒內，仰着頭，望着大樹上一對嬉戲的小鳥，嘴角掛着一絲淺淺的笑容，看得入神。

婁弓坐在她的右方不遠，手中拿着一根細細的枯枝，在堦前的泥土地上，輕輕的劃着。

古浪注意看去，才知道他畫着圖，四方，三角各種不同的圖形，如同孩童塗鴉一般。

谷小艮和石懷沙居然已分開坐了，石懷沙雙手抱着膝，兩隻手輕輕的拍着膝頭，口中低聲的哼着四川小調，雖然很滑稽，但是也很悅耳。

谷小艮竟脫下了鞋襪，把右脚架在左膝上，兩隻手抱着脚鴨子，正在撕脚皮，皺着禿眉咧着嘴，其狀醜怪，令人作嘔。

古浪看着噁心，便把目光轉向一旁，莫雲彤兩隻手掌貼在一處，貼着又分開，然後又合上，好似要比較那一隻手大些似的。

石明松則遠遠的坐在一隅，一言不發，好像有着很重的心事。

這些人的神態各異，不一而足。

古浪心中奇怪，不知他們爲何沒有一個人講話，也不見阿難子出現。

他心中忖道：「暴風暴雨來臨之前，有一段出奇的平靜，如此看來，少時就要有一場流血之戰了！」

才想到這裏，突見正殿之門打開，阿難子含笑走了出來。

阿難子的現身，立時驚動了這一批人，大家全把目光集中過去。

谷小艮也慌得放下了脚鴨子，拚命的往鞋裏面擠，其狀可笑已極。

阿難子穿着一件淡靑色的衣衫，足下一雙新履，精神奕奕，神采飛揚。

他一走入院子，立時向衆人拱了拱手，含笑說道：「諸位早，諸位早！」

衆人有的還禮，有的一言不發，但他們的目光，却始終都是集中在阿難子的身上。

古浪知道他們的心意，都是在查看春秋筆是否已經帶來，但是由於阿難子的衣服寬大異常，所以很使他們失望。

這一刹那，古浪可以由這一羣老人的目光之中，看出他們的貪婪之情。

阿難子走到天井中間，看了看那張擺好已久的椅子，笑道：「難爲各位朋友，對我阿難子如此愛護，十分感激。」

說罷，將身坐到椅子上。

古浪心中詫異着，忖道：「我且看這一場奪筆之戰如何開始？」

這時阿難子又發話道：「各位老友，今天時間已經到了，不知各位是如何商量的？」

衆人聞言，不約而同把目光射向琴先生身上，彷彿他是衆人中的領袖。

琴先生緩緩站了起來，提高了聲音說道：「春秋之筆，天下奇兵，得者可昌可亡，我們這一羣人前數年爲了此筆，已經喪命了好幾個，我想人一多，事情便難安排……」

琴先生說到這裏，其他老人臉上都露出了驚詫之色，莫雲彤首先站起說道：「琴先生之意，莫非要單獨行動？」

阿難子也問道：「琴先生，這一次不是聯合行動麼？」

琴先生微微一笑，對莫雲彤說道：「莫老師，人一多難免艮莠不齊，春秋筆若是落入野心人之手，難免造成江湖浩刦，不但有損此筆令譽，也辜負了阿難子傳筆之意，莫老師以爲如何？」

莫雲彤的眸子中，滿是驚訝，但很快便即消逝，微微一笑說道：「啊！琴先生有先見之明，我莫雲彤無話可說！」

說罷坐回原處，這時谷小艮却霍然而起，睜着一雙怪目說道：「什麼？你們什麼時候作的決定？怎麼我小谷一點也不知道？……」

他一口河南土腔，使古浪差點笑了出來。

由於他名谷小艮，所以自稱小谷，江湖上有些缺德的人，乾脆把谷小艮三字重新排過，稱之爲「小姑娘」（小谷艮）。

谷小艮話未說完，琴先生已說道：「算了吧，你少說兩句，我琴先生作事，難道必須事先通知你不成？」

谷小艮大怒，正在爭辯，石懷沙已經站了起來，說道：「小谷，我們聽聽下文再說！」

谷小艮這才憤憤的坐了下來。

阿難子說道：「不論怎麼說，我是誠意來陪各位的，至於各位怎麼行動，但憑各位自己決定！」

琴先生接口道：「可巳說過單獨行動，現在那一位先下場，請自便！」

莫雲彤立時站了起來，說道：「我先向阿難子老師請教！」

說着走到了阿難子面前，相隔三尺左右站定。

阿難子笑道：「莫老師怎麼說？」

莫雲彤一笑，說道：「這事很好辦，只請老先生先把春秋筆拿出來讓我瞻仰瞻仰！」

阿難子一笑，道：「恐怕沒有這個例子吧！」

莫雲彤道：「有人說春秋筆已經不在你的身上，你何不取出一解羣疑？」

衆人立時顯得緊張起來，雙目大睜，注視着阿難子，靜觀他的反應。

阿難子淡淡說：「莫老師，春秋筆若

是不在我的身上，你說會在誰身上?」

莫雲彤不禁為之語塞，面上一紅，向衆人望了一眼，又對阿難子說道：「難道我看看都不成麼?」

阿難子搖頭道：「恐怕不成!」

莫雲彤漲紅了臉，說道：「為何?」

阿難子笑道：「莫老師，你難道不知道，春秋筆出手就有不幸之事發生麼?」

莫雲彤冷笑道：「如此說來，你還是以慈悲為懷了。」

阿難子笑道：「我一向是慈悲的。」

莫雲彤點了點頭道：「好!那麼我請問你，我想要春秋筆，老師父你如何才能給我?」

阿難子站了起來，說道：「簡單得很，只要能在我春秋筆下走過幾招，立時奉送，絕不食言!」

莫雲彤冷冷的道：「還是老規矩，那就請亮筆，我莫雲彤願意先接你幾招!」

阿難子把椅子拉向一旁，谷小良立即跳過來，把椅子送得遠遠的。

阿難子笑道：「這時亮春秋筆還太早，我就先以掌上功夫，向莫老師請教!」

莫雲彤臉色難看已極，說道：「這也是規矩，好!我陪你!」

他說着退後幾步，雙目如炬，狠狠的盯在阿難子的臉上。

阿難子含笑退向一旁，若無其事的向衆人望了望說道：「五年以來，莫老師功力想必更驚人了。」

莫雲彤面罩寒霜，說道：「不必說這些廢話!」

說罷之後，雙目微閉，好似在調息暗運內力。

阿難子笑吟吟的望着他，一言不發，古浪在一旁暗想：「看來莫雲彤不是師父的對手，不然師父為何如此不在意?」

他正想着，忽聽身旁的琴先生說道：「古小弟，這是一場好戰，不要放過了學招的機會啊!」

古浪飄目過去，看到琴先生那張醜惡的面孔，感到十分討厭，冷冷道：「我知道!」

琴先生又道：「莫雲彤拿手的功夫你知道麼?」

古浪點了點道，說道：「我知道!」

琴先生一笑不語，這時但見莫雲彤雙目已經張開，朗聲道：「恕我得罪了!」

阿難子笑道：「儘管來!」

莫雲彤陡地大喝一聲，怪鳥般的撲了過去!

莫雲彤的身形快過飄風，閃電般向阿難子撲出，一雙蒲扇般的虎掌，以雷霆萬鈞之力，向阿難子的前胸擊了過去!

阿難子大袖一拂，人似清風，飄出五尺，呵呵一笑說道：「莫老師，我們這麼動手豈不太江湖氣了麼?」

莫雲彤停下手，說道：「本來就是江湖中人，你還有什麼高見?」

阿難子微笑說道：「雖是江湖中人，我却不喜像一般武夫般的動手，再說莫老師之後還有這麼多老師，我們這麼打，豈不是太躭擱時間了?」

莫雲彤雙手揷在腋下，顯得有些不耐煩，說道：「那麼你說怎麼樣吧!」

阿難子說道：「莫老師的『千佛指』震驚天下，聽說一共十二招二十四式，不知可肯賜教麼?」

原來莫雲彤最成名的功夫，就是「千佛指」，他行道江湖數十年，沒有人能在他「千佛指」下走過三招。

可是一聽阿難子之言，却大吃一驚，因為他一直自稱九十七招，而實際上只有十二招，連他最親近的朋友也不知道。

阿難子一口說破了他的秘密，莫雲彤臉上立時變了色，他強笑了一下，說道：「你眞是高人，我這點壓箱子底的功夫逃不過你的眼目，好吧!我就以千佛指向你領教!」

阿難子拱拱手道：「指愛!指愛!」

說着又退開一步，雙手平垂，溫和的目光射在莫雲彤的臉上，接道：「莫老師請賜招吧!」

莫雲彤說道：「既是以千佛指向你領教，我們文打如何?」

阿難子一笑說道：「正合我意!」

於是二人再不開口，互相對峙着，相隔約有六尺左右。

古浪知道他們所謂的「文打」，就是武家最狠的打法，就是一般所謂的「內功較量」。

其他的老人，都是全神貫注，注意着他們二人，因為莫雲彤是江湖一流高手，阿難子是傳奇人物，這種較技在江湖中是百年難見的。

這時雖然是風光綺麗，但是達木寺的空氣却是無比的緊張。

阿難子和莫雲彤四目相對，一旦發招，猛不可當，但仍不禁等得心焦。

半晌，莫雲彤開聲說道：「來了!」

阿難子一言不發，含笑點了點頭。

莫雲彤雙掌本來是下垂的，這時突然閃電般的揚了起來，一雙大袖發出「呼!」的一聲沉響。

衆人不禁同時睜大了眼睛，全神貫注，但却不見一點顫動。

原來莫雲彤只是把雙臂揚了起來，他的第一招並未發出，害得衆人虛驚一場。

這時只見他一雙蒼白的手，在目光之下微微的顫動。

古浪仔細看他的雙手，只見他的一雙手，似乎比一般人的手要大上了五分之一，十個指頭微微顫動，看來很是恐怖。

阿難子仍然是老樣子，雙目平視，目光射在莫雲彤的鼻樑上。

如此又相持了一陣，只見莫雲彤的一雙手掌，漸漸的向上翻起。

緊接着，他十個指頭微微分開，發出一陣格格之聲。

怪異的事情立即出現了，只見阿難子如同立在風口處頭一般，全身的衣服一齊向後飄去。

但是他的身形，却絲毫沒有移動，他含笑吟吟，右掌平舉當胸，如同扇子一般的微微的擺搖頭。

這一羣練武的人，立時都看出來了，莫雲彤的第一式，名為「佛陀洗手」，表面上看來輕鬆平常，實際上他十指之力不下萬鈞!

而阿難子一掌當胸，乃是佛家眞傳的「上元掌」，雖然只是那麼輕搧着，却已經把莫雲彤的萬鈞之力撥開了。

他們二人這一接觸，都已感覺到對方渾厚的內力，但是他們仍是平靜如恆。

莫雲彤十指不住的顫動，勁力一成成的加上去，威勢愈發驚人。

只見阿難子如遇暴風，寬大的衣服一齊吹向身後，並且在掌風中擺搖，發出了「拍拍」之聲。

古浪心中好不驚懼，忖道：「啊!這些老人的功夫都如此驚人，如果換上我的話，豈不是就要死無葬身之地了?」

他想到這裏越發心寒，因為他接掌了春秋筆，日後必然要與這些人為敵了。

古浪平定了決心，一定要下苦功，練出驚人之技，以保春秋筆威譽。

莫雲彤的指力已經加到了十成，阿難子的掌力也加强了，那一隻單掌在胸前不住的搖擺，每一擺動，便與莫雲彤的指力相駁，發出了一陣裂帛之聲。

古浪，石明松，童石紅等小輩人物，無不看得張口結舌，這才知道這批老人並非虛有其名。

莫雲彤見第一招不能奏效，立時雙掌一錯，左手拍着右手手腕，右手五指猛然向外一張，「春花怒放」，一股突來的勁力霍然湧出發出了「波!」的一聲輕響。

阿難子不敢輕視，他肥大的衣袖由身後飄起，在胸前閃電般的一拂。

這一手功夫名叫「鐵袖拂雲」，莫雲彤那股銳不可當的勁氣，竟被他這一掃之下，立時化解!

莫雲彤面上微微變了色，强笑道：「好俊的功夫!」

阿難子微微含笑，說道：「過獎了，莫老師，你的千拂指眞個名不虛傳!」

莫雲彤臉上浮現出一片陰雲，說道：「比起你來差遠了!」

就在這二人交談之際，古浪聽得琴先生自語道：「唉——老莫的功夫還是沒什麼進步，眞怪!」

古浪聽了，目光便飄了過去，只見琴先生一雙光彩熠熠的眼睛，正在注視着自己。

古浪立時把目光避開，心中很是詫異，忖道：「奇怪!琴先生自從見面之後，好似就對我特別注意，莫非他有什麼詭計不成?」

想到這裏，不禁對琴先生增加了幾分戒心。

莫雲彤已連出了一招兩式，不但阿難子的皮毛沒有傷到，就連他的身形也未能逼退半步。

他輕咬着嘴唇，一雙手掌握在一起，搓來搓去，似乎用着很大的力氣。

古浪知道他正在暗中思索，想以奇招致勝。

就在古浪轉念之際，莫雲彤的雙掌已突然分開，十指如鈎，一陣亂彈。

阿難子只覺得一團團的勁力，如同流星彈一般，連綿逼到，周圍一丈以內的空氣，都受了極大的震動。

這一刹那，阿難子連呼吸都感到困難，他輕輕的翻起右掌，向外一托，一股驚天動地的掌力，立如排山倒海般，迎着莫雲彤指力撞來。

莫雲彤指力尚未盡出，突覺大股勁力，山嶽般壓來，不由深吸了一口氣，大喝道：「好!我們比比看!」

隨着這聲大叫，他化點為擊，一雙手掌當胸平推，自掌心之內，湧出了一股勁氣，抵住阿難子的掌力。

這兩股驚天動地的掌勁才一接觸，二人的身形同時向後一傾，但是雙方的脚步却沒有絲毫移動。

他們二人隔空相推，就好像中間有着介物一般，始終保持一定距離。

莫雲彤面上微現血紅，他長吸了一口氣，雙臂奮力向前推出。

阿難子的雙臂立時被壓退了!

只見莫雲彤的雙掌寸寸逼進，阿難子的雙掌漸漸向後退縮。

古浪見此情形，心中忖道：「師父一定有出奇之招——」

才想到這裏，阿難子的雙掌，已經退縮到離胸前不過數寸。

古浪這時不禁有些担心了，因為這種名家較技，若是一方手掌被逼到胸前，便非常危險了。

阿難子的手掌仍是一寸寸的向後退，但是他的臉上却看不出一點甚麼表情。

莫雲彤雖然運着全力，但是他的臉上，已浮現出幾絲喜悅之色。

就在阿難子的雙掌，快要退到貼胸之際，莫雲彤突然又是一聲大喝道：「下去吧!」

他運盡全身之力，猛然向前一推，其勢如山。

但見阿難子笑了一笑，道：「忒也討厭了!」

雙掌向外一抵，莫雲彤偌大的身子，竟一連退了三步，一陣嗆咳，吐出了一口熱血!

衆人不禁一陣混亂了，莫雲彤早已用大袖把嘴上的血漬拭去。

阿難子拱着手，說道：「啊呀!誤傷了莫老師，眞是罪過!罪過!」

莫雲彤面色煞白，頹然說道：「眞想不到我的千佛指，在你手上過不了四招，眞是慚愧得很——」

話未說完，阿難子已接口道：「比武較技，勝負難免，莫老師何出此言?」

莫雲彤接着說道：「可笑我不自量力，竟想覬覦春秋筆，眞是自取其辱，恕我先告辭了!」

說罷向羣老拱了一下手，大踏步走出廟門，一閃而逝。

莫雲彤這種人物，在阿難子手下也不過兩招就敗，看來自己也是差不多了。

古浪見阿難子技業如神，心中好不高興，忖道：「像師父這等神技，恐怕天地之間，也找不出第二人了!」

阿難子這時說道：「諸位老友，莫老師先告退了，眞是遺憾——」

才說到這裏，突聽一個粗啞的聲音道：「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耐!」

古浪循聲望去，見是谷小良，心中忖道：「此人眞個討厭，最好師父給他個厲害!」

阿難子見是谷小良，笑道：「谷老師自然另有驚人之技了!」

谷小良大步走到阿難子面前，說道：「我谷小良行走江湖也有數十年了，奇功絕技確也不少，你就隨意挑一樣吧!」

他說起話來驕狂異常，令人討厭。

阿難子望了他幾眼，笑道：「谷老師的武技我是久仰了，可惜很少機會瞻仰，現在借了春秋筆的光，我要請教你幾手『雲天劍』法！」

眾人都知道谷小良震驚武林的拿手絕學，就是一套雲天劍法，施展起來，神鬼莫測。

谷小良雙目睜得圓圓的，說道：「行！咱是十八般武藝，件件俱備，使劍更是拿手！」

他的話引起眾老人一陣輕笑，他立時顯得有些不自然，紅着臉縮了一下頸子。

阿難子笑道：「谷老師眞個快人快語，那麼就請谷老師亮劍賜招吧！」

谷小良雙目閃光，說道：「要我亮劍可以，你以什麼接招？」

阿難子笑道：「我若以春秋筆應接，豈不對不住莫老師？谷老師你說可是？」

谷小良大聲叫道：「那麼你用什麼兵刃？」

阿難子雙手一攤說道：「老朽願以一雙肉掌，接你幾手高招！」

谷小良聞言不禁勃然大怒，瞪目道：「好狂妄的老兒，你把我谷小良看成後生晚輩了！」

阿難子搖手道：「谷老師誤會了，我阿難子一向沒有稱心的兵刃，不得不以雙掌對敵啊！」

谷小良搖頭道：「不行！你不亮兵刃我就不動手！」

眾人都知道，阿難子如果空手對敵，谷小良面上太不光彩，這時琴先生又對古浪說道：「古兄弟，你看江湖上這些臭規矩多麼討厭？谷小良也太作態了！」

古浪望了他一眼，口中嗯了一聲，忖道：「少時你與阿難子對敵時，且看你如何做法！」

這時阿難子面色一沉，對谷小良說道：「谷老師既然不願賜招，就請站去一旁好了！」

阿難子說出這句話，谷小良更是氣得滿面通紅，他矮小肥胖的身子用力的搖幌一下，球般的腦袋隨着身子打轉。

他怒喝道：「好！我就看看你這天下第一奇人有什麼出類拔萃的功夫！」

他說到這裏，反手向後一拍，只聽得「嗆——」的一聲輕響，一柄光華閃閃的寶劍，已然掣在手中。

谷小良伏劍微微一抖，發出一陣龍吟之聲。

古浪心中忖道：「想不到谷小良如此醜怪，却用了這麼一把好劍！」

思忖之間，只見谷小良手中寶劍一揚，說道：「怎麼樣？你還等什麼？」

阿難子雙手合十，狀如老僧，說道：「還請谷老師先賜招！」

谷小良又氣紅了臉，大叫道：「阿難子！你不要太藐視於我——」

一言未畢，閃電般向阿難子撲了過去，掌中劍「萬里來歸」，夾着凌厲的破空之聲，向阿難子當胸刺到！

練武之人有一句俗話，所謂「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谷小良這一招甫出，立時可以看出他功力非凡。

古浪見他身法，招式，速度——無一不及於至高的境界，心中好不吃驚，忖道：「想不到他人如此粗魯，却有這等高超的身手！」

谷小良劍尖帶着厲光，眼看就要刺到，阿難子一聲沉喝：「好劍法！」

高瘦的身子，如同一面風旗一般，一個的溜，已經到了谷小良身後！

但是谷小良也是快若神龍，他長劍尚未吐盡，猛然向後一撤，矮胖的身子已滾球一般轉了過來。

阿難子雙掌還未襲出，谷小良的長劍又已揮出，「玄鳥劃沙」，劍身帶着輕嘯，寒光閃閃，好不驚人！

谷小良長劍遞出，冷笑着道：「我早知你有此一招！」

寒光劍矯若飛龍，斬向阿雖子雙腕，阿難子身形猛向後挫，雙掌倏分，「大鵬展翅」，谷小良的長劍，貼着阿難子的前胸劃了個空。

就在谷小良劍落臂沉之際，阿難子右掌突伸，二指如電，點向谷小良的「華蓋穴」，快速絕倫！

口中同時喝道：「我也早知你有此一着！」

阿難子這一指之力何止萬鈞，莫說被他點上，就是稍被觸及，谷小良也要肝腸塗地。

谷小良慌忙向後跨出半步，掌中寶劍「平地飛揚」，自下而上，反削阿難子的手腕！

這一式變化得也是神速無比，阿難子二指方才遞出，谷小良的長劍已然反削過來，他只得把身形帶開，飄出三尺。

谷小良緩了一口氣，掌中劍一擺，「飛渡關山」，身如鬼魅一般又逼了過來。這兩個老人一交上手，當眞是驚天動地，風雲變色！

古浪見谷小良的劍法使得出神入化，心中也很欽佩！

他想起初來「哈拉湖」時，曾在湖邊，利用石像之影，研究諸老本門的絕技，這時對證起來，有很多絕妙的招式，湖影之中根本未曾出現過。

於是古浪全神貫注，把自己所習心得，參照谷小良的招法，用心參悟，果然心領神會，得到不少啓示。

古浪心中一高興，愈加專心觀摩。

就在他全神貫注之際，突聽耳旁有人低語道：「古小弟，這等曠世劍法，可要用心學啊！」

古飛聞聲一凜，那說話的又是琴先生，不知何時竟坐到了自己身旁。

琴先生指着谷小良道：「這老兒別看他長得醜怪，功夫竟比莫雲彤還高呢！」

古浪不知他爲何對自己說這些話，心中厭惡已極，立時站起身子，目光仍然注視着谷小良。

琴先生見他不予搭理，一笑便不再說話。

谷小良越戰越勇，一柄寶劍如同神龍一般，才前突後，倏左忽右，把阿雖子罩在劍幕之中。

阿難子雙掌如同一雙飛蝶，在谷小良的劍網之中急起猛沉，快得驚人。

那一羣旁觀的老人，都靜靜的坐着，況紅居的雙目，不看谷小良，却全神望着

阿難子，好似在研究他的身法與掌招。

石懷沙顯得更關切，他也站得最近，顯然準備在谷小良不支時出手解救。

只有婁弓坐得遠遠的，一雙眸子如同明燈，把阿難子及谷小良籠罩其中，右手的手指，並不住的在左手掌中劃動着。

這時阿難子正躲過谷小良的一劍，谷小良倏的「神龍翻身」，劍光耀目，削向阿難子肩頭。

阿難子喝聲：「來得好！」

肩頭微幌，右掌猛抬，二指閃電般向寶劍上一彈！

只聽得「嗆——」的一聲輕響，谷小良的寶劍，立時被蕩向一邊！

谷小良不禁變色，喝道：「好傢伙！再吃我一……」

「劍」字還未出口，阿難子左掌又已遞出，五指如鈎，向他前胸抓到！

谷小良趕緊向後退開一步，長劍帶回，一片光網，向阿難子雙眉之間刺來。

阿難子低頭讓過，右掌由下往上，貼着谷小良的小腹，向前胸擊去！

這一掌之力，非同小可，谷小良顯得有些慌張，雙足用力，拚命向後一縱，身如倒箭，退出了六尺以外。

但是阿難子如影附形，不差分毫的趕了過去，雙掌猛瀉，大喝道：「留神這一掌！」

他竟使出了「大翻天掌」，雙掌疾劈如雷，向谷小良的頂門壓下！

谷小良大驚失色，無法再退，眼看就要喪命，突然一條黑影怪鳥般撲到阿難子身後，右掌大開，向他後腦抓到！

這人的身形好不神速，眾人都被驚動了！

只見阿難子頭也不回，大袖向後一甩，那人的身子立時被撞出了五六尺遠！

緊接着一聲怒喝，三個人倏然分開，阿難子面色一沉，說道：「石懷沙！以多勝少麼？」

原來那暗施毒手之人，正是石懷沙，這時退立一旁，面有愧色。

谷小良死裏逃生，面色煞白，怔怔的站在一旁，有些發傻。

阿難子對谷小良及石懷沙說道：「怎麼樣？二位是否要一齊上麼？」

石懷沙面上一紅，道：「谷老師已然落敗，我石懷沙願意請教你幾手高招！」

阿難子微微一笑，說道：「好得很！好得很！」

說着，目光射向谷小良，谷小良狠狠的跺了一下脚，說道：「好！我們回頭再說！」

古浪忖道：「他恐怕也要走了！」

但是谷小良並未離開，退至一旁，雙手環抱着，嘴角掛着一絲冷笑，看情形好似還有些不太服氣。

阿難子面向石懷沙，說道：「石老師如何賜教？」

石懷沙一笑道：「願以無相神功，與你比較比較！」

阿難子撫掌道：「我阿難子榮幸之至，能於同時遍會各位高人絕學！」

石懷沙接着道：「後面還有好幾位，我不必躭誤時間了！」

說罷退後三尺，兩人之間，相隔約有八尺之遠。

石懷沙提高聲音說道：「老師父，我石某立着不動，你隨意進招好了！」

古浪不禁訝然，忖道：「石懷沙到底有什麼功夫，竟敢如此托大？」

只聽阿難子笑道：「石老師，我明白了，你是要以『無相神功』對付我老頭了，是嗎？」

石懷沙道：「一點不錯！你快快進招吧！」話說過之後，果然靜立一動不動，雙目半闔。

阿難子道：「石老師，可開始了？」

石懷沙道：「悉聽尊便！」

阿難子轉過身子，對古浪道：「小兄弟，煩你爲我折節枯枝來！」

古浪略爲猶豫，答應一聲，走到廟門口，順手折了一節枯枝。

當他正要回來時，目光偶掠，似見一條人影在廟後一閃。

古浪詫然，忖道：「還會有什麼人來呢？」

由於阿難子還在等着，古浪也顧不得追查，匆匆走了回來把枯枝交給阿難子。

阿難子接過枯枝說道：「有勞小兄弟了！」

接着轉身對石懷沙道：「石老師，我就這麼試攻你的穴道，使得麼？」

石懷沙仍是不動，冷道：「請便！」

阿難子舉步向石懷沙走去，相隔三尺處站定，說道：「先試眉心穴！」

一言甫畢，手中枯枝隔空向石懷沙雙眉之間點去，其快如矢！

只聽石懷沙突然喝道：「來得好！」

隨見阿難子黜出的枯枝，好似突然遇到了反震之力，只聽「波！」的一聲輕響，整根枯枝又彈了回來！

阿難子面上也有詫異之色，笑道：「石老師的功夫果然越發精進了！」

石懷沙冷冰冰的說道：「不妨再試試看！」

阿難子道：「好！『腹結穴』！」

像這種點明了部位再出招的打法，古浪還是第一次看到，自然也表示出阿難子的托大了！

這一次枯枝進行甚慢，距離石懷沙穴道還有一尺時，枝頭微微一動，阿難子立時含笑把枯枝收了回來。

古浪看得更莫明其妙，忖道：「這是怎麼回事？」

那一批老人，都在不住的點頭，好似看出了石懷沙的功力非凡，有些讚許。

古浪知道「無相神功」是石懷沙的拿手功夫，看來却不玄妙，忖道：「莫非無相神功的威能便是止於此麼？」

一念至此，阿難子第三招又出，枯枝微顫，向石懷沙右肩遞去。

阿難子進招之時，口中仍然喊道：「石老師，小心肩井穴？」

這一次阿難子的枯枝是橫着遞出，但當距離對方身前還有半尺時，突然挺直，枝頭一點勁力，「波！」的一聲，逼射出去。

便見石懷沙的整個身子，爲之一顫！石懷沙雙目突然睜開，身子用力一挺，阿難子的枯枝立時被盪開一旁！

古浪看得清楚，石懷沙臉上已變了色

，顯得極度驚訝！

顯然，阿難子這一招使他吃了虧。

接着，他們二人就這麼比試下去，阿難子仍是出一招喊一招，越來越快。

只見他的身子，圍着石懷沙打轉，快得看不清手腳，出奇的招式，像狂雨般的點點遞出。

古浪暗想：「看來這一下石懷沙要落敗了？」

這時琴先生竟又湊上來說道：「無相神功，防身比攻敵好！」

古浪連看也沒有看他，心想：「這老兒必是發現了什麼，才如此的盯着我，我可要小心？」

阿難子與石懷沙較技，刹時已是數十招過去。

其實「春秋筆」早已放在古浪懷中，可笑這一羣老人，還在爲此拚命。

石懷沙的眼睛睜得大大的，面上也有些微紅，顯然已漸漸感到不支。

他狠狠的咬着牙，抗拒着阿難子的枯枝，額頭上也滲出汗珠來。

這時陽光正烈，照着這一羣老人，場中驚險的打鬥，使每一個人更增加熱炙之感。

阿難子至此已先後發了二十六招，第二十七招時，他大大喝道：「白海穴！」

隨見他的枯枝，閃電般向石懷沙大腿的白海穴擊到，激起了破空之聲。

石懷沙把氣一沉，正要抵禦，阿難子卻突又道：「天突穴！」

枯枝倏然上揚，石懷沙氣才沉下，提之不及，不禁大驚失色。

就在這當兒，阿難子的枯枝已然破氣而入，逼至他的咽喉。

石懷沙再已站不住，大喝一聲：「來得好！」

身子如箭一般向後退出，雙掌出招，發出十成掌力，撞向阿難子。

但是阿難子已巧妙地繞內他的身後，笑道：「石老師，我在這裏。」

隨見他枯枝一送，石懷沙的身子向前一衝，一連奔出五大步，幾乎倒在地上。

石懷沙用手扶着腰肢，面呈死灰，轉過身子，提着氣道：「阿難子，我——佩服你！」

阿難子一笑道：「來日方長，不必如此！」

他說着，把手中枯枝丟向一旁。

這時已是正午時分，三個不可一世的江湖奇人，已先後敗在阿難子的手中。

婁弓，況紅居等人，不禁大爲惶恐，怔怔的望着阿難子，他們發覺阿難子的武技，當眞堪稱天下無敵了。

石懷沙退去一旁，阿難子望了望天色道：「各位可以休息休息，我們用過了飯再來。」

況紅居突然叫道：「吃什麼飯，我來會你？」

衆人的目光，一齊射向況紅居身上，她霍然站起，用手提着長裙，目露神光。

古浪心中忖道：「如此看來，這況紅居也不可輕視啊！」

阿難子搖搖手，說道：「抱歉，各位不休息，我可要休息了？」

說過之後，又向衆人拱了拱手，走入大殿之內，並把殿門緊緊關上。

琴先生好像看戲看倦了，伸了一個懶腰，說道：「各位也休息一下，下午看巫婆婆和我的吧！」

況紅居無可奈何，拉着童石紅的手道：「走，我們後面去！」

這時石懷沙和谷小艮正在低聲密談着，婁弓仍然不言不語。

古浪很高興，因爲阿難子已經連挫了三個高人，看來這些人都不會是他的敵手了。

他正要回房用食，琴先生却忽然喊住他道：「古小弟慢慢走，我有事問你？」

古浪只好停下腳步，不耐煩的問道：「什麼事？」

琴先生還未說話，突聽正殿之內一聲驟起大喝，隨見一人破窗而出，帶起「轟」的一聲大響，大殿的窗戶，整個被撞得粉碎？

古浪等不禁一驚，目光一齊射了過去，只見那人摔落天井之中，已然昏死了過去。

古浪連忙走到近前查看，只見那摔死過去的，竟是方才含羞離去的莫雲彤？

這一驚可是非同小可，那一羣老人又同時驚駭起來，因爲像莫雲彤這等身子，居然被人點了穴道，由窗戶之中拋出，那麼此人必定是阿難子無疑了。

這時阿難子也推門而出，滿面驚疑，彷彿此事並非他之所爲。

石懷沙好不憤怒，面色一沉，對阿難子道：「老師父，你如此作，豈非太藐視我中原習武之人！」

阿難子搖了搖頭，說道：「石師父，老夫豈會如此辣手，等莫雲彤老師醒來就知分曉了。」

衆人聽阿難子如此說，不禁大爲驚訝，顯然此事並非阿難子所爲，那麼這廟中，一定另有高人。

衆人紛紛議論之際，琴先生說道：「你們空自議論作甚麼，先把莫老師救醒要緊？」

一句話提醒了衆人，谷小艮立時把莫雲彤扶起來，只見他頭髮凌亂，面如紙金，由於被人隔窗拋出，所以額角及手臂都受了傷，滲出了鮮血。

谷小艮先在他胸前點了一指，莫雲彤立時發出一聲痛苦的呻吟，但是人却並未清醒過來！

谷小艮面上微微變色，又在他脅下點了三兩指，然後平伸右掌，在莫雲彤背心之處，狠狠拍了一下。

只聽莫雲彤發出了一聲悶叫，但是人仍然沒有醒來，谷小艮不禁驚駭異常，這時琴先生說道：「看來點穴之人功夫奇高，讓我來試試看？」

谷小艮只好站起身來，面有愧色，因爲他未能把莫雲彤解救過來。

琴先生擠過了莫雲彤，雙掌在他脅下揉了一陣，莫雲彤雙目緊閉，不住呻吟。

琴先生在他脅下揉了好半晌，然後以右手二指，在莫雲彤的左頸之旁，用力點了下去，只聽莫雲彤一聲大叫，整個身子一陣劇烈顫動。

這一次，他雖然恢復了知覺，但是仍然未曾完全清醒過來，這就令衆人更加大爲驚訝了。

琴先生皺了皺眉頭，說道：「看來莫老兒要以金針開穴才可得救了。」

古浪在一旁看着，早已知道莫雲彤是中了哈門陀的獨門點穴功夫，莫怪高手如琴先生在也不能一時解救他了。

琴先生說過之後，衆人一言不發，目光一致射向阿難子的身上，好似在徵詢他的意見。

阿難子還未說話，古浪已向前走了一步，說道：「我來試試看。」

古浪此言一出，衆人齊都一怔，紛紛的望着他，谷小艮呶了一下嘴，說道：「奶奶的，你個後生晚輩，還不站開點？」

古浪大爲不悅，還未說話，琴先生已經站了起來，說道：「不妨事，古兄你來試試看。」

古浪望了谷小艮一眼，不再說話，他走近莫雲彤身旁，仔細看了看，知道莫雲彤被哈門陀以獨門指力點了「心經穴」。

古浪曾經隨哈門陀學點穴功夫，所以知道解救之法，他雙掌貼在莫雲彤的胸脯上，暗運內力向下壓去，只聲莫雲彤腹內發出了一陣「咕咕」之聲。

半晌之後，古浪又一掌貼在他的背心，另一掌則在他的前心處，不住的來回揉撫。

琴先生等一羣老人，及石明松等，都靜靜的圍觀着，用疑惑的發光望着古浪。

大約過了一盞茶的時間，莫雲彤忽然發出一聲「啊唷！」之聲，身子陡然向前一衝。

古浪連忙鬆開了手，便見莫雲彤吐出了一口淤血，悠悠醒轉。

谷小艮等好不驚奇，雙目發直的望着古浪，他們萬萬料想不到，這個年才雙十的毛孩子，竟能解救高手的秘技。

古浪退至一旁，目光向阿難子望去，只見他正含笑望着自己，但當二人的目光相觸時，阿難子的目光，却又很快的移開了。

這時莫雲彤已醒了過來，谷小艮急着問道：「莫老師，怎麼回事？」

莫雲彤坐在地上，滿身血漬，甚是狼狽，他臉上有一種羞愧和憤怒之色，咬牙道：「暗算，暗算！好無恥的匹夫？」

衆人不知道他在罵誰，阿難子走過來說道：「莫雲彤老師，請你把經過說出來，不然老夫有嫌疑呢？」

莫雲彤用肥大的衣袖，抹着額頭及嘴角的血漬，憤憤的說道：「什麼也不必說了，只怪我莫雲彤自不量力，受此奇恥大辱。」

谷小艮在一旁接口道：「莫老師，有話請說出來，也讓我們明白一下。」

莫雲彤這才站了起來，對阿難子說道：「這廟中是否還有其他人？」

阿難子搖了搖頭道：「我與諸位老師是同時來到的，是否還有外人，我就不知道了！」

谷小艮等，也就相信莫雲彤受傷之事，並非阿難子所爲，都顯得很是驚訝，因爲他們知道除了他們之外，還有一個更厲害的人物隱在廟中。

莫雲彤低頭思索了一陣，略月所悟，說道：「啊，我想起來了！」

衆人的目光，都集中他的身上，他走上了幾步，對古浪說道：「古兄弟，你在廟中住了多時，可曾見過一個老和尚？」

古浪知道他說的是哈門陀，立時答道：「有一兩次在哈拉湖畔，見過一個老和尚，但是最近却沒有看見過他。」

莫雲彤點着頭，說道：「不錯了，就是那夜我所見之人，如此說來，我莫雲彤要以此不死之身，等着會會他了！」

衆人都知道，莫雲彤暗地潛回來，乃因不甘心對春秋筆放手，如今吃了這大暗虧，就正好借題再留了下來了。

阿難子笑了笑，說道：「不錯，只要莫老師等他，他早晚是出現的。」

阿難子說過之後，轉身又回到了大殿之中，莫雲彤臉上神色不定，被那一羣老人簇擁到大殿一隅，低聲的討論着。

古浪回到禪房，推門而入，見哈門陀正坐在自己牀上，當下施了禮。

哈門陀點了點頭，說道：「你過來，我有話告訴你。」

古浪走到他身旁，問道：「師父，剛才莫雲彤可是被你點傷的。」

哈門陀點了點頭，說道：「不錯，莫老兒心存奸詐，落敗之後，又偷自潛回，想以劇毒，逼阿難子交出春秋筆，我豈能容他如意。」

古浪聞言心中暗驚，但表面却道：「師父何不任他作爲，等阿難子交出春秋筆時，趁機奪取？」

哈門陀驚異的望了古浪一眼，說道：「看不出你這孩子，心機也深得很哩？」

古浪面上一紅，實際上他是故意這麼說，好使哈門陀深信他與阿難子間毫無關係。

哈門陀接着又說道：「你的辦法甚好，我也想到了，但是你却不知阿難子的脾氣，他即使中了劇毒，也至死不會吐出『春秋筆』的所在，我們反而無處尋了？」

古浪原以爲他是念同門之情，不忍令莫雲彤如此作爲，却是仍爲了春秋筆，如此看來，哈門陀奸險狠毒，不禁心中更存戒心。

哈門陀把聲音放低了一些，說道：「下午琴先生出手之後，便是眞正的時機到了，也就是你動手的時候了。」

古浪聞言一驚，說道：「我的功夫無論如何抵不過他們！」

哈門陀接道：「不要緊，我會在暗中助你，記好，只要把阿難子胸前一枚草枝搶到手，他自會把春秋筆交出。」

古浪心中很是感到驚異，但仍連聲答應着。

隔了一會，哈門陀又道：「你出手之後，那一羣老東西，必定羣起而攻，但是你不要害怕，我會應付他們，只要你把草枝搶到手就行了。」

古浪連聲的答應着，哈門陀又道：「你一定要沉着，搶到草枝，立時逃到廟門口，那時你就安全了。」

古浪點頭答應，問道：「師父，你這麼厲害爲什麼不自己動手呢？」

哈門陀微微一笑道：「你忘記了，我曾告訴過你，我已封劍受戒，不能公然露面，若是我不遵師命，縱然把草枝搶到，阿難子也不會交出春秋筆的。」

古浪這才明白，哈門陀所以要利用自己，是基於這個原因。

哈門陀又囑咐古浪好些話，最後說道：「好了，時間差不多了，我走啦！」

話落穿窗而去，快得像一陣風似的。

哈門陀去後，古浪獨自沉思，暗忖：「哈門陀與阿難子同門師兄弟，爲了春秋筆，竟成了血海仇人，如此看來，世上的至寶，都是不祥之物啊！」

但是，他已經答應了阿難子，這重大的責任，已經落在他的身上。

古浪摸着懷中珍藏的春秋筆，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總之，這支筆已改變了他整個的人生！

又過了一陣，古浪聽着前面有了動靜，於是推開門，向前院而去。

到了天井中，況紅居等一批老人都到齊了，莫雲彤也老着臉皮坐在一旁！

在這一羣人中，只有況紅居及琴先生未曾動過手，再就是古浪石明松這批年青人了。

況紅居的神情，顯得很激動，也很緊張，因爲她知道如果沒有什麼出奇的制勝之道的話，也必然像谷小良他們一樣，敗在阿難子手中！

阿難子仍然像上午一樣，坐在那張椅子上，氣態安詳。

古浪仔細的打量他，並不見他胸前插有草枝，心中忖道：「哈門陀怎說他胸前有草枝？」

才想到這裏，已聽阿難子說道：「各位老友，我希望所有的事，能夠在今天作個結束，不要再拖下去了！」

況紅居接口道：「這樣正好，我也不願意再拖下去了。」

阿難子一笑道：「上午可是況老師要賜教的麼？」

況紅居點點頭，說道：「不錯！等了幾年，總算輪到我了。」

阿難子道：「以況老師之意，我們如何較量？」

況紅居用手指向廟門，說道：「我們到外面去玩玩如何？」

阿難子笑道：「況老師果然不落俗套，我極願奉陪！」

況紅居不再說話，長袖一甩，掠出了廟門。

古浪知道況紅居最擅長的功夫是「青袖八閃」，這乃是一套小巧的功夫，忖道：「況紅居必是想在輕功上取勝了！」

這時阿難子也跟着走了出去，其他的老人，都緊跟着他們之後，一同走出了達木寺的大門。

在廟門之外，有兩棵高大的雪松，長得筆也似直，枝葉很是茂盛。

古浪心中忖道：「看樣子況紅居的花樣，就要耍在這兩棵雪松之上……」

古浪一念未畢，況紅居果然說道：「這兩株雪松倒也眞可愛，我們不妨上去玩玩！」

阿難子接口道：「果然是好主意！」

古浪抬頭看時，見這兩株雪松，雖然年代夠久，但是筆也似的直，分枝也都細弱，分明沒有落脚之處，不知他們如何上樹。

古浪才想到這裏，突聽琴先生自語道：「這麼大年紀了，還要像猴子一般攀藤爬樹，想來眞個可笑也！」

古浪回頭望他一眼，見他一副驕狂之態。

自從這怪老頭來到「達木寺」以來，他的表現始終是超然的，好似他與此事無關，又好似他穩操勝算，不時說些風涼話，很是令人厭惡。

這時阿難子向後退開了一步，含笑對況紅居說道：「況老師，我候你『青袖八閃』賜教呢！」

況紅居噘了一下嘴，說道：「遇見你這種人物，豈能不把壓箱子底的功夫拿出來？」

她說過之後，一雙大袖微微一拂，整個身子飄飄而起，一直拔上了三丈多高。

她上升的身子，與松樹相平行，到了三丈多高時，只見她身子一轉，雙足向樹身中插去！

古浪也看不清楚她的雙足落在什麼地方，但是她已然停止了，身子斜着，就好像是一根樹枝似的！

阿難子微微一笑，說道：「幾年不見，況老師的輕功更驚人了！」

況紅居立在半空，提着尖銳的嗓子說道：「要沒有這點功夫，我焉敢與你一拚，別耗時間了，趕快了結吧！」

阿難子一笑，用手微提長衫，也未見他有何動作，瘦削的身形，已經平地而起，上昇了三丈多高。

直到身子昇至與況紅居同一高度時，他才把勢子煞住，落向了那株雪松。只見他雙手微微一分，撥開了松枝，右足輕輕點在松枝與樹幹的交岔處，很平穩的定住了身形。

阿難子雖然沒有絲毫賣弄，表面看來輕鬆平常，但是，這一羣武枝精絕的老人，仍都被他那種平穩守勢的功夫所震驚。

阿難子與況紅居遙遙相對，兩下相隔約有一丈五六，阿難子拱手道：「況老師，請過招吧！」

況紅居一雙枯老的手掌，不住的搓動着，聞言咬了一下嘴唇，說道：「我自然要動手！」

這句話剛剛說完，便見她身形一長，發出一聲長嘯，身子已如脫弦之箭，向阿難子飛撲過來，直如彩鳳凌空。

當她距離阿難子還有五六尺時，右臂突揚，大袖翻處，「古井生波」，向阿難子的頭頂拂來。

這是「青袖八閃」中的第一式，袖風如刃，威勢驚人。

衆人抬頭張望，見況紅居凌空發掌，功力身法都是上乘，心中好不欽佩

阿難子見況紅居大袖如雲，翩翩而來，連忙雙掌一錯，右掌閃電擊出，帶起一股掌風，迎了過去。

兩股掌力微微一觸，雙方立時撤招，阿難子足尖點處，人如飛鴻拔身而起，射向對面那株松樹，落脚在方才況紅居落脚之處。

就在同時，況紅居也換了位置，落在阿難子停脚地。

這是第一招，雙方都沒有力拚之意，所以略一接觸，立時分開。

（未完）

金牌馬爹利
送犀飛利大班筆



飲金牌馬爹利,心想事成